

梁以真著

中國民族文學史

沈以真題



梁乙真著

中國民族文學史

重慶三友書店發行

民族吼聲

蔣中正



代序

梁先生的中國民族文學史將要出版了，他令我給他作序。這本書是梁先生近年的精心之作，材料搜集的豐富與得當，史實考證的正確與嚴密，文章的流利，條理的清楚，使我都沒有說話的餘地。但是他很客氣的要我寫幾句話，並且說他的書開頭幾章未切說起，對於宋以前的民族文學的發展情形沒有談到，令我就將這一方面材料加以補充；我推辭不迭，就且就這一方面說幾句話，來填補梁先生這本書的空頁。然而我自己總不免有「佛頭著糞」之感。

沈從文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於重慶

泰特 (Hippolyte Taine) 在他的名著英國文學史中，把「種族」「環境」及「時代」，作為產生藝術品的三個重要的因子，構成了他的有名的「科學的批評」。在現在講唯物史觀的藝術論的人，對於泰特的藝術論，雖有種種非難，但是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來，覺得他的藝術研究法，也還是很不錯的。

現在我們研究文學或鑒賞文學，對於這作品是由怎樣的民族產生出來，是要加以注意的。因為一個民族有他一個民族的特性，這民族性便是文學的靈魂。所以我們可以從某一個人的作品中，去觀察他所學的種族的民族性；我們要深切的了解某一國的文學，也要先知道他的民族性。從某國的文學作品中可以觀察他的民族性，正如從某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個性來是一樣。在近代文學上很佔重要位置的俄國布蘭兌斯（Georg Brandes），曾論及他的民族性說：「俄羅斯人會趨於兩極端，一面為殺身殉道之正義徒，同時又欲當投炸彈之盧無黨；」這確是富於興趣的觀察，俄國戈柯爾（Gorko）也曾論及他祖國的民族性，他說：「譬如大海，在颶日照風之際，波平浪伏，恬靜無匹。但在狂飆驟起，波翻浪倒之日，便見狂瀾蕩天動地的怒號了。」俄國的民族性如此，所以俄國的文學，便會有像託爾斯泰那樣的複雜的原始基督教的信仰者，又有像阿志巴綏夫（M. Atsypbasov）那樣的極端的惡魔主義者。中國是一個領土廣大，人口衆多的國家，我們如就中國的文學作品整個的拿來研究，自然也能從文學的作品中看出我們的民族性來；（例如日本某君所著從支那小說中所見的支那民族性，乃是專從文學作者中觀察我們民族之劣點的）我們的民族雖以溫柔敦厚爲數，但在幾千年的民族史上，也著實有過一番光榮的記載，同時也反映出代表我們民族性的光榮的民族文學。

民族文學之所以別於一般所謂「純文學」者，不在它的形式而在它的內容。關於內容，可分爲兩項

，一是質素，二是題材。所謂質素者，簡言之就是愛國家愛民族的情緒。至於題材，也可分爲三方面：一是自然界（包括自然現象），二是動的社會現象（包括過去的與現在的兩種），三是超自然社會的意識精神。

民族文學中的自然現象的題材，不是風花雪月的歌詠，不是醇酒婦人的讚揚，不是山林隱逸的歌頌，更不是像印度詩人太戈爾之謳歌空中的新月，月光下的睡蓮。在民族文學中的自然現象，雲是發愁的，霧是慘淡的，風是叫吼的，花是怒放的，杜鵑的啼血，是反抗強權的號聲，秋蟬的悲吟，是被壓迫民族的聲訴。……

動的社會現象，包括過去的與現在的兩種。過去的社會現象，即歷史上的蹤跡，歷史上有關係民族存亡的戰爭，及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這一類的題材。至於現在的社會現象，在我們多難的中華民族中，可做爲民族文學的題材的，那更不必說了。

超自然社會的意識精神，可以爲民族文學的題材的，一是反抗的意識，一是愛國的思想，一是指導全民族向着黑暗的勢力奮鬥的理想。這三種的理論，爲民族文學中的靈魂。可以說向來的許多民族文學家的作品，其題材的大部份，都是受了這種理論的支配的。

我們明白了文學與民族性，及由民族性反映出來的民族文學的內容，然後再來探討中國民族文學發

展之歷史的源流。

二

在春秋以前，是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的黃金時代，那時期我們的民族，在文化方面當然是燦爛輝煌，爲四夷所傾心企慕，而在政治方面也是四夷賓服，從未受到外族的侵略及壓迫。但五伯七雄而後，大併小，強吞弱，所謂周初一千八百國遂漸減少，而統一中國的中華民族，這時始與外族有顯著的利害關係的衝突。在這個長期的種族鬥爭之中，當然有不少光榮的戰績，同時這光榮的戰績，便反映在所謂時代的文藝之中。試想那時的文士，每年看見幾萬或幾十萬的大軍開赴邊疆，渡平四夷，其千騎水洑，萬乘雲屯，箭射震天，金甲耀日的壯觀，豈不使他們心雄氣旺？詩經是這個時代北方最早的文藝產物，所以在詩經裏面，也處處表現出我們民族勇武鬥爭的自求多福的天性。

四馬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奉時辰牡，晨壯孔頌。

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造於北園，四馬既閑，箱車饒緒，載彼馭馱。（秦風駉）

象鼓其鼓，騶騶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邶風擊鼓）

伯兮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衛風伯兮）

燕人在彭，鴈介嘒嘒，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翺。（鄭風清人）

還有小雅裏的六月，采芣，采芣，出車等詩，或影軍中生活，或述征戍情懷，或描寫出兵時軍容的嚴整與聲勢的浩蕩，或敘述北伐撥統兩征荆蠻之光榮的勝利，凡此都可看出我們民族泱泱大國的風度。

六月糞糞，我車毳毳，四牡騤騤，載芣芣芣，芣統北伐。我是用芣，王于出征，以圖王國。

四牡騤騤，其大有頤，薄伐玁狁，以喪爾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小雅六月）
晉爾蠻荆，大邦既仇，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麟。

我車嘒嘒，嘒嘒薄薄，如鑿如雷，應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服。……（小雅采芣）

采芣采芣，芣亦采止，曰歸曰歸，歲亦采止，騶虞虞虞，異統之故，不遘辟居，蠻統之故。

采芣采芣，芣亦采止，曰歸曰歸，心亦采止，雲心烈烈，載凱載渴，我戍未定，歸使歸勝。

彼爾淮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華，我車既思，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芣）

王命南仲，徒城于方，出車彭彭，旂常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喪。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那那，執訊獲麟，薄言遲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喪。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遘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采芣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玁狁。（小雅出車）

單只男性尚不足以代表民族性，同時也要從女性方面觀察。女性是國民之母，要有健全性格的女性

，纔能產生健全的國民性。現在看看詩經裏所表現的女性，是不是都像一般悲觀論者所說的多愁的病態。在詩經裏幾個偉大的女性，第一個是姜嫄，她勇敢地跟着巨人的腳步，結果懷孕生下后稷，這豈不是不可一世的女性嗎？（看生民篇）第二個是莊姜，她是個身材高大額廣而方正，雙眼閃耀的活潑女性；她想「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牧有驕，朱幘鏤鏤，翟裼以朝」……是何等氣象？（看碩人篇）第三個是許穆公夫人，她聽到祖國（衛）將亡的消息，她使單騎匹馬趕回去營救，雖然丈夫的國家（許）不容許她去冒這絕大的危險，但她終於運用了外交手腕，救了祖國，這又是何等的偉大！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陟彼阿邱，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芘芣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在大雅和周頌裏，有許多歌頌先王武功的詩，自然都是赫赫奕奕威昭於天的了。例如江漢一詩，就是尹吉甫美周宣王的。那時淮水之上，有夷人不服王命，乃命召虎爲將，平定了淮夷；這一種勝利的凱歌，自然會洋溢着蹈厲奮發橫刀躍馬的精神。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鴻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俾我疆土。匪狄匪彝，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在大雅裏常武一詩，乃是召穆公美宣王之詞，這時徐國不服，王親自出兵征討，命遣將帥，修戎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這是何等氣度。

詩經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漢族以外的各種族，大多數亦不柔弱。南方的荆吳族，雖然是婉轉多姿產生優人羣女的地方，可是他們的內心，却沈雄果敢。楚人多才，楚人也善戰，骨格堅韌，視死如歸。楚辭中的九歌，原是優美的詩辭，可是其中國殤，却是一篇慷慨陳辭：

操吳歌兮披犀甲，車錯轡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騷旋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抱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案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遠邇。帶長劍兮執秦弓，身首離兮心不離。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雖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這位愛國主義者，他在這篇文中把爲國捐軀者的身份，抬得這樣的高，「春蘭秋菊，無絕終古。」這一死是重於泰山的。越也是個卓絕的民族。當越王自吳返國之後，臥薪嘗膽，他又知道吳王好服，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青絲之布以獻吳王，吳王乃增越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采葛之婦傷

越王用心之苦，乃作歌云：

萬不運，萑芬台，我君心苦命更之；貧賤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絛。女工織兮不敢遲，弱于縲兮經罪歸，
請綈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望罪除，吳王怒兮積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凡杖節尊諸侯侯。羣臣拜舞天顏舒，
我王何憂能不移？（采葛婦歌）

到了漢時，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時代：「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一再讀漢書其超，張騫，李廣，衛青，霍去病諸傳，可知那時漢民族武功之勝了。同時反映在文學上的，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北征頌，霍去病的琴歌，崑崙山北征頌，霍去病軍容之盛，歷代之遠，克敵之威，凱旋之壯，和四夷賓服的景象，寫得有意有色。而漢民族在那個時代之光輝而充實的民族活力，亦就在充字上反映出來。

惟永元五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光武，實參軍車，登夏王宮，納于大禮，惟清穆烈。乃與秋金苦
秋乘，造戰艦，治兵於朔方。廣揚之校，諸處之士，受該六師，贊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
王君長之羣，騎數十萬，元戎耀武，畏服四分，臂弱敵歸，萬有三千餘衆，勦以八陣，池以威神，元甲耀日，
朱旗蔽天。遂凌高朔，下鷲鹿，經積石，范大漠，斬通焉以震鼓，血尸逐以築劍；然後更校橫組，星流彗掃，
瞻徇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威法區環，反旆而旋。……（封燕然山銘）

在漢民族自求多難的過程中，雖然整天小心翼翼努力奮鬥，但是稍爲大意一點，四圍的夷狄便會偷偷摸摸地上來，侵佔你的土地，殺戮你的人民（李白戰城南），搶奪你的麥子（通鑑），撈掠你的壯丁（白居易縛戎人），殺則你的老弱（縛戎人）。周之猥狁，漢之匈奴，晉之五胡十六國，唐之突厥吐蕃，宋之遼金元，明之滿州，都是當時的大敵。在我們民族史上不知佔據了多少的篇幅，而反映在文學上的，像麥秀之歌，黍離之詠，更不知留下多少恥辱的烙印。我們讀蔡琰的悲憤詩：「……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光，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蜀，迢路險且阻，遠颺遼冥冥，肝脾爲爛腐。……」胡笳十八拍：「戎羯逼我分爲室家……」使我們回憶到漢末胡夷之禍。讀庾信的哀江南賦，使我們回憶到五胡亂華之慘。尤其哀江南這篇賦，發俟景亂梁，以至魏兵乘勝攻破江陵，及江陵城陷以後士民被虜狼狽入關之狀，真是一篇血淚文字。所以宋洪邁容齋三筆謂：「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楚辭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梁武帝建業，元帝都江陵，皆戰國楚地，然所原的憂憤，尚是一種幻像，而庾信則身寄北朝，心懷故鄉，國亡家破，則完全是寫他親身的經歷與感想。

况以淦氣朝浮，妖精夜隕。赤鳥則三朝夾日，蒼雷則七車開輪。亡吳之歲既窮，入蜀之年其繼。周念鄭慈，楚結秦繁。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橋衛亂舉，冀馬雲屯。伐秦車於揚蝦，吞漢鼓於雷門，下陳

倉而連舫，渡臨晉而橫船。雖復禁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屬於六樂，雷無驚於九虎，附洞庭兮落木，去涪陽兮極浦。熾火兮焚燧，貞風兮害蠱。……………

水毒秦淫，山高趙陲。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鰲燕，暗逐流蜚。秦中水黑，蜀上泥青。於是互解冰凍，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滔滔一亂，雪暗如沙，冰積似岸，遂赴帝之陸機，見離家之王榮，莫不聞臨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况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有望夫而遠遊，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昭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顯德武庫，尉於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哀莫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

三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也是時代的映畫。政治的良莠，時代的滄亂，民生的苦樂，國民的思想，都可以從文學中表現出來。我們欲知某一時代的真像，要研究那時代的文學作品；欲研究文學作品，也要研究產生那作品的時代真像。我們一說到唐朝，總會聯想到這個東方大帝國的威靈。這個時辰的漢民族，好像是太陽底下正盛開着的玫瑰花，是那樣的鮮豔，那樣輝煌燦爛的耀人耳目。

當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國家還未曾底於安定，戰爭的影子還深印人心，民族文學遂跟着戰爭而得

順調的發展。當唐高祖李淵初即位的時候，中國還沒有統一，內則竇慈德李密王世充等這一般草莽英雄，仍然割據一方，稱孤道寡，外則四方的蠻族還不時在邊疆上作擄掠搶劫的行爲。這時北方的蠻族，突厥，回紇。西方的蠻族高昌，焉項，吐谷渾，吐蕃。南方的蠻族南詔，真臘。東方的蠻族高麗，渤海，奚，契丹。但這些蠻族到後來有的爲唐朝征服，有的與唐朝和親，莫不依附於大唐帝國，奉行唐朝的正朔；大唐帝國便成了東方的霸主。四夷酋長，爭入朝見，每元旦朝賀常數百千人。貞觀八年，高祖置酒未央宮，命突厥頡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太宗奉觴上壽，因說：「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三數年間，混一區宇……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爲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算。」高祖大悅，羣呼萬歲，極夜方罷。」（舊唐書高祖本紀）唐人朝會詩所謂：「九天間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之句，及太宗賦詩：「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成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騎。」「百蠻奉遐貢，萬國朝未央。」「九夷通瑯嶓，五狄列瓊筵」之句，皆非誇耀之語。有了這樣戰爭時代的背景，民族文學的發達，乃是自然的趨勢。

我們現在雖然受日本的侵擾，可是日本的舊文化大半是受中國之賜。在唐朝興盛的時候，日本時常派遣使臣入唐，並派僧人到中國來留學。在日本孝謙朝時，遣唐使藤原清河朝唐，歸國時唐玄宗親作詩

賜之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慕會朝。朝余營養遠，矜爾畏途勞。

溥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錨。因歸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日本木宮泰彥所著中日交通史有道襍一段記載：「又據副使大伴古麻呂（藤原清河爲正使）歸國所奏，唐朝當正月元且諸蕃舉行朝賀禮時，倭日本使於西畔第二位，在吐蕃之下，置新羅使於東畔第一位，在大食國之上。古麻呂作強硬之抗議云：「自古至今，新羅皆爲我朝貢國，今反置我於其下，非禮也，遂改新羅在西畔第二，日本在東畔第一」。這在日本史書上爲斤斤樂道的「遣唐使之能不辱國」，但另一方面，可想像到大唐帝國的威靈了。

說到僧人，我們應該提到著名的留學生晁衡。據舊唐書東夷傳謂：「朝臣真人粟田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面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真人好談經史，解屬文，容正溫雅」。這位東方物的正使粟田，可說完全唐化了。至其副使朝臣仲滿（即阿部仲勝）羨慕中國文化，不肯遽歸，乃易姓名曰朝衡（或晁衡），在中國歷任左補闕職，逾數載始回日本，天寶十二年復入朝。最後他想跟遣唐使歸國，詩人王維，錢起，包佶，徐凝都有送行詩。然而仲磨被颶風吹到安南，再仕於唐。終身並未返故鄉。墮谷溫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裏說他：「空留三笠山的吟名，而爲唐土之鬼，誠千秋的佚事

「王維的送綦毋潛落第還日本詩，尚存客氣。至錢起卻疑包佶的詩，就隱約以強國之民自居。

上國隨緣住，來途若夢行。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

水月通禪寂，魚龍聽梵聲。惟憐一燈影，萬里眼中明。（錢起送僧歸日本）

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來朝遙聖日，歸去及秋風。夜泛潮迴際，晨征瘴蒼中。

鯨波騰水府，蜃氣壯仙宮。天眷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香不見，離思託飛鴻。（徐凝送日本使還）

上方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末性本含真。

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聞屢閉，曉日上朱輪。早識來朝歲，塗山玉帛均。（包佶送晁巨卿東歸詩）

所謂「聖旨」，「天眷」，「王文」，「上國」，「聖主」，……這儼然是泱泱大國的氣度。我寫這段文字，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阿Q精神」，乃是想將過去中國民族之光榮歷史，和由這歷史反映出來的光榮的民族文學，增加我們的自信心罷了。

唐初是唐朝三百年的黃金時代，無論它的文治武功以及文學藝術，都顯露着活潑蓬勃的朝氣。這時期的詩人，生活在富庶鼎盛的國家裏，作品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熱，生命的歌頌，自然的美麗，祖國的莊嚴；什麼人生的悲哀，社會的痛苦，永遠不會到他們的心上。他們是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他們富有勇邁猛進的精神；他們的氣魄，他們的行為，都有些激昂慷慨不可一世之概。人人都朝着勢力的方面走

，人人都想立功塞外，名勒燕山，說到投筆從戎，誰個不慷慨激昂，摩拳擦掌。我們試讀唐初詩人的壯歌，真是精神為之一爽；覺得晚唐詩人們的作品，便都是氣息奄奄的病態了。

一個真正的作家，無論他怎樣客觀的去創作，他的個性一定要在作品中流露。魏徵是唐初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並不是專門的詩人；惟其不是詩人，所以他的詩不落六朝人的窠臼，而能振拔傾寫胸臆的壯志。只要我們一讀他的感遇詩，便會看出他英雄的豪放的橫刀躍馬的氣概。

中原方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還南越，邀氣下東藩。

鬱紆陟高嶺，出沒望平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

既傷千里目，還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語，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在這個時代，我們也不要忘記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以杜甫之一代大詩人，對於四傑尚如此推許，則他人可知。然在四傑裏面，我們最要認識的還是駱賓王。大約我們總記得曾經有人說過「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以譏四傑之只擅才華；其實駱賓王不單是一個詩人，而且是一個實踐的革命家。他曾助徐叡

敬業討武后，他的討武后散文是那樣的豪邁。他的散文是這樣，而詩歌也何嘗不是這樣的。

平生一顧念，意氣溢三軍。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

弓弦抱漢月，馬足踐邊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從軍行）

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邊城落日）

像這樣悲歌慷慨橫刀躍馬的健者之聲，便可以看出駱賓王是個忠君愛國思想極濃厚的人。他既然抱着這樣極端的愛國思想，自然對於叛逆的女性武則天，要起來作熱烈的反抗了。

偉大的作家，不僅能夠把握着時代的思潮，而且還能夠比時代更進一步。陳子昂是唐初詩壇上轉變風氣的第一人。他是極端反六朝文體而且有唐文學革命的先鋒。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雖然他的事業並不值得我們怎樣去表彰，但他的詩格，的確具有英雄的氣魄，而且在字裏行間往往寓着強烈的忠君愛國的精神。

匈奴獨未滅，魏絳復從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橫代北，狐塞接雲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漢將功。（送魏大從軍）

忽聞天上將，關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方城。黃金裝戰馬，白羽集神兵。

星月開天陣，山川列地營。曉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審知班定遠，獨是一書生。（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這好像是形成了一種風氣，在唐初的文人，無論那一個都抱着立功塞外名勒燕山的壯志，所以他們表現於外的，自然而然好戰喜功的英雄文學。譬如沈佺期，他在詩壇上本是一個臺閣體的代表，而且尚未脫六朝綺麗一派的系統。可是從他的戰歌一方面說，他也能唱出悲壯蒼涼的雄聲。

胡騎犯邊城，風從丑上來。五原烽火急，六郡羽書催。冰壯飛狐冷，霜濃候雁哀。

將軍朝授鉞，戰士夜銜枚。紫塞金河裏，蒼山鐵勒隈。蓮花秋劍發，桂葉曉旗開。

祕略三軍動，妖氛百戰摧。何言投軍去，終作勒銘回。（塞北）

為什麼唐初詩人那樣積極主戰呢？難道他們都沒有覺察戰爭的痛苦嗎？難道他們都是好殺好戰的天性嗎？難道他們都是喪心病狂嗎？這都不是的，只要我們稍稍分析一下，便知道唐初人的驍歌裏面，包含着兩種原動力，一種是在內的原因，一種是在外的誘力，在內的原因，是愛國心的表現：「願將軍首，長腰靜鐵關」。在外的原因，便是功名的誘惑：「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威伐有功業，拜能守舊班」。老杜這首詩，將唐詩人主戰的心理完全暴露了。因此一般有為的青年，都抱着立功塞外名垂青史的宏願，造成唐初文壇上民族文學一種春光爛漫虹彩繽紛欣欣向上的氣象。

四

在主戰文學的另一面，就是非戰文學，這一派在唐詩中也是一支重要的潮流。如常建的：「闕體背

是長城卒，日日沙場飛作灰」。王翰的：「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但這種詩比較並不多見。詩人對於戰爭的咀咒，似乎尚不及對於戰爭讚美的熱忱。我們知道詩中最反抗戰爭的是杜甫，但同時他亦是祈禱戰爭的人。因為詩人究竟是情感的支配者而不是思想家。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總是有條理的，有系統的，然而詩人的思想卻往往為情感所支配，時常衝突，時常矛盾。他的詩如「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這對於戰爭已經是很感傷的了，而後出塞詩，卻是「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拳」，又在積極主戰了。這種矛盾的心理，沒有一個詩人是能夠例外的。原來詩歌的泉源是情感，而情感這個東西又是捉摸不定，沒有一定流動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模樣。有時笑，有時哭，有時戀愛，有時厭惡，都是依着當下情緒的波動而定是不能夠預期的。我們可以這樣說，唐代詩人咀咒戰爭，乃是咀咒國內的戰亂，惋惜無辜的死亡，而祈禱戰爭，乃是抵抗國外的侵略和建立功名的野心。

審望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咽哭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遍空城。（岑參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漢家旌旗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马還。願將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戴叔倫塞上曲）

青海長筵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從軍行）

胡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王昌齡從軍行）

這種詩人的戰歌，是何等的悲壯，何等的英雄氣魄，他們的新戰歌顯然是拿立功和愛國做他們的文學的泉源。我們讀中國文學史，大多數的篇幅被兒女文學佔去，民族文學僅佔一角的位置，於此我們益覺唐詩人的新戰歌的可貴了。

我們如果將唐代詩人的詠咒與新戰歌作品一個比較，很可以看出他們的思想與感情的突闊，看出他們對於破壞和平的戰爭是異常厭惡的；又看出他們愛國心的強烈，他們的非戰思想又與愛國情緒時常交闖着；結果往往是愛國的心情佔勝利。而絕對的主張攘夷；所以新戰歌在唐代也是很發達的。在唐代詩人的民族文學裏面，特別形成一種邊塞派的文學，在這一支流中，有岑參，高適，李頎，崔颢，王昌齡，王之渙諸人，他們的人生觀都是現實的，他們都很年青富於進取心，心境是快樂的，雄放的，沒有一點暮年的消沉，他們的生命都是跳動與活躍，因此他們的作品也是跳動與活躍。他們歡喜用七言長歌去描寫寒外的風光，驚人的戰爭，以及各種不平的人事現象。我們除上面所舉岑王諸絕句外，茲再舉岑參高適李頎七古長篇，以為我們的佐證。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頭旆頭落。歸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

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兵氣颯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

劍河風急雪片闊，沙漠石動馬蹄脫。並相勸王廿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岑參詩）
（李頎古從軍行）

漢家燭燭在東北，漢將辭家發曉賊。男兒本是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撥金僕鼓下餘關，旌旆逶迤碣石開。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邊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肥，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蓟北空回首。邊風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高適燕歌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

（李頎古從軍行）

戰爭本來是很慘苦的，但一旦戰勝，也有很可誇耀的地方！即使頻年戰爭，困守邊城，備嘗了千辛萬苦，設若忽轉敗爲勝，「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這時各人悲喜交集的激憤，真是不可言語形容的。至於凱旋時候，築受降城，勒燕然石，生入玉門關，漸漸望見長安了，漸漸接近故鄉了。這時各人悲喜交集的歡愉，也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老杜詩云：「劍外忽傳收蓟北，初聞涕淚沾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你看他僅僅聽到勝利的消息，便驚喜欲狂，何況身在戰場上戰勝殺賊者的心理呢？

代序

一九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盧綸和張僊蒼蒼下曲）

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威歎破陣樂，共賞太平人。（隱太子破陣樂）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李白從軍行）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澆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回。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王之渙涼州詞）

黃河北風起，半夜又翻營，戰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

深山旗未展，陰磳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張籍征西將）

五

我們讀唐史，知道自唐玄宗以後，國勢越發飄搖不定了。社會越發紊亂不堪了，本來是只有導火線的內亂，更加蔓延起來了，外患原來是不足慮的，現在亦強橫起來，向唐進攻了。到了晚唐，國運已經在淒風苦雨裏度着，苟延一線的殘喘。我們相信，當着這樣國事危急存亡之秋，內亂外患交迫，晚唐的詩人，應如何本着詩人的非戰精神，更猛烈的反抗一切自相殘殺的內爭，應如何本着唐初詩人的愛國精神，更有力的鼓吹一致對外的戰爭；我們相信晚唐的詩壇，一定是慷慨悲歌的文壇，一定是血和淚的文字；然而在事實上，晚唐的詩人，祇有沉默，祇有歎息：

帶寬乞兵急，英雄陷脫圍。江山猶未靜，魚鳥欲何歸。

城鼓幾樓盡，時平老幼稀。書從戰後得，讀畢血盈衣。（林寬和友人賦後）

我們如讀一首富於時代色彩的作品，對於那一時代的社會情形，可以有相當的認識。這首詩可以說
是大亂之後的晚唐時代的縮影，晚唐詩人的血，爲什麼不沸騰起來，爲什麼不揮酒出來，而只是這樣沉
默。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

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學得胡兒語，却向城頭罵漢人。（司空圖河湟有感）

這些詩是有亡國的哀思，可是並不沉痛，只有一縷淡漠之感，而且像這樣淡漠之感的詩，在晚唐也
是鳳毛麟角。他們的思想都是醉生夢死的享樂主義，他們的生活都是沈醉於象牙之塔，他們的作品，只
知吟風弄月，他們作品的字眼，都是很美的，很古典的，他們作品的風格，都是止於幽僻，尖新，纖巧
，靡弱，俚俗，浪漫，「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文
學是時代的號聲，號聲既寂，所以這個民族也像陳搏老祖一樣就沉沉睡去；等到他們醒來，已經到了五
代之際，又是胡馬橫行的羶腥世界了。

中國民族文學見

自序

這本書原名近世中國民族文學發展史，因為所敘的只是宋元明清四部份，宋以前的，都不會說到。只因書名太長，不便記憶，所以就改為中國民族文學史，雖然免強些，但我們過去民族光榮的奮鬥史蹟，及由這史蹟所反映的英勇的民族吼聲，這裏已統統見到；就此深信我們民族，終有衝破一切樊籠獲得光榮勝利之日。況且宋以前的，又有沈薇先生的長序；那末以部分代替全稱，也還可以將就了。

編者最引以為憾的，乃是在這圍着書荒的山城中，許多必須參考的書籍都找不到，便是自己平日讀書的筆記，也沒有帶出來，因此材料方面，頗感貧乏；好在這本書在編者也是一種嘗試，很希望不久就會有一部完善的中國民族文學史出版，則我這本書，就算是太陽出來之前的燭火吧！

三友書店莊馨庵兄，能在這出版事業極端困難的時候幫助印行，使本書得以早日問世，至為欣感！末了，我還謝謝路鴻英兄在編輯的過程中曾代我搜集不少的珍貴資料。

梁乙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於重慶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中國民族文學史

目次

代序

自序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第一章 緒論……………(一)

一 戰爭是永遠不能避免的……………(二)

二 戰爭與文學的關係……………(三)

三 宋代始終是在戰火瀾漫的赤火光中……………(四)

四 宋代民族文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六)

目次

一

227854

第二章 遼夏侵擾聲中民族文學的抬頭……………(一一)

一 寇 準……………(一一)

二 韓 琦 范仲淹……………(一六)

第三章 金人進逼中民族詩人的呼聲……………(二一)

一 李 綱……………(二二)

二 李若水……………(二五)

三 滕茂實……………(二七)

四 宇文虛中……………(二八)

五 劉子翬……………(三〇)

第四章 南渡後詩人之種族戰爭的吼聲……………(三四)

一 辛棄疾……………(三四)

二 張孝祥……………(四一)

三	張元幹	(四二)
四	岳飛	(四六)
五	陸游	(五二)
六	陳傅良 黃公度 呂定 嚴羽	(五六)
第五章	蒙古族壓迫下宋詩人黍離麥秀之歌	(六一)

一	文天祥	(六四)
二	謝枋得	(六八)
三	謝翱	(七〇)
四	鄭思肖	(七三)
五	汪元量	(七六)
六	林景熙	(八〇)
七	許月卿	(八二)
第六章	種族戰爭失敗後之恥辱的烙印	(八七)

第七章 南宋遺民海外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傳播……………(九七)

第八章 蒙古帝國淫威下漢人在文學中表現的反動……………(一〇四)

一 詩人 詞人 散曲家……………(一〇七)

二 小說家……………(一一一)

三 戲曲家……………(一一七)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反映中的民族文學

第一章 蒙古帝國覆滅後漢族固有文化的復興……………(一二六)

一 詩詞 散文……………(一二八)

(一) 朱元璋……………(一二八)

(二) 劉基……………(一三一)

(三) 宋濂……………(一三四)

(四) 王禕……………(一五六)

(五)民族文學的謳歌者……………(一三八)

二 戲 尚……………(一四一)

(一)琵琶記……………(一四三)

(二)割釵記……………(一四四)

(三)白兔記(一名劉知遠)……………(一四五)

(四)殺狗記……………(一四七)

(五)拜月亭……………(一四九)

第二章 瓦剌侵犯中民族文學的勃興……………(一五四)

一 于 謙……………(一五五)

二 郭 登 劉 遠……………(一五九)

三 李東陽……………(一六〇)

第三章 倭寇犯華亂亂中的民族文學……………(一六三)

一 譚 綸……………(一六四)

目 次

五

二 俞大猷	(一六八)
三 戚繼光	(一七一)
四 陳第	(一七三)
五 唐順之	(一七四)
六 茅坤	(一七五)
七 歸有光	(一七七)
八 徐渭	(一七九)
九 倭寇犯華的殘暴實錄	(一八一)
第四章 豐臣秀吉犯朝鮮給與明文學上的影響	(一八五)
第五章 漢滿初期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一九二)
一 熊廷弼	(一九四)
二 袁崇煥	(一九六)
三 孫承宗	(一九八)

四 敬讓歌的秦良玉……………(二〇一)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第一章 民族革命運動中對敵的三個策略……………(二〇六)

一 革命的運動……………(二〇七)

二 秘密的結合……………(二一三)

三 文字的鼓吹……………(二二七)

第二章 護髮運動與民族文學……………(二三一)

一 左懋第……………(二三七)

二 袁繼成……………(二三九)

三 戴 重……………(二四一)

四 羅賓王……………(二四二)

五 麻三爺……………(二四三)

目 次

第三章 文字獄與民族文學……………(二四五)

一 呂留良的文獄……………(二四九)

二 吳炎與莊氏史獄……………(二五四)

三 屈大均的衣冠塚案……………(二五八)

四 金堡的倡行堂篋案……………(二六一)

第四章 明裔恢復運動與民族文學的發展……………(二六六)

一 南都破後民族文學家的崛起……………(二六六)

(一) 陳子龍……………(二六七)

(二) 夏允彝……………(二六九)

(三) 夏完淳……………(二七一)

(四) 黃淳耀……………(二七五)

(五) 吳 崇……………(二七六)

二 魯王監國時民族文學家之抗戰運動……………(二七七)

(一) 張國霖	(二七七)
(二) 饒嘉樂	(二七九)
(三) 劉宗周	(二八〇)
(四) 黃宗炎	(二八二)
(五) 孫 爽	(二八三)
(六) 閻福梅	(二八五)
(七) 馮 泰	(二八七)
(八) 張煥齊	(二八九)
三 唐王左方的民族詩人	(二九五)
(一) 陳邦彦	(二九六)
(二) 張家玉	(二九九)
(三) 鄧 雲	(三〇二)
四 桂王政府的變遷	(三〇五)
(一) 嚴式程	(三〇五)

(一)張同儼……………(三一〇)

第五章 學風轉變中五位民族思想的領導者……………(三一七)

一 黃宗羲……………(三一七)

二 顧炎武……………(三二三)

三 王夫之……………(三二七)

四 顏元與李塹……………(三三〇)

第六章 太平天國大反抗中三位實踐的民族文學家……………(三三八)

一 洪秀全……………(三四五)

二 石達開……………(三四八)

三 李秀成……………(三五一)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第一章 鴉片戰爭中所反映的民族文學……………(三六〇)

第二章	英法聯軍陷京後在文學上所留之恥辱的烙印……………	(三七三)
第三章	中法戰爭中民族文學的蓬勃……………	(三七九)
第四章	中日戰爭時代的民族文學……………	(三八七)
第五章	維新運動中的愛國文學……………	(四〇二)
第六章	義和團事變在文學上的反映……………	(四一四)
一	義和團之史的發展……………	(四一四)
二	反帝運動展開後所反映的詩歌小說……………	(四三〇)
第七章	辛亥革命時代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四五六)
一	在國民黨之實踐的反滿運動中所見到的民族文學……………	(四五七)
二	在秘密結社下所反映的民族文學……………	(四六三)
三	活躍於辛亥時代的民族文學運動……………	(四七九)

中國民族文學史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第一章 緒論

一 戰爭是永遠不能避免的

一部人類史，就是一部人類的戰爭史，這是歷史上不能否認的事實。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民族，由民族到現代國家；在每一個階段裏都免不了要經過許多侵略，衝突，併吞，抵抗，征服等慘酷的事實試驗。儘管你詛咒也好，厭惡也好，戰爭的事實是不會因為你的詛咒與厭惡而減少絕跡。

的確戰爭是人類活動的過程中一種最殘忍最恐怖的现象。然而爲什麼人類在他活動的某一個階段中，鼓勵戰爭、頌揚戰爭，不惜用戰爭的火焰摧毀了人類辛苦經營的成果而自身親膺犧牲的痛苦。是喪心病狂嗎？不是的。這個原因不外乎下列兩端：（一）是爲了繁衍自己的種族；（二）是爲了擴大國土的領土。真的，人類就因了這兩個目的作祟，所以人類的戰爭永遠是不能避免的。我們看世界上有許多種族因了戰爭而日漸繁盛，也有許多國家因了戰爭而疆土愈益擴大。但是在相反的一方面，世界上有許多種族因了戰爭而種族日益萎靡，也有許多國家因了戰爭而疆土愈益縮小，這是事實，是人類無可奈何的悲劇；不但西洋的哲人這樣說起，而我們的先輩似乎也早看清楚了這一點。所以他們說「兵可百年不

用，不可一日不備」。又說：「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可惜近代的中國人，對這淺近的真理，倒早已忘記了。

二 戰爭與文學的關係

人類到現在還不能避免戰爭，自然是全人類的羞恥。可是在世界和平沒有得着堅固的保障以前，在我們還沒有妥善的方法避免戰爭以前，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上，戰爭自然永留着普遍的怖夢。但在別一方面看，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遇到戰爭，通常總是弄的百業蕭條，文化停滯，可是在文學的創作方面，却反而呈現異常活躍的現象。而在這個大時代中，文學家所負的使命，便是對義戰的解釋與頌揚，對侵略殘暴的深惡痛絕。換句話說，就是在思想方面須得負起聲訴時代的大責任，鼓勵這個民族敵愾同仇戰無不勝的壯志。在感情方面須得安慰或鼓舞這個民族愛國心的發揚。於是在文學反映戰爭上便有着三方面不同的傾向：（一）謳歌戰爭，是想在文學的首論上，極力鼓吹戰爭的理論，企圖喚起國民的注意；是想借戰爭的威力，而保障國家的領土和民族的安全。（二）反對戰爭，是在文學的表現或理論上，極力詛咒戰爭，非難戰爭，企圖喚起世界人類的注意，是想用和平的集體力量而高樹人類的正義與世界的和平。（三）逃避戰爭，在文學的表現或首論上，以消極的觀念逃避現實的戰爭環境，寄託虛無幽默



之理想世界，轉移受民族的壓迫呻吟及戰爭的悲哀。文學是表現的，文學是一切社會生活的留在紙上的烙印。戰爭既是人類社會無法避免的現象，那末文學自然要表現它，也自然有歌頌戰爭的民族文學了。

三 宋代始終是在戰火瀾漫的赤光中

在某一個時代的社會，戰爭最活躍的時候，歌頌戰爭的民族文學也就跟着戰爭的活躍成比例的發展。若是我們的觀點從現代溯上古史去，我們便立刻發現過去的世界史不過是幾十個民族相互鬥爭，幾十個國家興亡交替的歷史。在我們的國度裏，那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不過是一部戰爭史，四千年的興亡廢替，也就是戰爭在那兒作祟的結果。既經戰爭貫穿了歷史的脈絡，而支配着歷史的變遷，而歌頌戰爭的民族文學，也就跟着而佔文學史的重要地位了。

在中國史上戰爭最活躍的要算是唐代了，三百年的唐史，幾乎沒有一個朝代沒有戰爭，幾乎沒有一個十年中沒有戰爭，所以唐代的歌頌戰爭的民族文學也隨着國運的興隆，民族精神的激越發達，而呈現着如火如荼之雄壯的氣象。宋代是受異族侵略壓迫最嚴重的時代，亦可說是受外族侵略引起戰爭最痛苦的時代，三百二十年宋史，也幾乎沒有一個朝代沒有外患，沒有一個朝代沒有戰爭；有時是外患的壓迫，有時是對外的搗毀，有時是內亂，有時是內亂外患交迫着；宋朝三百餘年的天下，便經這樣戰火瀾漫

的亦竟裏面過去了。我們不妨將宋代對外較大的戰爭寫在下面，宋太祖代周以後，忙於國內的統一，他聽了謀臣趙普的話，不先伐北漢，敕他作爲契丹與宋朝的緩衝，因之在太祖一朝與契丹沒有發生什麼正面的衝突。到了太宗即位以後，既平定了北漢，遂思恢復燕雲十六州，然而兩次的親征，都歸失敗了。第一次在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與遼將耶律休哥大戰於高粱河（北平之西北），爲遼所敗。第二次在雍熙三年，親率大軍分三路伐遼，一路是曹彬，由雄州取涿州；一路是潘美，由雁門取雲中；一路是田重進，由薊州口取靈邱蔚州，約期共舉。潘美之兵攻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亦取得靈邱蔚州及山後雲害地；不幸曹彬到了涿州，因糧餉不繼，軍心不齊，又爲遼兵所敗，宋太宗的二次親征計劃，到此算全成了泡影。

自從太宗以後，宋既不能進攻，接着二次親征的失敗，遼聖宗舉兵侵犯邢深德等州。端拱元年又攻陷涿州，端拱二年又攻陷易州，至道元年又侵犯雄州，到了真宗景德元年，遼聖宗大舉入寇，至澶州兵渡黃河擄掠山東，王欽若陳堯叟都主張遷都以避，幸賴寇準的支持，締定澶淵之盟。仁宗時，西夏元昊，舉兵侵犯宋邊疆，宋大敗於甘肅好水川，和議告成，封元昊爲夏國王，並歲贈銀絹等物。

宋徽宗時，金太宗責宋納叛命，沽喝沒，幹離，又分兩路發兵攻宋，童貫投降，反引金兵渡河，金兵遂深入直隸中山府（保定），徽宗遼禪位退職。欽宗時，金人勢力日張，曾派將西路攻太原，平陽，

河南，河陽諸府，東路攻河北，長驅至京師，陷落京城之後，擄二帝北還，府庫蓄積，席捲一空，造成了歷史上空前的恥辱。高宗南渡，金兵駢鋒侵抵揚州，繼分四路兵來侵，秦檜主和，偏安半壁。孝宗主張恢復，而金人仍馳兵南下，陷落兩淮州郡。寧宗時金人遣布薩揆分九道之師南下，宋勢益岌岌可危。理宗時與蒙古合力禦金，金雖覆滅，而「前門驅虎，後門迎狼」，三京（汴京，大名，洛陽）之收復無期，而蒙古的鐵蹄已進踏臨安，逼得小朝廷跑到海角，宋室的社稷，也就在這鑿鼓聲中宣告終結。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雖欲乘機謀恢復，然而宋室的氣運已盡，他們這些孤臣孽子的努力，不過空留史家的感憤憑弔罷了。

四 宋代民族文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這僅僅是粗略的敘述，我們便知道宋代的外患內變，戰爭殺伐，脈絡相聯，是沒有一個時候「少休」過的。有了這樣戰爭時代的背景，民族文學的發達乃是自然的趨勢。現在就依宋代民族文學與宋代戰爭的起伏線和性質的傾向，將宋代民族文學之史的發展，分爲下列的三個時期：

（一）遼夏侵擾聲中民族文學的抬頭

(一) 女真民族壓迫下宋詩人之壯歌

(二) 蒙古征服下宋詩人黍離麥秀之歌

這是很顯然的，在初宋時代，雖然有北遼和西夏的侵凌壓迫，但那時正當一個新國家的開始，「猛將如雲，謀士如雨」，無論他的文治武功，以至文學藝術，都顯着欣欣向上之活潑的朝氣，所以就是有些蠻族的內侵，也決不能動搖着國本。加以國家還未曾底於安定，人人都抱着立功塞外，名勒燕山的壯志，所以發爲吟咏，無處不顯示着橫刀躍馬之英雄的壯歌。像寇準的：「春風千里動，榆塞雪方休。晚角數聲起，交河冰未流。征人臨迴積，歸雁別滄州。我欲思投筆，期封定遠侯一。(塞上)韓琦的：「春入并州路，萋芳夾故關。前驕驅弩過，別境荷戈還。……」(過故關)和「忠臣方比敵，更險不辭難」。(陸天成驛)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漁家傲)等等的詩詞，便是這種愛國熱忱功名心切的流露。

我們常發生這一種觀念，支配着北宋一代社會最有力的思想是「苟安和平」，這在宋初政府對遼夏的妥協和羈縻就可知道了。可是宋室雖步步退讓，而擴張蠻族的侵略的野心究竟是無底的，他們是得聞望蜀，非到你完全屈服於自己的胯下是不會停止的。終於在靖康年間，竊悍的金人，發兵侵宋，汴京殘破，徽欽蒙塵，「衣冠之族，屑於羊豕，中華文物，盡染羶腥」。在中國歷史上染上了空前的污點。詩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人於個歎一身困厄之餘，兼抱君父大仇與國家民族之隱痛。他們於感時撫事之際，自然慷慨激昂，凌厲憤慨，誓抱還我河山之雄心，民族意識，從此發揚光大。李綱，岳飛，辛棄疾，陸游，他們都是高唱著奔放的詩聲的聲音，充滿了披此朝食光復河山凌雲的壯氣。其中如辛棄疾岳飛等作家，並且是以軍人之身而兼為詩人的，故其詞之慷慨壯烈，正是自身的實感，而不是架空的誇大的紙上之談。所以這一個時期的詩詞，在整個南宋之中最為傑出了。

真的，宋朝一代是和外患相終始的。遼去，夏來，夏衰，金興，等到金的勢力剛剛弱了，果然蒙古又崛起滇北，亡金滅夏，跨有歐亞，南下一舉而滅宋，從此漢族就首次被削於異族，拖入漫漫長夜了。這時期的詩人，身受亡國之痛，目擊蒙古人的侵入與佔據，不禁悲從中來，重復燃燒愛國的火焰。他們雖明知大勢已去，天下事不可為，仍然抑不住亡國之悲憤的情緒，用詞章以宣洩胸中的感慨。像文天祥，謝枋得，謝翱，鄭思肖，汪元量，林景熙，許月卿，就足以代表這一個時期有熱血的詩人。他們的悲痛的吶喊，不是無病呻吟，不是殘蟬尾聲，而是血與淚凝結的黍離麥秀之歌。

總觀宋朝三百餘年民族文學發展的大勢，是有着很明顯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宋初民族文藝的抬頭；第二個階段是南渡前後詩人豪放的壯歌；第三個階段是臨安陷落之後，也即南宋之悲劇的最後一幕中詩人黍離麥秀之歌。文學是時代精神的結晶；文學家是時代的共鳴者，前驅者。離開了時代，失去

了時代重心的作品，就不成其爲偉大的作品，就不成其爲偉大的文學家。宋代詩人不幸而生逢多事之秋，飽受異族征服壓迫的痛苦，又幸而站在這風雨飄搖的大時代之前；時代的意義在昭告他們，要他們喊出勇敢的豪壯的反抗之聲，至少也要他們着一股被壓迫的民衆聲訴其亡國之苦。這個偉大的悲劇時代，不許他們做着流連風月以塗飾爲工，以造辭鑣句爲能專重外形的作品，而忘却了作品內涵的生命，忘却了作家聲訴時代負擔時代的大責任。所以魯冠準，韓琦，像李綱，岳飛，辛棄疾，陸游，像文天祥，謝枋得，汪元量……我們只覺得他們的作品中燃燒着愛國的熱情，是和時代共鳴，而背負着時代前進的作家。所以我把他們轟轟烈烈的生平和悲歌慷慨的作品介紹出來，也算宋代三百年恥辱的奴隸史上一道煌耀的亮光。

叅 考

宋史紀事本末一〇九卷 明陳邦瞻撰 廣雅書局刊本

遼史紀事本末九二卷 清李有棠撰 廣雅書局刊本

元史紀事本末二七卷 明陳邦瞻撰 廣雅書局刊本

通鑑紀事本末四二卷 宋袁樞撰 上海商務本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邵律休哥 遼史卷八三

曹彬 宋史卷二五八

潘美 宋史卷二五八

田重進 宋史卷二六〇

宋史四九六卷 元托克托等編 有四部叢刊本

遼史一一六卷 元托克托等編 有四部叢刊本

唐代的戰爭文學 胡雲翼著 商務印書館小叢書

宋代的抗戰文學 陳安仁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二章 遼夏侵擾聲中民族文學的抬頭

事情好像是成了定例似的，中國內部一發生混亂，外夷就會乘機興起，同時就要爲中國的大患。在殘唐和五代之際，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大混亂的時代，乘着混亂而興起的異族是東胡的遺種契丹。它自從勢力養成之後，就想作南下收馬的希圖。偏偏這時候漢民族裏又產生了一個認賊作父借外援以圖富貴的石敬瑭。他爲的取得自己的政權，不惜認賊作父，引狼入室，且將北邊形勢之地燕雲十六州的地方割讓給契丹，使契丹建立遼國，留給漢族後來一個心腹的大患。近人某有詠史詩云：「棄我燕雲十六州，石郎換得白貂裘；可憐一代兒皇帝，只爲兒孫噉飯羹」。這寥寥的數語，已活畫出一個自私無遠見的皇帝來了。

一 寇 準

在北宋的初年，宋朝雖然屢次出兵，要收復燕雲的地方，不但是沒有達到成功，而且有幾次還遭遇到了慘敗。這樣宋既不能進取，敵人勢力遂益向南侵，就在真宗景德元年，大舉深入。不久便到了瀛洲（今河北省瀛陽縣）。這時一般平素養尊處優之腐化官僚，絲毫沒有抵抗的胆量，只以逃避爲上策，

紛紛醜險，無非是畏敵苟安，只有寇準胸有成竹，指揮若定。他平素留心國事，「知彼知己」，乃力排衆議，勸帝親自出征。他說：「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復可保耶？」寇遂扈真宗渡河，遂結成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少不利輒行去，徜徉無鬪志。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著一夕五至。：：：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曰：「陛下欲了此事，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勿還而行」。帝乃請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瀋州直犯貝碯，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之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大駕親征，賊自當去，奈何：：：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復可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力爭之：：：帝遂渡河，：：：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瑛守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像寇準這樣的人，真可說是我們民族裏的瑰寶，他不但是宋時偉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民

族文學家。他的一生支持了宋朝一百二十餘年的和平局面，同時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詩人多是富於情成的，尤其當時一般捍國棟梁的朝臣，他或受了時代不良的環境，進與他銳敏的心靈，刺激他傷感的意念，不論直接間接，都是表現重大的影響，所以他能有那樣慷慨磊落的胸懷，豪情奔放的吐屬。

竊謂字平仲華州下邳（今陝西渭南縣東北五十里）人；著有寇萊公詩集。他能詩亦能詞，都是悲壯蒼涼雄厚渾樸之作。

未說窮邊苦，今邊信有之。秋枝殘照後，關路獨行時。

前風長急，天寒雁渡遲。離心已無賴，更聽戍樓鼙。（塞上秋懷）。

春風千里動，榆塞雪方休。曉角數聲起，交河水未流。

征人臨洄碣，歸雁別滄洲。我欲思投筆，期封定遠侯。（塞上）

高柳柳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荒村生斷霜，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沉忽白鬢。（春日登樓懷舊）

獨望原西路，離襟倍黯然。青山遮故國，絕塞度新年。

風吹沙送岸，煙開鷗滿川。歸心正無際，隱尉莫流連。（邊城春望）

登臨秋向盡，千里見王畿。過雨山逾翠，經霜菊見稀。

平原夕霧起，高樹宿禽歸。一望關河道，空令詠武墀。（帝城秋望）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我們看他上面的那些詩，無一處不表現感憤國難獨標忠愛之忱，而披發黯然神傷的意志；所謂「我欲思投筆，期封定遠侯」——他是時時刻刻把國家民族放在心頭。他要學投筆從戎的班超，去替國家開拓疆土，這是何等的氣魄！

他的詞雖沒有詩那樣的時露豪放之氣，但吐屬的磊落，亦可象徵他人格的偉大。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他的江南春二詞，說與他的為人不同，但這是「管窺」之見，是無損於作者的人格之偉大的。設若我們從踏莎行詞引兩詞裏去尋求作者的個性，便可彷彿看到作者默然凜然蒼茫獨立的氣度。

爭將鬢，驚鬢老，紅英落盡青梅小。……高樓無語欲銷魂，長空暗
淡運芳草。（踏莎行）

寒草煙光闊，渭水波聲咽；秦朝雨霽輕塵軟，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柔折。……歎人生裏，難歡聚，
易離別。且莫問沈醉，聽取陽關徹。金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陽關引）

當我們這位「發謀決策，挽救國難」的民族偉人死去的時候，他的靈車歸葬西京，遺出荆南公安縣（即今湖北所屬），當地老百姓們扶老攜幼，哭於路傍，且爲之折竹植地，以掛紙錢，過一個月者，那些枯竹都生了筍了，大家驚異的很，爲之立廟，歲時祭享。朝廷贈他爲中書令萊園公，後又賜諡曰忠愍。李綱有謁忠愍祠詩云：「親征決策幸澶淵，南北歡盟有本原。丞相萊公功第一，猶將孤注作譏言。」（李忠定公全集選）這首詩可說是忠愍一生的寶錄。清初王夫之對靈軍澶淵之功，譽揚備至：

「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鏡火矣。愚者自不察耳！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弭耳以退也。乃增三十萬之賄，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年而無南牧之馬；豈猶槿覽偶中流矢，實利用之口給猶言，遂足戡其戒心哉？兵轉一動，而饋和之使先至；利用甫歸，而饋和之使復來，則其且前且卻徬徨無志者，概可知也。」

契丹之滅王從珂也，石敬瑭爲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壽爲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滅中國，其來舊矣！此內之可恃者也。（其時將相協和，故能共定大計。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眞宗，遂幸澶淵，終御鉅敵。而發謀決策，主之最力者，自爲寇準。）

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緒（即聖宗）席十六州之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梁而共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骨朽。其入寇也，聞李禧遷以襄陽之小醜，陷朔方，魯朝廷而繼廢絕，及其身死子弱，圍如浮槄，而曾無能致討；且不惜錦綺以餌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豈致其金縢，姑以是脅之，而無俟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來，能如其願而固將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戰也不怒，關謂之士，亦可得則得，不得則已之本情，兵一動，而使頻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平仲知之深，持之定，特兵謀尙密，不欲昌言於衆，以啓曉曉之辯諍耳！彼其不欲戰之情而急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審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年無事」，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也。」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可惜之情形，如後其昭著，六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無疑。唯飲若殘霞瀉越之流，聞邊情而不替於耳，聞奏報而不留於目，於驛驛之板，傲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鶴立之容，迨退食而安於醉夢，羽書海至，駭如迅雷；金鼓乍聞，茫如黑霧，則明白輿易之機在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喻。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藉，且不知當日之何以得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心有所未喻而億其必然也！

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有密用焉，而後可以靜鎮。密者慎也，非徒其謀而不洩也。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備偵諜之使，而曲證其初終；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繇；察其離合，而知強弱之數；故毋伏匿於窺荒，而防其脫突；飛檄交於左右，而視若蟲蟻；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密也，斯以假也，其假也，斯以奮起而無所憚也；……

二 韓琦 范仲淹

宋代是受異族凌壓迫的時代，北方的遼剛剛平安了，而橫悍的夏又崛起於西方。西夏本拓拔氏後裔，唐時賜姓爲李，唐末以討黃巢率部突起，燄燄今陝西之一部，建都寧夏。在五代的紛亂中，它遂自翹羽毛，厲兵秣馬，漸漸強大起來。就是以雄武見稱的周世宗，對他也無可奈何，不得不對它乞西平王

。宋初北方多事，更沒有西顧之力，亦只有官以高爵錫以百姓，蠶糜畜之罷了。

然而敵人的欲望是無限制的，它肯常久的局促於西北一隅嗎？所以在仁宗的時候，西夏國王元昊即位以後，它削弱自唐以來的回鶻，吐蕃，依賀蘭山爲固，他又得宋人張元昊爲之擊劃政治，而元昊個人亦英明精幹，通漢番文字，是以西夏之經濟文化，至仁宗時已有高度的發展。到了仁宗寶元元年，元昊遂放棄宋朝的羈吳官爵，毅然決然「築壇受冊即皇帝位，國稱大夏，年號天授」。元昊既堅決獨立，而又發兵寇邊，宋雖遣兵征討，將領屢易，但甚僅僅做到防止的工作，並沒有獲得多大的戰果，宋仁宗終於冊封元昊爲夏國王，歲賜銀綺絹二十五萬五千以和；西夏僅據西北一隅之地，宋傾全國之力往禦，僅得如此結果，益可見當時國力的不振了。

當西夏寇邊之時，仁宗是委派夏竦做陝西招討使的，這時韓琦充作副手，他和范仲淹都是極力主張猛攻的，所以時人爲之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然而他們的主張，卒因議論不一，而誤於和議，致招邊地的破壞與損失，他是深深地感覺到哀傷的。

月滿中秋夜，人人借景明。悲歡徒自感，圓缺本無情。

天外有相憶，世間多不平。嫦娥難借問，寂寞趁西傾。（中秋月）

一來邊障地，走馬過三秋。萬緒事常擾，九分春又休。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驚花誰在目，霜雪只侵頭。縱得風光住，風光可奈憂。（感事）

春入并州路，驚芳夾故關。前驕驅騶過，別境荷戈還。

古戍餘荒塚，新耕入亂山。時平民自適，白首樂農閑。（過故關）

早發天成驛，春深尚滯寒。龍蛇盤道路，波浪卷峯巒。

古木萌常晚，新流勢未滿。忠臣方叱馭，更險不思難。（薛天成驛）

他的報國之誠，愛國之忠，在上面那幾首詩已露於字裏行間。所謂「前驕驅騶過，別境荷戈還」；「忠臣方叱馭，更險不思難」。這還不是他忠誠報國的寫照嗎？他又有一首春陰道上「幾時海外氛霾散，放出紅輪一丈圓」。乃是他感主戰的決策，不能貫徹，致邊事不治，而有古戍荒涼之感了。

魏公在北門重陽，宴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所立特完。（詞林紀事卷三引皇朝類苑）

歐陽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雍圭，嘗因事歎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魏公」。《詞林紀事卷三引語林》

樹立了宋初西陲國防上的兩個壁壘的，一個是韓琦，一個是范仲淹。他們壯烈的豪舉，愛國的熱忱，在當時確實鼓動了萎靡不振的人心，掀起全國國民慷慨赴戰的狂潮。當范仲淹與韓琦率兵圍拒西夏的時候，朝廷是非常的倚重他們，尤其是范仲淹鎮守延安，真把西夏人嚇壞了，大家互相告與道：「小范

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是好惹的！」

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電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仲淹爲將，號令明白，

士卒亦。諸將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亂犯其境。（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

傳說他做秀才的時候，就以天下爲己任，我們在他所作的岳陽樓記裏所見到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兩句話。是何等胸襟，這種「志廓天地」，「功施社稷」的雄圖，便是他平生大抱負的流露。因之他能夠唱出浩氣壯懷的調子，慷慨激烈的宏音。

塞下秋來風景異，密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長煙落日孤城閉。酒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漁家傲）

這是何等的雄拔傑出悲憤鬱勃之詞！然而歐陽修又爲什麼說是「窮塞主之詞」呢？余鈞在詞苑叢談裏說：「廬陵（歐陽修）隱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自矜其「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擲南山壽」，爲景元帥之事。但據我們看來，范詞像「長煙落日孤城閉」等句，寫邊疆荒寒的景象，是詞的另一異境，他的荒寒景象，反使他的詞更爲溫柔可愛，他的英雄氣度，更增加了他詞句的光焰，這可說是宋初詞壇上新的作風。

參 考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二〇

寇準 宋史卷二八一 詞林紀事卷三宋一

韓 宋史卷三一二 詞林紀事卷三宋一

范仲淹 宋史卷三一四 詞林紀事卷三宋一

寇忠厚詩集三卷 寇準撰 有掃葉山房本

范文正公文集二十卷附十五卷 范仲淹撰 有四部叢刊本

韓魏公集二十卷 韓琦撰 有四部叢刊本

詞林紀事二十二卷 清張宗櫛輯 有掃葉山房石印本

諷通鑑論 清王夫之撰 有通行本

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愛國魂 徐用儀輯 大公報社出版部

第三章 金人進逼中民族詩人的呼聲

「澶淵之盟」，保持了宋遼雙方的和平至一百二十餘年之久，北遼這個難關，總算倖過去了，但不久却又遇到了一個更大的敵人，這敵人便是犖悍的女真民族的金。金之先本肅慎氏，東漢叫做「挹婁」，元魏叫做「勿吉」，隋唐叫做「靺鞨」，到了五代的時候，始叫做「女真」。它這一個民族住居在混同江以南的叫做熟女真，在江北的叫做生女真。它們在先前原是屬於遼的，處在契丹民族的宰割之下，呻吟轉輾，忍辱呼號了幾十年，終因不堪遼人之壓迫，遂於宋徽宗政和四年，在阿骨打統率之下生聚教訓，發誓圖強，脫去遼國的羈絆，並發兵擊敗了遼兵，到了第二年它就正式獨立，建國曰金。這樣女真民族的命運，就從黑暗的陰影裏扎脫，跑到光明的大道來了。

他們樹立了強固的國基，就這樣漸漸地強盛起來，顯示了新興國的雄姿。當徽宗宣和七年的時候，他們乘了宋室的積弱，就派幹離不和沾哈，兩路大舉侵宋，好像摧枯拉朽一樣，連陷宋名城，徽宗見勢不佳，便立給兒子欽宗，靖康元年，幹離不又攻破相潞二州，擊敗了把守黃河渡口的宋兵，金兵便從容渡過黃河直逼汴京城下了。這時奸臣童貫蔡攸徽宗遷至鎮江，朝中一般漢奸們如李邦彥，徐俯，劉夔之

流，抱着不抵抗主義，又請欽宗逃避，中華民族在這危險萬分風雨飄搖之中，却又出了一位堅持抗戰的主戰派的代表李綱。

一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府（今福建邵武縣）人。他是政治家，是軍事家，是民族文學的謳歌者。他和神師是當時主戰派的雙柱，是民族最熱烈所擁護的抗戰領袖。

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乞留師道與綱。已而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宜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前，百姓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變罵，至前提其髮，復殿之，邦彥疾驅以免。領開封府事義山，舉鞭揖東等曰：「諸公如此，可謂忠義矣」。還者以聞，上命議門案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欲散者，業闕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右丞宜撫復用而退」。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使金賊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昏矣。百姓乃輿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搥而壞之，山呼動地，樞密院秋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曰爲天子宣言無不行」。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叩南仲，擗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府王琦來謂諸生曰：「君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

「以忠義脅天子，不意於以奸佞脅之乎」。復欲前殺之，時雍已逸去。殿師王宗時謂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兩侍與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洛寧院迎之，帝益怒，於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諱，禮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肉而噬之，即殺。謂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屍，碎骨，取其肝腸搗之竿頭，號於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即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宅，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放。（靖康要錄卷二）

這時政府裏主張妥協的人物，如李邦彥徐俯劉昺李汝等，都登台了。李綱是堅決主戰的，當然要被排擠出去。他感於敵寇侵略的慘禍和一般勳臣的醉生夢死苟且偷生，他是何等的傷心，何等的痛憤。這在他的「劍浦道中」詩裏，是充分的流露出來。詩云：

此去平津路匪遙，嶺雲溪雨自瀟瀟。山深瀉滿泉長響，地暖侵寒草不凋。

放逐却教窮水石，登臨因得狎漁樵。誰憐澤畔人憔悴，更把騷詞賦大詔。

他自從被放逐以後，就過那行吟澤畔的流浪的生涯，他是想把自己的孤忠憤發和愛國憂君之心，亦和屈原杜甫一樣寄託在自己詩歌裏：「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咤。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子美）這不是他的自況嗎？

昔年椒道過長沙，煙雨瀟瀟十萬家。棟宇只今皆瓦礫，生靈多少委泥沙。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寸心報國渾忘老，尚踏宣風靜不譁。祇願吾皇假年月，直從襄漢定中朝。（初入潭州）

年來盜賊若冰銷，稜負歸民滿四郊。燻雨一犁初破土，江村環堵且誅茅。

猶殘不擾生新肉，燕雀無虞返舊巢。安集鉤新徒自歎，勿令虎兕更咆哮。（自長沙至醴陵道中）

白蘋紅蓼滿汀洲，浙浙西風古渡頭。雲日無情又西下，清溪不語只東流。

白雲點破亂山青，影落寒溪晚更明。誰謂天涯無雁到，蓬蘽初綻雨三聲。（潑鞏關晚望）

重到沙陽十二春，新羅兵火爲傷神。欲論舊事無知者，只有溪山是故人。

山秀波平望不窮，此身瀟灑翠華中。兵戈滿眼棲何地，注目溪頭鷺玉峯。（留題灑鞏二首）

真的，兵戈荒亂，戰後蕭條，安堵無亡，樂於耕耘，這些究竟將怎麼辦？他見到同胞的困苦受難，他所想的都是如何從這破敗的混亂中建立起新的社會，他是一個負責的人，他更想到意敵的深入，虎兕咆哮的可怕的情形，不禁發生生民將棲何地之感。然而事權不屬，有志不逮，他只有感歎罷了。在他的梁溪集中還有三首春詞云：

幽禽百轉色如簧，院宇深深花木香。風竹飈香惟泥酒，不知林外已斜陽。

離使鳴禽自在啼，感春端是惜芳菲。一枝曾借休謫舌，敵處須防挾彈兒。

桃花零落逐風飛，地上紅多枝上稀。春色陡然歸斷杏，梢頭還欲銜芳菲。

詩人是常會把宇宙間的物象看作有生命的活物，或有意識的人。「有時芍藥含春淚」，教人把花當做會哭的人看；「似曾相識燕歸來」，教人把燕子當做相識的人看；「惆悵歸來有月知」，教人把月當做能知人心的物象看的。花鳥月，詩人常把它比擬做人，因為它是和人最接近的原故。李綱這首春詞，他是把自己當做一個鳴禽了。它在花木芳菲的時節，感到了春的將盡，它便拚命的啼叫，想把遊人喚醒，想把春天喚回，然而這種啼聲不但不能得到遊人的同情，却引起了遊人的厭惡，而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防挾彈的少年的暗算。他不是「傷春」，亦不是「悲秋」，這完全暗喻他自己所主張的抗戰政策爾為李邦彥李梶等一羣小人所反對而發的。他的江行一詩，也是抒寫他的牢落不平之氣的。詩云：

春江望不極，慘淡起層陰。煙雨濛濛漲，雲濤渺渺深。

懷家千里意，報國一生心。歎息知音少，空爲梁父吟。

「文藝是人生苦悶的象徵」。這成語用於李綱當時環境的場合是十分適切的。他這一首詩是把他的愁歎與悲憤寄託在詩裏，而聲訴其牢落不平之感於世人之前。李綱的詩文有明左光先宋李忠定公全集選。

二 李若水

汴京的陷落與徽欽二宗的蒙塵，給與宋人一個最大的刺激，他們無時無刻不想收復失地，滿漢已往

的恥辱；這種共同的意志與要求：我們在李綱、趙鼎、宗澤、岳飛忠耿大臣和一般仁人志士的詩文中已可窺見那激昂痛瘡的情形了。雖然他們的孤忠血戰不能挽回宴安成性的庸主與權臣的迷夢，然而他們對外對內却發生了有力的效果：這效果會使擴悍的金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同時也激起了國民歡憤同仇誓死復土的雄心。關於岳飛辛棄疾陸游諸大詩人的作品我將留待次章敘述，這裏先說幾位慷慨殉國的英雄。

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課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如雪飛。

每事恐貽千古笑，此心甘與衆人違。懸難惟有君親重，血淚斑斑染客衣。

這是李若水的衣襟帶中詩。若水本名若冰（東都事略，靖康小雅），宋徽宗因惡這個字與「弱兵」諧音，遂賜名若水。「靖康之亂」擴悍的金人挾着上皇、后妃，宗室太子北去，這是一個非常的事變，開國一百七十餘年來未有的事變。那時候李若水便是隨着皇上北狩的一員。當他們一行剛剛達金營之時，金人逼着欽宗和太皇太后除去貴族的服飾易以賤者所服的青衣，這是一件最大的國際恥辱，當時若水看到這種光景，便抱痛痛哭，並大罵金酋毫不重信義的「狗」——金酋大怒，爭以石擊若水的臉，若水便氣急仆地，金將粘哈於是令鐵騎十餘圍圍的守視若水。臨去時並說：「千萬不要傷害着李侍郎呵！」但若水是立志要死節的，而且要想轰轰烈烈的死，從此他便水漿不入口。活活地餓死在荒遠的北國。

靖康之難，死節之士，公爲第一。弔之詩曰：烈烈李公，實備金德；義勳幽矣，氣貫金石。恩躋虜營，爰

定忠烈，祀人之愛，廢立大厄。公挺不顧，二酋面叱，勇甚雷鋒，天地動色。命輕鴻毛，名高斗極。旗靡之火，不變藍藍。滔天之潮，砥柱獨立。死得其所，震耀方冊。（靖康小雅）

三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他的叔父名發，是一位很負氣節的政治家。茂實於政和八年中進士，靖康元年，他以工部員外員假侍郎隨路元迪出使金朝，金人愛他的才學，便把他留着不放了。這時他的哥哥早已降金，正做代州通判，茂實被留之後，金將粘哈恐他思鄉，送他往代州教和他哥哥住在一起，又從京師將他的弟弟華實接來，金人這樣對他關懷，這在傍人早已感激零涕了，然却不能感動了茂實的心，不能搖動了茂實的志，茂實雖身居異域，但他時時在懷念他的君，懷念他的國，懷念他江南的父母。孫元發詠庚信的詩道：「可惜多才庚開府，一生惆悵憶江南」。我們這位堅貞不拔的民族詩人，也是一生拖着不曾實現的江南的夢憶，永眠在荒寒的絕域。

茂實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維以奉使黃腸蓋尸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自序云：「鸞監老蒼生，謬作王都官。素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鄰復盟好，仗節來檢閱。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餒餓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繡。流離念窅來，坐閱四序還。同來悉已歸，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我辭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能歡。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莫不汗我顏。昔燕成齊王，豎臣望風奔，王蠆獨守節，齊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脛，感慨今昔聞。未嘗冀齊祿，徒以老爲民。况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投江海，近遽死朝昏。歛我不須衣，塞尸以黃腸；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我室尚年少，兒女尙童頭。四海無區籍；區區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死飢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淺魂亦悠悠，異鄉寄沈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後竟以憂憤成疾歿。北人哀其志，爲起墓室門，定時致祭焉。（齊東野語）

他有一首最有名的詩，是詠陸龜守將張鑑的。張確字子固，元祐間進士，官陸德知府，金兵至城下，迫令他投降，他答道：「我的頭可斷，但腰不可屈！」就這樣激怒金人殺了。滕茂實是忠貞的詩人，對於這位慷慨殉國的英雄，當然是敬佩到了極點；這在詠詩中是可以見得到的。詩云：

雄陽萬古一張額，忠勇傑家有世臣。顏子服膺當入室，潘郎望拜肯同塵。
圍城抱恨天猶晦，仗劍臨危氣益振。歎子鄰邦盡曹李，偷生端作九泉人。

四 宇文虛中

和滕茂實處境相似而英勇的行動振奮了宋君民復仇之志氣的是宇文虛中。他字叔通，徐州廣都（今

四川雙流縣東人。當姚平仲謀劫金營失敗的時候，欽宗欲遣人往金營辯「規營」非實意之本意，那時虛中便派往到瑛寫驛去見金使，金人挾着戰勝的餘威，故意將他們的甲騎，戰車，雲梯，鵝洞，統統擺佈出來以嚇虛中，虛中冒鋒刃而進，獨自露宿在風埃之中，與金人侃侃論議和的條款，終於折服了犷悍的敵酋。他這頓剛毅的卓絕的精神，不僅得到國人的同情，亦博得敵人的贊許，所以他到後來以資政殿學士充「祈請使」時，便被金人留爲翰林學士，再亦不放他回去了。

他在宋時已經成爲有名的詩人，他過慣南方佳麗的風光，驟然踏進沙塵撲面的北國，他受北地環境的影響，所以他的詩風亦略略變異，由浮華變爲沈鬱，由虛誇變爲深刻，我們看他「在金日作」諸詩，就可領略到他的悲壯蒼涼的風度了。詩云：

落廣詩書漫古今。頻年搖落已傷心。南冠終有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

閉口摧頹空抱樸，背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

遙度沈沈滿暮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

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絕塵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眦穿胸不汝忘！

不堪誇老尚蹉跎，有口無辭可奈何？強食小兒猶解事，學妝嬌女最憐他。

故衾殘見沾秋雨，短褐青衫拆海波。倚杖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

從他這幾首詩中，可以看到他怎樣的傷心和自身屢異域的恥辱。他有着「滿腹詩書」，有着「莫邪利

劍」，他痛恨自己作了「南鄉楚囚」，然而處在暴力之下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只有俟機而動，俟機要學范蠡曹沫的故事。果然他後來終於反正，殺英直軍金主帳下，享敗全家百口處死，「人生」死潭開事」，他早已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

宇文虛中在金作三詩，所謂人生一死潭開事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事金爲國師，遂得其稱，令南北講和，大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能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寶紹與乙丑年也，如是，始不負大學讀曹耳。（北窗叢書）

五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崇安（今福建崇安縣）人。他在少年的時候，就已享了大名，他的父親名翬字仲假，是一個因爲抗敵而死在北國的義士。那劉子翬正在本國做官，聽聽到父親的死耗，便跑到遼遠的北方，將父親的忠骸運回故鄉安葬，並在墓傍建一座小屋住了三年，然後他才出來做官。當他通判興化軍時，正值金寇來犯，他和他的部將日夜計劃防禦的策路，竟使頑強的金寇終於沒有達到攻城的目的。這時他曾有詩云：

風急胡塵暗九州，岸巾長嘯一登樓。故園却憶桐孫在，薄宦端爲燕子留。

酒海以南兵尙門，犬戎不死禍難休。但聞推轂皆飛將，盡有清談謝傳流。

在這首詩中所表現的激越悲壯的情緒，是這劃時代的人類大搏鬥中爲本民族聲討的英勇的宏音！他痛恨敵人的慘毒和無恥，他們毀滅了自己的家鄉，蹂躪了自己的兄弟姊妹。「關海以南兵尙門，犬戎不死禍難休。」他眷念着正在和敵人浴血苦戰的將士，同時我看出他對於敵人是抱着如何的憎惡的態度！他又有「北風」詩云：

雁翅平沙晚角哀，北風回首恨難裁。淮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猶穿故苑來。

紫色蛙摩真僞國，翠華龍宴著徘徊。廟堂此日無遺策，可是憂時獨草萊。

他不但忠於國而且孝於親。他對孝是賦有至性的，每次想到父親的死，便痛不欲生，自己悄悄地跑到父親的墓前，遠遠望望，那冷冷看看。他就在這個白楊蕭蕭空曠寂寥的場所，希望蒼天能夠得到他老人家一點點的感召，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他終於失聲了，失聲至涕泗嗚咽！有時竟獨自一人坐在這裏悵寐一天不肯回去。

劉子登字彥冲，贈太師諱之仲子……：誓死靖康之難，子登誓憤幾無爲生，曆三年。屢除通判與化軍，寇楊龍犯圍境，子登與那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歸因任。子登始執喪致哀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爾返。……

（宋史卷四三四雷林四）

他到晚年脫離了政治生活之後，就不歡喜與仕宦人交結了。他所常常來往的如績溪胡憲，白水劉德之，婺源朱熹，他們這些人都是很有學問道德的，尤其朱熹是我們歷史上頂有名的學問家。他這階級「不在其位」參與政治活動，但在故都被異族踐踏蹂躪下的民衆，他是時時懷念着的。他的「汴京紀事」詩云：

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酒淚向南雲。

高皇鎮在錦繡園，景龍門外歇紅鸞。淒涼但有雲頭月，會照當時步瀛仙。

倉皇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皓齒，不堪重唱蓬蒿歌。

他還有一首「巡察偶書」，描寫當時軍容，軍質，軍紀的腐敗，和一般跋扈武人的嬉遊取樂的情形，真令人痛恨極了！「連夜成後須，徵兵及漁佃。拔戈或稚齒，嬰冑仍尪顛。未知戎伍重，朱旗亂長阡……駢車載珍寶，結騎燒燔娟」。像這樣的軍隊，怎能和精悍的北族作戰呢？

參 考

李 昉 宋史卷三五八 五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四

刁若水 宋史卷四四六

陳茂寶 宋史卷四四五

宇文虛中 宋史卷三七一 金史卷七九

劉子登 宋史卷四三四

馮節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王偁著 有掃葉山房刊本

宋史紀事本末一〇九卷 明陳邦瞻撰 廣雅書局刊本

宋詩紀事一百卷 清馮鶴編 有萬有文庫本

金詩紀事十六卷 陳衍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宋詩鈔一〇六卷 呂留良吳之振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宋徐夢莘撰 商務本 通行本

宋李忠定公全集選 明左先編 有原刊本

民族詩選註胡才甫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五千年來中國民族愛國魂 徐用儀編 大公報社出版部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第四章 南渡後詩人之種族戰爭的吼聲

汴京的陷落和徽宗欽宗的被虜北去，這是一個非常的國際恥辱。宋朝經過這個事變，汴京藝術之宮毀滅了，唯美的象牙之塔動搖了，於是一般愛國志士都拋棄了唯美主義的老調子，喊出勇敢的豪壯的反抗之聲。他們想用文字宣洩宗國沉淪河山異色之民族的慘痛，他們想用文字來煽動起復興宗社驅除異族之革命的熱情。總之，他們是已經明白了作家的聲訴時代，所負起時代的偉大的責任。辛棄疾，張孝祥，張元幹，岳飛，陸游，……就是這個偉大時代中一羣雄心如火，熱血如潮的偉大的作家。

一 辛棄疾

南宋第一個最偉大的愛國詞人，是俠骨豪情才華蓋世的辛棄疾。他不但是南宋的一位偉大詞家，同時也是南宋的一位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忠勇的民族鬥士。他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縣人。在他十歲的時候，從蔡松年受學，與黨懷英同學，人稱「辛黨」。相傳他在二十一歲的時候，由卜簽者的決定「黨獨留金，而幼安則棄金歸南」，黨懷英後來仕於金朝做到翰林學士承旨，為金朝一個名臣，但辛棄疾因卜

筮之偶中下懷，遂更增長他南歸的宿志。恰好那時候金主亮南征，大敗而回，被人殺死，正是宋高宗紹興三十年。一時山東豪傑蜂起，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鎮制河北山東諸軍，用辛棄疾草書記。嘗以迅速的手腕追斬鴉印潛擾的招降將僧孺義。他力勸耿京決計歸宋，耿京就派他和賈贊奉表南歸。高宗大喜，授他爲承務郎，用耿京知東平府節度使。他北回復命時，耿京已被部下張安國殺了去降金國。他回到海州，約會統制王世隆及忠義馬全福，逕赴金營，在人叢中把張安國捉住，金兵追他不上，他把張安國送到「行在」，斬之於市。這事頗受高宗的驚賞，改差他爲江陰簽判。那時他祇有二十三歲，正是少年才氣磅礴的時候。

他到四十歲已做到湖南安撫使，他是有英才有作爲的豪傑。那時軍政久疲，他自讀別創新軍名爲「湖南飛虎軍」。這湖南飛虎軍的組織既得政府允許之後，他就用五代時馬殷的故轍蓋砦棚，拓步軍兩千人，虜軍五百人，戰車鐵甲之屬盡備。這時政府中人頗加反對，說他「橫斂」，孝宗亦不能自主，特降御前金字牌，令其即日停止工作了。他既奉金牌，聽而不發，一面督促傭工的人如剗把軍營造成。那時正當秋雨連綿，造瓦是趕不及的。他下令「自官舍神祠外一廬居民每家取瓦二片」，這樣一來不到兩天就成。功了他的「飛虎營」。軍成之後，雄鎮一方，爲江西諸軍之冠，繪圖呈進，孝宗始釋然。他有一首摸魚兒晚春詞，就是宣洩他的計劃被奸人阻碍的牢騷不平之鳴。「斜陽煙柳」之句，詞意頗悲怨，孝宗看見了他

的詞，心雖不悅，但亦沒加罪與他。詞云：

更處清溪暮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無歸路。春愁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綠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嬾眉曾有人妒，千金會買相如賦，感賦此情誰訴？君真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他帥江西時，恰遇荒災，他的賑濟榜文祇有「閑糴者配，規米者斬」八個大字。一面拿出公款，叫市民公舉有才幹可靠的人拿款去運糶米糧，不取利息，限月底運到。到期城下糧船運橋而進，米價自減，民賴以濟。朱熹贊他此事說：「雖只糴法，便有方略」。他在這時，有菩薩蠻書江西造口詞云：

雙槳牽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說：「蓋因南渡之初，虜人追騷裕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返。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但他是主張北伐恢復失地最力的一人。甯宗開禧元年，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建議伐金，一時志士，率多贊成。辛棄疾尤爲急進。當韓生日，他特作西江月清平樂二詞祝賀，以明伐金之利。

堂上謀筵飲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鸞可代歎？曰可！今日樓臺鼎沸，明在帶懸山河。大家齊唱

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西江月）

無奈窮北，傳道真消息。赤地無人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誰時尙父虜揚，誰隨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劍，歸來異姓真王！（清平樂）

到了開禧二年，韓侂胄北伐大敗，次年主和的人把韓侂胄殺了，送首級去金營議和。那時辛棄疾雖然已經死了，但言官還要追論附韓之罪，朝廷盡奪了他身後應得的一切恩典。等到這批宦官死去了之後，才追贈少師，諡忠敏。有稼軒詞四卷。

秦漢……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突起。能於窮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至今不廢。（紀昀四庫全書提要）

蔡元子於詞，靖康中陷虜廷，稼軒以詩詞謁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晚年來卜築寄翁，喜工長短句，累五百首有奇。但詞多爭鬪激烈，而稼軒率爲撫時感事之作，磊落英奇，絕不作男子態，宋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善評也。（毛晉宋六十家詞稼軒詞跋）

他死了之後百餘年，鄆鄂張楚經過他的墓時題以詞云：「嶺頭一片青山小，可能埋得凌雲氣？」相傳謝疊山經過他的墓，夜聞大驚疾呼，好似不平之鳴，疊山爲文筆之，而聲如息。這雖說是一段神話，但我們亦可以想見辛棄疾生前那一種叱咤鳴呼橫刀躍馬的雄邁的氣概了。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起爭中的民族文學

三七

我們把上面辛棄疾轟轟烈烈的全生涯的輪廓看了之後，再來一看他的詞，知道他在南宋一代中真的可以說是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創出來的豪邁偉大的作風。詞到了周邦彥，本來可以急轉直下，而到了吳文英，史達祖，周密，張炎，專門精錘細磨風流瀟灑之一條路上去了。辛棄疾却以隻手障狂瀾，將這個愈趨愈弱的趨勢的速律，減低了若干度，另開了一種新境界。他和蘇軾同樣的被壓來的文學批評家稱為豪放詞的代表作家，在詞史上成立了燕辛派的一支新力量。實則蘇軾祇能及得他的豪放的氣概，還沒有他那種洋溢於字裏行間的熱情萬斛的愛國心，所以他可說是全部詞史上最偉大的愛國詞人。現在這裏舉出他的代表作幾首在下面，以見他過人的才氣和熱烈愛國心迸發出來的萬丈光焰。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韜盛騎渡江初。燕兵夜起銀河曙，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吾吾，春風不染白鬚鬚。

。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烏鵲天）

辭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人百里分麾下營，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將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破陣子）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漲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欄却怕，風雷怒，魚龍慘。破市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歛。元龍老矣，不妨高臥淡黃尊。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尊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水龍吟過南瀾變溪槽）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翠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鴛鴦祠下，一片神鴉社鼓。遼龍閣，廢闕老矣，尙能飯否？（永遇樂）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望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登京口北固亭懷古南鄉子詞）

綠樹聽鴉鳴，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處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別茂嘉十二弟賀新郎）

像這樣的豪邁悲壯的詞，在稼軒集中可以說是俯拾即是，現在我也不必多引了。他是一個歌頌戰爭的詞人，他的壯烈的豪舉，愛國的熱忱，在當時確實鼓動了萎靡不振的人心。他還有一首頌揚王宣子殲滅茶賊陳鳳的滿江紅詞，他舉起有力的右腕，揮動着如椽的大筆，以狂瀾掠海渴驥奔泉一般的英勇的氣勢寫了出來，活畫出一個悲憤慷慨光血影的英雄的面孔。事情是這樣的，王儉宣子鎮守長沙的時候，茶賊陳鳳聚集了好幾千人，打家劫寨，聚草存糧，聲勢漸漸大了，朝廷就命宣子率兵征討。他偵知了賊巢所在之地，趁着日晡放飯少休的時候，派遣了三十個亡命徒，持短兵前進，另外一位副將率領五百人

隨往接應，遷入山寨去了。這時陳璘方抱棒獨坐，嗷囉們也都各自散去，他真料不到官兵卒然到了，急忙鳴金號聚，但已來不及了，遂而被捕。論功行賞，當然宣子是首功，辛棄疾賦滿江紅賀他云：

槍鼓歸來興輒聞，何如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瀘深入！白羽風生貔虎窟，青溪路斷猩鼯泣。草紅塵，一騎落平崗，捷書急。三萬卷，龍頭客。源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原自兜鍪出。待刻公勳業，等雲霄，語溪石。

辛棄疾的詞很多，而他的詩文詞較少見。高載太樑軒集鈔存計二冊四卷。卷一計文二篇，即議練民兵守淮疏和美芹十論。前者所論，頗與今之游擊戰相合，茲節錄此疏並舉詩一首：

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於本鎮附近險要處，分幾處相與磨礱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堂整齊，全力以俟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彼雖勁亦不能爲吾患矣。（議練民兵守淮疏）

士生始隕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後婦女，慨擬嚴關房。我行瑣萬里，險阻直備嘗。昔者戍南鄭，秦山雲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雜馬涉阻水，飛舟上中梁。勁酒舉奠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掛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劍切大肉，嗔然如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成陽。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旁。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涼。去年添號召，五斗獨覆唐。青衫暗欲盡，入時哀淚滂。今年留復下，鴻雁初南翔。俯仰未聞談，上恩實非常。夜宿鵝湖寺，檣葉哀客牀。寒燈照不寐，鑿硯慨以慷。李靖尚征遼，病疲更激

丘。鑿度討蔡，奏事繕妻創。我亦思報國，夢繞古戰場。（鷓鴣夜啼）

一一 張孝祥

在這時期的詞人中，辛棄疾而外，要算張孝祥是比較偉大的一個了。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張安國曾見于湖集附宣城張氏信證傳）。他的時代比辛棄疾前一點，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那時他才二十歲。復遷中書舍人，因忤秦檜，屢遭遷黜。著有于湖集詞三卷（亦稱紫微詞）。他的作品中每每流露愛國的情緒，而六州歌頭水調歌頭（凱歌）兩闕，尤爲慷慨激昂，使人懷然而悲，蕭然而興，俟復神州之念。

字安國，號于湖，蜀之涪州人也。後卜居臨陽，故陳氏稱爲臨陽人。甲戌狀元及第，出自恩蔭親擢，故秦相孫損居其下，槍忌之，以事召致于獄。槍亡上卷益隆，不數載，入直中書。惜其不年，上嘗有用不盡之歎。……（毛晉宋六十家詞于湖詞跋）

長淮望斷，聞塞峯愁平。征馬嘶，霜風勁，倩邊聲，歸消滅。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淚猶上，戢戢地，亦殫殫。隔水蘆花，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明玉零猶，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蕩，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騁，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六州歌頭）

猩鬼嚼篔簹，玉張夜分弓。少年剗楚劍客，突騎錦襜紅。千里風飛雷厲，四校星流彗掃，蕩寇塞春葱。談笑清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油然，且奏捷書同。詩書師，董開老，黑頭公。家傳鴻寶秘略，小試不許功。開道覆書頻下，看即沙隄歸去。帷幄日從容。君王自調武，一舉朔庭空。（水調歌頭賀歐陽文忠公）

他的豪放的詞風和洋溢於字裏行間的熱情慕解的愛國心，實在可以表現他是十足的辛派。他若送張魏公那樣的慷慨：「擁貔貅萬騎聚，千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蔽日，飛箭天山。錦城起方面，重對繁臺，盡日雅歌閒。休遣沙場糜騎，尙餘匹馬空還。」（水調歌）在此詞中是無處不表現其慷慨之音。至如小令像「浣溪沙荆州約馬思亮登鐵樓觀臺」之作，寫得很能代表此意的小詞云：

霜月明，零水蘸空，鳴鞘聲裏纛旗紅；澹煙衰草青無中。萬里中原烽火北，一盞濁酒感蒼黃。酒闌揮淚問悲風。

三 張元幹

這裏不能忘記了南宋民族文藝抬頭開始的幾位作家，李綱的詩和張元幹的詞，便是第一濶。張元幹字仲宗，他在紹興年間是以送胡銓及李綱二詞除名，而他的詞名也因此大賅。他著有歸來集及蘆川詞二卷。而寄胡李的兩首賀新郎詞，同爲蘆川詞的壓卷作，都是壯懷激烈的歌詞。

仲宗別號蘆川居士，三山人。平生忠義自矢，不屑與奸佞同朝，飄然掛冠。紹興辛酉，胡濬閣上踐乞斬秦檜被譴，作賀郎新一闕送之，坐是與桀詩王民墮同除名。茲集以此詞壓卷，其旨微矣。……（八毛晉守六十家

詞蘆川詞跋

夢繞神州路。恨秋風、連雲畫角，故宮隱季。底是鏡奩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孤戍！大意從來高懸問？况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催殘暑。秋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到床夜雨，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山懷今古，首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賀新郎寄李

胡邦德待轉請赴新州詞）

曳長危樓去，斗垂天，滄浪萬頃，月流煙渚。掃盡浮雲風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蘆深處。恨望關河空

弔影，正人間、鼻息鳴鼉鼓。誰伴我，醉中舞？十年一夢揚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國，氣吞鬪虜。要斬樓蘭三尺劍，道恨琵琶舊語。海暗拭劍鏘塵土。喚取謫仙平章看，過者溪、倘許垂綸否？風清濤，欲飛舉。（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詞）

「海野詞」的作者會觀也頗寫這一類的詞。他的金人捧露盤（庚寅歲奉使過京師感懷作）及憶秦娥（邯鄲道上望燕臺有感）二詞，都同樣的有凄然黍離之感。他字純甫，號海野，汴人。淳熙初進武泰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領醴泉觀使。著有海野詞一卷。

純甫與龍大淵同爲建王內知客，孝宗以二人皆潛邸舊人，觴詠唱調，字而不名。枯澀博諷，純甫尤甚，故陳俊卿虞允文雅安章逐之。然文采頗有可觀，如過京師望燕臺諸作，語多感愴，令人有麥秀黍離之悲。與純甫不時賦詞進御，賞賚甚渥，至進片詞，一夕西興，共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海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野詞跋)

黃花雲云：經由東都散老，及見中興之盛者。詞多感慨，如金人捧露盤賀正等曲，悽然有黍離之感。(詞林紀事卷十二)

記東京繁華地，舊游踪，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隨青鞵，解衣酌酒醉絳符，櫻桃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潭滿目荒涼。雕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寒鴉飛起暮天陰，寂寞東風。(金人捧露盤)

風蕭瑟，邯鄲古道傷心客。傷心客，繁華一瞬，不堪思憶。漢宮歌舞無消息，金樽玉管空陳跡。空陳跡，連天草樹，暮雲灑碧。(憶秦娥)

江西詩派的創始者呂本中，字居仁，號紫微，紹興八年登侍讀，權直學士院。他因會草趙鼎制詞「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不如明是以去非」的幾句話，觸忤了秦桧，遂被劾罷職。所著有東萊集一卷。他的詞有名的南歌子詞，詠亡國之痛，感慨淒涼，但已沒囑元幹張孝祥那幾種激昂悲壯浩氣凌雲的氣概了。詞云：

歸路侵斜月，溪橋渡曉霜。短篷殘菊一枝黃。正是亂山深處過重陽。旅枕原無夢，空更每自長。祇言江左好風光，不道中原歸思轉淒涼。

被稱為「媚蘆」的詞人康與之，字伯可，為渡江後的大詞家。著有康與之集五卷。他的好詞不是魏

原柔賦近於應制一類的詔說樂府，而是直率胸襟傷時弔古，受時局衰亂的影響而寫出來的慷慨高歌。茲錄金陵懷古長安懷古二詞：

蕭瑟虎踞金陵郡，古來六代豪華盛，煙風不來遊，暮空江自流！下臨全楚境，包舉中原勢；可惜草連天，嗚
咽孤鬼眼！（菩薩蠻金陵懷古）

陶房廢址漢荒邱，狐鬼又驚遊。豪華盡成春夢，留下古今愁！君莫上，古原頭，淚難收！夕陽西下，寒燕南

飛，渭水東流！（詠哀情長安懷古）

「酒邊詞」的作者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汪應辰向公墓誌銘）。他是南渡後一位很有氣節的大臣。他的詞共分爲兩卷，前卷曰江南新詞，後卷曰江北舊詞。我們如果照他詞的時間來說，當然江北舊詞是應該列在詞苑的前頭，然而向子諲因爲在江北之時，正值汴京繁盛，歌舞昇平，他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之中，形成了沉頹耽逸樂不顧來日大難的宴安的享樂的時期，所以這時的詞也不過勞勳名士風流的臨詞而已。至如江南新詞，是他當着二帝北狩，兩京陷落，嘗受實際種種痛苦生活以後發出來的叫喊。他曾查積金兵圍困着的境裏指揮士兵死守孤城，撐持了很久時日；他曾在亂軍之中，尋生覓活，幾幾乎遭遇到敵人的毒手。他的生活在這時，不特是自身實感，而且受的刺激很深！再不能有像前期那樣無聊的消閑了。於是憤激之詞，奔騰而出。他在鄱陽道中所作的阮郎歸詞，「頻聞遣使報平安，幾時鸞鶴還？」

是經歷喪亂流離之痛的孤臣口吻。

伯恭相家子，欽聖惡熹皇后從姪也。性極孝友，置義莊贖宗族貧者。其立朝忠節，胡安國張九成輩極嘉與之。晚年許秦檜意乃致仕。卜築清江楊遠道故第，竹木池館，占一郡之勝，又繞屋手置農耜，頽其堂曰蕲林，自詠云：「須知道天教尤物，相伴老江鄉」。又絕筆云：「真手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豈米顛所謂紫香園中來，紫香園中去，蕲林亦庶幾耶。（毛晉宋六十名家詞酒邊詞跋）

四、岳飛

提到岳武穆這位壯烈的民族英雄，令我們太難忘記了。他能在南渡之後那樣危亡如斷絮，國脈如浮萍的情況中，創造出一翻滾轟烈烈撼天動地抵抗異族的偉業，替將亡的宋室撐持了半壁江山，替垂危的民族重作了獅子的怒吼。他這種有功於民族復興之艱鉅的功業，將永為中華民族的兒女們樹立一個最崇高之追蹤的偶像。他字鵬舉，湯陰（今河南彰德縣）人。他在少年時候，就很負氣節，沉默寡言，家貧而好學，尤喜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當徽宗宣和四年的時候，真定宣撫劉詒招募敢死士從事抗敵的準備，我們這位民族英雄親往應募，從此他就開始報效國家民族的工作了。他後來帶着「岳家軍」曾屢破金兵，尤其朱仙鎮一戰，造成了空前的大捷，奠定了宋室偏安的局面。

飛乃遣王貴牛、董先揚、與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懷、昌、陳、許、光、壽諸郡。又命瑛與渡河，糾合忠義，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琦，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請，以爲諸師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巨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背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遍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素，三人爲騎，騎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疾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恚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梁興會太行忠義及開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與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與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帶遺汴京。飛檄梁興等令行視諸陵，葺治之……自燕以南，金斃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辱！』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領，統領崔慶，將官李顯、崔虎、裴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蔡衛龍虎大王下迄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誘，自北方來降。金將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宋史岳飛傳）

然後魏正等指日澧河清湯金兵之時，而爲秦伯贈書毒計，一日十二金原令爲班師，從此所得的州縣，又重復治爲異域了。但是秦伯還不死心，他發與金將兀朮勾結，竟以「英雄有」三字，請番兵和岳雲入獄，割地納貢，非表稱臣。所以岳飛很憤慨地說：「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雖然岳飛後來追贈武穆，封爲鄂王，昭雪了他的冤枉，但因他的冤死而引起的悲憤，這深入於民間，成爲一個悲痛的傳說裏的中心人物，而爲吾國民族意識之有力的源泉。

海門寒日滲無聲，偃月堂深骨帶愁。高懸鐵獄江上老，兩宮瑣玉月中餘。

內閣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消。不道秦前胡旋舞，有人背誦楚書衣。（元潘純詩）

泗水春來自綠波，空林人迹少經過。夜臺石馬嘶風雨，日落山精泣露華。

江左長城真自植，鄉中明月竟誰歌。誰餘清地死宏血，草色蒼涼碧更多。（元潘純詩）

大樹無枝向北風，十年遺恨泣英雄。班師帶已來三殿，好學蒼龍護廟宮。

無憶上方誰鑿劍，空嗟高廟自藏弓。猶憶嶺上今回首，不見誰碑白霧中。（明高啓詩）

鄂王墓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元趙孟頫詩）

將軍埋首處，過客式英風。北代生蕭瑟，南枝死後忠。

干戈戎馬異，涕淚古今同。自斷封邱上，蒼蒼夕照中。（明吳詩）

因恥猶未雪，身危亦自甘。九原人不返，萬壑氣長寒。

豈恨被弓早，終知借劍難。吾生非壯士，於此髮衝冠。（明唐順之詩）

誰將三字獄，踏此一長城。北望真堪淚，南枝空自榮。

國時身共盡，君恃相爲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劍戟鳴。（明蔡汝南詩）

落日松杉覆古碑，英風颯颯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

三敗有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鳥喙論勾踐，烏盡弓遺亦不悲。（明王世貞詩）

菜門慘淡碧湖中，丹雘朱扉射水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

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傳家俎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明徐渭詩）

酒冷煙雨岳王宮，鬼氣陰森碧樹蒼。箇谷金人長墜淚，昭陵石馬自嘶風。

半天雷電金脾冷，一族風波夜壑紅。泥塑岳侯鐵鑄槍，祇令千載罵奸雄。（明張岱詩）

宋室偏安日，眞忘帝業艱。但愁諸將在，不計兩宮還。鄂國英雄士，淮陰伯仲間。

策名先部曲，薄伐目江關。赤縣期全復，黃河渡幾彎。龍庭生馬角，寧審視刀環。

城下盟何急，師中詔已頒。盈庭尊獄吏，藁木謝朝班。相狡妻兼煽，和成主愈昏。

長城墮道濟，大勇喪成關。舊井銀瓶失，高墳石虎閒。銘功存版碣，鑄像列頑姦。

隨世心猶惑，經過淚獨潸。傳聞從父老，流浪滿湖山。朔騎頻來牧，南枝尙可攀。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蒼門人寂寞，江樹鳥緜緜。宿草經時綠，秋花滿目斑。依然渾水月，終古照潺湲。（清朱彝尊詩）

誓心天地竟如何，解道忠魂悔恨多，有骨力人看瘦弱，苦分明事度金陀。

西湖祠墓成恢復，南渡君臣本主和，王自甘當橫漢目，大儒詩論必焦頭。……（近人趙撝叔詩）

至於岳飛的詩，堯山堂外紀載其送張紫巖先生北代詩：「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關氏血，旗臆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從他這個詩裏就見出他念念不忘恢復中原，與一心祇想痛飲黃龍的豪邁的情緒來。茲錄他最爲世人傳誦的幾首詩詞，藉以激發讀者的民族意識。

浪滄海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征滅虜酋。

功業要立燕石上，歸休休伴赤松遊。叮嚀寄語東林老，鶻隼從今著力修。（寄浮屠景海）

秋風江上駐王師，背向雲山萬翠微。忠義必期清耳水，功名直欲鎖邊圉。

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雄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題翠微寺）

立馬林崗豁戰眸，陣雲開處一溪流。機春水泚猶傳膏，黍秀宮庭孰憫周。

甫服只今殘小醜，北轅何日返神州。誓將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題驛馬院）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元惡遺車禍，不問登壇萬戶侯。（題青泥市寺壁）

他矢志報君，恢復中原，是他平生的抱負，統統表現在他的詩裏了。這種心胸，不獨他的詩是這樣

「下」他的詞也是這樣，他的詞像滿江紅小重山二詞，那種忠義憤慨氣貫日月之浩然無比的氣度，尤為千古的絕唱。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滿江紅）

昨夜寒蛩不住鳴。鷓鴣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廡外月朧明。 白首爲功名。故山松菊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小重山）

像這樣的豪逸悲壯的詞，或鼓動人的忠憤，以赴敵爲雄，破虜爲心，或憤慨豺虎當道；歎息遼遠環境之惡劣。「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都是威主戰決策的不能貫徹而歎知音之少的呼聲。

章太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耶？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每不肯服也。（詞林紀事卷九引七修類稿）

武穆賀諤和徽表云：「莫守金石之約，難充銘誓之求」。故作詞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蓋指和議之非也。（詞林紀事卷九引語脈）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五 陸游

當南渡君臣恫憤於歌聲事變屋頽昇平之時，正是曠野的北族準備斷殺的時候。就如這時期負有聲詩時代的作家說吧，除了少數幾個人外，大都是醉生夢死的過活。他們目視半個中國陷於胡人，古代的文化中心也都淪為異域，其作品中應該多銅駝荆棘故宮禾黍之悲，應該多憤憤不平的怨恨的，然而事實上却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在他們生活與作品裏並不會看到什麼悲憤的情緒來。他們有的是歌舞樓臺的豪興，有的是山林原野的浪遊，有的是侍妾歌姬的點綴，有的是嗟若寒蟬的悲吟。他們置國家的恥辱於不顧，對收復失地還我河山的工作，好像若無其事，所有詩人們這時都變成了一個活屍。幸而產生了一位鼓吹愛國思想的陸游，南宋靡靡的詩壇裏面造成了一種異響，給我們一點悲壯之感。激動那詩壇上死去的情緒作為激越的悲歌。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他生的時候，北宋還沒有亡。他在十二歲那年就能作詩，蔭補登仕郎，並荐送第一。那時漢奸秦檜亦被保送，而他保的名次却在陸游之後，因此秦檜很不高興。到明年試禮部主事，他又在秦檜之前，秦檜格外忌嫉他，所以秦檜拜做丞相之後，他逸不被徵用。到秦檜死了，這才放他為寧遠主簿。孝宗即位，他已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了，陸為樞密院編修官，後來因為反對龍大淵會觀二人

，孝宗以他排除異己，遂降他爲建康通判，不久又改龍興府。范成大帥蜀引他爲參議官。他慕蜀地風景的優美，天天飲酒作詩，不拘禮法，人家都讚誦他的頽放！他索性自號爲「放翁」。但他真頽放嗎？真消極嗎？不，不，他雖然身在蜀地，却時時忘不了在異族鐵蹄蹂躪之下的中原。「秋興」詩云：

成都城中秋夜長，燈籠燭紙明空堂。高梧月白繞飛鶴，衰草露濕啼寒螿。

堂上書生讀書罷，欲眠未眠偏斷腸。起行百匝幾歎息，一夕綠髮成秋霜。

中原日月用胡歷，幽州老酋著柘黃。滌河濕洛底處所，可使長作旃裘鄉！

百金戰袍鷓鴣盤，三尺劍鋒霜雪寒。一朝出塞君試看，且發寶雞暮長安。

這位愛國詩人的官運，是那樣的亨通。少年時代因秦檜的作對始終沒有得勢；到寧宗卽位，他已是八十歲的老翁了，這才陞他爲寶章閣待制。但不久告老還鄉，過五年他就死了。「一寸丹心空報國，滿頭白髮却緣詩」。他的終身完全是掙扎呼喊復土的運動，然而這個希望到底亦沒有實現。「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他的一生，也只是拖了一個永遠沒曾實現的恢復中原的夢。

陸游是一位愛國詩人，他的詩的偉大，在其能有新生命的表現，能合拍那時代社會背景而起反應的愛國文蕊。他這種憤慨激昂的精神，的確是詩人內心情感裏所迸發出來的呼聲。他無時無地不想念着驅逐異族恢復中原的事業。他好好在飲酒作詩，他便會想起酒可做旗鼓，筆可做刀槍，去和金人拚一個你

死我活。他好好的在看下雪，他便會想起一陣陣的雪，就是一陣陣的軍隊，這聲打紙窗的聲音，就是金戈鐵馬相磨的聲音。他最反對的是那時朝廷一般大臣上恬下嬉的享樂生活，而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他的

關山月詩：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鹿馬肥死弓斷絃。

戍樓刁斗備落月，三十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他這樣拚命的呼喊，仍然喚不醒那時一般士大夫們金迷紙醉的生活。於是他痛恨了，他痛恨權奸的誤國，他痛恨忠良的慘遭殺戮，他痛恨朝廷沒有收復失地的打算。一天夜裏，他讀范致能的攪轡錄說：「淪陷中原父老，每看到朝廷派到北方的使臣，就揮淚不止」。這事就感動了我們的詩人，於是他傾瀉吟道：

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

趙子昂詩謂：「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就是這時的事實。他又有追憶征西幕中的舊事一詩，描寫淪陷區域父老熱烈歡迎軍官的情況道：

憶昨王師戍關關，遺民日夜望行燕。不論夾道龍糞滿，洛筆河魴次第來。

開輔道民意可傷，蠟封三寸絹書黃。亦知虜法如秦醜，列聖恩深不忍忘。

這樣他覺着收復失地打回老家爲期已經不遠了。他一聽到捷報的傳來，就連想到已復失地的景物，西京的梨花，洛陽的牡丹，他正又在欣賞了。他的詩云：

白雲將軍亦壯歲，西京昨夜捷書來。胡兒敢作千年計，天意審知一日回。

列聖仁恩深雨露，中興敵令疾風雷。懸知塞食朝陵使，驛路梨花處處開。（開武均州已復西京）

西京初駕小羊車，顯領江湖一月餘。老去已忘天下事，夢中猶看洛陽花。

妖魂髓骨千年在，朱彈金鞭一笑譁。寄語甌窳莫痴絕，那連遼汝舊風沙。

但他這種希望終於使他成了泡影，成了幻夢。「死前恨不見中原」。他就這樣地拖了一個到底沒會實現的夢恨恨而歿。他臨危時告訴他的兒子道：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他的詩是如此，他的詞也是那樣的憤慨激烈，處處表現他的愛國精神。他終身世志向，都與辛棄疾同調。他的人生態度是「功名」與「復仇」。復仇功名俱是他的目的，他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不得不效法班超投筆從戎了。然而「七十衰，不減當年豪氣」。這種事業，終於到老沒有「克奏膚功」。他有謝池春詞，總敘他兩度的經歷與志願道：

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煙夜舉。朱顏青鬢，擁驍戈西戍。笑儒冠，自來多誤。功名夢斷，却泛扁舟吳楚。漫悲歎，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數流年，又成虛度！

這可見時勢與光陰的力量太大了。終於屈服他的壯志。所以他到老也只得道歉道：「識破浮生虛妄，從人譏謗。此身却似弄潮兒，曾過了十年貢浪」。英雄的夢，只許詩人晚年的回憶罷了。

六 陳傅良 黃公度 呂定 嚴羽

陳傅良，字君舉，居瑞安之帆游鄉，是一位理學家而兼文藝的作家。他的除夜詩，可說是受時代影響而發爲愛時憤世的激越的呼聲。詩云：

又添大馬齒，常恐半羊夕。牙無續株半，鬢已大半白。六朝貴人家，珊瑚高數尺。

復有陵邑豪，沃壤勳運出。居然燕巢覆，忽矣駒過隙。伊傅亦中壽，至今名赫赫。

若苦臥風雨，會乏斷碑額。中原五十載，胡騎亂禹跡。誰當懷折腰，去問陶彭澤。

憂端壓不下，中夜歎秀麥。昭代豈無人，腰黃眼前赤。鴻俸鑿紫省，壯士守邊場。

罷飲且盃酒，澆此懷抱積。柴門剗剗聲，已有賀年客。（除夜）

黃公度字師憲，莆田人（興茂良黃公行狀，林大輔宋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墓誌）。有《稼翁集》。他

的和麗寶之茂良聞虜人敗盟，是一篇憂時憤世之作。詩云：

請櫻未窺單于頭，燄火須燃董卓齣。列郡奔馳喧羽檄，聖朝哀痛下芝泥。
盟塞關隴無來使，春晚江淮有戰聲。十載枕邊憂國淚，不堪幽夢破晨雞。

知稼翁字師避，世居莆閩，代多文人，唐御史滔，即其先也。……其父靜以本州首貢作南劍省魁，中上舍兩優之選，既以公貴，贈中書大夫。從兄泳以童子召見，徽宗賜五經及第。季弟庚以文藝知名，將試禮部，適公捐館；不忍獨留京師，同譏喪歸殯。子五人沃泮涓洙皆力學青僧。幼未名。有文集十一卷……（毛晉知稼翁詞跋）

呂定字仲安，他是一位武夫，宋孝宗朝爵至殿前都指揮使，龍虎上將軍。他所作的詩，富有鼓吹抗戰的豪氣。（宋詩鈔初集有目無詩）

年少談兵胆氣豪，折衝千里豈辭勞。旌旗影動秋風肅，號角聲回夜月高。

江錦裁鞍新試馬，黃金裝帶舊懸刀。臨征自信軍容盛，五色圍花鐵戰袍。（詞兵）

八月秋高戰馬肥，親兵郊外振天威。一聲風吹迎鸞翼，五色龍紋綬袞衣。

劍氣橫空金氣肅，旌旂映日彩雲飛。令嚴星火諸軍奮，直斬單于塞上歸。（扈駕）

紫霧回鸞雪正晴，王師百萬擁連營。馬嘶大地山河壯，旗捲長空日月明。

龍虎窟高千嶽聳，鳳凰城近五雲生。望闕有喜天心順，中外歡聞奏凱聲。（班師）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戰爭本來是很慘酷的，但一旦而戰勝，也是很可誇耀的。「中外歡聞奏凱聲」，這種抗戰期得最後勝利的精神，在他那個時代雖沒有成了事實，但亦足爲千古的壯氣。以說詩著名的文士詩人嚴羽，他的文詞詩歌之屬於民族文學，而有唐初詩人之壯烈氣概的，有下列的幾首壯歌；

鞍馬遠年出，關河萬里賒。將軍思報國，壯士恐還家。

大漢春無草，天山雪作花。誰憐李都尉，白首沒胡沙。（塞下）

將軍救朔邊，都護下祁連。大郡飛傳檄，三河案控弦。

連營當太白，吹角動胡天。何日匈奴滅，中原能晏然。（出塞行）

他這兩首詩有相當的雄壯，那種英發的志願却與唐代賈賁王的邊城落日：「壯志凌查兕，精神貫白虬。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楊炯的出塞：「塞外欲紛紜，雌雄猶未分。明堂占氣色，華蓋辨星文」。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君，丈夫皆有志，會見立功勳」。盧照隣的劉生：「劉生氣不平，抱劍欲長征」。陳子昂的送魏大從軍：「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勿使燕然上，惟留漢將功」。沒有什麼分別。然而他究竟是一個文士，而非如岳飛辛棄疾以軍人之身而兼爲詩人的。他的慷慨壯烈，不是自身的實感，仍不免架空的誇大的紙上之談。他一方表示主戰的積極精神，一方表示逃避戰爭解除征馬休息林下的消極態度。「寒冬劍門道，失路空踟躕。深林聚豺虎，絕壁號猩猩。雪深車軸折，征馬驚啼呼。何當返

故處，殫瘁居田廬。淚下不能禁，腸轉如輓轡。」這樣情感的轉變，他所提倡的戰鬥精神，隨着戰爭的恐怖，其體的歸思而消逝了。

參 考

- 辛棄疾 宋史卷四〇一 南宋書卷三九 詞林紀事卷十一宋九
張孝祥 宋史卷三八九 詞林紀事卷十宋八
曾 觀 詞林紀事卷十二
呂本中 宋史卷三七六 詞林紀事卷八宋六
向子諲 宋史卷三七七 詞林紀事卷八宋六
岳 飛 宋史卷三六五 詞林紀事卷九宋七
陸 游 宋史卷三九五 南宋書卷三七 詞林紀事卷十五宋九
陳傅良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傳
稼軒詞四卷 辛棄疾撰 見宋六十名家詞
放翁詞一卷 陸游撰 見宋六十名家詞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渭南文集五十卷 劍南詩稿八十五卷 陸游撰 有四部叢刊本

于湖詞三卷 張孝祥撰 見宋六十名家詞

蘆川詞一卷 張元幹撰 見宋六十名家詞

海野詞一卷 曾觀撰 見宋六十名家詞

酒邊詞二卷 向子諲撰 見宋六十名家詞

東坡詩集二十卷 蘇軾詩話一卷 呂本中撰 通行本

岳忠武王集 岳飛撰 通行本

知稼翁詞一卷 黃公度撰 見宋六十名家詞

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陳傅良撰 通行本

滄浪集二卷 滄浪詩話一卷 嚴羽撰 有通行本

宋六十名家詞 明毛晉輯 有上海博古齋影汲古閣本 有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本

詞林紀事二十二卷 清張宗樞輯 有掃葉山房石印本

宋詩紀事一百卷 清厲鶚輯 有原刊本 萬有文庫本

宋詩鈔一〇六卷 呂留良吳之振編 有商務印書館本

宋詩鈔補 管廷芬等輯 有商務印書館本

續修詩餘二二〇卷 清沈氏類等類 保羅影印內府刊本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第五章 蒙古族壓迫下宋詩人黍離麥秀之歌

宋室自南渡以後，政權大都操在一般諛奸之手，他們的政策爲苟安是圖，他們的生活是歌舞酣醉。他們只是無意識地過着浪漫而豪華的生活，不復再作收復汴京的打算。杭州的西湖，直成爲一所銷金窟。吳則禮詩云：「藕船買了洞庭柑，雪色新裁白苧衫；喚得吳姬同一醉，春風相送到江南。」他們是抱着利祿的享樂主義，統統把社會國家忘記了。

南宋的統治者，既然是這樣的腐化，他們又爲滿足生活上無厭的慾望，所以對於農民的剝削，亦是無孔不入。南渡初年，知平江府章誼曾言道：「民所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強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爲之破產。」這種情形，到了中葉以後，更變本加厲起來，於是小民不待請求，而獻其產於巨室，因之巨室祖米有至百萬石者，雖然這麼多，但是「保役不及」。像建築在這種矛盾發展形勢上的政權，實在沒有前途可說，就是沒有外患，恐怕亦難以自存了。

在中國史上我們也很容易發現出來外患最慘苦的要算是宋代了。三百餘年宋室，始終是在外患壓迫之下過着喘息的生活。遼，夏，金的壓迫剛解除了，國民以爲可得到一個小休的機會，却來了一個更兇

猛的蒙古民族，終於傾覆了宋室的江山。蒙古族就是韃靼族，住在貝加爾湖以南的地方，包含很多的民族。他們分散在吉打河、色楞格河，土拉河，斡難河，克魯倫河的區域，到了西元十二世紀的中葉慢慢強盛起來。「也速該」彙併了附近的小部落，他的兒子鐵木真，就是世界著名的成吉思汗，繼承父業掃平諸部，把北方沙漠之地的民族統一起來，又進兵滅了西夏。蒙古太宗窩闊台又與南宋夾攻滅金。金國滅後，宋元兩國接壤，同時也就是宋元衝突的開始。宋棄金國滅亡之際，議舉收復三京，以趙苑爲東京留守，趙葵爲南京留守，全子才爲西京留守，可惜宋兵太不中用了。遇蒙古兵卽大潰，三京沒有收復，反給蒙古以內侵的口實。宋朝敗盟，蒙古遣使詰責。靖平二年，蒙古遂分道入侵，一路攻四川，一路攻襄鄧。這次西侵，雖因蒙古經略西域高麗，使孟珙得以恢復四川與襄鄧的失地。而後連年入侵，宋朝的領域日益蹙小，宋朝的國力，亦日就衰亡。等到蒙古把中央亞細亞，西部亞細亞，印度以及歐洲踐踏以後，胡人紛紛南下，臨安完全爲異族佔領，南歌消歇，北曲喧騰，科舉廢了，學校停了，一切政治的施行，都是漢人所不慣受的。在這樣的異族文化政治侵略之下，敏感性比常人加倍強的所謂文人，便抑不住亡國之悲憤的情緒，用詞章以宣洩胸中的感慨。文天祥，謝枋得，謝翱，鄭思肖，汪元量，林景熙，許月卿，是最足以代表這一個時期有熱血的詩人。

一 文天祥

無疑的文天祥是這個時期詩人的領袖，而且又是實際參加抗戰失敗之後殉國的軍臣。他一生的孤忠奮鬥可歌可泣的悲壯的事業，照耀千古的史冊。他的慷慨就義不屈服不妥協的大無畏精神，却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南宋有了他，天地間才不感覺寂寞。他和陸秀夫可說是晚宋時代照耀宇宙的日月。他初名雲孫，宋理宗寶祐三年乙卯以字貫於鄉，遂改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登寶祐四年進士第一，歷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加少保，封爵國公，後爲元兵所執，留燕三年，不屈而死。他的正氣歌，壯烈如白虹貫日，磅礴萬古，差不多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而他的詞「驛中言別友人」是這一個大搏鬥時代中愛國憤時的宏音。詞云：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惜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斗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送扁舟齊發。正覓鷗盟留醉眼，細看滄生雲滅。睨柱吞虜，回旗走懿，千古衝冠髮。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大江東去）

「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是何等的感憤？「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是何等的精致？

「堂堂刻氣」，「此恨憑誰雪」？是何等的志向與氣概？「睨桂吞羶」，「回旗走懿」，是何等的信心與毅力？總之，這是一首燃燒着愛國熱情和時代共鳴的悲憤慷慨的號召。又當他北去的時節，曾作沁園春一闕留題張許廟云：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亦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綱常？罵賊睚眦，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嗟哉人生，翕歎云亡，好過轟烈烈一場！使當時買國，甘心碎膽，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鄧亭下，有好雄過此，仔細思量！

他的詞是這樣，他的詩亦是這樣。他自從鎮江出亡之後，想奔赴永嘉，有「臣心一片磁鍼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之句，故有紀行集曰指南錄。在這集中的詩，都是驚心動魄，光芒萬丈由內心迸發出來的愛國的熱情。如「英雄未肯死甯休」。「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倒是男兒」。「但願扶桑紅日上，江南一士死猶榮」。「男子鐵心無地若，故人血淚向天流」。「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忠貞已向生前定，老節須從死後休」。「長江遼有險，中國自無人」。都是動人肺腑撼人魂魄的偉大靈魂的吶喊。

草舍驛官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
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鴉帶血歸。
斐影飄零天一涯，千秋搖落欲何之？朝看帶緩方堪瘦，夜怯衾單始覺衰。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腥臭海從殘死去，夢中兒女慰生離。六朝無限江山在，報首劉陽再立時。

醫生曾搗碧油櫃，恥與羣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度過滄江。

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難忘父母邦。莫訝鄉人知我瘦，經旬絕粒坐蓬窗。

這三首詩都是他奔赴行在時顛沛流離所感受到的刺激與震驚，就此可想像到他那時的艱辛了。當他在五坡嶺被捕之時，張弘範欲迫他投降。他不肯並誓「過零丁洋」一詩，張弘範得詩，但稱「好人好詩」，便不再逼迫他了。詩云：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浪打萍。

皇恐難頌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做了這首詩後，張弘範知道他是不肯屈服的，便將他送往京師，他在道上次次想殉國，八天水漿不入口。到燕京後，元人對他非常優待，但他都接受，元人便把他移置兵馬司，設奉殿守。他終年獨居小樓，足不出地，終日爲詩文，所編有指南錄，蔡杜詩吟，這樣度過了三年悠久的歲月，他照羅千古的正氣歌，亦於此處完成。「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這種沛乎天地的正氣，真足以顯示他人格的偉大。但是他雖被幽囚，而氣吞胡羯的抗戰氣概，仍沒有消磨。天台杜謙（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千餘人，欲救王室，他聽說高興極了，贈以詩云：

伏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轅。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

啼鳥亂人意，落花銷客魂。東坡愛異谷，頗恨晚登門。

當時宋臣仕元的名人王積翁等，擬請釋放文天祥爲黃冠，留夢炎不肯說：「天祥去，復號召江南，將置吾人於何地？」潘音詩云：「恐吹餘燼成炎火，未許黃冠返故林。」就是歐的這段故事。元世祖真不想殺他，願留爲所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世祖召文天祥上殿，他仍是長揖不跪，左右的人強他跪，他堅立不動，態度十分強硬，世祖親自勸他說：「文丞相你肯以事來事我；我當以你爲中書宰相。」他回答說：「天祥爲宋朝宰相，宋亡，只有死，不能生，但願賜我一死。」世祖說：「不願做宰相，就做樞密使吧。」他堅決回答說：「除了一死，什麼都不願做！」世祖無可如何，只好命他退去。挨到十二月十八日，才算成就了他的素志。當他綁赴刑場的時候，態度洋洋自得，他向南方拜了幾拜。說：「宋主列聖在天之靈，若使天祥早生中原，遇到聖明的君主，誓當剿滅敵人，以解我心頭的遺恨！」又對獄吏說：「我的事情完畢了。」又索筆題了一首詩，就從從容容的引頸受刑。當時見的人，聽的人，沒有不流淚歎息的。詩云：

衣冠七載濕飄飄，憔悴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輝歲月，繡旗萬灶海門秋。

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長共益雲愁。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積遜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關於文天祥的事蹟就此結束。我們從他的生平，他的詩詞看來，就可知道我們這位民族英雄，不但是天地間的一個硬漢，實在是古往今來的一個完人。他序所著的文山集有云：「……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困頓不足道，而國事不競衰哉！余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于永嘉，除樞密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艱惡屢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餒而困乏純良之者，其將有所候乎？」仍然是充滿了滅此朝食光復河山的凌雲的壯氣。

一一 謝枋得

謝枋得爲宋末最有血性有氣節的大臣之一。他爲人非常豪爽，非常忠烈。宋亡之後，他不願作異族暴力壓迫下的奴隸，於是隱姓埋名放浪江湖，藉「賣卜」爲生活作掩護，來秘密進行他恢復故土的工作。他後來雖然失敗了，但他並不灰心，更不懼怕。死有什麼可怕呢？「人皆屈膝甘爲下，君獨高聲罵向前」。（張子惠送謝疊山北行詩）他就這樣慷慨的到了北國，他想憑藉着天地浩然的正氣，不爲威屈，不爲利誘，雖然胡人百般的勸誘，但他却始終不渝，終於盡完了最後的努力，便活活餓死在北國了。

他字君直號疊山，弋陽（今江西弋陽縣）人，有疊山集。他少時非常聰明，又好與人爭辯，每次論到古今治亂之源，他必「掀髯抵掌，踞躍自竇」，圍此人來送他「鸞鶴摩霄，不可籠繫」八字的評語。

我們看他的「和曹東谷韻」，可知他的抱負了。詩云：

萬古綱常擔上肩，春梁鐵硬對皇天。人生芳穢存千載，世上榮枯幾百年。

此日識公知有道，何時與我詠遊仙。不爲孫武即趙勝，萬一因行拜杜鵑。

他於寶祐四年中了進士，德祐初以江西提刑知信州。呂師夔替元兵作嚮導來攻信州，坊得與他戰於安仁，因爲矢盡繼絕，信州便爲元兵攻下了。他的妻子都作了元兵的俘虜，只有他自己逃出來，變姓名入建康山中，到後來他被魏天祐執拘北行，他乃賦詩別妻子良友云：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掖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趙勝澤，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他以松柏自況，他以扶植綱常爲己任，他以成仁取義爲最高價值與目的，那末目前的死生就看得輕了。這裏再溯他未北行以前的一些事蹟：當他在建陽市賣卜的時候，凡問卜的人，他只要米麵和鞋子，如果有人要給他錢的話，他便很不高興的樣子，將他帶來的錢去往地下去了。他這時實在不願人家知道他的真姓名，他曾作過一首很有意思的詩云：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是一年春。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

但是祕密終久是要被揭破的。這裏的人漸漸知道他的來歷了。便都爭先延請他到家，硬教訓他們的

子弟。後來風聲漸大了，他知道這裏不能夠藏身了。便逃往潭邊隱於武夷山中，又過起他的逃亡生活了。最後他到了建寧，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想荐他邀功，迫令他非去不可，他隨行時他的門生鄧賦詩激勵他，他亦慷慨激烈以死自誓。前番那首「北行別友」，就是這時作的。他自隱嘉興便二十日不食，到燕後他已奄奄待斃了。他這時居住在僧忠寺。有一天他看到壁上「曹娥碑」，他帶着哭聲說：「小女子尚能死節，難道不如你嗎？」從此，就再亦不吃東西了。留夢炎想給他藥，他怒擲於地，不五日就死了。他臨死之前有「絕粒偶書」詩云：

西漢有臣馮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日忍渴飢，求死不死更無術。

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難畢。

太清靈仙宴會多，鳳簫龍笛鳴瑤瑟。豈無道兄相提攜，騎鶴直上寥天一。

真的「天地正氣」寄託在人類最高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謝枋翁葛澹歌上所說的「異根不帶塵埃氣，孤操愛結泉石盟」之冰清玉潔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不但不爲塵世的物質所束縛，而且「精神常與天來往」，胡人的威脅和利誘，能搖動了他嗎？

三 謝翱

「晞髮吟成未了身，可憐無地着斯人。生爲留國沈隱客，死結嚴陵寂寞鄰。疑向回臺猶痛哭，思當

南宋有酸辛，我來潞弔荒山曲，朱鳥魂歸若有神」。這是明徐夜的「富春山弔謝翠羽」詩。謝翠羽，（亦作翠父）長溪（今福建長溪縣）人，有鬚髮集。他的父親名鑑，是一位天性篤孝很有學問的人物。當文天祥敗走江上從海道逃至福越之時，他真可憐極了，他想救國，他想用力來支持這風雨飄搖的殘局。但一無兵馬，二無糧餉，赤手空拳，怎能抗得住橫悍的元兵呢？他於是佈告天下，招集義兵，來共同恢復的偉舉。那時謝翺正在家居住，他已是偌大年紀的人了。他深明國家的大義，知道國如果亡了，家也是保不住的。所以他遂將他自己全部的家產，變賣了獻給國家，他又在家鄉召集了好幾百的子弟兵，由他老人家率領着，往投文天祥部下，參加殺敵的工作。文天祥很稱贊他的義勇，並留他做咨事參軍。他是實際參加抗戰工作了，所以他這時所做的詩，都是慷慨激昂鼓吹抗戰的號聲。

雲屯列灶鼓鑼，殿前殺馬祭蚩尤。勾陳蒼蒼太白濕，賊屢夢驚還營日。

軍呼萬歲摧太行，華留東抹流電光。重華竊窺坐垂拱，井土再窺無葛藟。（親征曲第一）

天門雷動閉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斬將案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

洗灑焦枯擿荆楚，莫宣德意弔遺棄，素服軍前釋俘虜。全家到闕拜上恩，詔書爲築先臣墓。（平荆湖遺將）

神風流霧壓草偃，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駭來鳳州，歸來銜枚疾如掃。廟謨萬里餘諸將，

山川曲折圖形狀。天同鬼授契若符，坐談累息虜供帳，歸來論功授節鎮，鏡鼓殿前歌破陣。（下劍門遺將）

何以能「鏡鼓殿前歌破陣」？何以能「棄服軍前釋俘虜」？何以能「重華繼堯坐垂拱」？而享太平之樂，這些是非從戰爭得來，是不能夠達到目的。戰爭固然是人類生活中一種最殘忍最恐怖的现象，同時也是為本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謀永久生存與福利的保障。謝朝雖然有這種堅決的意志，可惜朝臣之抗戰不能夠澈底，所以終不免「胡兒食秋粟」之歎，他是如何的失望！

抗戰的目的不能達到，到後來他所景仰的文天祥又在燕京就寢，他一方面感到知己的凋零，一方面感覺着國家竟失去了這位赤心忠誠的志士，使他傷心到了極點。他本是一位情感豐富的人，經過這異常的刺激，真的要使他發瘋了。他跑到浙東，跑到浙西，凡遇到山水臺榭雲風草木在昔與天祥離別的場所，他就低徊顧盼放聲大哭了。他一哭於姑蘇夫差之臺，再哭於越臺，過臨安營又哭，最後登子陵西臺散文天祥的木主於荒亭，他一壁奠酒，一壁用竹如意擊石，歌他所作的招魂之歌「魂朝往兮何極，暮歸兮隔山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他這樣的歌並不是弱者的窮途痛哭，他乃是愛國熱情的無可奈何的宣洩。當他祭罷回舟的時候，同船的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互相告語道：「剛剛有巡邏的船，從這裏經過呢！」他有「讀文山卷後」一詩，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千載而下，猶聞哀聲：

魂飛萬里程，天地隔幽明。死不從公死，生如無此生。

丹心潔未化，碧血已先成。無處堪揮淚，吾今變姓名。

他晚年慕屈原的逡遊，乃號暎髮子，著有暎髮集。他死後他的朋友方鳳吳思齊葬之釣臺，刻石曰「粵謝朝墓」，郭牧爲他作傳。明永慶寺僧大回（字妙止，會稽人，曾修永樂大典）讀謝朝集云：「南奔北走家何在，七里灘前許劍來。崖海月寒惟月上，冬青樹老又花開。側身天地聊暎髮，悵望江山獨把杯。一掬當年知己淚，秋風洒盡下西臺」。這一首感慨悲歌的詩，可說是謝朝身世的縮影。

皋父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稍裕，則養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來史，補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子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友，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曷往見之，旬日別去。遠牧歸杭，君已絮家錢塘江上，向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偕好學也。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俚以詩云：「謝約花開桑葉齊，戴勝莘生草藥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也。（元詩紀事卷三一引鄧牧謝皋初傳略）

四 鄭思肖

歷史上巨人們成功的主要因素，好像都與他的家庭教育有着密切關係的。鄭思肖的父親（名震字叔起著菊山詩集）是一位頂有氣節而富有民族思想、學者，他處在這樣一個好的環境裏，平居一切有形無形的耳聞目見，漸漸會把他養成一種剛毅的性靈和勇邁的精神，和不妥協不屈服堅苦卓絕的意志。他初名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亂的民族文化

某，宋亡因思趙改今名，字億翁，以南爲所，故又號所南。遷江（今福建連江縣）人。他真是一位愛國志士，當元兵南下的時節，他曾叩閣上書，條陳外安內的大計，然而皇上幼小，權臣當路，他的地位又低小，所以他的計劃，不被當道所採納，他所抱的救國大計，都付於東流。他一方看見敵兵南下，舉目有山河之異，一方想念主張不見容於權奸，孤忠肝胆不能表白人間，怎不悲憤填膺，無怪淚盡而繼之以血了。他的寫憤詩云：

天命尚屬漢，大夫空美新。三宮猶萬里，一念只孤臣。

淚盡眼中血，心狂夢裏身。勿云今已矣，舉首即蒼旻。

他的心理好像已成了變態，他對於北族，甚而對於北方人，都成了憎惡的對象。他平常坐臥，面不向北，更不與北客談話，他每聽人說胡語，便掩耳疾走逃去。他至死忘不了恢復故土的夢。

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味濃。寧可技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題畫菊）

百萬胡兒犯大朝，奔南對北恨迢迢。我非辦得中興事，一點英雄死不消。（春日偶成）

長夜漫漫發浩歎，生民塗炭果如何。中興軍馬修撥在，發雅君臣廢缺多。

赤轡開明新月，青旄回復舊山河。誓從忠義誅奸逆，田海難還志不磨。（自題大義集後）

他有幾句話說的真使我們感動極了。他本精於畫墨蘭，宋亡之後，他畫蘭便不畫土，蘭根外露，猶

所憑藉。問他何以不盡土呢？他答道：「我們的土被番人奪去了，你還不知道嗎？」

所南初名某，宋亡乃改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坐臥不北向，匾其堂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世界也。精墨蘭，自更醉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人奪去，汝猶不知耶！」（遺民錄）

他家有田三十畝，但他沒有錢納賦稅，縣長想教他畫一幅蘭就可以免除賦役，他怒道：「頭可斷，蘭不可得！」他索性將他的田地房屋統統都變賣了，把所得的錢，有的周濟貧人，有的捐爲寺產，他僅留很少的一部份，作爲祭掃之用，他並告訴他的佃客說：「我死之後，這些東西，就算是你們的所有了。」他毀滅了家庭，然後投筆從戎，把身子完全獻給了國家。

先生剛分有立志，會元兵南下，叩關上書，犯新禁，素爭目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工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曰：「頭可斷，蘭不可得」。過齊子若之書齋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受一人恩」。塞塞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奸義胆，于此可見。（陶宗儀輯耕錄）

當他病危的時候，對他的朋友唐嶼東說：「我恐不能久於人世了，我死之後，勞你爲我立一牌位，

上書：「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他爲什麼這樣想呢？我們就可以想像而知了。他著有「心史」，內分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一卷，詩二百五十首，雜文四十篇，前後序五篇。鐵函金匱，銅以墜灰，外書「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沉於蘇州承天寺狼山的枯井中。一直到明崇禎十一年，因久旱浚井，這個「大宋鐵函經」，便又重見天日了。

五 汪元量

汪元量是晚宋詩壇上一位頂著名的詩人之一。他的詩是放射着異彩的，他在當時受到了外來民族壓迫的刺激，便激動了他的熱情和血淚，所以在他的詩中所描寫的，都是強暴者勝利後的猶笑，和被壓迫者無可如何的呻吟；此外像漢奸的無恥，和孤臣烈士所揭起英勇的抵抗，也都一一攝入他的詩裏，他的詩可以說是宋元之際這一個人類大搏鬥時代的縮影，假如說「文藝是社會的反映」，那末汪元量的詩就可叫做詩史。

往時讀泣血錄，爲之淚下。一日水雲書其類稿，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輟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愀歎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後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邱山。」

〔一〕 勸州李甄識。（遺民錄）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今浙江杭縣）人。他不但是個詩人，同時也是一位音樂家。他對音樂很有研究，彈得一手好琴，他以善琴，事謝后王昭儀，那時的宋宮人們大都向他傾過數，如金德淑王清惠輩，因此成了名動一時的歌者。

他於易代之後，就隨着王室北遷，然而他立志不做胡元的二臣，他甯願終身做個「黃冠」。他有一首「居延」詩，是想藉蘇武來表明他的操守和氣節的：

憶昔蘇卿子，持節入異域；淹留十九年，風霜盡顏色。嚼毘曾牧羝，跣足步沙碛；日昔思漢君，
很不生羽翼。一朝天氣清，持節入漢國；胤子生別離，回視如堆積。丈夫抱赤心，安肯淚沾臆。

他因為自己在北方住的久了，他痛心漢兒之已經胡化，（漢人辮髮籠氈笠，日暮黃金台上立）他嫉恨宋臣之甘心降虜，（昨日太皇請茶飯，滿朝朱紫盡降臣）他憤恨極了，隱忍是終於有限度的，然而他又不敢明白的對這一羣沒種的漢奸們加以斥責，於是他只得用巧妙的詩句，如攝影鏡的將他們的一切一切寫入他的詩句裏，呈獻在讀者之前，讓慧心的讀者自己去審判吧！湖州歌云：

丙子正月十有三，搥鞞代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相相看似醉顏。

萬馬如雲在外間，玉階仙仗罷趨班。三宮北面議方定，遣使皋亭慰伯顏。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離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受降城下草離離，寒食清明只自悲。漢魏秦隋何處在，鶯花無主雨如絲。

兩淮戰鼓不停過，萬騎精兵賽夜叉。破陣焚舟彈指頃，漢人猶憶夏爺爺。

他有詩名「錢塘歌」，描寫元兵剛剛到錢塘時的耀武揚威情形，這裏顯露着強胡攻破杭州時勝利的嘲笑，和被異族鐵蹄蹂躪下之弱者的慘哭：

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

他又有「北師註皋山」一詩，描寫元兵的鐵蹄踏破了杭州，將宋宮女們一齊擄來的當作了「戰利品」，復派駐兵追逐二王，以絕滅宋室的「死灰復燃」，復下令杭州城內大家宮女，「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蓋這時的宋室，已不是和親可以管得住了。

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處處酸。萬馬亂嘶臨晉驛，三宮垂淚濕錦鸞。

童兒空想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

這些詩都是悲歌當哭，經歷喪亂亡國之痛的孤臣的口吻。然而他並不是無可奈何的慨歎，他是想從這些哀吟中激發國人的同仇敵愾，從事於收復失地的工作。所以在他的集中除了這一類的詩歌外，還有鼓吹戰爭激昂慷慨之音：

飲馬長城窟，馬頭水枯竭。水竭將奈何，馬嘶不宜歇。若看長城中，盡是結體骨。精靈幾千年，

猶且未滅沒。空啣千年冤，此冤何時雪。祖龍已去遠，長城久迸裂。嘆息此強隸，夜夜愁江月。（長城外）

北風刮地愁雲形，草木爛死黃塵蒙。摧鋒伐鼓駭寒寒，金鞍鐵馬搖玲瓏。

將軍浩氣吞長虹，幽并健兒膽力雄。車軌軌，馳先鋒，甲戈相聲聲摩空。

雁行裝背彎角弓，披霜踏雪渡海東。門血沒野吹腥風，捐軀報國效死忠。……（燕欽行）

他的詞像「四首華清池畔，涉露蒸煙狀」之類，甚多故國之思，黍離麥秀之感，而當啼序重過金陵水龍吟，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二闕，於憑弔感慨中，洋溢着亡國的憤憤不平的情緒，使人凜然而悲，灑然而哭恢復故土之念。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樓迢遞。嗟倦客又此憑高，檻外已少佳致。更落盡梨花，飛盡楊花，春也成憔悴。問青山：三國英雄，六朝奇偉？麥甸葵丘，荒臺敗壁，鹿豕衝枯甍。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陽影裏，聽樓頭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慚夜深月滿秦淮，燭籠寒水。悽悽慘慘，冷冷清清，燈火渡頭市。儂商女不知興廢，隔江猶唱庭花，餘音歷歷。傷心千古，淚痕如洗。烏衣巷口青蕪路，認依稀王謝舊鄰里。臨春結綺，可憐紅粉成灰，蕭索白楊風起。因思曠昔，鏗索千尋，護沉江底。揮羽扇，隔風塵，便好角巾私第。清談到底成何事？四首新亭，風景今如此！楚囚對泣何時已，歎人間今古真兒戲。東風歲歲歲還來，吹入鍾山，幾重蒼翠。（鶯啼序，重過金陵）

鼓鼙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寒糊，馬頭匝匝，朝朝暮暮。自都門

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目斷東南半壁，恨長淮已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樓涼酸楚。粉障紅圍，夜深人靜，誰負誰主？對漁燈一點，飄愁一榻，譜琴中語。（水滸吟，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瑟）

他既不願在燕京作沐猴而冠的奴隸，毅然南下作了黃冠，往來於匡廬彭蠡之間，過他的開雲野鶴流浪的生活了。後來人有說他死去，也有人說他仙去，然而世人對他的結局，終身究還是一個「謎」。

六 林景熙

林景熙是一位有血性的奇男子，而且富於民族思想的文豪。他曾因為國事不可挽回而棄官隱居他的故里（溫州平陽）。當蒙古兵破宋之後，河西僧楊勝吉祥因為參預滅宋有功，他便請求胡元在杭州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管轄諸路的僧人，時號「楊總統」。他乃是僧徒中的的一位惡霸，他覬覦着宋朝皇帝陵寢中所藏寶物的豐富與珍貴，於是他就動了盜陵之念，他率領許多的工人，統統將越上諸帝陵寢室都發掘了。他盜取了陵內金銀財物，他還想將陵內諸帝的骨骼堆積在一起建立一個「浮屠」。他這種橫暴殘忍的行爲，當然引起了宋遺民的悲憤。然而處在暴力高壓之下，又有誰能出來仗義敢言呢？這時林景熙與他的同學鄭朴翁等正住在越上，知道這個消息後，痛憤不已，他們便都裝作乞丐的模樣，背負竹篋手持竹夾，僞作拾物的樣子，過物就夾入竹篋裏。他並鑄銀作兩許小牌好幾十個，繫在腰間，來賄賂西

番的僧人，並祈求他們說：「我們沒有旁的意見，我們只要能夠找到高宗（高宗）（孝家）（孝宗）的骸骨，就心滿意足了」。番僧們因為受了賄賂，又「善心」的發現，願為嚮導。果然得到了高宗兩家的骸骨。他們把這兩個骸骨盛在木匣子裏，託言是佛經，葬於越山蘭亭。種冬青樹以為標記，並作一首冬青花歌：「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隱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腸底目。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

當發陵時，林景熙故寫丐者，背竹籬，挾竹夾，遇物夾投籬中，潛銷金屑，腰間賄西僧，求得高宗兩陵骨，貯兩函非粟嘉，故夢中作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陳衍元詩紀事卷三十一引遂昌雜錄）

他這種俠義的精神太感動人了，在同時的唐珣，就是受了感動而實際參加葬陵的一位義士。清朝大戲曲家蔣士銓十種曲中的「冬青樹」，就是表揚他們這一羣「拾骨葬陵」的義士。林景熙作了冬青花歌後，還寫了四首「夢中作」，敘述他拾骨葬陵的經過。他自己說，處在胡元暴力高壓之下，不敢明言，故假託夢中為題了。

珠亡忽踐蛟龍國，軒敵將忘大禹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這首詩是說的帝陵的被發，和他們這些舊臣們不忘情於拾骨改葬的動機。

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第一篇）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這首詩是描寫埋葬高孝兩陵的經過。珠丘就是帝陵的意思。相傳舜沒葬蒼梧，有鳥銜青砂珠，積成裴寢，叫做「珠丘」，這裏就是指的高孝兩帝的陵寢。

昭陵三匝走天涯，金粟堆前幾暮鴉。水到磨亭轉鳴咽，不知風帖落誰家。

珠苑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他這兩首詩是葬陵以後的情形。「水到磨亭轉鳴咽」，這種國際的恥辱，就是水也激起了不平的鳴咽，何況那些被壓迫的遺民們呢？「猶憶年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這是林景熙的希望，然而處在胡元高力壓迫之下，恐怕這種希望終於亦成了泡影。

白石樵唱中有寄唐玉潛，玉潛即唐珏字。又有王監簿南墅新樓落成，王監簿就是他的老師王修竹此外還有一首酬謝秦父見寄，因為謝翱曾替寫一首冬青樹引。林景熙，唐珏王修謝翱都是與冬青樹有關之人。此外還有鄭樸翁和守陵的魏銑合稱爲「冬青六義士」。清蔣士銓的冬青樹劇曲，就是寫的這個故事。

七 許月卿

晚宋詩人，除了文天祥，謝枋得，謝翱，鄭思肖，汪元量，林景熙這些人以外，許月卿也是值得

我們稱道的。許月卿字太空，唐代與張巡同守睢陽的許遠，就是他的祖先。他提起這件事，就引爲莫大的光榮，而且常常見於他的詩歌。他在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友仁，撫着他的頭勉勵他，要他做笏擊朱泚的段秀實，和面折祿山的顏杲卿。他永遠記着這句話，他不僅記着，而且他常將這個意思寫入他的詩歌。「人生少年須立志，生我應不負天地」。「歸去來荒松菊經，勉旃忠節振家傳」。由於他自家的詩句所寫來的自誓，最能夠表現出他的忠貞不拔的志氣。宋朝亡了以後，他就改名「宋士」，意思是宋朝的讀書人，決不去做新朝降臣。所以人家稱他爲山屋先生著有先天集。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後字宋士，人稱山屋先生，小名千里駒，字駒父。從董介軒於程正思，朱子門人也。受學魏鶴山，有志當世。入江淮幕中，以軍功補校尉，罷罷鶴山就舉制，以易魁江東。廷對觸史嵩之，見抑，賜擢士及第，授司戶參軍，復率三學訟權相，理宗目爲狂士。……買似道當國，以月卿試館職，不合，罷去；買田宅于姑蘇，已而散之歸故里，閉門著書，號泉田子，遊從者翕然。……（宋詩鈔先天集鈔）

明滂若水在許月卿的先天集序有云：「于其倦倦然者，可以見其忠愛焉」。請建山屋書院文亦說：「愛爾愛君之誠，忠直出於天性」。他的詩也屢以君（或主）與國（或時）並提：「門暗碧雲發國志，留明紅日愛君情」。「我生丙子自盤空，愛主愛時水注東」諸詩，皆可當我們的佐證。又如：

滿城風雨近重陽，一榻烟波入醉鄉。心事已同鷗鳥白，眼前空有雲山蒼。

酒安能嘗與亡事，菊亦隨復時世放。何以長歌明月裏，月明天開地天長。（滿城風雨近重陽）

同年吾懷鄭盤翁，獨向盤銘緊用工。似玉躬行動渾動，如棋世事極磨磨。

初年晚節渾無數，昨日今朝便不同。遺子貽孫新宋已，盤銘須信有奇功。（顯德新堂）

像他寓於詩中的這樣忠貞不拔冰清玉潔的精神，隨處可以顯示他是一位有血性有氣骨的奇男子，可惜他是平凡地老死了，假如他遭遇到文天祥謝枋得諸人的環境，他是不難做宋朝的段秀實和顏杲卿的。他自從宋亡以後，就深居一室，衰服三年，不說一句話，門人江愷問他爲什麼不講話，他就寫了「范粲寢所乘車」六個字給他。這樣的足足有十多年，方纔於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歲十一月逝世，享年七十歲。由此倒推上去，他的生年是宋寧宗嘉定九年丙子歲，也就是他自己詩中所說「我生丙子」了。

他的詩收入先天集，卷一爲古詩，卷二爲古律，卷三四五爲七律，附排律和新體，卷六爲絕句，此外卷七至卷十便是文章。另外還有兩卷附錄，記載他的生平。他的詩文頗爲拗澀，正如方岳所說：「務爲艱澀，難字生語，棘人喉吻。」也許有些受韓昌黎黃庭堅的影響。而「十天多許記」那篇文章，也是一樣的奇怪。其大畧云：

吾家西壑，面烘留陽。……客成規予，築齋樹桂其處。予曰：「樹桂成蔭，如天少何？孰若與容翠齋仰嘯，共此空明之天也……不一二辰，宇宙頓豁，天無疆界，地受約束，潛隱時魄，結騎借來。……雲物

萬狀，馳奇精巧，經星緯宿，告歸指授。……

他臨死的一幕，太令人感動了。他亦許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了，所以在前一晚就對他家裏的人說：「我快死了，一定要用集英殿裏所賜的袍笏來殮我，我可以見地下的先帝！」又對他的女婿兼門人江愷說：「我快死了，謝枋得和我都是不與世同流合污的。謝枋得常以我比他，他真是我的知己。」因為謝枋得曾經在他的門首題過這樣一副對聯：「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痕。」他說完又嗚咽着說：「我死以後，就拿這兩句話的意思來傳我的墓誌銘好了！」

參 考

文天祥 宋史卷四一八

謝枋得 宋史卷四二五

謝 翱 程敏政宋遺民錄卷一三 元詩紀事卷三一

鄭思肖 程敏政宋遺民錄卷一三

汪元量 程敏政宋遺民錄卷一四

林景熙 程敏政宋遺民卷二四

文山先生集二十一卷 文天祥撰 有四部叢刊本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八六

墨山集十六卷 謝枋得撰 有四部叢刊本

禮函心史 鄭思肖撰 通行本

水雲集 汪元量撰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

先天集十卷附二卷 謝月卿撰 四部叢刊本

宋詩鈔一〇六卷 呂留良與之振輯 有商務印書館本

宋詩鈔補 管廷芬等輯 有商務印書館本

宋詩紀事一百卷 消嵐剡輯 有原刊本 有萬有文庫本

歷代詩話 何文煥編 有醫學書局影印本

宋詩研究 胡雲翼編 有國學小叢書本

元詩紀事四五卷 陳衍編 國學基本叢書本

宋史四九六卷 元托克托等編 四部叢刊本

宋史紀事本末 一〇九卷 陳邦瞻撰 商務本

第六章 種族戰爭失敗後之恥辱的烙印

北宋之季的幾部平話，小說，野史，像大宣和遺事，行營隨筆，青城祕錄，青宮譯語，呻吟語……或記徵欽北狩時道路跋涉艱辛之苦，或記戰勝民族狩獵殘暴荒淫無恥的行樂，或寫戰敗被俘的婦女在虜會淫威下的婉轉哀吟；凡此都可當作激觸民心，警頑起懦的一種興奮劑。茲將這幾部書的內容，敘述如左：

一 大宣和遺事

這部書據七修類稿定爲宋人所作，但其中雜元人語，所以魯迅說是抑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者。此書共分前後兩集。全書有的是文言，有的是白話，有時又發議論，顯係雜合十幾部書而成的。記述是編年式，大似講史的體裁。首述歷代帝王荒淫之失，次述王安石以新法禍天下，三敘王安石引用蔡京，童貫蔡攸當政，四敘宋江諸人梁山泊聚義始末，五敘宋徽宗與李師師故事，六敘徽宗迷信道士林靈素，七敘元宵看燈之盛，八敘金人陷京，九敘帝后和徽宗欽宗父子成了金人的俘虜，被護送至北方，受盡了種種的侮辱，卒崩於異域，十敘高宗定都臨安爲止。這是全篇的梗概。我且抄徵欽二帝北狩時所經過困

晉的生涯及南渡君臣之畏怕金人兩段以爲例：

六月初一日，時甚暑，行砂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色皆昏，又乏水氣，監者二十餘人，爲首者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天大暑，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消息於木蔭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五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衛護，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搜搶，以至鄕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事故也。……

自此以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立，不能飯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屢與而行，皆踴死而復甦。又行三四日，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認。帝臥草中，微聞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者若漢人，乃下馬駐蹕，呼左右取水，吃乾糧，次於皮囊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且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鉅輔周忠是也。……（大宣和遺事）」

……是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胄，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者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親行矣。」二相且惶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鑄至京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鑄方與辨其非是，而言已斷矣。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矣。後人有一詩道

門外飛塵盡未歸，
安處大計類兒嬉！

君王馬上呼船渡，
丞相堂前食未知。……（大宣和遺事）

二 行營隨筆 青城祕錄

宋主出降後，妃嬪完全被俘。「少帝詔徐秉哲云：身睡土牀已及兩旬，望竭力應付。」（見辛齋筆記）以帝王之尊，待遇亦不過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見。妃嬪則不僅物質的痛苦，在蒙古國破之日，更要被敵人垂涎，予取予求，在宋朝官吏的這方面，又須藉來獻媚，用作緩和敵人之計，「婦女上自嬪御，下及樂戶，數逾至千」，此外還加上「逕收處女三千餘」，都是盛裝而出。她們命運的悲慘還消說得麼？馴服的自然是俯頸聽命，但在有骨氣重節義的妃嬪看來，她們是寧願就義，不受玷辱。我們看下面兩段記載，可窺知戰勝者之貓惡的獸行：

……是夜國相安，諸將令官嬪等處露臺，歌女表裏衣裳，雜坐俯消。鄭徐二婦抗命，斬以殉。入墓後，一女箭貫喉死。（行營隨筆）

烈女張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鐵竿，肆饜前，流血三日。（青城祕錄）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三 青宮譯語

青宮譯語的作者王成棣爲金臣，這是一部金朝官方押解宋朝妃嬪的報告書。敘述妃嬪宮女途中困苦情形甚詳；另外，還有一部分說到北宋之季宮闈的掌故，也足供史料參考。例如說「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少帝賢，務讀書，不迴聲色。」這部書的緣起說：「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金國相左副元帥粘沒罕，皇子右副元帥幹離本，命成棣隨真珠大王（名沒野母，國相長子），千戶闌祿，千戶阿替紀，押宋韋妃（康王之母），邢妃（康王之妻），朱妃（鄆王之妻），富金嬪兩帝姬（康王之妹），相國王（趙挺），建安王（趙模）等，先至上京。」沿途的經過情形，經王成棣寫下，便成功了這一部青宮譯語。

青宮譯語卷帙不多，其中敘述沿途道里者佔篇幅不少。取道的大概情形，是由邯鄲，邢州，經保州，燕山，玉田，灤州，榆關而出長城，此後再經過錦州，黃龍府，澆混同江，過來流河後便抵金國上京。途中夜宿毳帳，日間趕路以馬代行，這許多辛苦，都非嬌弱的妃嬪所能勝任。殊不知過錦州到劉家寨後，接連過兔兒渦，梁魚灣，水潦汗漫，艱苦尤甚。」此兩日如在冰中行。妃嬪輩雖臥氈子中，馳馬輩

亦濕透重裳，地獄之苦，無加於此。」茲再引幾段如左：

「道宗（徽宗）五七日必御一處女，得御一次，即昇位數，續幸一次，進一級，退位後出宮女千人。」

「邢朱二妃及二帝姬，以墜馬損胎，不能騎行。」

「十八日，抵燕山，……燕人聞宋俘至，喧鬧匝月。及是大王眷屬，下達戚侯男女，咸集如觀賽。且與后妃等行抱見禮，申敬，漠婦不習，惶恐萬狀。」

「三十日抵海靈寺，五月一日入寺駐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輩情成棟書疏發願，期待還鄉。」

四 呻吟語

呻吟語所記一部分可與青宮譯語參看。著作人佚名。卷末有跋，爲作者之子手筆。抄錄如下：

呻吟語二十頁，先君子北狩時，就親見確聞之事，徵諸某公上京簡記，鈍者燕山筆記，虜酋齋度雜錄，綱年紀事，屢筆屢削，以期傳信。未及定本，遽亦厭世。不肖又就燕人塵所載，可相發明者，伴繫其下，亦以承先志云。

本書起自靖康帝被虜，時爲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較章承的甕中人語早一日。敘述沿途經過，事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實頗詳。歐陽時二十九日黎明，共車八百六十餘輛，「夜宿封邱界：太上以下及虜酋纛帳二，布棚四十，八爲一圍。鄭后以下及虜酋蕭慶纛帳三，布棚八十八爲一圍，皆有館伴朝夕起居。帝姬以下及虜酋幹離不彘帳五，布棚十二爲一圍」，所押貢女均乘牛車，「連日雨，車皆滲漉。」「車掠馬倒，被掠者死亡日甚。」而虜酋却是肆無忌憚，「擁婦女，恣酒肉，弄管弦，喜樂無極。」抵燕山後，因長途勞頓，「風雨飢寒，死亡枕籍，婦稚不能騎者，沿途委棄。」甚至過邢州，抵郟城店時，燕王俱薨，「王妻別在一軍，不准哭臨」。

呻吟語裏面最珍貴的史料，實在不僅是被虜沿途的敘述，它大部分還有許多金廷的歷史秘聞。我可以任摘數條爲例：（一）熙宗與海陵的血統問題；（二）兀朮怒取浣衣院十人入宮事；（三）粘罕死獄事；（四）撻撻之死；（五）兀朮殘害兀室蕭慶事。

這裏面有他書未載，亦有和他書相出入的，都可算是歷史上的好史料。實在呻吟語一書決不僅止載宋朝軼事，它後半部更有許多是屬於金廷的。

有關宋朝俘虜的金廷詔命。書中紀錄的，如「封昏德公重昏侯詔」，「取趙氏女爲宗室次婦詔」，「賜一品禮冊葬邢后詔」等等，此外若干被擄帝皇的訴表，也在這裏可見。這些也都是正史上不易發現的，但爲節省篇幅計，不再摘錄了。

五 宋俘記

在上所述的幾部書，是站在宋人的立場講話，本書則站在金人的方面，開頭「大金應天順人，鞭撻四方」，一看即可明瞭。作者可恭有序刊卷首：

「大金應天順人，鞭撻四方，汴宋一役，振古鏖今，自來戰伐，必乘衰微。宋當靖康，猶稱極盛，我軍所至，如摧枯朽。匪宋之微，譬我兵力，實冠三古，（疑傳鈔有誤）國雖備武，孰克當所，幕府仰體聖意，不戢其社，頓兵城圍，冀得悔禍，彼昏闇昧，寡信輕諾，父子君臣，若合一轍，五千萬金，信口漫承，實負富強，謂可踐踏？不計財力，致質妻孥。猶所好奄，騰說幕府；標其黷冶，禁媚居功，坐令宮闈，綠蓋石管。是雖人事，亦有天道。竊彼太祖，上欺孤寡，得國之始，已非正道。繼以太宗，勘平十國；陽示寬厚，不俘妻孥，時假內朝，盡遭淫辱。居心刻惡，歷古所無；天鑒不遠，禍延後嗣，受人以柄，使括其囊，盡室僭行，實相僞報。用紀其詳，爲世金鑑；有國家者，庸有取焉！」

序文顯然阿諛金人，這在爲統治者歌功頌德看來，原屬無恥，然而它終不失爲靖康蒙塵的好資料。因爲這是一紙宋俘的清單，嚙出自金廷。決非宋代遺民或被俘諸人中一二人的耳食播度之辭。由金廷官

方的確實統計，這統計求之於他書尚不易得也。全書分官眷，宗室，戚里，臣民四卷，宗室二祇有一部分，以下闕。

但上面各種記載，這只是種族戰爭失敗後屬於個人的羞辱而已。至於代表國家民族的宋高宗高宗之屈辱的外交，更爲憾目驚心。這裏我可將宋高宗對金稱臣表文及金冊文照錄如左：

天眷三年（一一四〇）宋主高宗遣使奉表，表曰：臣權言，今來環區，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鄧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敵邑潯潯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一一四二）爲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神明是殲，堅命亡氏，踏其國家。臣今既違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敵邑永有遵焉……適遣正宣徽使劉善使宋，以袞冕圭寶瓊璫玉冊，冊書玉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昊）天，降戾于爾邦；亟潰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咨十有八年於茲矣！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謬誘爾衷，封奕狎至，願身列于藩翰。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善等持節册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金史卷七七宋弱（本名兀朮傳）

試將上去分析，則不外一，稱臣，二，割淮北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三，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

這簡直就是對金屈服投降了。又當金人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章氏；而朱后之喪及欽宗獨留不遣。宋史紀事本末云：

章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按高宗爲徽宗第九子）與丞相（指秦檜），我得太乙宮使足矣（按宋制設祠祿之官，食祿而不專事，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職者，太乙宮使即此類官也），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後，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指不許欽宗南歸），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見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參考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著 收在魯迅全集內

中國小說發達史 譚正璧著 光明書局出版

中國短篇小說第二集 鄭振鐸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宣和遺事三卷 有士禮居刊本 有商務印書館本

京本通俗小說八種 有亞東書局本

東京夢華錄十卷 宋孟元老著 有學津討源本

第三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九六

夢梁錄二十三卷 宋吳自牧著 有知不足齋叢書本

武林舊事十卷 宋周密著 有知不足齋叢書本

北宋之季的禪史 吳丁隨撰 中美周刊第一卷第三十七期

第七章 南宋遺民海外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傳播

我國民族思想之發生，最初僅是民族熱烈情感之表現。因我國民族向來對於華夏之見甚深，本部以外的民族，都一概視為夷狄蠻荒，非常加以鄙視。蒙古以異族入主中夏，自然引起漢民族的反抗，但在蒙古專制高壓之下，殘殺，懷柔，鎮壓，防範，無所不用其極。於是一般復宋義勇軍之民族的熱情，遂暗中滋生，轉向另外之新的途徑。

這裏舉馬可波羅的記載爲證：「孔沙王國（宋國），或總督管轄區（福州與廣州），駐有很多的軍隊，以資保護。叛亂一旦發生，他們是可以隨時動員的。」（見馬可波羅遊記第二卷第八十一章）更由下段文字可推證當時蒙古軍隊隨時動員的詳細情形：「居民中如有騷動或叛亂發生，守衛兵的服務是必要的。但除他們外，城中及其附近常駐有巨額的步兵和騎兵，而以最能幹的軍官爲司令。爲着晚間守備起見，每隔十里以上的地方，設有土墩，置一木架和發聲的木板，由守衛兵用木槌敲擊，聲聞甚遠。在民衆騷動之際，他們的用途，也是十分顯明。當警報一經發出，各橋上的守衛兵就武裝起來，馳往需要他們的地點。」（見同書第二卷第七十七章）元政府這樣隨時動員撲滅閩粵民衆暴動，自然民衆除掉被殘殺以

外，都不得安居內地，只好趁着海船，亡命海外去了。

據福建仙遊縣志撫遺說：「安南傳行人林元凱出使外國（明初宋濂曾序林元凱使安南稿）謁夢九鯉湖，有孺子歌曰：「青草流沙六六灣。」凱心識之。比至番王設宴，請曰：「小邦有一對句，願天使屬之。」黃河躍浪三三曲。」凱憶舉歌答之，番王敬服。蓋中國黃河九曲，而彼國有流灣三十六灣。彼自知中國之勝，而此乃審彼疆域之詳，用是悚警」。這可見南洋接受了中國的文學。關於安南在元代學習我國，元汪大淵島夷志謂：「俗尚禮義有中國之風。男女面白而齒黑。戴冠，穿唐衣，皂裙，絲襪，方履。凡民間俊秀子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誦詩讀書，談性理爲文章，皆與中國同，惟言語差異耳」。考安南與我國交通很久，自魏以來，海船相通。宋代安南國王李氏與陳氏都是中國人，其靈藥中國文化當在元代以前。但安南在元初容納南宋遺民，反抗政府，在其國內接受中國文化，不能不認爲南宋遺民僑居外國的力量。

考宋末航行海外宣謀光復的志士，以泉州大僑呂大奎爲最早。當蒲壽庚以市舶叛宋助元時，呂大奎曾經被捕，他不僅拒絕了寫作降表，而且化裝航海亡命，呂大奎後來雖半途被蒲壽庚追殺，但閩粵南宋的海外發展，他確是一位先導。次則李用於德祐二年使塔熊飛起兵勤主，自浮海至日本。（番禺縣續志）其次便是陳宜中，他在崖山未覆亡之時，航海投奔占城請兵（一說至日），經吳川題詩鼓蒲亭（廣東

颶風極雨過吳川，楹蒲亭前望遠天。有路可通寰宇外，無山堪並首陽嶺。

嶺雲起處潮初長，海月高時人未眠。異日北歸須記取，平蕪盡處一峯圓。

明萬曆間嚴清奏域周咨錄引濯纓亭筆記載：沈敬之於宋亡後投奔到占城，作痛哭乞師的愛國舉動，雖不得借兵與復祖國，但占城國王待以賓禮，頗加崇敬。後來沈敬之憂憤而死，占城國王又作詩輓之云：

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拭淚爲傷情。無端天下綱日月，致使人間有死生。

萬疊白雲遮故國，一抔黃土蓋香名。英雄好逐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

占城國王能作這樣優越的中國詩，當與南宋道民之避往海外有關。周咨錄又謂：「占城知文教之崇久矣，故國人多有能詞翰者。」再安南志略，南翁夢錄，載安南陳氏宗貴詩甚多。又近學開略載有很多詩明初入貢時及明歌漫記所載安南人詩，都清新異常。可證元時占城從宋遺民學習詩說成功了。

齊東野語：「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瀨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而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鵝鴨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後來日照到安南招贅爲婿，便做了安南的國王。宋史：「吳萬（黎氏安南國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其婿陳日照所有。」從此陳氏便成了安南王室的正統，中國文化也就在安南漸漸傳播起來。現在隨便舉出幾首詩，以見宋季中國

文化在海外的拓展。

景清幽物亦清幽，一十仙洲此一洲。百部笙歌爲百舌，千行奴僕橋千頭。

月無事照人無事，水有秋涵天有秋。四海已清塵已淨，今年遊勝去年遊。（陳日煊遊天長故鄉）

五出圓葩金蕊鬢，珊瑚沈影海濤浮。個三冬白枝前面，此一瓣香春上頭。

甘露歌凝凝露，夜光如水湧萬壑。嬉遊若臨花佳處，桂冷蟾寒只麼休。（陳日煊詠梅）

臺鳥久矣噤無聲，整頓朝綱事非輕。殿上昂藏鷹虎氣，男兒到此是功名。（陳日煊賜范邁）

臺端一去便天涯，回首傷心事事違。九陌塵埃人易老，五湖風雨客思歸。

儻風不撥回無力，國事如懸去亦非。今古興亡真可嘆，請公何忍諫書稀。（陳元旦寄臺中寮友）

寶鼎香銷沉水烟，碧紗春帳薄如蟬。洞章吟罷愁成海，人在闌干月在天。

隱畔香雲暗碧紗，三分午睡不焚茶。相思在望登樓怯，一樹木棉紅盡花。（陳雲山絕句）

安南志略自注：「至元甲子，官軍入境，世子遣兒子，彰寧侯泰尉等迎之，力屈遂降」。按前姓黎氏，字原高，號東山，安南人。九歲試童科，陳大王留左右，官至僉歸化路宣撫司專。晚自號靜樂，入中

國壽五十年，著有安南志略二十卷，樂業十卷。其「內附」詩云：

十丈樓船下鼻淵，將軍繫組別城降。中朝一統有今日，南國小臣如此江。

自入羽毛州賦後，須臾鶴介士飛光。當年百歲秦佗老，何事詩書澤一邦。

從此信使往返，安南便成了元朝的內附。南翁餘錄，有黎括（字伯括清化人）送友人使元詩云：

關路五千君轍駞，海門二十我還山。中朝使者遠江客，君得功名我得閒。

南翁夢錄：陳家宗肖有豈岑樓者，弱冠能詩。二十七歲而卒，有岑樓行世。墳在烏慈江上，介軒阮忠彥亦有詩名，不及相識，行過烏慈直追挽詩云：

平生恨不設岑樓，一讀遺編一點頭。靈笠五湖榮佩印，桑塵數畝勝封侯。

世間此語誰能道，萬古斯文去已休。欲醉靈魂何處是，烟波萬頃使人愁。

周咨錄又謂：「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節義」。即暹倫常道德也受中國的影響。鄭所南心史（大義略說）說：「南宋末局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增交址，或別流遠國」。假使這許多南宋遺民不向海外發展，不惟中國文化不能傳播，定必與當時謝枋得謝皋羽等同窘困於國內，結果恐都避免不了做元政府刀俎下的犧牲。

參 考

清蔣庚 見宋史瀛國公本紀 元史世祖本紀 元史董炳文傳

李 用，見番禺縣續志，廣州府志雜錄引屈大均廣東新語：「日本人多被其（李用）化，稱曰夫子。比死以號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吹一部遊魂返異。至今東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

陳宜中 見宋史卷四一八 宋史新編 廣州府志 按明葉子奇草木子曰：「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明史爲八世孫）僞謚略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蓋以宋廣王走暹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搖天下。」

陳日照 陳日烜 陳日燁 陳日燁 陳元旦 陳愛山 黎括 均見陳衍元詩紀事卷四

宋 史四九六卷 元托克托等撰 有四部叢刊本

元 史二二〇卷 明宋濂撰 有四部叢刊本

心 史 鄭所南著 有通行本

元詩紀事四五卷 陳衍編 有商務印書館本

馬可波羅行記 馮承鈞譯 有商務印書館譯本

元代中華民族海外發展考 陳竺同著 見暨南學報第二卷第二二兩號

中國民族主義之發展與越南革命運動 梁乙真撰 現實評論第一卷第三期

中國殖民史 李長傳著 有中國文化史叢書本

嘯歌漫記 見滿清野史五編第八種 按漫記朝鮮越南文化一斑條云：「我國文化遠播殊域，東方如日本朝鮮，南方如越南，皆最著者。……咸豐戊申冬，桂林龍翰臣先生典試湖北，適越南副使王有光道出武昌，以彼

國大匠詩集求制定，翰臣選其遺國公繙奪及潘衍二君詩詞若干首爲趁風合鈔。……綿卷字仲潤，渠名倉山詩鈔，其秋後用道山韻云：「寥落塞山暮雨聲，一樽倚醉坐來清。長風撼撼迎秋至，古意茫茫入夜生。賓客相多黃葉散，江湖計曉白鷺驚。村南烟舍遙遙約，極買扁舟釣月明。」送別云：「落日照衰草，送君多苦吟。窮愁歸故里，垂老負初心，驛路塞山瘦，關門秋露深。中途逢九日，相望碧雲岑。……」潘衍有菊堂詩鈔，其工部杜郎中往沱洋枉道見訪教讀把酒奉慰一首，頗有唐音，詩云「食江浪浪下沱洋，相見伊人水一方。萬里君門悲賈誼，十年郎署老馮唐。井闌日接文章氣，几案風生笑語香。蓮酒滿斟聊共醉，風流記得在他鄉」

第八章 蒙古帝國淫威下漢人在文學中表現的反動

在歷史上每當一個異族侵入中國後的統治政策，不外是殘殺，懷柔，鎮壓，防範，所用的四種手段。殘殺以立威，懷柔以施恩；設若對於這些非我族類者還是不放心的話，則一面鎮壓，一面防範，那是必然所採取的政策。五胡侵入中國後是這樣，女真族侵入中國後是這樣，蒙古族侵入中國後也是這樣，現在就將蒙古征服下對於漢人所施行的四種政策，加以說明如左：

(一) 殘殺政策 我們漢人曾有一句說蠻族根性的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晉江統語)然而異族對於漢族也懷着這樣的歧視。當游牧的蒙古民族侵入中原之後，就是首先施行殘殺政策。戰勝者對於被征服的民族，不但掠奪了他們的土地，姦淫了他們的妻女，剝削了他們的自由，擄掠了他們的牲畜；而在當時蒙古民族之大臣中爲的「消弭變亂，鞏固統治」，竟然提議把漢族人數最多的張、王、李、趙、劉各姓全部屠殺，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一種兇殘的毒計！但是壓力愈大，而反抗力亦隨之高漲，蒙古這樣對漢族的大屠殺，不但沒有把威立起，反更引起漢人普遍的暴動。到後來蒙古皇帝聽了耶律楚材的話，又拋棄了殘殺政策，而施用懷柔政策。(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二)懷柔政策 殘殺政策是要把被征服的民族使它俯首帖耳蟻伏於自己的胯下；懷柔政策則是使用小恩小惠以籠絡人心，祛除其不合作的態度；前者是威脅，後者是利誘。就以元世祖忽必烈那樣的英明，他何嘗不知道利用漢奸作爲侵略中國的「引路之燈」（清太宗說洪承疇語），比較收到最大的效果呢？所以他對於文天祥謝枋得家鉉翁一般能起來號召的宋大臣是極盡威脅利誘的能事，想叫他們入彀，叫他們變成了自己的鷹犬。然而元世祖這一片苦心，終於使他失望，「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他真的輸嗎？這不過是騙人的幌子罷了。

(三)鎮壓政策 但是殘殺政策不能常用，懷柔政策有時而窮，於是征服者爲的保護他所掠得的利益，而對於非我族類的被征服之民衆；則採取一面鎮壓，一面嚴防，雙管齊下的手段。鎮壓是摧毀被征服民衆之武裝力量，使他們沒有再行反抗的機會，這是征服者對待非我族類的民衆異常兇殘毒辣的手段。在元世祖統一中國之後，所定的一些法律，對漢族是採取極高壓的態度。第一種在待遇上它把被征服的民族分爲極複雜的層次，使他們雖有共同的利害，以妨止他們的聯合。我們知道元朝待遇各民族有四個層次：第一個是蒙古人，即元之本族，這是征服者的集團，可以享受一切權利。第二個是色目人，爲自成吉思汗以來平定西域時所收的部落，這是幫助蒙古征服歐亞兩洲的民族集團。第三個是漢人，爲滅金時所得的人民，而裏面又分爲契丹，高麗，女真等十來種民族。第四個是南人，爲滅宋時所得的人民。

這些層次中的民族，在法律上（元史卷一〇五法志四），在考試上（續通考卷二四選舉考一），在官吏的任用上（元史卷八五官志序），都是極不平等的。除此之外，更把漢人分爲十級，卽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謝枋得疊山集卷二送方伯誠歸三山序）；把儒放在娼之後，丐之上，這簡直和平素喜歡高談闊論的士大夫階級開起玩笑來了。

（四）防範政策 蒙古爲壓制漢人，使其完全沒有反抗的力量，故絕對禁止民間私藏兵器，設有不遵令諭官或私造兵器的，一概處以死刑（元史卷五世祖紀二）。又因爲馬匹在軍事的行動上用處極廣，蒙古人爲削弱漢人的軍事行動起見，屢次大規模拘收民間馬匹。統計自元世祖至元順帝數十年之間，由民間拘收的馬匹達七十餘萬頭。在蒙古人的用意固然是爲削弱漢族的反抗力量，但同時人民的生產力也被削弱了。因爲馬除軍用之外，還是重要的役畜。蒙古除以各種方法削弱漢族的反抗力量外，並於各地駐防軍隊，在大城市駐有警衛隊一千人或一萬人兩三萬人，直接鎮壓漢族；而普通的監視行動（元史卷九九兵志三續成）。此外在農村中設置若干社，每社設社長一人，以有力的地主爲社長，另有一蒙古人充「提點官」，其任務在征賦稅及徭役和監視人民的反抗（見元史世祖七年所頒農桑之制十四條）。更有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蒙古色目人）爲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元史卷二太宗紀，徐大輝據餘錄乙編）；我們可以想像到甲主的淫威了。

在此畜牧民族壓迫下之漢民族的文化學術領域，這時是回復到像歐洲中世紀那樣的黑暗時代，因而文藝思潮缺乏戰爭精神，宗教思想籠罩全社會，道學佛學盛極一時，於是一般被統治的羣衆都忽略了現實，而追求天堂更美的神仙生活。然而這是正中丁統治者的下懷，所以像御用文人丘處機耶律楚材等，便拚命替統治民族說教。這時除了一小部分小說和戲劇的作者，尙時時充滿些民族意識外，大多數的文人都俯首帖耳作了異族的順民了。現在就將蒙古民族征服下所反映的文藝思想，分爲三部份來講：一，詩詞曲。二，小說。三，戲曲。

一 詩人詞人散曲家

第一派在異族征服下所表現的文藝傾向，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不平之鳴。這一派的詩人，他們是剛從易代之際的戰焰瀾漫的赤火光中喘息過來，他們要想吐出他們被蹂躪和侮辱的實感；實際反抗罷？又沒有勇氣，杜門斷髮罷？又不甘寂寞；於是他們詩裏，便表現出一種「偷生慚鷲鳥」和「天地坐窮蹄」之感。

猛虎被束縛，皮肉不相保。人生到錯迷，天地亦草草。古來割據何地籍？可憐百萬殉匹夫。漁陽突騎如風火，青州城外鐵作樞。丈夫好在讒時務，座上赤龍君莫舞。沙海荒荒魂不歸，莫說青州淚如雨。（孟軻猛虎）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中的民族文學

落落空城在，蕭蕭獨客歸。古今殊未了，心迹每相違。

魏國山河美，唐家節度非。偷生爾飛鳥，霜月上征衣。（元吉早被博州）

男兒不成名，命也負羈紲。投袂出門去，浩瀟破邊色。

飛沙白邊颯，落葉黃沒膝。微陽對層嶽，山骨緊格格。

扶眼已矍矍，置身何突兀。健鷲勢欲落，老馬智亦屈。

氣岸勇枝梧，厥路大包活。物候秋冬交，土風夷夏隔。

懷歸畏簡書，欲往投鬼域。無言答醜楚，有血洒空閱。

古來亂亂中，天地坐踟躕。形骸盡則已，烈士要馬革。（元吉自蒲蘆河至居庸關）

老兵爲說劉都統，起坐舟中思漢祿。玄武城危塞日短，紫駝塵暗朔風臨。

江山不盡新亭淚，天地常懸即墨心。宋祚未移中道死，至今劍井蛩龍吟。（王逢毗陵秋後）

太倉積粟皆紅腐，羣貓晝眠鼠變虎。前鋒不見李將軍，何人爲發千鈞弩。

去年我從曼嶺來，匹馬馳突三關開。北平未入衛青幕，郭隗獨上燕昭臺。

近聞西府竊俊彥，人人自謂能備戰。誰似當年背水軍，赤幟纒臨趙城變。

英雄報國如等閒，馬革裹屍銅柱間。明朝按劍收中山，謗書慎勿回天顏。（吳詩李將軍歌）

第二派在異族征服下所表現的文藝傾向，是歷史上忠勇故事的歌詠。這一派的詩人，他們正當着被

禁治於異族的悲劇，他們的恥辱，復仇，宣於反抗的民族性，在他們的胸中發露。過去漢民族許多悲歌慷慨的光榮故事，在他們的腦子裏跳躍。於是他們舉起強有力的右腕，揮動如椽之筆，寫下了幾位民族英雄的面影，做為當前民族命運之悲劇的寫照。像嚴巡，許遠，像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一流的橫刀躍馬叱咤嗚呼反抗異族的民族英雄，都是這一派詩人們筆底下描摹的對象。

隆陽戰敗血漂杵，力屈猶思爲厲鬼。玄元祠前哭一聲，朝食愛妾養羅鼠。

唐家宮殿秋草生，二十一陵如掌平。獨遣雙廟門前石，日有行人來繫牲。（張耒雙廟辭）

金字牌飛出建章，鬱孤萬壘爲勳王。騶馳嶺海君臣寓，囚繫燕雲道路長。

六籍一時光日月，孤忠千古立綱常。元歸遺孽潭生氣，南北人瞻姓氏芳。（劉麟瑞信國文公）

八面兵威八面攻，馮夷飛血洗干蓬。波翻水塞乾坤震，風仆檣旛社稷空。

百辟散班奔鶴首，孤臣扈潁鯨龍宮。茫茫南國重回首，一片丹心照海紅。（劉麟瑞丞相陸公）

會稽猶狹奏凱歌，匡山雲頂竟蹉跎。地公九有棲荒服，塞列千艘保海阿。

請躍壘沈天若此，烏鳴打絕事如何！鯨洪沃日炎光熄，瀛瀛英雄尙枕戈。（劉麟瑞樞密張公）

第三派在異族征服下所表現的文藝傾向，是撫時感事，弔古傷今。他們的題材，多是歷史的興亡故，他們的作風多喜歡雄奇排募汪洋恣肆的豪放句子，寄託他們內在的熱烈的生命，來宣洩宗國沉淪河

山易色的民族的慘痛。

南朝千古傷心地，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髮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吳激八月圓）

黃塵萬古長安路，銜腰三尺卮山暮。西風一葉烏江渡，夕陽千里邯鄲樹。老了人也麼哥，老了人也麼哥，英雄盡是傷心處。（張可久叨叨令）

第四派在異族征服下所表現的文藝傾向，是悲觀而玩世的思想。這是因為作者在極度的抑壓之下，不得露骨地表現民族思想，只好把一腔愛國熱情隱藏起來；或隱於山水田園，或隱於歌酒美人，度其孤高傲世不與異族統治者合作的倔強生活。他們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是頹廢浪漫超人世的思想，而在作品的形式上之豪放清逸的作風，更充分地表現出他們「野鶴閒雲」的特性。

孟襄陽，與何狂，陣騎隨灑陵橋上，便縱有些梅花入夢香，到不如風雪鎖金帳，慢慢地淺斟低唱。（馬致遠撥不斷）

重來京國多時住，恰做了白髮僧父。十年枕上家山，負我湘烟瀟雨。斷回鴛一首陽關，早晚馬頭南去。對吳山結個茅庵，盡不盡西湖巧處。（馮子振鸞鷓曲故園歸計和白无咎詞）

黃燈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別頭交，卻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做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

波釣歌。(白仁甫沉醉東風漁父詞)

風驟驟，雨濛濛，便做陳搏睡不著。懊惱傷懷抱，撻殺繁淚點道。秋蟬兒噪罷盡兒叫。浙零零細雨打芭蕉。

(關漢卿大德歌)

黃葉清烟丹灶，曲閣明月詩泉。綠波亭下小紅橋。老梅盤鶴膝，新柳舞蠻腰。嫩茶舒鳳爪。(張可久紅繡鞋山中)

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壺，處處詩禪，烟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喬吉綠么過自述)

昨日蒼鷹黃犬齊飛放，今日單鞭羸馬江南喪。他待說欺君罔上曹丞相，不如俺葛巾漉酒陶元亮。倒大來快活也末哥，倒大來快活也末哥，漁翁把盞穩父唱。(楊朝英叨叨令歡世)

二 小說家

宋人雖有講史的平話，但是沒有長篇的章回小說；宋人雖有白話文，可是沒有偉大的白話文學。殆至宋亡之後，因戲曲的大盛，而白話小說也便大興起來。推源其故，這因為蒙古人入中原後，對於娛樂的方面，頗歡迎戲曲和小說，他們又實際地從戲曲和小說之內以為考查中國歷史與人習風俗的一終南捷

徑」，同時一般富有民族思想的作家，也憑藉小說的掩護，把自己的民族思想傳播到民間，鼓勵漢人對蒙古族的反抗。所以這時的小說和戲曲，便如雨後春筍，一齊怒放，顯示着鮮明目的光彩；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便是屬於後一派這個園地中的兩個奇葩。

水滸傳是章回小說中之較早者，這部書的來源，我們知道是出於下列的三種：（一）宣和遺事，（二）民間所流行的梁山泊太行山方臘故事，（三）元人曲中演述的梁山泊好漢的故事。至水滸與民族革命的密切的關係，趙景深先生謂有下列五點：

第一是晚宋龔聖與的水滸人物像贊。高如李嵩畫了像，他就寫像贊。聖與是明季程敏政宋遺民錄中的人物，他這樣地稱許水滸，可見他是怎樣熱烈希望有草澤英雄起而恢復宋室，把元人逐出漢域了。

第二是水滸中的事實多合史實。如董平是楚南的強盜，如關勝曾屢拒金兵，見宋史和金史的劉豫傳。又有大刀魏勝，在紹興三十一年率領山東的忠義軍與金人作戰，見宋史卷三六八。如張順張貴可相當於浪裏白條張順和船火兒張橫。水滸有一回「湧江門張順歸神」，在宋史上張順確是死在江中的，不過是長江，而不是之江，而所抵抗的却是降將呂文煥。如河北王友直（王軍旗上寫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九大字）疑卽王獻麟盧俊義的影子，他們倆都是住在大名府的；並且王友直所統領的忠義軍是最大的一股，計兵數萬。友直又是朝廷方面的統帥，與普通強盜不同，所以水滸裏列他第二位，以示尊敬。（以上

論證引逸經謝興堯水滸傳人物考

第三是明代嘉靖間郭勳的本子加入「征遼」一事，這是頗有深意的。當時北有俺答，屢次入寇，南有倭寇，時常騷擾，郭勳府中人頗想有水滸一樣的英雄去防禦外侮。

第四是明末張岱的陶菴夢憶。作者想要挽回明代的頹頹，偉稱震梁山的人物：「英雄忠義之氣，積於筆墨間」，可見他是怎樣嚮往於這些抗戰的志士，希望晚明也有這樣人來和滿清抗戰了。

第五是清初天地會利用水滸傳。天地會，即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之意，由於引用水滸「指天地作父母」而來。因此康熙現行例中有「禁拜兄弟」一條。

水滸故事在宣和遺事中只敘三十六人，水滸則增至一百單八人了。全書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敘天星星三十六員，地煞星七十二員，合爲一百單八個豪傑的離散集合之跡，以聚會於梁山泊爲止。是描寫豪壯快活方面的。後半敘宋江等顯詔招諭，改節仕於朝廷的始末。北伐契丹，南征方臘，以立大功，但多數彙傑，喪於此役。病死的有，出家的有，或辭官歸，或逃海外，當年豪傑四散，至副統領盧俊義，統領宋江等，相尋斃於讒人之毒手爲止，是描寫悲痛慘淡方面的。

這書描寫技術的精確，較之唐人傳奇，宋人話本，都有極大的驚人進步。至於描寫一百單八個使盜的革命行爲，個個都有個性，個個都有他們不同的出身，很像西洋羅賓漢 (Robin Hood) 傳說。全書內

舍的思想，完全爲貪官污吏與不良政治的反映，所以處處表現出強毅的反抗的精神；如林冲，武松，魯智深，李逵，這些性格剛頑的人，他們在書中的活躍與讀者以深刻的印像，使人永久的不能忘掉。尤其全書最後的一回（一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全傳）宋公明神聚蓼兒窪，文字極淒涼悲壯之至，是蒙古族對漢人壓迫的寫照，是漢奸對愛國志士暗殺的縮影，有了這一回，全書便更顯得偉大，遂成了千古無匹的英雄傳奇的一部大結局。所以明末志士李卓吾把它加上「忠義」二字，說是「發憤之作」；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一個啓示。

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到肚腹疼痛，想飲下藥在酒裏。忽令人打聽那使臣，於鈴廳中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乃嘆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並不會行半點欺心之事。今日天子聽信讒臣，賜我藥酒，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他若聞知朝廷行此意，必去前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母親壞了」。連夜差人往潤州，喚取李逵刻日到楚州。且說李逵到潤州爲都統制，只是閑俸，與眾終日飲酒。聽得楚州差人到來有請。李逵曰：「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來人下船，直到楚州拜見。宋江曰：「兄弟，我等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家人。只有賢弟在潤州較近，特請你來商議一件大事」。李逵曰：「甚麼大事」？宋江曰：「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所，款待李逵吃了半晌酒食。宋江曰：「賢弟，我聽得朝廷差人送藥酒來，賜與我吃。如此，却是怎的好」？逵大叫：「反了罷」！宋江曰：「軍馬都沒了，兄弟們各自分散了，如何反得

「？李邊曰：『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楚州車馬，盡點起來，再上梁山泊，強在這裏受氣』。宋江曰：『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酒與我服了。我死後，恐你造反，壞了我忠義之名。因此請你來相見一面，酒中已與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楚州南門外蓼兒窪，和我陰魂相聚』。言訖，淚如雨下。李邊亦顛淚曰：『生時伏侍哥哥，死了只是哥哥部下個小鬼』。言畢，便覺身體有些沉重，流淚拜別公明，回到潤州，果然藥發。李邊臨死，分咐從人：『將我靈柩運去楚州南門外蓼兒窪，與哥哥一起埋葬』。從人不負其言，扶柩而往。宋江自與李邊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囑咐親隨之人：『將我靈柩殮葬南門外蓼兒窪，高原深處，休負吾志』。言訖而逝。用人備棺槨，依禮殮葬楚州蓼兒窪。數日之後，李邊靈柩亦從潤州到，葬於宋江墓側。有詩爲證：

宋江飲毒已知情，恐壞忠良水滸名。

便約李邊同一死，蓼兒窪裏起佳城。

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報說哥哥在楚州病故，葬於蓼兒窪，只得全捧到來祭祀。却說武勝軍承宣使吳用，自刎之後，每每思念宋公明。忽一夜，見宋江，李邊扯住衣服，說道：『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不會有負朝廷，今賜飲藥酒身亡，已葬於楚州蓼兒窪。軍師若念舊日交情，可到墳墓看視一遭爲感』。要問詳細，忽然覺來，乃是一夢，吳用淚如雨下。坐至天明，遙往楚州來，宋江果已死。吳用安排祭儀，到蓼兒窪收前哭祭曰：『仁兄今日既爲國家而死，托夢於我，兄弟無以報答，願與仁兄今會於九泉之下』。言畢痛哭。正欲自

幕，只見花榮從瓦上飛奔到幕前，見了吳用，各吃一驚。吳用曰：「賢弟在懸天府爲官，緣何到此？」花榮將夢中之事說了，與吳用相同，因此星夜到此。吳用曰：「我得一夢，亦是如此，因來探看致所。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正欲就於此處自縊，魂魄與仁兄同聚一處」。花榮曰：「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之，亦與仁兄同盡忠義，乃死而安處也」。有詩爲證：

紅羅漢中托夢長，花榮吳用苦悲傷。

一時義烈相思契，對樹高懸兩命亡。

吳用曰：「我今身又無家，死却何妨。你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曰：「此事不妨，自有義嫂，足以度日。妻室之家，亦是有人料理」。兩個大哭一場，懸於樹上而死。紅上從人，久等本官不至，都到坡前看時，只見兩人自縊而死。急忙報於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宋江墓側。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祀禱，無不感應。……（一百二十回本第一百二十回）

三國演義一百二十回，也是民間最流行的小說。這書是以陳壽的三國志作基幹，而參以唐宋以來的民間傳說，及元以三國故事爲題材的戲曲，改成小說體而加以修潤的。書中以劉備爲正統代表漢族，以曹操爲叛逆代表異族，作者用巧妙的筆法，使讀者同情於劉備。見劉敗時，胆戰心驚，見曹敗時，眉飛色舞（蘇軾志林），是已把民族思想傳佈到民間了。而且作者寫關羽特別賣力，作爲漢族中一個最崇高的偶像。他凜然的氣概，和忠義智仁勇之美德，都使人敬佩。他又能顯靈，致使民間多崇拜他爲一個神

一個崇高無匹的軍神。此外如隋唐演義，說唐，粉妝樓，平妖傳，武王伐紂等書，也是表示武力奮鬥之思想的。這幾部書特別着重英雄做時的事蹟和草莽英雄的本色，都是平民革命和種族自尊思想的表現。

三 戲曲家

元代的戲曲，最能夠代表一時的思潮。就它的作者之多講，上而至於文人學士，下而至於倡優隸卒，是像雨前層雲般的堆堆擁擁向無限天空跑去，形成一個很熱鬧的戲曲時代。至於它們作品內容，時時出現了公正廉明，為社會鳴不平，為百姓反冤獄的清廉官吏，時時出現了仗義疎財，富於民族國家觀念的綠林豪傑，時時出現了升天入地浪遊人世間的冤魂厲鬼神仙釋道，時時出現了柔情似水密意如雲的才子佳人的愛情悲劇。總之，是將被壓迫被污辱各階層的思想統統由戲曲表現出來了。我們綜合現存的元劇，可以分爲下列的五種思想：

(一)公案劇 一個民族既做了被異族征服者的奴隸，不但你的財產被掠奪了，你的妻女被姦淫了，你的自由被剝削了，就是在衙門裏審判也是不依照着法律，而憑統治者一己之專怒爲定的（元時蒙漢兩

民族在法律上就不平等)。所以在當時黑暗的司法界遍打成招，公理全無，人民權利絲毫沒有保障，人民冤抑無處可以伸訴。因此一般被冤屈的民衆只好希冀着幻想中的清官如包拯、張鼎之流，出來替他們伸冤雪辱。元劇中如關漢卿的慶合羅，鄭庭玉的後庭花，孫仲章的勘頭巾，李行道的灰闖記，……一面在劇中描寫包拯的清正，一面則在暴戾社會的不平。這是被異民族壓迫被污辱者沉痛而悲哀的告語。

「你不如休和他爭，忍氣吞聲罷！別尋個家中寶，省力的渾家。說那個魯齋郎胆有天來大，他爲臣不守法，將官敢欺壓，將妻女敢奪拿，將百姓敢踐踏，赤緊的他，官職大的恁稀說！」（魯齋郎劇稿）

「不是我寶娥許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若沒個些兒靈聖與世人看，也不見得漢洪青天。」（寶娥要孩兒）

「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蒼天也肯從人願！做什麼三年不把甘霖降，也只爲東海曾纏老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寶娥冤一煞）

(二) 俠盜劇 然而公案劇須得清官如寶天章、包拯、張鼎等才能稍稍雪了一點冤枉。但是往往冤讞的太晚了，譬如寶娥冤一劇，到後來寶天章雖然將張驢兒凌遲處死，盧醫永遠充軍。寶娥之罪改正明白，但是由寶娥的冤死而引起的悲憤心情，卻使人永遠不能安寧下去了。況且在劇中像包拯那樣的清官是幻想中的人物，在元代黑暗的官場中是萬萬沒有的，不如諸俠盜像李遠燕青等出來，用武力硬幹的手段

來報仇雪恥，這可以得到些心靈上的安慰。所以元劇中採用水滸故事的劇本至有十八種之多，增加了劇中反抗的精神。

聽得寶劍聲鳴，使我心驚駭，端的個風圍快，似這般好器械，一棒來銅錢恰似砍厥楮，……（唱）這說甚舊情懷，砍取我半壁天靈蓋。（梁山泊李逵負荆第四折步步嬌）

夢兒窪裏開筵待，花標樹下肥羊宰，酒盡呵拚當再買，涎鄧鄧眼睛細，滴屏手脚卸，穩可心肝摘，餓虎口中將鷓鴣奪，驪龍頰下把明珠握，生撥他一場利害。（帶云）智深哥哥！（唱）我也則要洗清你這強打淨的執柯人！（帶云）公明哥哥！（唱）出脫你這乾風情的畫眉客。（全上離亭宴煞）

（三）因果劇 被征服的民族處在蒙古淫威之下，無由吐氣，清官既不可得，俠盜亦只少數強者才能夠做到；一般平民於無可奈何之中，也只得用宗教的因果報應，來警告別人，同時求心靈片刻的安慰。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流行的話，是佛教因果說和儒家勸懲思想的結合物。元劇中如神奴兒，盆兒鬼，是神靈替世人伸冤的。硃砂担，灰闌記，合汗衫，三虎下山，合同文字，老生兒，荇福碑，都是因果報應思想的表現。

只爲我做家呵恁分外，今日着我無兒呵絕後代，可不怪慳吝呵招災禍，若是背慈悲呵也不到的生患害。（云）張郎你快去與我用帖子者。（張郎云）您孩兒知道，（正末唱）我如今只待要捨浮財，偏着那村城裏外，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都教他討鈔來，缺食的買米柴，少衣的裁些絹帛，把饑寒早撇開，免憂愁儘自在。（散家財天賜老生兒第四折後庭花）

「……（唱）你道我日暮桑榆事可哀，將我死後屍骸，自古道：離塵，渡孽，深埋，松柏多栽，只恐怕後人不解。蓬蓬飄蓬，鏡面碑牌，寫的明白，等過往人來，颺了傷懷，都道是開元寺散家的財帛員外。（念上青哥兒）

四）仙道劇 還有一種對付壓迫的方法，就是放浪形骸之外的出世人生觀。他們這一派的人，大多是「所遇不合」退居林下過着山林隱士生活的人。他們看破了世上的紛擾，看破了人間的名利，因此，他們便憧憬於仙境的幻美，變成一位悲觀厭世的人了。但是這種消極的抵抗思想，忽略了現實而追求天堂更善的詩仙生活，正中子統治階級的下懷。這一派的思想表現於戲曲的就是仙道劇。如馬致遠的陳搏高臥，黃梁夢，岳陽樓，任風子；岳伯川的鐵拐李，范子安的竹葉舟，宮天挺的子陵垂釣，張壽卿的意馬心猿，谷子敬的城南柳，都是悲觀的，消極的，頹廢的享樂思想。而這一派的戲曲，尤以馬致遠最能夠代表他們的精神和作風。

「俺那裏自澆村醪飲，自斫野花新。獨對青山酒一尊。閒將那朱頂仙鶴引，醉歸臥松陰。滿身灑然風韻，
燈籠聲吹徹雲根。」（黃梁夢醉中天）

「俺那裏地無塵，草長春，四時花草常嬌嫩，更那翠屏般山色對柴門。雨濛濛紫潤，露蓓蓓黃新。聽野猿啼古樹；看流水，繞孤村。」（黃梁夢金盞兒）

「……雖然是草舍茅庵一道士，佇着清風明月雨閒人。也不知甚的是秋，甚的是春，甚的是漢，甚的是秦，長則是習疏狂，貪懶散，伴裝鈍，把個人間富貴，都作了眼底浮雲。」（黃梁夢混江龍）

（五）愛情劇 元劇中不少寫佳人才子的作品。如關漢卿，王實甫、鄭光祖，喬吉甫等，都是借着歌酒美人來消磨苦悶歲月的表現。但也有借愛情而表達國家之恨的。如馬致遠的漢宮秋，和自朴的梧桐雨。前者敘明妃出塞，元帝悲切無極；後者敘貴妃死於馬嵬坡；明皇覩物思人，不禁哀感淒涼，乃作者身受異族的壓迫，一腔憤恨，無以自洩，便借元帝明皇來寫照「國破山河在」的沉痛。這兩劇正是元代愛情劇的冠冕。現在就把漢宮秋第四折，漢元帝夢中見了明妃，醒後只聽得孤雁在雲間鳴叫，和梧桐雨第四折唐明皇夢中見了貴妃，醒後只聽得梧桐滴雨，這兩個劇是同一機軸，他們的情境真足使任何人都為之感動。

「呀呀的飛過夢花汀，孤雁兒不離鳳凰城，雲簷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漢宮秋第四折鶯鶯散）

「是兀那窗兒外，梧桐上，雨瀟瀟，一聲聲灑殘葉，一點點滴寒梢，會把愁人定虐！」（梧桐雨第四折）

第一篇 宋遼夏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姑兒下半）

總之，元劇不能直接表現反抗的思想，多數也只能間接地表現心靈深處的悲憤罷了。所以許多有心的劇作家，便運用種種巧妙的文字來烘托時代的悲哀，來宣洩宗國沉淪河山易色，和民族的慘痛，藉以煽動起復興宗社，驅除異族的革命熱情。因此元代的戲曲就成爲元代這一個歷史上劃期的非常時代之前驅者，放射出千古不磨之燦爛的光芒；設若我們僅僅將元代的戲曲，當作專供一般人娛樂的東西，那就太忽視文學與時代關係這個定則了。

參考

- 太平樂府十卷 元楊朝英編 有四部叢刊本
陽春白雪十卷 元楊朝英編 有散曲叢刊本
小山樂府 元張可久撰 有散曲叢刊本
東齋樂府 元馬致遠撰 有散曲叢刊本
夢符散曲 喬吉撰 有散曲叢刊本
曲譜 任讞著 有散曲叢刊本

曲雜 虞前編 有開明書店影印本

元明散曲小史 梁乙真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水滸傳 施耐庵撰 有亞東書局標點本 內有胡適考證

水滸傳新考 胡適著 即一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全書序

水滸傳的演化 鄭振鐸著 在開明本中國文學論集內

三國演義 羅貫中撰 有亞東書局標點本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 鄭振鐸著 在開明本中國文學論集內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著 收在魯迅全集內

元曲選一〇〇卷 明臧晉叔輯 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元曲大觀三十種 有上海錦文堂書局影印本

元人雜劇全集 虞前編 有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文學史話 梁乙真著 元新書局出版

第一篇 宋元金元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一三四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第一章 蒙古帝國覆滅後漢族固有文化的復興

由於上編所論述，我們知道歷史上每當外族入主中國之後，他們的統治政策不外殘殺，懷柔，鎮壓，防範之四種毒辣的手段；約而言之，也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強力，一是同化；前者可說是威脅，後者可說是利誘。但是這兩種方法，都不易發生效力，強力固不易，同化也很難。我們知道一個民族要同化一個民族，至少總得幾百年的功夫，還得是較征服的民族永抱不抵抗主義。德國曾用種種方法同化亞爾沙斯，勞蘭的德國人，但終同化不了。從前德國和俄國想同化波蘭人，但也終不見效。他如日本同化朝鮮，台灣，可是朝鮮台灣的青年革命志士，仍是此伏彼起，前仆後繼。從前美人漢廷頓（M. H. Hinton）遊歷朝鮮時與朝鮮革命黨人聚談，曾詢以「你們為何繼續不斷的奮鬥」？革命黨人答以「這是與雞司晨一般無環可言」？所以歷史上一個民族統治一個民族是暫時的，不一定什麼時候被壓迫者就會怒吼起來去顛覆了異族的統治政府。在歷史上中國民族每次受到外族慘烈的壓迫，我們的先民，尤其其熱血的青年志士，總是揭起反抗的大纛，遲早要使異族的政權在中國民族的普遍暴動反抗之中顛覆的。

元人以異族入主中國，因王公官吏及強豪之暴虐誅求，以及由政治設施弛廢所形成的水旱災荒景象

，不斷製造出了大批的飢民及流民，使社會到處發生騷亂。於是出身鄉村社會之狡狴有志的青年，便利用這社會騷亂的機會揭竿而起，號召民衆，利用民族思想以推翻壓迫漢族的元人。例如河南的韓山童，韓林兒爲白蓮教徒，湖廣的徐壽輝爲販布業者，而他的部將陳友諒則爲漁戶。江蘇的張士誠爲運鹽舟子，浙江的方國珍爲販鹽商人，安徽的郭子興爲卜卦算命先生之子，而他的部下朱元璋則是因饑荒蕩產以致迫而爲皇覺寺的和尙。總觀此等草莽英雄的出身，卽不難想見當時各地暴動的性質了。

元末的暴動，約繼續至二十年，在此二十年的混亂過程中，終於在「農民暴動」和「民族復仇」兩種行動之下，顛覆了蒙古帝國統治的政權。

關於元代漢人的民族思想，鄭思肖在心史中所發抒的是「縱遇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真父母，千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這表明元代統治者，雖再賢明，然終非我族類，不能不求其還我河山；而元代統治者的慘暴，當然更易喚起被征服者的民族意識。所以元朝一代所發生的農民暴動，往往皆以趙宋爲號召，提出打殺「元韃子」的口號。而明太祖北伐的檄文，就曾露骨的表明了民族戰爭的意義。他把「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當做「救濟斯民」的前提，農民暴動顯然轉化爲民族戰爭了。

在歷史上，往常以武力戰勝漢族而統治中國的異族，都宣視漢族的舊文化，利用儒家的思想以牢籠一般智識份子，惟有元人克服了漢族，却要根本壓服漢族的舊文化，排斥儒家，廢除科舉，藐視漢文字

而提倡蒙古語，並命帝師八思巴創造蒙古文化。至公元一三八六年明太祖領導下的民族革命成功；這方恢復漢族本來的儀制，恢復漢族固有的道徳，於是移文化便又大大地復興起來了。茲將詩歌散文戲曲方面之能夠代表當時思潮者，分述於左：

一 詩詞散文

(一) 朱元璋

朱元璋的革命起兵，平定天下，可分爲滅元以前和滅元以後的二期。在滅元以前被朱元璋平定的有韓林兒，劉福通，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何真等，這些人都是乘元末之亂興起的羣雄。他們滅亡以後，乃漸次經略西北，而後及於西南。此外又派藍玉、鄧愈、沐英等分別討伐騷亂於長城以北的元人，騷亂於西北邊境的吐魯藩，騷亂於西南的諸夷，從此以後，邊境也得賴以平靖。而朝鮮，琉球，安南，緬甸，暹羅以及爪哇等，也都次第入貢，明代國勢可算是達到最盛的時期了。

他雖以軍功起家，但也很喜歡做詩，而且常能出口成章，不假雕琢，時露霸氣。

長沙志載明太祖一詩云：「馬渡溪頭首落香，片雲浮雨澗瀟湘。東風吹散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相其氣概，籠罩萬夫。又采石磯無相寺亦嘗有詩鑄之於石，後竟湮沒無存，有人題壁間曰：「玉輦曾過野寺中，皇言猶在翠華空。留聲世遠無人識，落日鶯啼古殿風」。又杭州洞山殿有七律一首，勒石尚存。（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二）

潛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嘗聞我太祖亦有詠菊花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廢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看二人詩，彼此一意，成則爲明（太祖），敗則爲黃（巢）也。（七修類稿）

太平府有般若庵，太祖既渡江，微行於庵，欲借一宿，僧笑而問其爵里姓名。乃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願曉曉問姓名。」後登極問詩已無，有僧論僧至京將殺之。既曰：「子詩何去之。」僧曰：「御製後，僅有吾故師四句在焉。」問曰：「何詩？」僧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常恐鬼神愁，故將清水輕盪澆，尚有靈光射斗牛」。上笑釋之。（七修類稿）

太祖登寶後，時常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後細雨濕修竹，漫拂輕風颺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事書今一統，白雲深處帝王家」。太祖召見曰：「昨見汝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引入內庫，命擗取所有，老人遂取一金曰：「畢竟老足矣」。（北窗瑣言）

他自己說：「本係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像他那樣未曾受過教育的人，起初是困於衣食奔走，後

來又忙於軍政諸事，但還能夠自求學問，寫出那樣雄壯的作品，也總算是難能的了。在他的文字中，最能表現民族思想和洋洋大國之風度的，要算是諡日本國王良懷歸化詔，和那篇北伐檄文。

「朕聞順天者昌，違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自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主中國，汙壤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鎮里，即能隨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首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驍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蓋爾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擊飭巨舟，致涓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船之役。然海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永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殊寇。王其戒之！以延爾嗣」。（諡日本國王詔）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道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余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壘，今十有三年，南方盡為我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仇，故先諭告。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覆於塞外，冀我中華之民，天必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

而論說？」（皇明通紀）

這種極輝煌的民族戰爭宣言書，以「拯生民於塗炭」爲「北逐胡虜」之目的，顯見的是把經濟戰爭和民族戰爭，結成極緊密的聯繫，元朝的天帝國，終於在這種動亂之下被顛覆下去了。

（二） 劉基

一個做大事業的人，尤其是一個做領袖的人，單靠他一手一足之烈，無論如何是做不出大事業來。他必須以衆人之才爲才，以衆人之德爲德，博採衆長，聯合衆力，才能得到最大的成功。朱元璋在軍事政治方面第一個助手，就是劉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今浙江青田縣）人。（誠意伯集後附行狀神道碑）他是中國民族史上的一位巨人。他以雄偉壯潤之才，輔佐着明太祖朱元璋，掃蕩了羣寇，驅逐了胡元，恢復了漢族固有之光榮的地位，然後人民方得安居樂業孳養生息的機會。他有「古戍」一詩，充分表現他對異族的憎惡，和對子被蹂躪之漢族的關懷。詩云：

古戍連天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天迴雲飛草，江空雪覆沙。野梅鶯不盡，時見兩三花。

我們知道胡元自佔據中國之後，常存種種的界限，禁止漢人彎弓矢，禁與漢人通婚姻，他想壓迫漢人永遠不能翻身，維持他子孫孫帝王萬世之業。然而他本身方面呢？却不少內在的矛盾，將相的不合，畿甸的紛爭，權臣當道，賄賂公行，遂陷其國家於萬劫，終於將社會秩序造成紊亂的狀態。於是羣雄四起，各據一方，都有一展懷抱角逐天下的雄圖。劉基生在那個大混亂的時代，他睜眼一看，他覺着割據一方的人物，都是些草莽之輩——徐壽輝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綱紀，方國珍儉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這些只圖己身的富貴，都無志於救民，都不足以定天下，所以他寧過他的浪遊，也不肯出來爲這些人效力，他的「感懷詩」和「梁甫吟」，都是懷才不遇的慨歎。

結髮事遊遊，逍遙觀四方。天地一何闊，山川杳茫茫。衆鳥各自飛，喬木空淒涼。登高見萬里，懷古使心傷。佇立望浮雲，安得凌風翔。（感懷詩）

誰謂秋月明？蔽之往往由纖翳。誰謂江水清？滄之往往隨沙泥。人情且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谿。君不見桓公相仲父，豎刁終亂齊。秦穆信逢孫，遂遠百里奚。赤符天子明見萬里外，乃以蕞蕞爲文犀。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霓。明良際會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與稗！外間皇父中醜妻，馬角突兀連牝雞。以曠爲壘狂作聖；顛倒衣裳行素紵。屈原懷沙子胥棄；嫫媧醜陋風淒淒。梁甫吟，悲以接。岐山竹實日稀少；鳳凰憔悴將

安樓？（梁甫吟）

天弧不解射豺狼，戰骨縱橫滿路旁。古戍有狐鳴夜月，高岡無鳳集朝陽。

朔戈畫戟空文物，廢井頽垣自雪霜。漫說漢廷思李牧，未聞郾署遺馮唐。（感興）

中原無誓誓不乳，狐裘蒙茸奈何許！老身漢節死生俱，地角天涯見明主。

金鞍駿馬見故人，相看一笑增悲辛。悲來風沙吹上馬，河水東流日西下。（題李陵見蘇武圖）

他並不是不仕，他想擇主而事，擇真正的爲國家民族的領袖。及至後來遇到明太祖，兩人一談，心投意洽，他遂拿出全力來幫助明太祖驅逐異族，平定內亂，中國分裂的局面，至是復歸於統一了。他的詩文很有民族意識，「賣柑者言」是暴露元順帝那個時代統治的庸愚與無恥，是一篇帶有刺激性的政治文字。

「抗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燦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貨錢豆，奉祭祀，供貧客乎？將衛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邪？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邪？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醪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敝絮其中也哉？』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柑以諷耶？」（）

賢相者言)

清道憲在他所著的二十二史劄記中說：「明太祖具有聖賢，豪傑，盜賊，諸般品性」。這批評是很對的。倘若太祖還活着而有知覺的話，看見了這樣的批評，是一定要老淚縱橫悲感萬分的。像劉基這樣有政治經濟才幹的人，太祖竟不能重用他，而且總信讒言，讓一位庸碌蠢笨的胡藍庸將他毒死，真是千古的冤獄。劉基春蠶詩道：「可笑春蠶獨辛苦，爲誰成繭却焚身；不如無用蜘蛛網，網盡蠶蟲不畏人」。太祖的殺戮功臣，劉基是早已看到的了。

(三) 宋濂

朱元璋在文化方面最特力的走宋濂。宋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學於吳棗，柳貫，黃潛。元朝會聘他爲翰林編修，他不就，住在雁門山中著書十餘年。後受朱元璋的敦請，出來主持文化方面的事情。明初的禮樂，多由他裁定。元史是他主編的。著有宋學士集。他的詩文很富於民族思想。例如：

身抱節髀兮眼不見水，鳳闕蓬選兮龍堂則趨。玉雪嶺兮肯污泥滓，赤日出海兮心不死。(陸秀夫像贊)

西城都護多男兒，詭羌校尉仍出師。先羌八種來寇塞，白劍欲接雙龍飛。

凡亭山上血漂杵，蒼延澤中鬼應語。至今有花皆成丹，靡是當年血未乾。（題段將軍征羌圖）

明初雖沒有北方的胡禍，却有一個絕大的「海禍」，這海禍就是「倭寇」。自從元朝因為兩次征日本，都因船舶不精，反打敗仗，從此以後，元朝與日本斷絕了國際上的往來，一直到明朝的興起。這也是中國人不好，方國珍、張士誠失敗之後，有些亡命的黨徒逃往海中，勾結日本西南海的島人，來侵略山東沿海州縣，這是明代倭寇爲患之始。（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一六九）太祖起初想用外交方式來解決這種邊患，於洪武三年時派萊州同知趙秩，持諭日本國王良懷（見前），請他受命歸化，制止島人入寇。良懷雖接受了諭旨，仍然使倭寇從山東海濱，侵擾至浙江，福建沿海一帶。德慶侯廖永忠上疏請討日本，太祖不肯。又因爲日本信佛，乃派了八位高僧去同他們親善，結果也是無功，反得了良懷一個反響。太祖知道不可以理喻了，於是只得在沿海一帶廣設衛所，妥爲防禦。他派周德興往福建沿海四郡，審度形勢，佈置衛所，築城十六，並增設四十五個巡檢司；就沿海民戶中三丁抽一，共約一萬五千人；分區編練駐守。又派湯和巡視浙江沿海諸郡，敬頓海防，築城五十九，練民兵五萬八千餘人，分區駐守。又限徐輝祖、吳傑，張銓帶領着在別處卸任的軍官，到廣東佈置防務，至於山東遼東等處防務，也已早有設備。所以在明朝初年，倭寇還不至成爲大患。等到倭寇熾盛，東南大遭蹂躪時，那是明朝後期海防廢弛以後

的事實了，這將留在第三章敘述。宋濂在當時深感於倭寇的可慮，邊憂已啟，良將無人，所以在「秦士錄」一文中慨乎其言之。至於王冕乃是異族統治下士的階級之反動。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推人。：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造書數千言，袖調之，闕卒不從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接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理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聞者駕海艦互而於鄒，即不滿所欲，出火刀礮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虜國固爲已善。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指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宋文選全集秦士錄）

（四）王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明初徵爲中書省椽。修元史成，拜爲翰林待制，同知制誥。使雲南抗節死，追贈文節，改字文忠。有王文忠公集二十四卷。他少年師事柳貫，黃潛，與宋濂爲同門，又同修元史。太祖常對他說：「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他文章的長

處，在平易切實，脫去元人亢奮之病。後人因抗節死義，文以人重，對於他的文章了多溢譽。他的時齋先生俞公墓表云：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率直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蕕狂狷，習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淩盡矣。爲士者怒罵短衣，故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訓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翠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登；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賀，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

這篇文字中的主人公，也和宋濂的王冕一樣。是描寫異族壓迫下漢人中獨立特行之士的反動。但我們讀了之後，每發生一種感想：就會聯想到顏氏家訓中所述的一個故事：「齊朝有一大夫，嘗語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好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能通解，以此服侍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堂堂士大夫，竟無半點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反視「訓練漢奸」，「培植奴才」爲要事。這和王禕文中所述之「爲士者怒罵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是相同的。如此恬不知恥，民族精神怎不消失殆盡，所以像趙復，許衡這一般沒有靈魂的人反觀顏事仇，又怎能不

遭受到異民族的侵凌？

(五) 民族文學的謳歌者

明初的詩家，大都能夠矯元季文風纖穢之弊，各抒心得，自然流暢，而對於亂後光景的描寫，民族意識的鼓吹，民族英雄的歌頌，尤其是這時文盡的特色。前面已將四位重要民族人物分述過了。這裏再舉出當時文壇上傳誦的幾篇文章，加以簡略的介紹。

(一) 戰後光景的描寫：

俯仰興亡異，青山落照中。民歸鄰樹在，兵去壘燔空。

城角猶悲奏，江帆始遠通。昔年荆棘路，又滿闌闔宮。(高啓兵後出郭)

滿衣血淚與塵埃，亂後遺鄉亦可哀。風雨梨花寒食過，幾家墳上子孫來。(高啓送陳秀才沙上省墓)

吳地方千里，齊民總荷戈。人生無可奈，天運竟如何？

米市黃金賤，沙場白骨多。故山時一望，老眼淚懸河。(王行吳下詠懷)

秋至憶兄弟，蕭蕭木落初。如何去搆國，不見有音書？

漂泊全無定，存亡半是虛。風塵幾時靖，還似昔時居。(宋秋秋日憶兄弟)

(二) 民族意識的鼓吹：
亂來村野幾空全，近長丁男亦戍邊。辦得軍裝牛已賣，門前荒草是官田。(董仁南村)

將軍結髮從鞍馬，新領前軍號橫野，面議不敵屠狗兒，負勇曾擒射鵰者。

狼星掃天^三角斜，大旗獵獵吹風沙，黃金傾盡奏部曲，匈奴未滅何爲家？

前日賢王五千騎，直入朝那殺邊吏，天子初聞怒縱然，出師奔逐河南地。

五營材官元自多，詔書未須徵七科，已御明堂推畫轂，還開武庫授鳴戈。

灑陵原頭軍晚發，北出雲中與高闕，單于一夜六騾逃，大漠無人嗑漢月。

塞下從茲烽火稀，朝臣共賀慶星威。人生寧似功成樂，白日長安鼓吹歸！(高啓將軍行)

白馬銀鑣映，流光皎如練，龍沙積雪裏，一去誰曾見？

昨日羽林兒，獨拜建章殿，天子親賜與，騎向交河戰。

疾驅不辭家，恐獲逗留譴，萬里候若飛，神速虜難變。

前收日逐屯，右斷康里援，事定入關來，囊中有餘箭。(高啓白馬篇)

我非將門子，生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陲。

郭家有急難，詔書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去年滅龜茲，今年斬樓蘭，不要道里遠，但念衣裳單。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北風捲沙雪，淒淒日夜寒，安邊在今日，焉敢辭苦難。

將以勇而決，兵以練而精，信賞乃必罰，置死而後生。

勿云古人長，勿輕今人短，一念苟忠義，活人有令名。

下馬滄海頭，磨洗刀上血，翻思殺敵時，奮勇肝胆熱。

丈夫身許國，此心久已決；生當樹功勳，死當立功節。（陳汝梅從軍）

將軍功未成，持半勞軍士。將軍豈無家，爲妾語夫主。

勿爲賤妾生，寧爲將軍死。賤妾欲從之，軍中無女子！（劉仁本成婦吟）

王事思念不共天，益都城下枕戈眠。鯨鮪戮盡爲京觀，子孝臣忠億萬年！（袁凱開山東消息）

清輝宮殿闕殘花，虜世回頭換物華。寶鼎百年歸漢室，錦帆千古似隋家。

後宮盤鏡投江渚，北狩龍旗沒漠沙。想見扶蘇城上月，照人清淚落悲笳。（宋鶴王子秋過故宮）

（三） 民族英雄的歌頌：

昔者天寶末，君王寵姦虜。雄邊委強兵，遠思同養虎。叛聞遽西幸，骨肉盡榛莽。

河北二十州，象士誰禦侮？兩公起誓衆，痛哭告玄祖。橫身過其間，江淮保安土。

孤城全無黨，百戰霜月苦。力窮援不來，嗚咽爲狂怒。殘兵日飢疲，秋風仆旗鼓。

男兒不生降，一死冠今古。故鄉有遺廟，俗祭巫屢舞。丹青網壁中，爽氣猶可覩。

嗟今屬喪亂，戎馬正旁午，臨危肯捐軀，如公未多數。獨立爲悲傷，烈陽下寒燄。（高啓詞變調）

煙山雲霧海舟覆，六載飄瓦老囚獄。東風啼鴉三月三，五陵望斷春蕪絲。

長帆昔挂秦淮船，手持一柱擎天南。閒闌嶺海血灑撒，獨首家國如飛燭。

六宮粉黛黃沙裏，漢火無光吹不起。空艚肯學楮淵生，嚼舌甘爲臬鼎死。

落花上巳風雨時，展卷如對鱗亭委。再拜詩公金屈屣，有口不讀蘭亭詩。（彭友信宋丞相文山獄中遺筆）

裂指西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太奇奇。生爲孝子忠臣勸，死有皇天后土知。

萬折江流魚腹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把湖光入畫時。（胡奎悼文山）

萬里胡天泣楚冠，南雲歸計路漫漫。尙圖一旅興王易，不念孤兒立國難。

樓櫓海門西日暗，劍歌江介北風寒。九原負痛遺編在，朝暮殘燈掩淚看。（甘瑾讀文丞相傳）

憶昨中原板蕩秋，銜哀日夜在興周。全生不爲功名計，後死空懷社稷謀。

傲傲丹心明月，巍巍大節重山丘。北來弔古看遺錄，祇在當時淚已流。（金幼孜讀文丞相傳有感）

二 戲 曲

我在本章的緒論裏說過：元人克復了漢族之後，根本厭服漢族的舊文化，排斥儒家，藐視漢字，於

是。一般意志薄弱的士人都失去了節操，「爲士者怒馬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以上，冀邀發仕進」（王禕時齋先生俞公菴表），民族道德到了這時，可算是墮落到極度了。所以明太祖滅元之後，即令漢族恢復本來的威儀，從前的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胡名，一切都嚴厲的禁止。同時要恢復漢人固有的道德和智能，起用宿儒，大修禮樂，設國子監教育人材，命胡廣等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七十六卷。大抵是根據朱熹的解釋和意見的。用朱熹的思想統一了明代初葉的思想，用儒家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躬行實踐維持風教，敦厚倫理，於是反映着這種思潮而起的，在文化方面，尤以南戲的復興最爲顯著。

南曲戲文，本來在南宋時便早已發達了。可是南宋的江山，被胡元奪去了，南戲的地位，也隨着被「嘈雜淒緊」的北曲雜劇所奪去了。當明初北劇盛行時，南曲便很少人注意，到了元末明初，這才復興起來。

在南戲復興時期中，最大的成就，便是古劇的完成，和中國固有倫理思想的發揚。像琵琶記，荆釵記，白兔記（劉知遠），殺狗記，拜月亭等，都是南宋以後在舞台上演的古劇，到元末時，才由文人爲他們採錄改寫而完成的。這些古劇所表的思想，即是政府所提倡的儒家倫理關係。如琵琶記的思想，便是父子，夫婦，倫理的關係；荆釵和白兔，都是表彰義夫節婦的思想；殺狗記表現兄弟間的關係；拜月

則是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的倫理教訓。我們如果翻開明代戲曲史和六十種曲看看：這時除五大傳奇外，像邱濬的五倫全備記，邵璨的香囊記，沈練的千金記，蘇復之的金印記，沈受之的三元記；直接間接都是表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的關係。的確我們在明初的南戲壇上，很少見到北劇中公案，英雄，尤其以水滸故事為中心的綠林好漢一流的俠盜戲劇，這是我們應該深切體會到的。下面將五大傳奇所表現的思想，加以簡單的介紹。

(一) 琵琶記

琵琶記為高則誠所做，共四十二齣，是敘蔡邕與趙五娘之離合故事的。這個故事在南宋時已流傳於民間（趙貞女蔡二郎）丁，陸游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官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高氏不遵就前代的傳說，而增飾之罷了。這個戲曲的中心思想，可用「節孝」兩字來包括，所以馮夢龍說：「讀高東嘉琵琶記，而不下淚者，必非孝子也」——在劇中表現女主角趙五娘節孝的幾齣，恰正是全劇的最高點，寫得亦最精彩。而尤以精糠自厭（第二十齣），祝髮買葬（第二十五齣），成格填成（第二十七齣），乞丐尋夫（第二十九齣）等，是最膾炙人口的幾齣。朱元璋甚喜此劇，他說：「五經四書如

五穀不可缺，琵琶記如珍饈百味，富貴家豈可無耶」。茲錄精練自厭趙五娘強咽糠粃的一段：

〔雙調過曲〕（孝順歌）（旦）嗆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尚兀自牢填住。糠那，你道是，被春杵，請你疑揚你，吃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吃着苦滋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外淨潛上觀科）

「前腔」（旦）鹽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籬牆作兩處飛，一貴與一賤，好似奴家和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地把糠來救得人飢餓？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外淨潛下科）

（二） 荆釵記

荆釵記的著者是寧獻王朱權（明徐渭南詞敘錄說是李景雲撰）。這劇共四十八齣，是敘南宋名儒王十朋與錢玉蓮戀愛故事的，而錢夫婦「四字，就是全劇的中心思想。至於荆釵記的文辭，較白兔、殺狗爲文雅，然仍帶有一種樸訥直白之特質。所以王元美評說：「近俗而時動人」。第三十五齣時祀的一曲，我認爲是全劇中最感人的一段：

紙錢飄，蝴蝶飛，紙錢飄，蝴蝶飛，血淚染，杜鵑啼，視物傷情感慘悽。靈魂任自知，倘不是負心的，負心的隨着燈滅。花謝有芳菲時節，月缺有團圓之夜，我呵，徒然間早起晚寐，想伊念伊。妻，妻相送，除非是多見裏再成綢繆！（沽美酒）

昏昏默默歸何處？哽哽咽咽思念你。直上嬋娥宮殿裏。（尾聲）

（三）白兔記（一名劉知遠）

白兔記一名劉知遠，本於金劉知遠諸宮調，及元劉唐卿之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全劇共三十三齣，是敍五代時後漢劉知遠（名暉）與其妻李三娘離合故事的。此劇的作風頗與殺狗記相近，文辭樸實顯明，卽曲辭亦都是非常明白，遠不像拜月琵琶文章的典雅綺麗；所以後人對之都有貶辭。但如磨房，養子，送子等寫三娘的苦况，實頗能動人。它雖然不爲一般文士所賞識，却爲一般民衆所歡迎。因此得以流傳久而且遠，現在我把劉知遠回家與李三娘麻地相逢一齣的後段錄出來，可窺見十六年未曾見面的義夫婦的美德，是會怎樣的感動觀衆。

（生）三姐開門！

（旦上）客官請自行路，我家哥嫂，不是好惹的！

第二篇 明代邊思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生)你丈夫劉知遠在此！

(且)那個不曉得我的丈夫劉知遠！

(生)可記得花園中有三不回？

(且)那三不回。

(生)不做官不回，不發財不回，不報李洪一冤仇不回。

(且)呀！這是瓜園分別之言，有誰知道，難道真是我的丈夫，且開門看來！

(且)阿呀，我那丈夫吓！

(生)呵呀，三姐呀！(各哭見介)(臨江仙)一十六年不見面，今朝又得相逢。(生)呵呀！妻吓，你受苦了！

(且)冤死！(鎖南枝)從伊去，受禁持，不從改嫁生惡意。因此骨肉參商，前奴磨麥並挑水；指望伊，身願跡，又誰知，無狼狽。

(生)(前腔)一從教鴛侶，鸞鳳兩處飛，受盡奔波勞役，只爲苦取功名，此身不由己，我身還留無所依，那知你受狼狽！

(且)(前腔)奴分娩，產下兒，被無知嫂嫂將他撇下水。感得賢老相憐，寄取兒還你。去了十六載，杳無音訊，白日夜裏，教奴受孤悽！

(生)(前腔)娘行禮啓，我這情訴與你，對面娘兒不識，那日非遇相逢，打鐵衙內與你尋覓的，你道他是誰？咬齧就是恁孩兒。

(旦)(前腔)思前日有個打獵的，他說九州安撫兒，見他氣宇軒昂，誰想是吾驕子，心下疑，難信伊，莫非你沒見識，實與官家做奴婢。

(生)(前腔)出言太相欺，九州安撫是我爲，品級都堂爵位，掌受一十六萬兵權，關遠還鄉里。呵呀，妻呀！我是妝做的，特來私探伊，休漏洩，莫與外人知。

(旦)原來如此，昔日瓜園分別。

(生)今朝驛地相逢。大家坐了記別後事情訴說一番。

(旦)有理，你先說……

(四) 殺狗記

殺狗記也其以文辭樸實爲論者所不滿的。他的作者，爲徐陞，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爲秀才，至澠賓辭歸。有集松閣集。他嘗說：「其詩文采是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蓋自知之審矣」。(靜志居詩話)他所作有五福記、殺狗記。但殺狗記詞句俚俗，或是經後人改過的。如「常言道，要知心事

，但聽他口中言，不知員外怒着誰；從頭至尾，說與奴家知會」。(第七齣青哥兒)此外像齊人行潛的朱奴兒，夫婦叩窳的四邊靜，均可看出他撲拙的作風。所以近人吳梅以「殺狗文詞醜劣，不類仲由文筆」。(顧曲塵談)此劇結構完全依據元朝蔚德祥的「楊氏殺狗勸夫」雜劇加以改變廓大而成的，比蕭作培至四倍以上，共三十六齣。是以孫華孫榮兄弟二人情感之轉變爲全劇的結構。我們在這裏可引「雪救」一段，以見其思想和作風之一斑：

(小生)呵呀呀！下得這般大雪，連道路高低都分辨不出了。且喜破窗已近，不免趕行幾步。(絆生身跌介)
(停鑪針)我先自悲傷，又遭一跌痛怎當？(起介)捨身忍痛回頭望，見一人俯倒街旁，漢子，你吃得這般大醉，倒在雪裏，何不少吃一口，省與我孫榮吃了，你也不至這般大醉，我也不至這般飢寒，豈不是好？我想這漢子呵！你本待學劉伶入酒鄉，如今呵！好一似臥冰王祥。看看冷逼魂魂喪，早難道酒解愁腸。且住，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漢子倒在雪裏，豈不要凍死，待我喚起鄰舍，救他則個。哈，左右鄰居鄰者！

(下山虎)有一個醉漢倒在街旁，大雪洋洋下，見著慘傷。我叫你開門打夥兒商量，縮火煖教他吃口湯，救得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福壽昌。若不開門，後倘或死亡，連累鄰家遭禍殃。(內)半夜三更，人家正自要睡，

那個在門外絮聒，快與我走開！（小生）有個醉漢倒在雪裏，煩你們出來救救他。（內）原來是叫化孫二，人家醉倒，與你何干，再聒不休，連你一起推在雪裏。（小生）咳，我有救人心，人無憐我意，四鄰不開門，我也自回去。且住，我在此癡了半天，那東鄰西舍都曉得我的口音，這漢子倘然凍死在此，豈不要疑心是我謀死也罷，不免把他扶在房簷下，使他少避風雪，或者不致於死。（拂雪扶生起介）（小生）呀！

（園林好歌）這客廳好似孫太郎，嚇得我魂飄蕩，退後趨前心意忙，那堆柳絮梨花下得恁狂？似這般冷風裏，寒凜凜，哥哥怎當？自付量，自感傷，怕這寒凍死我的兄長，怎禁得撲撲淚出痛腸，哥哥，你與那柳籠驪胡子傳二人，鎮日在一起酒食飲逐，聞得你方才尚與他二人酒肆中狂飲，不想是：（望哥兒）三人踏雪同寒貴，他倆個兒自回歸，撇你在長街上。（生嘆語介）……

（五）拜月亭

拜月亭又叫做幽閨記，是脫胎於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在元稹雜劇十種中）」。它的著者是施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一云姓沈，杭州人。或以爲就是做芥子園的施耐庵。（見焦循劇說幽閨記共四十齣，取材於金元的亂世之際，是敘蔣世隆，王瑞蘭，與孀，蔣瑞遠離合悲歡的故事，稱采處如走雨拜月，或寫逃難者的顛沛流離，或寫閨房兒女宛轉密語，都很真切動人。尤其第三十二齣的拜月，寫

王瑞封布月下爲她正在病中的丈夫祝禱平安，極細膩微妙之至：

(旦)呀！這丫頭去了，天色已晚，只見兒生窗新月，斜挂柳梢，幾蔭花陰，平鋪錦砌，不免安排香案，對月祷告一番。款把桌兒台，輕揭香爐蓋，一炷心香訴怨懷，對月深深拜。

(旦)郎拜拜！拜星月，寶鼎中明香滿室。(小旦潑上灑科)(旦)上蒼！

上蒼！這一炷香呵！願我拋閃下的男兒疾效些，得再同歡同悅。(小旦上)悄悄輕把衣袂拽，姐姐！(旦)是那個？(小旦)是我。(旦)呀，呀！(小旦)總得拜香呀！你却道小鬼頭春心動也。(走科)(旦)妹子到那裏去？(小旦)我如今也到父親行去說。(旦)扯科)(小旦)放手，我這回定要去。(旦)跪科)妹子，饒過姐姐吧！(小旦)姐姐請起，我是取笑。那嬌怯無言，看他低首紅豔潑顏。(旦)妹子呀！

(鶯鶯御林春)我恰纔的亂撞胡遮。(小旦)姐姐，你專到如今都潑潑，姊妹每心腸休見別，夫妻每莫不是有周折。且教我難推恁姐。罷，妹子我一星星對你仔細從頭說。(小旦)姐姐他姓什麼？(旦)姓蔣。(小旦)呀！他也姓蔣，叫做甚麼名字？(旦)世隆名。(小旦)呀，他家住在那裏？(旦)中都路是家。(小旦)呀，姐姐你怎麼認得他，他是姐姐什麼人？(旦)他是我男兒(住介)(小旦)姐姐，你話說到舌尖上，爲何不說了，一發說與妹子知道。(旦)我便對你說，只是爹娘面前，切不可提起。(小旦)這個妹子怎敢。(旦)妹子呀！他是我的男兒！(小旦)做什麼？(旦)受寵業。(前腔)(小旦悲介)聽說醜姓名家地，道情苦意切，閨海慈山將我心上揪，不由人不淚珠流血。(旦)我憐恤是正理，只合此愁休對愁人說。妹子吓！

啼哭箇何因？莫非是我男兒舊妻妾？（小旦）姐姐，說那裏話來。

（前腔）（小旦）他須是瑞蓮的親……（旦）親什麼？（小旦）兄。（旦）呀，原來是舍兒，爲何失散了。（

小旦）爲軍馬犯關。（旦）是我曉得了，散失忙尋相應者，那時節只爭個字兒差迭。妹子和你比先前又親。（

小旦）果然又親了。（旦）自今越更著疼熱。你休隨着我跟脚，久後是我男兒那梓葉。

（前腔）（小旦）我須是你妹妹姑姑，你是我嫂嫂又是姐姐。未審家兄和你因何別，兩分離是何時節？（旦）

正遇塞多冷月，恨爹爹將奴拆散在招商舍。（小旦）你如今還思量着他麼？（旦）思量起痛心酸，那時間染病

就疾。（小旦）那時怎生割捨得撇了？（旦）是我男兒，教我怎割捨？

（四犯黃鶯兒）（小旦）爹爹吓，你怎恁太情切！姐姐你十分恹軟怯，眼睜睜忍相拋撇。（旦）枉自怨嘆無計

說，當不過他捨來推去望前拽。（合）意似虺蛇，性似蝎螫，一言如何訴說？

（前腔）（小旦）流水一似馬和車，頃刻間途路賒，他在窮途逆旅應難捨。（旦）那時節呵，囊篋又竭，藥食

又缺，他那裏悶懣慳慳不過如年夜。（合）寶鏡分裂，玉釵斷折，何日重圓再接。

（尾）自從別後信音絕，這些時魂驚夢怯，莫不是煩惱憂愁將人斷送也！……

參 考

朱元璋、明史太祖紀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寇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一五二

劉基 明史卷二二八

宋濂 明史卷二二八

王禕 明史卷二八九

高啓 袁凱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

明詩紀事一八七卷 貴陽陳田續，有鑒詩齋刊本 有商務本

明文在一百卷 蘇照編 有江蘇書局本

明文復九十八卷 程敏政編 有原刊本

誠意伯文集二十卷 劉基撰 有四部叢刊本

宋文憲全集 宋濂撰 有四部叢刊本

王文忠公集二十四卷 王禕撰 通行本

青邱詩集注 高啓撰 有四部備要本

羈囑 荆釵 白兔 殺狗 拜月 均有坊刻本

集成曲譜 王季列劉鳳叔輯 有商務石印本

汲古閣六十種曲 明毛晉編 有開明書店本

中國近代戲曲史 日本青木正兒著 鄭震譯 有北新書局本 有王古魯譯本 商務印書館出版

明太祖武功紀 方覺慧編 有自刻本

明史三三六卷 清張廷玉等編 有四部備要本

明史紀事本末八〇卷 清谷應泰撰 有商務本

第二章 瓦剌侵犯中民族文學之勃興

在第一章裏，我們知道蒙古帝國到了順帝的時候，已經是日落西山了。王位的紛爭，政治的腐敗，宗教的紊亂，加以中原廣大地方的天災人禍，終於顛覆了一世之雄的蒙古王朝。元順帝自被朱元璋驅逐後，北逃於應昌（今熱河經棚縣以西察哈爾北部之地）；五傳至「坤帖木耳」被殺。部酋「鬼力赤」自立，去國號改稱韃靼可汗；蒙古大汗，遂從此中絕了。（明史卷三二七）

原來韃靼瓦剌二族，同出於蒙古；而系統各異。韃靼在漠北，瓦剌在韃靼的西面。明朝初年，這兩族互訐於北方。成祖時用縱橫捭闔的策略，操縱於二者之間，使他們互相牽制，互相火併，所以還沒成爲明室的邊患。宣德以後，瓦剌驟盛，併吞韃靼，統一漠北，就南來和明室爲難，至釀成英宗時的「土木之變」。這給與明士大夫階級的刺激與震驚，是不亞於北宋末季的徽欽被虜。

瓦剌就是元朝的「幹亦剌」。元朝滅亡時，它的部中強臣「猛可帖木耳」據其部，死後分爲三部。這三部的酋長一名「馬哈木」，一名「太平」，一名「把秃孛羅」。成祖初年都來降，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寶義王，「把秃孛羅」爲安樂王。及「馬哈木」死，子「脫歡」嗣立，勢日強盛，殺「太平」，「把秃孛羅」

「合併三部爲一。又殺蹇祖的河魯白（元順帝北走，傳至坤帖木耳爲鬼力赤篡立，後被其知院阿魯台所殺），稱雄北方，迎元朝後裔「脫脫不花」爲可汗，自爲丞相。「脫脫」死，子「也先」嗣，勢益盛，併朵顏三衛地（明太祖時於元朝太寧路分置太寧、朵顏、福餘三衛，卽今熱河的洮昌等地）。英宗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司禮太監王振，欲專權邀功，挾帝親征；到土木堡（今察哈爾懷來縣）爲「也先」追及，明師大潰，英宗被擄，王振亦死於亂軍中。時羣臣多主遷都，侍郎于謙力待不可，違太后命，率郕王盛國，是爲景帝，遂尊英宗爲太上皇。「也先」雖數次攻擊，都被于謙力戰却走。「也先」計無所出，次年送英宗回（明史卷三三八）。這是明史上的最大國際恥辱，所以激起了不少的民族文學家的吶喊。于謙，郭登，劉溥，李東陽等，是這個動亂中最可注意的幾位作家。

一 于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今浙江杭縣）人。他是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當土木之變時，他以一身力持危局，堅定住國人必勝的信念，對強虜施以勇猛的攻擊，使擴悍的「也先」不敢作非分的企圖。他這種豐功偉業，在當時是無人可以比擬的。然而功高者，忌亦隨之，到後來終爲徐有貞，曹吉祥一般宵小

所誣陷，棄身西市。「碧血淋漓灑西市，青山白骨埋烟草」（楊焯拜于忠肅公墓），這是民族史上自岳武穆而後最大的冤獄。

滄割西湖水，子墳望岳墳。孤鷹埋碧血，太白黯妖氛。

社稷留遺我，頭顱擲與君。南坡得意骨，何處暮楊開。

一派笙歌地，千秋黍食朝。白雲心浩浩，黃葉淚蕭蕭。

天柱擎鴻社，人生付麗樵。北邙今古諱，幾笑覆山椒。（王思任）

梧桐風嚴離月明，至今兩袖饑書生。青山嶽嶽分今夏，白日鬚眉見太平。

一死鏡磨湖尚怒，孤墳岳渚水同雷。莫言軟美人如土，夜夜天河望帝京。（張溥）

平生有力濟危川，百二河口去復旋。宗澤死心接北轡，李綱痛哭止南遷。

涓池女子趨無日，社稷呼君別有天。復辟南宮豈是奉，借公一死取貂蟬。

社稷存亡股掌中，反囚罪案見精忠。以君孤注憂王旦，分我杯羹歸太公。

但使鳳陵存外恥，自知冕服返桐宮。屬餒賜死非君意，會道于謬實有功。（張裕）

歷史上傳說這位政治家的故事多的很。當他在富陽山念書的時候，他的先生叫他作詩，並出一題叫

做「石灰」，他提筆寫道：

千鎗萬弩出深山，烈火坑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

他的先生很稱贊他說：「不爲忠臣，就爲烈士」。果然他後來爲徐石麟謀陷，死後沉寃，應了「粉骨碎身」的話。然而他的「青白」，却永遠留在天壤間了。（西湖佳話卷之八三台夢斷）茲錄幾首其詩之足以代表個性及忠於國事者數首如左：

三晉衝寒暑，中州冒暑回。山川原不改，節候自相催。

綠樹連天暗，丹葵向日開。太行雲飄渺，搔首意徘徊。（暑月將自太行還汴）

西風落月草斑斑，雲滲秋容鳥獨還。兩鬢霜華千里客，馬蹄又上太行山。（上太行）

村莊居士老多磨，成就人間好事多！天願已頒新歲月，○○○○○○。

心同且望食周室，功邁張良散楚歌。願我今朝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辭世）

他在歷史上最爲人所稱道的就是處理「土木之變」的那一件事。他抱着必死的決心，操着必勝的信念，所以終究把「也先」打退了。他有「出塞」詩云：

健兒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雲霞。紫霧將軍掛金印，意氣直吞瓦剌家。

瓦剌窮胡真大家，敢向邊疆搗赤子。狼貪鼠竊去復來，不絕偷生求速死。

將軍出塞擊戎行，十萬戈矛映雪霜。左將樓看收部落，前軍又報縛戎王。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羽箭夾捲上神州，喜動天顏亂數優。不願千金萬戶侯，凱歌但願早回頭。

這一次的戰役，我們尤不可忘記了石亨。當英宗被困於土木之時，這個非常事變的消息傳到京師之後，朝野汹汹，人無固志，那時侍講徐理，很有點文名，太監金英就召他問計，他說：「我近來觀看天文，好像天命已經盡了，最好是遷都南京。」于謙厲聲道：「誰說南遷，此人可斬也！」這一來才穩定了正在搖動的危局。

他對付敵人是採取「堅壁清野」的辦法。等到「也先」的大軍進至京城西北關時，他乃命石亨出城北，孫鏗出城西，又命王通爲都督守城。他自己呢？也武裝起來！率領一支人馬出營衛門，以示必死的決心。他又拿忠義二字激勵三軍，一壁並下令道：「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他這一來，將士人人感奮，勇氣百倍，「也先」知盡明朝有備，遂派人議和做緩兵之計。于謙窺知其奸，一壁命石亨出城襲擊，一壁命城上用大砲轟擊，這時適值宣府總兵楊洪撥兵趕到，軍心大振。「也先」見不能取勝，就挾上皇北遁，隨他來侵的「脫脫不花」亦就「溜之大吉」了。這一個空前的大捷，是關係於明朝數百年之國運的隆替，詩家李夢陽曾有石將軍戰場歌云：

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已已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蹟尙存「勤王」字。憶昔嚴陞董慘但，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荆關頭吹豨角，殺氣軍聲滿函朔。胡兒飲馬影義門，烽火夜照塞山雲。內有于尙書，外有石將軍。石家

官軍若雷電，天清野曠來酣戰。朝廷既失紫荆關，吾民豈保清風店？率瘠負子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床頭伏藪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敵不異草與蒿。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掃，父子英雄古來少！單于痛哭倒馬關，竊奴半死飛狐道。處處儘聲噪鼓旂，家家牛酒犒王師。應道漢室隳姚將，還憶唐家郭子儀？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落日古骨白，沙磧慘澹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馬坐望居庸口。却憶千官迎駕初，千乘萬騎下皇都。乾坤得見中興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梟雄不數雲臺士，楊石齊名天下無。嗚呼楊石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空同集）

二 郭登 劉溥

郭登字元登，濠人。幼穎敏，及長博聞強記。善議論，好談兵。景泰初，以都督僉事守大同，後以破敵功封定襄伯。成化中卒，諡忠武。有聯珠集二十二卷，又有春秋直解。他的詩氣韻沉雄，格調遼上，明朝一代武人能詩者莫過於他。李東陽常推爲明朝武臣之冠。朱彝尊以爲「豈惟武臣，一時臺閣諸公，孰出其右」。今錄短詩兩章，以見這位干城大將的作風。

白雲何從抱舊瑕，纔聞鶯鷓向天涯。寒窗兒女燈前淚，客路風霜夢裏家。

豈有敵人羊叔子，可憐憂國曹長沙。獨醒空和騷人詠，滿耳斜陽噪晚鴉。（保定途中偶成）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天迷離，水鳴咽，駭馬無聲寶刀折。窈鬼淩酸啼夜月。青燐笑燄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哀征人）

在吳易六忠詠中之定義侯郭忠武公登一詩云：「郭公武定孫，神駒渥洼好。十齡走健筆，歛吸振奇藻。動徹春秋義，兵法腹笥了。安危異人出，所以奠皇造。英宗北狩初，決計一何早。黃塵擁華蓋，痛憤居庸道。紫微爲盪搖，柱極西欲倒。我公奮孤撐，乃心協少保（于謙）。國也今有君，揮血視清昊」……國家的干城，民族的柱石，是應該受國人之歌詠贊歎馨香禱祝而無愧色的。

劉溥字原博，長沙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調太醫吏目。有草窗集二卷。他在景泰中已負有盛名，「土木之變」，英宗北狩，他作感懷一首，慷慨悲歌，一時傳誦。詩云：

塞雁南飛又北旋，上皇音問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能共較天？

玉弼昔年知石勒，謝玄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淚漣！

三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八年進士，官至謹身殿大學士，卒諡文正。有懷麓堂集一百卷。他的詩文淳厚樵渾，不爲偏僻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意味雋永，有古作者風。他的敘事古樂府尤

擅長，而頗注意於民族精神的發揚。如十六州（石晉割地於契丹事），牧羝曲（蘇武），城上盟（道潛之盟）兀朮走（韓世忠破兀朮於和尚原），金大將（完顏彝）……都是慷慨激昂的健者之聲。而「花將軍歌」，詠明將花雲事，更為著名。他感於當時外患的壓迫而無花將軍其人，這亦是「聞鼙鼓而思良將」的意思，實為懷麓集中最賣氣力的文字。歌云：

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路，敵兵不敢逼，主將不敢噴。吾人如麻亂川谷，獨留無一刀傷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猜。檣頭萬箭集如霜，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郗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為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若冥。賊平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為舟盡為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遠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泣泣復嘆：「雲如不死兒猶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髮杵尚是男兒身。英雄在世竟不朽，下可為河嶽，上可為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壁。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懷麓堂集）

這個時期許多的詩人，民族意識是很濃厚的。如宋遺民錄的作者程敏政（明詩紀事），石淙類稿的著者楊一清（明史卷一九八），及理學名家薛瑄（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陳獻章（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他們的作品裏，不是民族英雄的崇拜，便是民族奸細的憎惡；總之這兩種心理的表現，便是那個時代時代文學的先驅。

參 考

- 于謙 明史卷一〇七
石亨 明史卷一七三
李夢陽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郭登 明史卷一七三
李東陽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空同集六十六卷 李夢陽撰 有四部備要本
懷德堂集一百卷 李東陽撰 有四部叢刊本
西澗夢尋 明張岱撰 有上海雜誌公司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
明史紀事本末八〇卷 清谷應泰撰 有商務本
明詩紀事一八七卷 清陳田撰 國學基本叢書本
五千年來中國民族愛國魂 徐用儀著 大公報社出版部

第三章 倭寇犯華動亂中的民族文學

誰都知道日本這個國家，自從幕府消除，明治維新以後，不到十幾年，強盜式的「大和民族」，就在世界的舞台上攪得優越的權威，他至少能夠左右半個地球的戰爭與和平。所謂列強呢？有的向他講「携手」，結成國際的強盜集團；有的向他送「秋波」，犧牲了弱小民族的利益。總之，是對於他的違背國際公法，而不敢施以合理的制裁，反而「助紂爲虐」增長了他的豪氣。

可是我們要明白這位「東方強盜」的祖宗三代是一種甚麼腳色？原來他和我國最初在後漢的時候，就有了往來（後漢書東夷傳）。自從經過魏晉隋唐宋元，他都不斷地來拜表奉貢（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晉書東夷傳，隋書後國傳，新舊唐書東夷傳，宋史日本國傳，元史日本傳）。翻一翻我國的歷史，記載的倭奴國是都知道的。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因倭奴很是無禮，便發大兵征討，只因天時地利的關係，結果失敗了（見新元史日本傳及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卷四）。從此倭奴便與我們絕了往來，至明朝初年雖來入寇，還不至成爲大患（見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卷二六九）。但到了嘉靖年間，我國的歷史上便戴上了一頁「倭寇」，同時也戴上了一頁破滅倭寇的光榮歷史。

爲甚麼叫他們做「倭寇」呢？原來倭奴國內的地方很小，謀生不易。所以許多的浪人，便飄着海到我

國的浙江福建和沿海幾省來貿易，後來因為買賣失利，營業虧折，就都流爲海盜。此外還有一部分倭寇王朝的武士，因政治的關係，他們在本國不能留身，也都跑到我國來靠着打劫過生活。這一連合，便結隊連營成了一種有組織的寇盜。這些寇盜們，手持竹竿矛，臂纏太陽旌，陰險毒狠，能走善戰，又因他身體矮小，所以稱他們爲「倭寇」。

說到他的猖獗情形，更是可怕得很！原來當時閩浙諸省，連年饑饉，許多無賴子弟，便領着這一般外來的倭寇，共作劫掠的生涯（見明史外國三及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八）。他們每乘着官兵力薄的營兒，便竄上海岸來；風高放火，夜黑殺人，沿海的百姓被他活埋的，勒斃的，擄去工作奴隸的不知多少！最慘無人道的是捉住了婦女，不論老幼，白日輪姦，姦完之後，用刀把兩乳刺透，穿上一條麻繩，懸在野坡，任憑虎狼吞食。所有閩浙沿海各縣城，年年都遭受倭寇的蹂躪，先後有了好幾十年，官家也會多次派兵去剿，無奈那些帶兵將領，都是一些草包貨。加以倭寇出沒無常，官軍一到，寇就散了；官軍才去，便又集合起來。日久廢弛，倭寇膽子更大，擾害的地方，也逐漸加廣，真可說是明代的一個莫大的禍患。這樣就激怒了當時幾位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救國救民的大丈夫。譚綸，戚繼光，俞大猷，陳第是最可紀念的幾個民族英雄。

譚綸，字子理，號二華，撫州宜黃（今江西宜黃縣）人。（譚襄敏公年譜）。他是一個軍事家，也是一個政治家。他和俞成等同心協力，矢志報國，蕩平了東南的倭寇，肅清了西北草原的醜虜，然後人民才得到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的機會。這一種偉大無匹的功業，真不愧是我們民族史上的巨人。

歷史上傳說的倭寇，好像是惡魔一般的兇惡難制（見日本外史及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這在當時一覽愚昧無知的大臣和一些懦怯的將士中誠然是這樣的。但在我們這位民族英雄譚綸的心中，却看穿了這一夥跳梁小丑的技倆：「入寇則託言來貢，伺隙則詭稱失花，登岸則焚舟而前，宿食則乘高而瞭，攻城則先伏內奸，交綏則多佈疑陣」。沒有旁的，我們只要「以節制之師臨之」，換句話說，就是對付倭寇的方法，只有拿我們訓練有素和鋼鐵一般意志的隊伍早爲之備，等待倭寇來攻，給以迎頭的痛剿，則倭寇就無所施其技倆。所以譚綸在「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以圖治安疏」中的開首云：

照修政貴於及時，有備所以無患。福建地方，邇自乙卯以來，倭寇紛紛，廣股並出。因之民窮盜起，內外騷然。則至興化之軍，而顯危極矣！茲者仰仗聖皇神武，赫然一怒，次第蕩平。八閩之間，遂獲寧宇，十年之內，僅見一時。若不乘此戰勝之暇，亟爲善後之圖，誠恐寇情叵測，事變頻常。必待患至而始爲之備，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前，掣肘多艱，噬臍無及！……（譚襄敏公遺文彙集）

「瓦剌在」也先「時代，可說是最強盛的時候了。後」也先「殺」脫脫不花「自立爲可汗，旋被阿剌知院所

殺，於是瓦剌部落分散，勢力亦衰。及至達顏汗出，勢力又大振，史稱爲蒙古的中興。他有四個兒子，長子名「阿魯博羅特」早死，次子名「烏魯斯博羅特」，三子名「巴爾蘇博羅特」，四子名「格埒森扎賽爾」。達顏汗以次子守漠北，便是後來喀爾喀之祖。次子被「滿都固勒所殺，達顏汗怒，命三子去攻，自己和嫡孫「卜赤」遷移東方，是爲插汗部（今譯作察哈爾）。「巴爾蘇」有子二，次子「阿勒坦」，就是明史上所稱的俺答（見中國民族史第三編第四章），曾於嘉靖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和四十二年三次寇掠王畿。所以譚繪主張早爲之防禦。

「憂虞之爲中國患，其乘甚遠，其勢甚積。而我備禦之策，率因循苟且，年甚一年。若及今而不爲之慮，而復牽制於尋常之見，眩惑於道旁之言；臣恐不惟中國坐受其弊，而將來事變，殆有未可知者！……」（《禮記·敬公遺文集奏諸卷五早定廟諱以圖安堵疏》）

他不但對倭寇，對北胡，都主張預爲之備；他對軍事，政治，也是主張「有備無患」。我們再看他的「環戰」，就可明白他平素治軍的方針了。

錢有君臣之義，故其守以重以義。帶門有行列隊伍，戰酣不憚，雖死不懼。……且能知天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垤以禦雨。易占所謂：「壘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壘垤亦若國有城郭，戰有營壘之象。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亦必畏之矣！」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爲黃鳥綢繆

戶而云然也，夫巖則亦有然者也！（譚襄敏公遺文集）

在譚給的遺集中，有數首詩大約是回籍奉親時候的作品。雖屬流連風景，但其氣魄之渾雄，也足以窺知他的壯濶的胸襟。鳳凰山（在宜黃縣治北，舊名雞龍山。平地突起一峯，高插雲表，上有道觀，爲一邑勝境）詩云：

壽春此日憫豪遊，緩步高登絕頂頭。山自北來蟠萬壑，水從東匯曲雙流。

清風脚底頻吹上，好景懷中欲攬收。寄語花猿休隱去，野人蹤跡尚能留。

但是這種優游歲月的清閒生活，朝廷是不允許他的。所以在穆宗隆慶六年的冬天，又任他兵部尚書。那時東南倭寇已掃蕩淨盡，他乃專心於北虜的征討，及各地零星教匪的肅清，不久就死於官（萬曆五年五十八歲）。他的部下如劉顯，李成梁，李超，陳其可，胡守仁都是他一手培養的幹部，到後來都能掛印封侯爲時名將。所以在譚給逝世的那一天，浙閩百姓，家家野哭。他部下咸念生前培養成就的恩德，爲他披麻帶孝，扶柩數千里送葬，還有哭泣三年不忍離去的，這足見他恩德感人之深了（見張位諱襄敏公傳）。清黃蘭茂（號紹園），有譚襄敏公墓詩（年譜引）云：

冒雨來尋司馬墳，丹崖翠壁路分明。卅年御將頻專閫，十卷傳書半論兵。

塞馬洲前春草長，化龍池畔墓烟橫。成翁勳業垂青史，附尾居然享盛名。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二 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輔，祖籍安徽霍邱，父親原瓚，世襲泉州千戶，遂籍晉江（今福建晉江縣）。他在少年時很好讀書，又喜舞劍，受易於王宜林福。他後來聽說趙本學（建郁）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變，他遂從之受業，這於他後來治軍，蕩平倭寇，有很大的影響。著有正氣堂集，他有「勦李季春」詩云：

夜談陰符曉未休，壯心欲發單于頭。

腰間帶血臨雄劍，談笑竟封萬皇侯。

他這時滿腔燃着愛國的熱情，他曾上書監司陳某，論用兵「二弊二便」，被監司打了五十杖的屁股，說他：「小校安得上書！」

他的初出茅廬的第一功，是平定汀漳的海賊康老之亂。「倭舟六十艘，俘斬三百餘」，造成數十年來海上的大捷。晉江王慎中是當代著名的古文家（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還爲他作了一篇「海上平寇記」，紀念他一定的功勳。

守備汀漳俞季春，被倭進取，退然得生也；瞻視在靜帝之間，言者不能出口，溫慈誠懇，望之知其有仁義之

容。然而杼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颯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器揚矜厲，謂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棲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王慎中遊嚴集）

我們如果承認「文藝是生活反映」，那麼在俞大猷的詩裏，他就每流露愛國的熱情，而他的「舟師」和「秋日山行」二詩，尤爲慷慨激昂使人惶然而悲，肅然而興掃蕩妖氛廓清宇宙之念。

伏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烏頭雲霧須臾靜，天外旌旗上下翀。

烽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影裏歸篷近，背水功奇戰士功。（舟師）

風急秋深曉更淒，飛旌轉度石羊西。搏天烏帽幽山樹，縱壑鮮輝滿水溪。

時序空弔頰看劍，君恩未報喜聞雞。素書昨日遺知己，清海何堪長巨鯨。（秋日山行）

任當時陸從俞大猷討平吳平之亂擢升狼山副總兵鈞爲湯克寬。湯前爲趙文華所劾，逮京師問罪，後來赦免之後，赴俞大猷軍自效。他在明朝倭名將中，驍勇敢戰，僅亞戚俞，但是一生數奇，和俞戚是一樣的（明史湯克寬傳）。當他鎮守狼山時，正爲平生得意之日，俞贈以詩云：

蛟川見君蚩然喜，虎鬚猿臂一男子，三尺睚弓丈八矛，目底倭奴若螻蟻。一笑遂爲莫逆交，剖心相示客生死，

君戰蛟川北，我戰東海東，君騎五龍馬，我於連錢驄，時時戈鋌載左敵，歲歲獸俘滿千百。功高身死古則然，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讓口真能變白黑！結衣關木爲君冤，君自從容如宿昔，願我無幾亦對簿，獄中悲喜見顏色。（短歌行贈武河湯將軍攝狼山）

俞大猷自幼卽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許，用兵是先計緩戰，不貪近功，忠誠謀國，越老越奮發。但他這種老成持重的態度，在當時許多人都譏笑他爲「怯戰」，只有譚綸和戚繼光是能夠知他苦心的「妙算」。這在他的正氣堂集中時時有這種意思的剖白：

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鬥，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以會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追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可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於前，可使無子遺矣！且速戰勝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矣。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正氣堂集滅倭議）

猷爲世之不知兵者，迫令速戰，不得已著滅倭議，惟公能諒之也。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而後成，天於公不謂無獨厚之意也！……吾二人者，相期欲靖國寇，茲願得遂，其相期於扶社稷，澤天下之願，皆可預卜其能矣」。（正氣堂集與譚公書）

猷與賊對壘，不肯輕戰，專候公大兵至，併力收功。世人皆以猷爲怯迂，惟譚二華及公能諒猷心，賊在壘日欲遁，願公速至！人皆以爲公遲，亦惟二華及猷能知公之心也。（正氣堂集與戚南塘書）

三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山東蓬萊人。他小時候就個體不羣，家貧好讀書，見當時的兵不能抵抗外患，就召集三千人，訓練成精兵。又製造許多戰船，火器，兵械，所向無敵，天下震驚成家軍。他的戰功是常和命大猷一起的，他們都是殲滅倭寇的名將。而他對於兵法最有研究，著有紀效新書，練兵紀實等名著，及止室詩文集。

他是軍人之身而兼爲詩人的，所以他的詩慷慨壯烈橫刀躍馬的氣概，正是他自身的實感，而不是架空的誇大的紙上之談。

十年荼毒幾傷微，壬戌揚旌配水湄。劍倚秋風平劇賊，帆懸滌海聚新夷。

霸思舊日同盟地，何似中流擊楫時。報國志酬民恨雪，題崖此志更誰知？（紀事）

南北馳驅報主情，江花邊月笑平生。一軍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馬上）

朔庭喜見戰塵收，石洞疑從大士遊。短劍蕭森心尚壯，君恩回首幾時酬？（塞外觀首歲）

邊愁隱隱上頭毛，肺病那堪轉側勞？惟有空庭一片月，漫移花影護征袍。

瓜廬已老塞門塵，欲向君王乞此身。一夜寒霜侵短髮，明朝不是鏡中人。（軍中偶成二首）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十里青青竹作園，連天山色欲西飛。不因國憤衝髮髮，便與支公老翠微。（宿阿育王寺）
霜角一簾草木衰，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村酒不成醉，落葉晚鴉無處來。

郭使蹇戈鎖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勅名爲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台。（登盤山絕頂）

他治軍很嚴，出號施令，執法不貸。紀效新書第四編中一條說：「若犯軍令，便是我的親子侄，也依法施行」。到後來他以臨陣回頭斬了他親生的兒子（四庫提要卷九十九引），至今福建地方還有「光兒亭」的傳說和遺蹟。

萬人一心分泰山可撼，惟患與義爭氣衝斗牛。主將親戎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報國家兮下救黔首，男兒壯志兮竟封侯。（凱歌）

他不倭倭，坐鎮薊門十六年，邊防靠着他才鞏固了。但因奸臣在朝，這樣一位民族英雄，竟至聽官奪俸，鬱鬱死在家中（通鑑輯覽卷一二）。陳第有奉送戚都護歸田詩（詩凡四首錄其三）云：

薊門遺愛滿幽燕，不見胡塵十六年。

誰把旌麾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

他的專祠在浙江最多，江蘇的太倉，常熟等處，也有他的史蹟。明余鑾（字庶之）道中集內有拜戚少保祠云：

當年一旅下關疆，燧絕後裔罷戰場。父老今猶談事蹟，春秋時復食蒸嘗。

銅龍鱗甲若苔落，蜚蜚龍蛇幾度荒。幾度時稱飛繞嶺，君纓古廟煥山陽。

忠。
最後我可引成繼光語錄的一條中忍義數語，來作結尾，以見這位民族英雄眼光的遠大，和其謀國之忠。

諸君以今日共坐之處，是何處耶？此非三間房子，乃是一隻漏船，又當風波之中；若是睡的真醒，坐的自坐，仇人反目，各不同心，將使船被風浪飄衝打碎，彼時無分賢愚，無分恩仇，都是溺死。濟此之際，便是異心仇人，既一船，說不得平日不相識，說不得今日仇怨，極此共患夫難之心，掌舵的掌舵，掌槳的掌槳，同心同力，將此船撐過江海，到了上岸時，任眾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可也！

四 陳 第

陳第字季立，號一齋，福建連江人（琴志居詩話閩賢事略）。當他爲諸生時，成繼光討賊至連江，他會草擬很精密的平倭策略，他後來又參俞大猷幕，大猷授以兵法說：「你現在雖說是書生，將來必成爲一代的名將」。譚綸亦稱他是戚俞之流。他的詩如「春日登邊台感念譚司馬戚都護」，「後出塞」，都是氣韻蒼涼之作。

層城香入蕊黃，晴日春風景色新。百戰空餘殘鬼哭，千年能使睡秦頭。

古臨絕域分青海，地接諸蠻擁紫裘。誰識虜酋請開劍，至今辛苦尚臨陳。（春日登邊台感念謂司馬成都護）

萬里秋風海上生，驅車今復成檀城。天寒夜渡草澗水，馬尾濕冰碎有聲。（後出塞）

五 唐順之

當時殘倭的名將，除了譚綸、俞大猷、戚繼光、陳璘之外，尚有唐順之，任環，及鼓吹戰爭的民族文學家歸有光，茅坤，徐渭等，他們在民族鬥爭史上，都盡過了最大的努力。

唐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毗陵人。嘉靖八年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後罷官往陽羨山讀書十餘年，復被召用。嘉靖三十七年十月，由太僕少卿陞右通政，協贊浙省兵務（見明大政要五十八）。嘉靖三十八年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巡撫李遂主用圍困的策略，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遂督兵入險。胡宗憲檄總兵盧鑑帥師攻破之，遂以捷聞於朝，兼言唐順之贊畫功，因擢僉都御史，巡撫淮陽，未幾卒於廣陵舟中（見平倭通錄）。崇禎初追諡謚義文，所著有荊川集十二卷。

有客贈我日刀，魚鬚作靶青絲纒，重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雜藻行。愷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門閉，毛髮凜冽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水。聞道倭夷初鑄成，幾歲埋藏掘深井，日淘片鍊火氣毒，一片礮冰門

清冷。持此月中砒桂樹，顧鬼魅知避光景。倭夷塗刀用人血，至今斑點誰能發？精銳常與刀相磨，清雪恍見夷鬼影！邇來髓髓顧廳點，昨夜三關又聞驚，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于頭？古來神物用有時，且向囊中賦韜穎。（荆川文集二卷日本刀歌）

按嘉靖東南倭寇通錄謂：「倭揮雙刀，銀光耀目，望風奔潰，倒戈就戮，死者相枕，袒載而去」。倭奴竟以一刀一槍橫行天下，所向披靡，所以唐荆川這首歌，乃是有感而言的。

六 茅 坤

我們都知道以評選唐宋八大家古文名重於世的茅鹿門（名坤，字順甫，歸安人）吧，他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平倭名將譚綸的同窗好友。在嘉靖十六年譚綸十八歲時，隨着父親往歸安府教諭任。這時就與茅鹿門同窗課藝（見譚襄敏公年譜及宜黃縣志）。茅鹿門不但是一個古文批評家，而且是一個曉暢兵法軍事學家。他後來由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並曾參預胡宗憲戎幕，對於平定東南倭寇這個艱鉅的工作，曾盡過最大的努力。他的著作很多，有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楚年錄七卷。

「……方東吾先生（譚父名鎮字宗周號東吾之擯公而教我潮也，公始誦誓，予已中第，公周妻予以說類

而出，予亦奇公以處囊之異，道周琴瑟，誼同兄弟也。……嘉靖乙卯，公守天台，海夷內訌，將士聚擁，公抱膝而督戰，首擐甲而揚麾，當是時，斬馘且千，封爲京觀，公之威名，遂播東南，予也遇公西湖，拍手笑言，予固許公以魏尚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歸鳳墜田也。……及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偶晤金焦，前問邊陲，公且點頭，謂我可爲，大都公亦馳驅，則一引領，其所追我以垂簪而思共歸於末路者固耿耿也。嗚呼！司馬遺朝，已越六禩，天子依公爲山甫，而公遂棄我以仙逝，哲人既萎，泰山且頽，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茅鹿門祭譚襄敏文）

我們知道胡宗憲在明代平倭史上最爲聲色的兩幕是「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明史卷二〇五胡宗憲傳）。那時茅鹿門即參預胡幕，所以在他的「紀勦除徐海本末」一書中，對此寫的格外有聲色。茅既是古文的能手，而此事又爲勦倭史上重要之一頁，所以他握起筆來，不求工而自工了。現在我摘錄書中一段，以餉讀者：

八月一日，徐海入平湖城，軍門限其於二日進款。海敢示強梗，遂期。先率其黨障於平湖城外，自與部佐數十人入城，諸官兵聯馬直抵各衙門，盛陳兵器，令虜縱觀，咸有畏色。當時與會者，有趙文華，胡宗憲，阮弼，及巡撫趙公。海款四人，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文華及胡阮二軍門慰遣之。海欲再爲款宗憲，而未之諒，通事指之，海復面宗憲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宗憲下堂手摩其頂謂之曰：「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惟趙公震怒不爲禮，謂

「汝害我無算百姓，當服何罪？」海僂首伏地久之，若有退避之狀。因開關放出，令擇便地居之。（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及倭變事略）

徐海之所以終被擒殺，臨淄妓王翠翹之功爲不可沒也。翠翹初曰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脫假母，自徙居海上，更名翠翹。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一切計劃，惟翹指使。乃翻離陽暎之，陰則敗其事，冀得歸國以老也。會宗憲招海降，乃益市金珠寶玉以賄翹，翹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迨官兵追蹙，海信翹言不爲備。官兵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藏焉。宗憲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水順酋長。翹去，渡錢塘，歎曰：「一明山馮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案臨淄初新志卷八余懷王翠翹傳相同。）

七 歸有光

以古文名家而鼓吹戰爭文學的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少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十餘年，學者稱震川先生。到了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年紀已經六十歲了。官至太僕寺丞，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賊徒千餘人，逼迫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刀攻圍，燭焰燭天，哭聲動地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一七七

……（震川文集卷八倭寇始末書）

「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二十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殺之民，當日激之寇，內無張巡許遠之賄，外無韓愈嚴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全上）

往時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城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鬥，而棄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全上）

在這些短短的議論和紀事中，將當時倭寇來勢之兇，及倭寇所以猖獗的原因，說得非常刺人心目。當賊犯吳淞江掠陶港時，禦倭最勇敢的是僉事任環（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所以歸有光在他的詩中，對任環特別為詩贊揚。

文武衣冠縶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知黃金注？獨控青氈瀝濟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蓉花樺村場虛。義士剴平能代死，吳門今不屬專諸。（海上紀事）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略，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掣翼勞，跳梁時復似猿猴。賀蘭雜衆尤堪恨，李廣無功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餘，遙瞻羣鷺有凌鴉。將軍真肯分甘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誓能願一生！童子皆知任弱鴉，歸然海上作金城。（頌任公）

威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信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棄城，敵穴何人敢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隘口看潮生。

采食白蜚靜城圍，煙火連天豺虎噴。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奕廟，東南處處望來蘇。盡工不解憂動意，却作南溪金勝圖。（題周文贈任別駕卷）

這在詞語之間，已爲任環勦下不少功績。任環雖不爲他人所稱道，但得歸有光詩以頌之，也可以無憾了。清姚之綱在元明事類鈔有一條道：「明雜記：倭人入犯，任公環大小數十戰，功最多。……公軀瘦瘠，倭人目曰瘦官人，望而避之」。歸詩所云：「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可見任環的勇敢了。

八 徐渭

徐渭字文長，晚年又號青藤，山陰人。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奇怪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言動，曾流傳於民間，成了許多很有趣的智慧故事。他知兵好奇計，胡宗憲督師浙江勦倭，招致幕府，他和郭人沘明臣同管書記，胡宗憲擒徐海，誘汪直，他都參預其事。胡被殺後，他憂禍發狂，以巨錘自刺兩耳，深入寸許。又曾以殺妻下獄，賴張元汴的援救得免。於是南遊金陵，北走宣寧，縱觀諸邊阨要。入京師，住在張元汴的家裏，元汴導以禮法，他不高興說：「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刀耳，今乃碎磔五囚！」便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一怒而去，回到家裏，挾一犬同居，閉戶不見一人。後元汴死，他白衣往弔，扶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十年中間，只有這一次出了家門。貧甚，賣書畫自給。家中有書數千卷，斥賣殆盡，蟻窠微：至藉藁以寢。著有徐文長集三十卷。

他天才超軼，詩文迥出倫輩，詭奇而飄逸。總名爲四聲猿（度翠柳，漁陽弄，雄木蘭，女狀元）之四個雜劇，乃他生平最佳之作品。他的詩如下列數首，也是鼓吹戰爭之作。

短劍隨槍靠合圍，寒風吹血著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七尺龍蟠見線羅，倭兒刀掛漢兒腰。向誰手內親拈得？百遍銜鋒滾海蛟。

無首有身只自猜，左瞻魂魄右啼骸。憑將老譯傳番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萬裏金槍破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駢豸眠營灶，自向霜槽喂鐵驄。（龜山韻歌）

萬山松柏遠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灤河山下正圍棋。

偶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先攜賊將出洞中。

羣兇萬隊一時平，滄海無波嶺瘴清。標下共推擒虎將，江南只數義烏兵。（宴遊灤河山）

晉公雅望復英姿，坐領樓船遠視師。夜半自平淮蔡日，秋深同上灤山時。

軍營列舉江全遠，騎火穿林席屢移。却說陪遊賓從美，不妨帳底有風吹。（從少保公親師橋建，抵殿，宴眺北

高路，同游大夫沈嘉則）

沈嘉則就是明臣的字。當他爲胡宗憲掌書記時，宗憲嘗宴將士於爛柯山，酒酣樂作，明臣作樂歌十章，援筆立就。宗憲詠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起搖鬚道：「何物沈郎，明快乃爾！」命刻於石（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詩云：

銜枚夜渡五千兵，密領軍符號令明。

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

九 倭寇犯華的殘暴實錄

在這一個時期紀述倭變的文字，除了上述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無名氏嘉靖東南平倭通錄外。尚有朱九德倭變事略，朱士遷全城志，鄭茂靖海紀略，多紀倭寇在東南一帶攻城陷鎮，焚殺奸淫之慘暴的情狀。

「是年寇大熾，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嬰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博度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盡燹，過者隕涕」。（國朝興寔）

「晝夜刁斗，凡五日而解，城外焚廬舍，伐林翳，俘虜男婦，殺溺死者無算，金帛財物擄載；百里而內，村落爲墟」。（全城志）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夜及子，賊以長竿掠北城探虛實，守者以亂石擊退。是夜馬不停鞭，火不滅燼，柳銜矢石之聲更相轟，繞城六匝，天始變曙，賊乃解圍」。（靖海紀略）

「初一陣，劉大仲先鋒少捷。再一陣，賊鼓噪而前，伏從中出，我兵大潰，自相蹂藉。槍死，箭死，刃死者二百餘。溺死者至千以上。橫屍蔽野，疊血成川，茸茸麥臨，轉作戰場，浙浙風聲，盡皆鬼泣。自用兵以來，未有若此之酷且多也」。（靖海紀略）

「已而，賊犯嘉善嘉興，毀民居，劫戶藏。適狼兵至郡，即擊賊。一兵甫弱冠，獨奮身兩鋒，連殺七賊，衆兵乘勝追擊，賊皆披靡，棄舟走。是時，倭以柘林爲巢，劫擄四出。又南抵海鹽，西北抵硤石，硤石聚而出，衆兵乘勝追擊，不得入，遂至小賢，抵九都，歷紫雲村，角里，談家嶺，抵澉浦。所過數十里無人煙。海濱大姓多罹其害。顧澗周氏有二孀生，執之，令負擔，不勝，釘手足於樹，殺之。抵朱家棚，宿其家。守港門賊，用布漬油裹長竿燃之，徹夜如雲。隨處掠劫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婦人盡則縲縛，夜則聚而淫之。是時各地有警，不相援救，棄其鄉民，惟守城郭，如驛閉龜伏，不敢出，老幼水載陸奔，殫悉萬狀，良可悲也」。（倭變事略）

「嗚呼！劇寇方熾，別黨猶熾。吳淞之鼓聲未熄，平湖之鯨羽屢聞。極同相關，風燭慘淡，顛覆村落，鬼火焚燼」。（靖海紀略）

「十二月（嘉靖三八年），斷浙汪直。直繫積殘二年，不能決。（胡）宗憲數請旨定奪，朝廷以東南未平

，許崇憲便宜行事，姑納養之。至是歸下侍御周公監斬。周躬詣獄取直，以小酒與昇並法場，直出按察司，見官兵聯屬，始悟就死地矣。臨刑索子至，抱持而泣。直以髮金鑿授其子，歎曰：「不意典刑茲土！」若不勝其怨恨者。遂伸頤受刃，至死不撓。」（倭變事略）

參考

譚綸 明史卷一四五

俞大猷 明史卷二二二

戚繼光 明史卷二二二

唐順之 明史卷二〇五

茅坤 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二

歸有光 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

徐渭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

任環 明史卷二〇五附賈羽輔傳

譚鍾敏公遺文集 譚綸撰 有通行本

正氣堂集 俞大猷撰 有通行本 民智書局本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一八四

- 止止堂詩文集 成禮光撰 有通行本 民智書局印本
- 劉川文集十九卷 唐順之撰 有四部叢刊本
- 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楚有光撰 有四部叢刊本 四部備要本
- 白華樓藏稿三十四卷 王芝出房集二十二卷 茅坤撰 通行本
- 徐文長集三十卷逸稿二十四卷 徐渭撰 有通行本
- 明史紀事本末八〇卷 清谷寧泰撰 廣雅書局刊本 商務本
- 明代倭寇犯華史略 吳爾翰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明詩綜一〇〇卷 清朱彝尊撰 康熙刊本
- 明詩紀事一八七卷 清陳田撰 國學基本叢書本

第四章 豐臣秀吉犯朝鮮給與明文學上的影響

在閩浙沿海一帶倭寇，剛被我們幾位民族英雄誦論，俞大猷，戚繼光蕩平了，但不到二十年却又發生了豐臣秀吉之侵犯朝鮮，給與明廷一個致命的打擊。朝鮮之在東方，原有它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尤其與我國有深切的關係，但是我們之對朝鮮，數千年來總是期待它能夠獨立自保。至倭寇之對待朝鮮那就不然了。它不但要干涉朝鮮的政治、掠奪朝鮮的經濟，還想覆滅朝鮮的宗社而後快。朝鮮原是我們的屬國，因此中倭的衝突，每每由朝鮮問題而開始，由間接而直接；由無數的小衝突而釀成後日重大的決戰。

倭寇雖號為萬世一系的天皇血統，實則它之所謂「天皇」，亦若存若亡，並無明確的系統。它在末廢藩倒幕以前，天皇的命令不出宮門，各部各島，稱孤道寡，心目中那有所謂「天皇」？那有所謂「萬世一系」？試翻閱明史萬曆二十年之「援韓戰爭」，和倭酋關白王豐臣秀吉之向明廷討封，就可看出倭寇的野性是如何狡詐，如何貪淫，它對於朝鮮如何蹂躪，如何劫奪了。

在萬曆的初年，倭國足利氏衰落之後，國內羣雄四起，後來都為豐臣秀吉所平定。它征服了六十六州，遂促朝鮮入貢，且使為伐明的嚮導。朝鮮不肯，秀吉大怒，遂決意出兵侵朝鮮。加藤清正為第一軍，小西行長為第二軍，並造大艦數十艘，建行轅於名古屋。於萬曆二十年，由對馬島渡海抵朝鮮的釜山

朝鮮的釜山守將鄭撥這時方出獵，聞警馳返，而行長已將釜山攻陷，鄭撥亦作了戰敗的俘虜。這時朝鮮承平已久，兵不習戰，邊不設防，國王李祘酒酒廢弛；所以倭夷一至，望風而潰。李祘遂棄王京，令次子瑋攝國政，逃奔平壤，倭寇乃入王京，劫二王子瑋及陪臣。毀墳墓，剽府庫，分兵四掠，朝鮮八境，盡淪異域。眼看就渡鴨綠江了。（參日本國誌，日本外史，明史朝鮮傳）

於是，請援之使，絡繹於道。明臣以朝鮮爲我國的藩籬，在所必爭，遂先遣行人薛濬往諭李祘，揚言大兵十萬且至。乃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徵兵七萬往援朝鮮，遂有二十一年之平壤的大捷。明史卷二十三李如松傳云：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長子也。如松被詔東征，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剿。如松適平齊夏而旋，新立功，氣益驕。如松至軍，沈惟敬自倭歸言，倭酋行長願封，請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如松叱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正月四日，師次蘆葦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齊往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三人，餘走還，行長大駭。如松分佈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遠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陣拒守。明且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級，攻圍缺東西。以倭數易朝鮮軍令，副將祖承訓譴爲其說，潛伏西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嶺。而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砲矢如雨，軍少却。如松斬選者以殉，募死

士授鉤梯直上，倭方輕而朝鮮軍，承嗣等乃卸裝講明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軍自小西門先登。如柏亦從大西門入，火礮並發，煙霧蔽空。惟忠中砲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砲，易馬躍壘而上，麾兵益進，將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

自從倭會破了這個大釘子之後，它才知道明兵的利害，乃賂乞和討封的意思，遂由嘉興人沈惟敬之介，自願退出朝鮮王京，送返王子。旋於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退出王京，李如松擊軍入城。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與倭使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來（明史作小西飛），請願求封。

萬曆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爺台下，小的口本求封，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日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請封之事，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查照後開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戴，謹稟。計開冊封勅書印信，並各項儀制，務求老爺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原來秀吉旅行長的請願求封，並不是他的真意。他一來鑒於明援師之不可小覷，二來這時敵倭內部暗鬥甚烈（日本外史卷十六），而在明廷這方面呢？由於沈惟敬往復傳語，打動了兵部尚書石星，他爲的息事寧人，一意主款。於是神宗遂派楊芳爲正使，沈惟敬爲副，帶了冊封往日本，詔封秀吉爲日本國王曰：

朕受天明命，覆幬無私，仁育遐方，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日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潛於孽數；爾平秀吉，能統其衆，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遠，繼歸命於爾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求屬藩爲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都督僉事楊芳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諸命，凡爾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爲中國之藩籬，永安海邦之黎庶，恪遵天命，克禱天庥，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朕悉承天命，君臨萬邦，貴獨保安中華，將使漢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憐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伏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置臣行義，遣使歸原如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隨遞聲教，不肯轉達，輒爾僞冒，以煩大兵，今既悔禍，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階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爲善，因勅原素游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致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爲正使，五軍營右副將五軍都督府署僉事楊芳亨爲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爲日本國王，賜以金印，加以冠服，階臣以下，亦各量受官職，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勿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父皇帝賜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廣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重報天朝，以養信睦鄰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徭賦，靡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啓天心者也。至於貢賦，尙爾忠誠

，但我沿海勝直，惟知殿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効順既監，朕豈容報，一切免行，俾絕後害，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譴孔殷，玉章有赫，欽哉故諡。……

這真是出乎明使臣意料之外。雷明使出詔讀册文至「封爾爲日本國王」時，秀吉立刻色變，脫冕服擲地，並對朝鮮使臣說：「歸去告爾君，我將再遣兵往屠爾國也！」（日本國志卷五）

果然秀吉又反臉了。於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復進兵朝鮮境內，姦淫燒殺，無所不爲，我爲保護朝鮮，乃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麻貴爲備倭大將，楊鎬爲經略，往援朝鮮。一直打了七年，到倭酋平秀吉死亡，倭衆才揚帆逃去，結束了這次戰役。萬曆二十七年四月，神宗以平倭詔告天下，並敕諭朝鮮王李松曰：

倭奴平秀吉，肆爲不道，蹂躪爾邦，朕念玉世篤忠貞，深用憫惻。七年之中，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櫛示包容，終加嚴討。蓋不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讓靖亂，宜取浪平。神惡凶盜，陰賊魁首；大帥乘之，追奔逐北。敵銳盡戮，海隅載清；捷書來聞，憂勞始釋。惟王雖遺舊約，實同新造，振湖起敵，爲力倍艱。倭難遁歸，族類尙在，茲命邢玠撥旅歸京，量留萬世德，分布戍守。王宜臥薪嘗膽，無忘前恥！（明史朝鮮傳）

在明代的倭寇史上，雖然最利害的是嘉靖年間之騷擾浙閩沿海，但是那時候倭寇的目的，無非是在劫掠貨財，還沒有領土的野心。而且倭王仍然朝貢稱臣，華夏神明，總算還存些體面。但是自從豐臣秀吉的犯朝鮮起，那情形就不同了。它不但對朝鮮存着囊括之志，就是對明室也抱着席捲四百州的野心。試看豐臣秀吉入寇之前，對信長的豪語，是如何的可鄙（日本外史卷十五）——明吳炎（字赤溟）「封關日」詩云：

萊陽烽火何連連！倭奴十萬乘朝鮮。朝鮮委命請下吏，授師合蒼工退避，喪師解將軍諱封，賈亦不肯去。

朝鮮君臣，涕泣如雨。使受誅，倭始歸，掩替還向京師飛，不聞將軍得倭談，但見平壤城外枯骨高如丘。堂堂漢司馬，空受倭奴譏！（吳赤溟集）

這一次豐臣秀吉的侵犯朝鮮，在明室一方面因長期的出兵，弄得民窮財盡，但是在倭寇一方面，也沒得到什麼，至多也不過是「鷄林贏得夜叉名」罷了。黃遵憲說：「秀吉之攻朝鮮也，日本論者或誇其選武於外邦，或責其貽禍於國內。余考其事，當時英雄割據，類皆百戰之餘。秀吉平定海內，知不可以威武屈，故與無名之師，驅之海外。勝則割彼膏腴，廢予封土，以圖自安；不勝則死於鋒鏑，不許生還，亦所以自便，乃先後七年，既不獲大勝，又未受巨創，而悉索敵賦，民困已極。至於臨絕悔恨，淚酒滿襟，英雄末路，亦可悲矣！」（日本國志卷五）那末秀吉的「征韓」，不過是想借着這個機會排除異己；

滿足它獨霸六十六州的慾念罷了。「兩度征韓何所獲，一封耳塚草青青」。假若不是倭賊逃跑得快，恐怕
「侵入朝鮮的「十萬兵」，真的要被我們殲滅做「海外鬼」了！」（日本外史卷十六）

參考

豐臣秀吉 日本外史卷十五 十六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五

李如松 李如柏 李如梅 明史卷二三八 附李成梁傳

日本傳 明史卷三二二外國

朝鮮傳 明史卷三二〇外國

日本國詩史略 日本仙臺太柳清崇著 載有詠秀吉犯朝鮮諸將官之詩 足見日本人對於秀吉之觀感 詩曰：

除馬如松死僅生 碧蹄大捷濶韓明 翻將餘勇攻文通 紫海洋洋絃誦聲 （小早川隆景）

嚴軍冒險入胡城 瑯琊生擒空有情 莫道胸中乏成算 鷄林願得夜叉名 （如藤清正）

民心如水豈其然 滿腹雄才老倍然 莫道外征無記律 欲移元帥握全權 （黑田如水孝高）

相公一怒渡瀟瀟 國本纔搖內難生 幸矣竊盜竭吾職 狐憑極諫過親征 （淺野彈正長政）

英雄發舉失平生 纔到黃泉大夢醒 兩度征韓何所獲 一封耳塚草青青 （豐太閤死）

第二篇 明代邊患慘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第五章 漢滿初期種族戰爭中的民族文學

明代始終是在戰火瀰漫的赤光中，瓦剌（也先），插漢（俺答），浙閩倭寇，豐臣秀吉的變亂，剛剛寧靜下去，而通古斯族中之愛新覺羅氏，又崛起於東北，終成了明室的致命打擊。

通古斯族的根據地，就是現今的滿洲。中間有松花江、嫩江、遼河、大凌河、小凌河諸流域，地土肥沃，物產豐富，爲中國無上的寶庫。通古斯族（漢時的烏桓，晉時的鮮卑，隋唐時的渤海，北宋時的契丹，南宋時的女真）歷代都蕃殖於此。時而侵入關內，騷擾漢族，以發展其民族的勢力。

「滿洲」爲最大酋長的意義，既不是國名，又不是種族名。在明人和朝鮮人書上，多作「滿柱」或「滿住」。後來才譯作「滿洲」。清人不知，遂以「滿洲」爲他們部落的名稱，那便錯了。

清朝的祖先，據清人自說，多屬神話。但據歷史的考證，它的始祖始居於長白山東鄂謨羅之野鄂多理城。數傳至清太祖努爾哈齊之祖，始與兄弟六人徙赫圖阿拉地，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就是明朝的建州（今與京地）女真。建州在明時分左衛，右衛。建州女真衰弱後，海宴女真代興，明朝對於滿洲，原用蠲磨政策，到清太祖時，歲賜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騎撫順，清河，寬甸，饒陽四關互市。自愛

鄂氏日形擴大，漸服屬滿洲五部（蘇克蘇濟河，渾河，完顏，棟鄂，哲陳），後又大敗屬倫四部（輝發，烏桓，葉赫，哈達），和長白山二部（長白山原爲三部，卽：珠舍理，訥殷，鴨綠江，但鴨綠江部已服屬）及蒙古諸國。乃於萬曆四十四年登可汗位，建元天命，初具帝國雛形。這次第擴張，而寬甸平野，亦爲清人用武的區域。萬曆四十六年，大舉入寇中國，於是星星之火，漸有燎原的形勢。

明廷初聞清太祖來攻，頗爲吃驚。於是用楊鎬經略遼東，集兵二十四萬，分四路深入，一路由瀋陽出撫順關，沿渾河左岸，入蘇子河之河右，是爲左翼中路軍。一路由清河出鴉謁關（約在今鳳凰縣西北境），以入興京老城，是爲右翼中路軍。一路由開源出三岔口入蘇子河流域，是爲左翼北路軍。一路由寬甸口出穆家江流域入興京老城之南，是爲右翼南路軍。楊鎬爲四路總指揮駐瀋陽。每路兵各六萬，合趨滿洲城。清太祖乃急調集八旗兵六萬人，用中央突破的策略，併力破其二路（卽杜松一軍）於薩爾滸大敗之，遂乘勝急率諸貝勒移軍北進，破左翼北路軍。回師南趨，以奇兵大破左翼南路軍。不到五月，而四路都望風潰敗，明文武將吏死者三百餘人。這一個空前會戰的勝敗，卽決定了清明兩朝的興亡。

自從楊鎬打了敗仗，明廷便將他免職，代以熊廷弼。這時遼瀋瀕危；熊至，籌軍設險，力主固守，但朝臣以熊爲儒怯，代以袁應泰。袁故能吏，但不知兵。終於收蒙古族降人過多而致敗。天啓元年滿洲吳攻遼瀋，降人內應，城相繼陷落，袁應泰自縊死。從此遼河以東五十寨七十餘城都降了清，太祖遷都

遼陽。明廷起用熊廷弼再爲經略，熊建「三方（廣寧登萊）布置」之策，終以廣寧巡撫王化貞的專權，熊廷弼計無所施，竟以致敗。於是再換王在晉爲經略，但不久卽罷。孫承宗繼之，袁崇煥任僉事，兩人同心協力，鎗邊四年，積兵十餘萬，開屯田五千頃，不但清兵不敢來犯，而遼西失地，幾將全復。可惜後來魏忠賢忌孫之功，將孫承宗袁崇煥劾去職，而代以王之臣。邊境又形吃緊。崇禎卽位，再起用袁崇煥。袁建議「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戰爲奇，和爲輔」。於是危形爲之一振。但不久袁崇煥竟因皇帝的猜疑而冤死於獄。不久李自成陷北京，而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被拘，於是把守山海關的吳三桂，爲報自己的仇恨起見，就開門把清兵引入圍來。清兵入關後，得寸進尺，步步逼迫。前有崇禎的殉國，後有順王，魯王，唐王，桂王的死難。於是殘弱的漢民族，又落到異族滿清的統治之下了。現在將這时期的幾位民族文學家，分述如左。

一 熊廷弼

熊廷弼字聚白，江夏（今湖北武昌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他雖以文章進身，但富於軍事才略。所以明廷就派他代楊鶴經略遼東。他鎮守遼東十餘年，使得滿兵不敢西窺。要是當時沒有小人作誣，將

他墮陷下獄，那末東防有人，明室的覆滅，也不會像這樣的快！他鎮守遼東，替國家出過很大力量，但是仍不能得明廷的原諒，說他怯戰，說他懦弱，他有一首極傷心的「過恨者關」詩云：

兩年關上路，三度病中過，衰爲沙場草，愁綠世網多。

逐臣甘瘴土，衆國說風波。涕泣三朝事，馳驅敢借他！

我們知道明師在遼東失敗的原因，不是兵不勇，糧不足，而是統兵大將的不能合作。當他統兵在關外與滿兵血戰的時候，正是明廷中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鬪家務頂激烈的時候。所以熊廷弼對於這種類似的「漢奸」，是非常痛恨的。這在「詠史」詩中就可看出來了。

拍案談聲碎，驗檢，分明非與岳家仇。東窗計定金牌去，斷送南朝三百秋。

隕龍嚴霜雪未閑，羣鷲殘樹盡凋殘。誰憐塞上孤松挺，獨有芳心耐歲寒。

他的死是天啓五年。當時是和王化貞同被逮繫獄的，但王以勾結魏黨的原故沒有定罪，而他竟棄首西市，這是天下最冤枉的事。所以論者以這次的「冤獄」，爲明祚不永的原因。

經略之被害，爲天啓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六也。經略繫獄幾四年，自分必死，獄中作「性氣先生傳」及「東事問答」，前者爲自傳，後者爲仿枚乘七發，皆期有以明是非於後世，信矣，千載而後，功罪自有定分也。傳成其獄者，爲禮部侍郎丁紹輔，少詹事馮銓，並以東閣大學士預撰劄者，時遼警魏忠賢當國，御史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楊謹，勅忠賢二十四大罪狀，忠賢謂出經略手。適有幕應明者，經略門下將也，化良與忠賢意，謀應鳴觀管經，後有圖讒數語，坐妖言棄市，牽及經略，忠賢愈欲速殺之，其黨門克興，郭興治，石三畏，卓邁等，遂治旨趣成之。令海鏡與顧柔謙，出市刊遼東傳（按即汪氣先生傳）讀於黨宗曰：「此廷強所作，希脫罪耳！」經略知不免，作七揚歌與家人絕。是日四鼓，中官捧駕帖至獄，經略沐浴整寫登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革草！」手持一疏。提牢主事張時推謂：「因何敢上書」。經略曰：「此趙高之言也，盛世安得有此！」遂授筆作絕命詩，從容就戮。……（管雪齋熊經略一七二頁）

二 袁崇煥

自從熊廷弼被殺之後，所用的遼東經略，如王在晉王之臣諸人，都是魏忠賢的死黨。到了天啟的末年，經略中有大將賚略的，只有孫承宗和袁崇煥。孫承宗之修復大凌河，袁崇煥之守寧遠、守錦州，他們都用西法的砲火來攻殺敵人。清太祖努爾哈赤就是中了袁崇煥的砲火而死亡的。所以袁崇煥真不是一位守遼的良將，民族的英雄。

袁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人。他為人慷慨負胆略，很喜歡談兵家之事。崇禎初年，以兵部尚書管師遼，會清兵越薊州而戰，他急引兵入護京師，朝臣譴他引敵脅和、捕之礙於市。但自他死後，邊事無

人！（明史本傳於袁崇煥記載甚詳，可參閱錢謙益《學本直之辯黨議》，及本直所著《澹齋余記》，大成所著《割肝錄》）他的詩有「送中送別」，這可看出他是怎樣忠於自己的責任。詩云：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

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憫我遊塵尚未收。

他的死是和熊廷弼一樣，得了一個悲慘的結局。明張家玉「燕市弔袁督師」詩，是最能夠說出袁崇煥偉大的功業，崇高的人格，與他不平的冤抑。詩云：

黃沙白霧皇離族，獨賴孤臣兩臂揮。寧與作書招死士，寧創臨戰立重圍。

遂令漢卒開箱箚，共揚妖氛奏凱歸。勞苦功高誰得似，中山何事謗謗飛。

嘗他被魏閣所誣陷，罷遼東巡撫而歸時，曾有「南還別陳翼所總戎」詩一首，他的內心是燃燒着憤憤不平的呼聲。詩云：

慷慨同仇日，開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

禦寇還山便，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離離。

從前岳武穆之死，宋韓侂胄有詩云：「九重茫茫隔天日，無由下燭臣愚拙。臣愚萬死不足惜，國恥未消猶憤激」。真的，明廷自袁崇煥死後，邊事益不可問了。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三 孫承宗

明末這些守遼良將之不能久於其位，固然是魏閹的作祟，然而崇禎皇帝也是不能辭其咎的。他不是沒有聰明睿斷的精神，而是沒有兼容並包的態度。他有察人之明，而沒有用人的手段，他只養成了一種剛愎自用猜忌無常的性格，他天天怕大臣植黨，而黨反在他猜忌之下養成了。一般硬骨的老臣自然多得罪而去，一般無恥的下流，即趁崇禎猜忌的脾氣裝出謹愿自守懦弱無能的样子，來取悅於崇禎；而背着人的時候，卻植黨營私，賄賂公行，無所不爲，因此時局大壞，不可收拾。熊廷弼袁崇煥的冤獄，孫承宗的被迫去職，這都是潛伏明祚不永的危機。

孫承宗字稚圭，高陽人。（有高陽集）他沈毅有智略，尤曉暢邊事。天啟初，累督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那時遼陽廣寧，俱爲清兵所破，孫承宗自請以原官督理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他到了遼東之後，修復城堡，下，練兵十一萬，開屯田五千頃，遣將戍錦州松山大小凌河拓地二百里。他又作了很多的詩，想用文字力量來激勵士卒之同仇敵愾的精神，滅此朝食勇氣。下面幾首詩，可說是最有聲色的幾篇。

柳兒戲馬過河濁，十萬連營扣漢關。獨以單騎圍虜去，不知誰個望生還。（東便門）

漢家神武振天聲，大將初揚海外兵。似說乾州發草不，欣欣亦解向威名。

松山山北十三山，朔日人從舊福看。一見元戎輕小隊，爭教稚子識衣冠。（大將軍略地廣齊後歸秦方略）

龍子新從塞外回，分明親到廟山臺。漢人盡說遼人苦，只望天兵動地來。（大風雨夜念諸將士）

平安無事早歸來，字字真誠字字備。可奈此身屬社稷，祇今胡馬未堪回！（飾兒寄子云問平安無事早歸）

大將軍麾下大東，排來十萬鎮雄風。漢家夜半唐屠火，半照龍山夜雨紅。（駐撫舊雜詩）

他鎮守遼東時，在軍營中自築一樓，名「彈忠樓」。他時時登樓憑眺，來抒寫他憂時懷鄉的念頭。他曾經在一個秋天的月夜裏，獨自坐在彈忠樓上。經霜的木葉散落在地，被風吹得蕭瑟作響；遠處傳來戍樓中淒厲的笳聲，不禁引起他的愁緒來。他想着他的國家，想着他的民族，同時也懸念着他的父老兄弟姊妹。但是何日能把胡虜滅掉回到他的故鄉呢？他曾寫了兩首詩云：

西風落木萬山秋，小飲誰償萬里愁。待得昇平歸去日，聽筵不說彈忠樓。（樓中閒筵）

朔風急雨滿園中，烽火聲傳入漢宮。聞說至尊復鍾鼎，誰堪麟閣定元功？（彈忠樓）

他實在是一位忠於國家族和自己職守的大臣，這在他的詩中到處都流露着，他在軍中，他在宴中，他在一年春夏秋冬每一個季節裏，都是鼓勵他的將士早早殲滅了胡虜，取得最後的勝利。

萬馬嘶雲壁外城，和門才斗聽嚴更。等閒一片禦河月，幾度榆關百隊兵。

道河秋冷月輪高，大將酬恩試寶刀。鐵騎三千渾左箭，蟠花新繡紫虬袍。

第二篇 明代邊患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揖來厚玉滿平頭，騎去傳呼塞列侯。最是功成延寶客，玉璫金管下瀟洲。

邊城宿將承新恩，高會中衛開大尊。夜半酒酣誇胆略，特寒猿臂指刀痕。

絳繡初銷玉漏寒，東來烽火報呼韓。中丞節鉞封侯急，莫遣軍稱天可汗。

寧城外築重城，十里金鴻舊有名。可是虜連蒸土就，不妨胡馬夜縱橫。（軍中雜詠）

千里風騎當畫昏，排來鷓鴣擁和門。漁陽老將談新戰，幾度褰裳指箭痕。（齋居雜詠）

探得旃荒滿大營，橫磨一劍倚雕鞍。爺兒小試飛騎手，盡縛降王馬上看。（宋總戎燒荒出塞）

灤水西南擁萬壑，元戎特領五將軍。揮刀賸得盧龍塞，騎鶴猶聲戰後雲。（哭馬滄淵大將）

綠鬃矯捷夜三更，擁衣枯坐賦東征。疎櫺不隔寒風入，爲憶寒風上帶城。（仲冬望之夜）

誰遣元戎賦小戎，老臣承召抒愚忠。借毫且漫稱開濟，撥嬾仍先論戰攻。

邊徼半殘明漢月，天河一挽洗胡風。唐宗仙李繫根遠，莫說中興有令公。（駐滄海門人王獻我投詩用其韻）

他是一位很有氣節的大臣，他當然對於有節操的民衆是極其崇敬的。他的瓦礫坡三首詩序云：「坡在冷口關西，登坡而北折向東，遂通冷口。予聞冷口，抵坡下，成將指石壘曰：『此烈婦墳也。當虜入永平，掠生口北去，有少婦締服馬上，兩胡兒馬將下坡，大呼墜岸死，不知誰氏也。掩其骨於山之下。』」

。詩云：

瓦礫坡裏邊坡路，飛燕巢林不見家。擬死低徊且不死，尙留一息見中華。

誰家少婦薄裙新，馬上猶餘不死身。纔欲下山上死，玉顏終不染胡塵。

中間誰經萬石林，胡笳吹破斷腸吟。漢家一片蛾眉月，照得中原一片心。（瓦密坡）

然而事情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他雖然這樣的爲國盡忠，爲國宣勞，但終「不蒙鑒察」，被魏黨攻擊下去，說他和周順昌，左光斗，魏大中「朋比爲奸」，把他撤換了。

是崇禎十一年吧，清兵攻高陽，他老人家正在鄉居，已是七十六歲的高齡了，他率家人拒守。城破之後，他投繯而死。「不成功，便成仁」，孫承宗是實踐了這句格言。他的詞亦和他的詩一樣，處處流露家國之感。

孫文正公（承宗）詞多自述，年老防邊，甚爲可敬。唐多令云：「便欲乘風開萬里，雙鬢不勝秋」。御得行

云：「未拈白髮先成淚。……北山猿鶴，南枝烏鴉，幾度家園會？」霜天曉角云：「玉闌人更老。」沁園春

秋思云：「是誰奪却燕支？算麟閣雲台須有時。問一行直抵黃龍，痛飲何如？……天思遠，念玉闌人老，日汝其歸。」（趙景深民族文學小史）

四 被謳歌的秦良玉

後稱爲中國女民族英雄秦良玉，四川忠州人，石柱宣撫馬千乘之妻。（四川忠州志）她饒胆智，善騎射，兼通詞翰。馬千乘卒，她乃代領其衆，以討奢崇明功，授督僉事，充總兵官。崇禎時入京，奉命援遼東，朱由檢（明思宗）賜以詩四首（北平有四川營，爲秦良玉平遼後屯兵之所，現有秦良玉紀念堂，內刊明莊烈帝賜秦良玉詩四章）云：

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袖裏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

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露宿風餐誓不辭，飲將鮮血帶隨脂。凱歌馬上清吟曲，不似昭君出塞詞。

邊將箕帶靖皇都，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到後來張獻忠入四川，良玉悉召所部約束道：「有從賊的殺無赦」。她乃分兵守四境，張獻忠竊招土司，獨無敢至石柱境，這也是見她的威名了。沈欽圻有秦良玉遺像詩云：

纓銀貫髮紅綉，滿袖飄日風前披。滿月粉頰揚青眉，繡旗飄翻捲長綫。

誰人結束整隊伍？知是石柱女土司。英雄自古巾幗，投石戰場壯顏色。

當年平寇崇明，一騎紅裝萬人敵。手持長鎗入賊陣，縛賊歸來向空擲。

思宗季年紛戰爭，勤王誓師萬里行。至尊一語表英武：「桃花馬上請長纓」。

後方獻賊入巴蜀，歸藏不遺橫殺戮。勤王兵殘勢窮蹙，子喪弟死一身獨。

連磨六厥力已殫，拔刀自刎身不辱。忠勇義烈衆有之，女中誰許誰能續？
如今這像餘糧糧，摧激人間壯士肝。願將效死沙場女，追配從軍古木蘭。

這一個故事也算是明季防遼史上的一段佳話，所以就把他介紹出來。明張寧《字諱》之，號芳洲詩云：「卸却金銀佩虎符，提兵十萬到皇都。西南夷婦援東土，愧煞中原無丈夫」。《芳洲集》國家到了外患緊急的關頭，凡是一國的國民，都應該這樣慷慨赴敵的。像秦良玉這個女子。不是我們民族史上的奇葩嗎？他已和王昭君、花木蘭、梁紅玉諸人，成了中國民族中的巾幗英雄，而爲後來的詩家畫家戲曲家所遺蹤描寫的對象。清董榕的芝蘭記，陳運的蜀錦袍（玉獅堂十種曲），都是以秦良玉的故事爲主要描寫的對象。現再抄錄幾則明清人對於秦良玉的記載。

秦良玉惠州人，嫁石柱宣撫使馬千乘。萬歷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襄纒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扼賊郛坎。明年正月二日，賊乘官兵宴，夜襲，良玉夫婦首擊敗之，追入曉境，連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酋陽謀軍，直取桑木關，大破賊衆，爲川南路戰功第一。（明史卷二〇七征播）

秦良玉授省。（明徐如珂攻渝紀事）

徐公（徐如珂）召石柱司女將軍秦良玉率兵萬四千人授省，諭以忠義，分餉四千馬二百予之，遣馬世修取二郎關。適女將授省還，與之聯袂爲一字陣，環賜授二萬餘於江干，遂拔渝城。（明文慶孟定蜀紀）

女帥秦良玉授省還，與諸將聯袂爲一字陣，環五十餘里。（明虞山遺民平蜀紀事）

第二篇 / 明代邊界倭禍中反映的民族文學

千乘以論閩賊事，皆內監丘乘龍，逮雲安獄庾死，予辭麟未壯，玉奉命與賊。（陵初支志）

參 考

險廷弼 明史卷二五九 全祖望諸培亭集外編卷二七

袁崇煥 明史卷二五九 諸培亭集外編卷二七

孫本宗 明史卷一五〇

秦良玉 明史卷二七〇 征播

熊廷弼評傳 梁乙真著 東方書社出版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 梁啓超撰 飲冰室專集

曾培亭全集 清全祖望撰 有四部叢刊本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謝國禎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玉光堂十種曲 陳琅撰 有光緒本

明史三三六卷 清張廷玉等編 有四部備要本

明史紀事本末八〇卷 清谷應泰撰 有國學基本叢書本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
展開

第一章 民族革命運動中對敵的三個策略

在本書第一篇第八章中，曾經指出歷史上每當外族入主中國之後，他們的統治政策：殘殺，懷柔，感壓，防範。但約言之，也只是兩種方法：一是強力，一是同化。前者可說是威脅，後者可說是利誘。但是這兩種方法，都不生效力，強固不易，同化也很難。我們知道一個民族要同化一個民族，至少總得幾百年的工夫，還得被征服的民族永也不抵抗主義。但自從清順治元年，清世祖福臨入關稱帝起，到十八年明永歷帝被弑雲南止，明朝的忠臣義士，馳驅於山林叢莽之間，崎嶇於嶺嶠海外之際，艱苦抗戰幾二十年。他們有的斷頭流血，前仆後繼；有的漆身塗炭，委曲圖存；有的遁跡方外，不甘做異族臣民，有的隱居著書，想培養民族思想，凡此種種，其人數之衆多，竟不可以數計。據屈大均所撰皇明四朝成仁錄十卷，記崇禎宏光隆武永歷四朝死事之人，每一朝皆有二三十傳，每一傳包括人數數人至數十人，至少亦在千人以上。崑山徐乘義所撰明末忠烈紀實二十卷，內分殉豫，殉秦，殉楚，殉晉，殉江北，殉齊魯，殉黔滇，殉豫章，殉畿輔，殉君，殉福，殉唐，殉魯，殉桂，効死，遠制（不肯薙髮而被殺者），殉國烈女等等，雖未明言人數多寡，但據目錄觀之，也著實驚人。又據吳江戴笠殉國編三十卷，

自閣部大臣至衣諸生，自京都以至邊陲閩粵，無慮千餘人。而江陰陳鼎的忠烈傳六十卷，所記載死事的忠臣義士凡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這兩部書雖亦僅屬目錄，但也可給我們一個概念，使我們知道那時爲國家死節，爲民族盡孝的如何之多。所以梁啟超說：「晚明風節之盛冠前史。」而陳伯陶亦謂：「明季士大夫敦尚節義，死事之烈，爲前史所未有。」（粵東遺民錄）就因這個充實而光輝的民族潛在的活力，所以在歷史上，雖然漢民族一時受到異族慘酷的壓迫，但遲早要使異族的政權，在漢民族的普遍騷動反抗中顛覆的。究竟他們用的什麼方法呢？我們就它的經過之歷程而總括之，不外乎三端：一是革命的運動，二是秘密的結合，三是文字的鼓吹。

一 革命的運動

明末的政局真糟糕極了！外有強敵，內有流寇，國家危險到萬分，而政府的要人仍然是醉生夢死，苟且偷生，絲毫沒有奮發蓬勃之新的朝氣。照這樣下去，我們的民族是永不會有出頭的希望了。然而自從國變以後，各地義軍之所以能與清軍周旋了好幾十年，稍爲民族吐氣的，全靠些富有民族意識的青年志士，和老百姓的氣節而已。他們眼看着國破家亡，他們不以爲自己的力量薄弱就不去與敵人抗戰，清兵節節的前進，他們節節的困守，他們可以犧牲自己，犧牲全家，甚至犧牲全城的性命來保存中華民族

的精神。所以像松江的陳子龍，夏完淳，嘉定的侯峒曾，黃淳耀，江陰的閻應元，陳明遇，績溪的金聲，徽州的吳應箕，鄞縣的錢肅樂，上虞的張煌言，高州的陳邦彥，東莞的張家玉，蕪州的楊廷麟，……他們可以拿一個小小的城池與清兵抵抗好幾個月，清兵南下，勢如破竹，而一般無恥的漢奸都準備「箠食靈漿以迎王師」，但如江陰等處一兩個小小的城池，卻幾個月都攻不下來，並且都是抗戰到底，沒有一個人肯半途去投降的。松江的夏完淳，自從十五歲參加反清復明的神聖戰爭，他被清軍捕殺的時候才十七歲，那一種慷慨悲歌就義的一幕，真使我們感動極了。由此我們知道抗戰勝負的關鍵，並不在兵力的多寡，兵器的良窳，只看人民團結的精神罷了。像閩應元夏完淳這樣的人，看來似乎很小，但他卻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偉大。中華民族雖屢遭外族的侵略，而能長久存在的在此。以往的先烈們看來是失敗了，但他們的成功也就在此。茲將當時起兵抵抗異族統治的義軍列表於後：

松江	給事中陳子龍 長樂知縣夏允彝及其 子夏完淳 水師總兵吳志葵	
吳江	兵部主事吳易 舉人孫兆奎 諸生文乘	文乘字應符，長洲人，兵敗被執，賦詩就獄，絕命辭云：「閩闈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許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臥白雲。」

嘉定	通政使侯嗣曾 進士黃淳耀	
江陰	典史閻應元 陳明遇	江陰城破時，有貢生黃毓祺逃去，續作反滿運動，見祝純嘏孤忠後錄。
崇明	員外郎沈廷揚 主事荆本徹	
崑山	副總兵王佐才 顧炎武	
嘉興	吏部尚書徐石麟 總兵陳梧	
宜興	舉人盧象觀 舉人葛麟	按葛麟字蒼公，丹陽人，與盧象觀起兵後，同殉難於泖湖，著有瞿庵集，陸本有悼葛蒼公泖湖殉難詩。
長興	主事王期昇	
興化	朱繼祥	
常熟	嚴斌 項志寧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太倉	王湛 蔡仲昭	
太湖	張世綸 任溥遠	
績溪	御史金聲及其門人江天一	
徽州	推官溫璜 推官吳應箕	
寧國	山東巡撫邵祖德錢龍文	
稽亭	庶三衛	
餘姚	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 給事中熊汝霖	東南紀事卷五：魯王監國，晉嘉績兵部侍郎，總視義師，號孫熊兵。敵則汝霖當先，嘉績繼之，餓不給，則毀家產佐軍，每對軍佐泣曰：身先人也，義同國存亡，惟懼事不濟，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
會稽	鄒運謙 于顯	邵廷震東南紀事卷六：杭州失守，遂謀決意起兵，乙酉閏六月辛卯，結郡中少年劉翼明等，合衆水陸，傳以國難，衆皆哭。遇會稽令彭萬里受新令歸，招搖過市，衆怒殺之。清風里，遂攻郡。

署，獲署首逆劉張懷殺之，即日檄於道，以五百人西上錢江。

湖州	湖州監官戴雷 總兵金有鑑 諸生郭澤祖	
鄞縣	錢肅樂	
黃竹浦	黃宗羲 馮京第 黃宗炎	
上虞 東山	御史李長群	
上虞 平岡	翰林張煌言	
會稽 南鎮	都督張欽臣	
蕭山	石仲芳	
台州	俞國望 金湯	

中國民族文學史

奉化	吳奎明 袁應彪
海寧	餘姚知縣王平中 太 侯寺僧陳潛夫孫爽
衡州	王夫之 管嗣婆
高州	陳邦彥
端州	陳子壯
東莞	張家玉
廈門	鄭成功
建昌	益王朱由本 夏禹亨 艾南英
撫州	永寧朱慈炎
贛州	兵部侍郎楊廷麟

二 祕密的結合

我們在中國近代戰爭史上，尤其當明末這一個時會，漢民族受外族侵略壓迫，簡直成爲統治的民族史上之恥辱的烙印。在這個又偉大又悲劇的時代中，我們的民族戰士，除了起來作英勇的反抗運動外，還有兩種不可忽視的潛力，就是上層社會裏青年所倡導的「社局」，和下層社會羣衆所組織的「會黨」。前一個可以叫做公開結社，後一個可以叫做祕密結社。關於「會黨」我將留待下文敘述，這裏先說「社局」。

甲 社局運動

「社」這個名詞，來源很久。說文「社」字下云：「地主也。周禮十五家爲社」。漢代有鄉社，里社的名稱，由社爲一地之主，而引申爲社會的組織。到後來習武備的叫做社，究文事的叫做社，而宗教中祕密團體的組合也叫做社。如晉代的惠遠蓮社，宋代的胡瑗經社，西湖詩社，射弓蹋弩社，和元代的白蓮社，月泉吟社，汐社，明代的復社，幾社，以及滿清末年革命黨人所組織的南社，這些所謂「社」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的，除了幾個純粹的學術研究之團體而外，譬如月泉吟社，汐社，復社，幾社等，都是在艱鉅的民族戰爭之過程中盡過最大的努力，擔負了聲訴時代的偉大的責任。

在中國的民族戰鬥史上，我們如果把「社局」這一個運動，作一個歷史上的觀察，可以看出兩個不同的方式，一個是消極的抵抗，一個是積極的起兵，這兩個民族戰鬥的方式，雖然都能夠給異族統治政權以迎頭的打擊，但若就其革命的效果看來，後一個比較前一個來的更有效些。譬如宋元之際的月泉吟社和汐社，他們所散佈的革命種子到元末始爆發出來，可以說是屬於前一個例證。至於明代末年的社局運動，那情形就不同了。當滿族的鐵蹄踏到了江南之時，幾個社局中年輕的書獃子，他們不怕清兵的鐵蹄，就是粉身碎骨也甘之若飴，赴湯蹈火，卻所不辭，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中華民族立國的精神。像江蘇，像浙東，像閩粵各處的社局，都出了不少橫刀躍馬叱咤嗚呼的抗敵英雄，這可以說是屬於後一個的例證。明末的社局給我們民族史上的印像太深了，所以不妨把它詳細敘述。

一 吳中諸社

(一)復社 復社的創始人，是明季文壇上的盟主張溥（見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他是一個很幹練的人材，他有作領袖的修養，他有刻苦自厲的精神，和兼容並包的態度，所以他能夠利用這個「以文會

友」的復社，把幾個溫溫爾雅的書獃子變成了社會上亟衆運動的中堅，民族革命中的戰士。譬如楊廷樞，楊廷麟，吳應箕，黃宗羲，黃宗炎，錢秉鐙，鄭露諸人，都是復社中的臺柱，到後都去參加「反清復明」這一個神聖的偉大的種族戰爭。

(二)幾社 幾社創辦的一共有六個人，號爲「幾社六君子」。那六個人呢？就是夏允彝，杜應徵，周立齋，徐孚遠，彭賓，陳子龍。最先創辦幾社的還有一個李雯，因爲他後來投降到清廷，所以杜登春的一社事始末」便沒有把李雯列入。幾社與復社在崇禎的初年，是抱着合作的態度，但他們所不同的工作，就是復社對外，幾社對內；復社整天在外邊開會活動，幾社的同志却閉戶埋首讀書。復社開了三次大會，風頭真是出夠了，但自從張天如(溥)死後，復社就嗣響終絕，而幾社的文會卻又繁盛起來了。

但是這種繁盛的局面並不長久，南明的朝廷就被清兵消滅了，清兵節節的南下，江南不久歸入清廷版圖，夏允彝和他的兒子完淳，他的朋友陳子龍，就在松江起兵，後來都殉了節。那些復社的名士如吳應箕，顧杲，吳易等人，也皆以起義作了爲國家民族犧牲的英雄。能開元，方以智，錢秉鐙也作了和尚，徐孚遠跑到台灣作復興的工作；這是何等令人欽佩呢？所以自宏光覆滅以後，幾社的老先生們被清兵殺的殺，逃的逃，所剩下的只有幾個幾社的後進了。

但是這些後進們也是不甘寂寞，一有機會，就想幹一下的。順治十七年，鄭成功和張煌言率師北伐

，水師一直打到鎮江，安徽的和州，池州，無爲，蕪湖等義軍全都響應。明季遺民聽見鄒成功有這樣的偉舉，也都在內地響應，歡迎鄒成功北上，於是就有「通海」一案發生。像浙東邵氏之獄（邵懿佳的兒子暨家起兵事見晴培亭集卷十四那六公子墓碣銘），就是一件很慘酷之種族鬥爭的悲劇。

二 浙中諸社

三吳是社局的起源，而浙則是一條洪流的漫衍。在這裏的社局，分爲浙西和浙東兩派。浙西杭州等處，承三吳風梳的餘緒，詩酒吟詠，或從事參禪，要想在頹廢的遮掩之下，去過苟且偷存的生活。但浙東寧波一帶的社局，則是激昂慷慨，勇於敢爲，與浙西的風氣便不同了。假如我們將浙西一派叫做頹廢派，那末浙東的可說是激進派。在當時滿清政治的嚴重壓迫之下，激進一派自然是殺戮無道，就是放浪江湖寄情詩酒的頹廢派，也終於被清廷弄的焦頭爛額。總之，國家滅亡了，民族被征服了，你只有抵抗，才是對敵惟一的方法，只有不屈，才是民族自衛的法寶。反之你要想在敵人暴力之下作苟且偷生的幻夢，結果使你失望，使你悲觀，使你最後還是拖了一個悲慘的命運走到墳墓裏去。浙西頹廢的一派不必說了，我只把浙東一派社局中人之慷慨悲歌劍光血影的英勇的場面呈獻於讀者之前。這裏我們還有最可注意的兩點，就是浙東的社局運動可分前後兩個時期：（一）崇禎年間的社局，由詩文的結合而變爲政

治的運動。(二)弘光以後的社局，又由政治的運動而變為民族革命運動。而這兩種運動都是以青年民族戰士黃宗義為重要的核心。

(一) 前期的社局

自從黃劉宗信證人書院提倡實踐之學，於是他門人賈宗義，更發揮師說而廣大之。他的朋友陸文虎萬履安，和他的兄弟宗炎，宗會都是一時的英材，很能提倡一時的風氣。所以餘姚，鄞縣，慈谿二般的人士，都受到黃氏弟兄的影響。當崇禎的初年，逆黨初平，天下尚未大亂，吳中的社事，正奮鬪熱，但是東越地方的空氣，仍然不甚開通，因此陸文虎萬履安和黃氏兄弟，願意把甬上人士與吳中復社連合起來，遙為呼應（參黃宗義南雷文案卷四蔡萬悔菴文）。那時鄞縣的幾位青年，華夏，王家勳，也在鄞縣謀倡立社局，所以他們不久都加入復社，每一次的政潮，都是與三吳方面取一致的行動。到崇禎年間某林諸孤，這一般年輕的孩子們在南都開成立大會，和驅逐阮大鍼的「防亂公揭」，也都有黃宗義諸人的名字，因此東越的風氣，就慢慢開通，對於政治的興趣，也漸漸濃厚起來了。

(二) 後期的社局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不久南都失守，將王常等三杭州監國，但不到三天就投降了清廷，清兵眼看該處投降，就將浙江了，那時鄞縣城裏，幾個社局的同志董志寧，王家勳，張夢錫，華夏，陸宇燾，手聚等八人，平時有高談闊論，批評朝政，當時的人稱爲「六狂生」，他們感着國家民族的危亡，非起義抗清不可，跑到城內的紳士錢重樂家裏，約他在城隍廟裏開了一個民衆大會。老百姓聚集了不下好幾千人，就推舉錢重樂爲首起事（參全祖望鮚亭集卷七錢公神道第二碑）。他們又約好方國安王之仁的軍隊，封鎖了錢塘江，就請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這在歷史上名做「畫江之役」。

那時黃宗羲宗炎弟兄，也在黃竹浦起義，他們練的軍隊非常勇敢，名做「世忠營」。除了他們兄弟之外，那時浙東的士大夫以至軍民人等，都惓懷故國，依巖結寨，義兵四起，由寧波紹興以至台州處州，不知結了多少義兵，那時山寨的義軍，以張燿言，李長祥，和大蘭寨主王翊爲最盛。（鮚亭外集卷四右貧郡御史王公墓碑）

這時清廷看着浙江的義師實在利害，就用招撫的方法，恩威並用，這一來一般無恥的漢奸就都投降了清朝，山寨的義兵頓失了勢，黃宗羲的世忠營被清兵所破。他的弟弟宗炎被清兵所擒，幸虧高且中想出來妙計，纔在法場上把宗炎救出來，他們的世忠營就歸到大蘭寨主王翊的軍隊裏去了。但不久王翊也被清兵執殺，那時六狂生中健在的只有陸宇燾了。他見蓋世的英雄爲清兵所殺，他心中極爲難過，他把

王翊的頭從城上盜回來，每年到了寒食，悄悄的取出王翊的頭來把酒祭奠一番（見重刊鄞縣志人物十五），這事情太令人感動了。

三 粵東諸社

結社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了一種風氣，而且這風氣很快的就由江浙傳到了南海。在崇禎年間陳子壯，黎遂球，陳邦彥，歐必元等一般青年文人，以文章聲氣與江南復社相應和，結社的風氣，猶如春水怒潮，應運而興。在廣東的社局據我們所知道的，有陳子壯的南園詩社，屈大均的西園詩社，僧函是的淨社，以及僧函可在瀋陽所結的冰天詩社。茲就這幾個社的內容分述於后：

（一）南園詩社 南園詩社的創始人，是南海陳子壯和黎遂球。他們兩人都是明末文壇上極有名的詩人，尤其是黎遂球所作的賣牡丹詩爲一時絕唱，因此南園詩社的文名，也就因人而重了。南海羊城等處，素來是繁華之地，所以集會的時候，非常熱鬧。每當會日，必以歌伎侑酒，漿聲燈影，月色波光，這種風景，是不減於白下的社局。但不久，南北二都，相繼失守，而南園的幾個臺柱如陳子壯，張寰玉，陳邦彥等又都因起兵失敗作了殉國的英雄。南園詩社就從此無形停頓，只剩下幾位南園的後輩如子壯的兄弟子升，邦彥的兒子恭尹。陳恭尹字元孝，號獨篋子，少負文名，頗有恢復之志，但自他死後，南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國的遺風，也就絕盡了。

(二) 西園詩社 這是屈大均主辦的一個詩社，大均字翁山，又字介子，他是清廷所最忌的人，所以清乾隆年間，還有發掘南京雨花臺屈大均衣塚一案。他的詩也和他的爲人一樣，是洋溢着反抗精神的健者之聲。

(三) 淨社 這是僧函是所主辦的一個詩社。函是字麗中，一字天然，番禺人，他本姓曾，名起華，字完師，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厭棄了世俗，從黃巖道獨削髮爲僧，釋名函是。他這時雖說做了和尚，但他並沒有忘心國事，他對明末的道老和死節之士，尤爲關懷。所以像張家玉，陳邦彥的死節，他還作了幾首詩哀悼他們，因此一般名流像屈大均，陸圻，金堡諸人，都投到他的門下充當弟子，那是多麼令人感奮呢？

(四) 冰天詩社 函可是位很有氣節的和尚。他自從甲申以後來到金陵，他看到清兵的蠻橫與無恥，就作了一部私史詆毀清朝（粵東遺民傳），這件事後來被人告發，清廷就將他遣戍瀋陽。他在瀋陽仍是不忘故國，與遣戍的流入左懋泰，李呈祥，魏瑄，郝清等三十三人組織這個冰天詩社。他自從遣戍之後，他的弟弟宗麟，宗驥，宗驥，都因抗節而死，他的叔父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亢，也因起兵反清，戰敗被殺，他的姊姊妹妹和幾個弟婦以及僕從婢媵，亦多從死，他全家死的太壯烈了，所以函可

每得家書，淚涕洟面。我們讀他的「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氣」一詩，可知道他故國之痛，人倫之變，使他怎樣的痛心！

四 閩台諸社

(一) 石倉園詩社與閩風樓社 在福建一方面的社局，並不見怎樣發達，尤其是作爲「反清復明」含有民族意識的結社。但比較稍爲有點意義的，還是曹學佺所創的石倉園社和閩風樓社，發生了一點點作用。此外像八郡文社，南屏文社，元雲詩社，三山吟社，那就僅僅是文人騷士們流連詩酒的結合而已。

(二) 海外幾社與福臺新詠社 鄭成功自從佔據台灣之後，還是打着明室的旗號，嗚呼恢復，所以一般明季的遺民們，凡不甘願處在異族暴力之下的，就都跑到台灣去求一線的生機。所以徐孚遠就在台灣組織一個海外幾社。沈光文組織一個福台新詠社。沈光文字文開，鄞縣人，他是曾參與「甌江之役」的一位志士。他後來跑到台灣作客三十多年，看見鄭氏三世的盛衰，到了清康熙時姚啓聖得了台灣，勸沈光文回鄞，他雖然有故鄉舊土之思，但終於不肯投降清朝，就和在台作寓公的宛陵韓文琦，閩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鄒廷桂，榕城林奔丹，吳棊翰，山陽宗城，螺陽王際綵結社，所謂「福台新詠」的，便是這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幾個海外孤鴻於荒江老屋之中作擊囚對吟，或者作醜密工作的嘯聚的據方，以冀復興與萬一，這已播下近世台灣革命的種子了。

我們如果將上述社局的隱史作一個瑣語的敘述，可知他是興於元初，盛於明季，而衰歇於清初，這一層具有絕大力量的民族文化運動，在我們民族戰爭史上，應該佔着主要的一頁。所以我們看吳應鑑的復社姓氏上，他聯合全國的青年士子不下二三千人，他綜合北至山東，南至湖廣的小團體不下數十個，這樣的狀況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成了全國民族文化事業總動員的運動。但自從南都陷落，所有復社兩社中的幾位臺柱從事反清失敗之役，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都爲國犧牲了性命，頹廢的老者，也入山當了和尚，他們的社局遂也由公開而漸趨於秘密了。但是越秘密却更遭清廷的注目，因此在順治九年，由禮部題奏，立條約八款，剝刻學宮，禁士子結社（參下雜鈔卷二）。到了順治十七年，更由禮科給事中楊雍建的啓奏，就有禁止社局的事情發生，因此，社局這件事就漸漸的斂跡，社局的稱號也慢慢的自己改變了。

然而社局在表面上似乎是被禁止，而實際上仍有結社的痕跡存在。於是順治以後的社局，就發了兩種變化：一是由結社而變爲依嚴結案的故事，二是由結社而變爲秘密結社的會黨。前一個的例證我們已在上文浙東諸社中說明了。後一個例證就在下文敘述。

乙 會黨結社

在過去的歷史上，每當中國民族受到外來異族的侵略和壓迫之秋會，無疑的立刻就會掀起廣大而普遍的民族革命的怒潮，這時候橫刀躍馬的英雄，仗義疏財的豪傑，和平素喜談濶論的文人學士，一個個都像狂飈掠海馮驥奔泉一樣的站在抗戰的大難之下，從事於神聖的民族鬥爭。然而這只是社會上少數的知識份子之倡導工作，他們對於民族革命意識的培養和情緒的激發固然關係很大，但一時却不能深入於社會下層而收全面戰的效果，至於結合大量的羣衆而極易見諸實際行動，終能以破壞漸次穩定的社會秩序，顛覆異族統治政府之命脈的，還是在青年領導下的下層民衆的秘密結社。

好像是一個定例似的，歷史上每一次革命運動的發生，無不由秘密結社而起。我們如果將中國秘密結社作一個歷史之回顧，可說是始於西漢，興於宋元，而盛於明清之際。在這一個悠久歷史過程中，幾乎沒有一朝代沒有秘密結社成爲反抗現狀的有力組織，造成些微動社會的反政府運動。如西漢末年的赤眉，銅馬，東漢末年的五斗米道，卽如平黃巾而崛起的劉備關羽張飛三人之結義桃園，約爲兄弟的故事，「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更成了後世秘密結社的模式。宋徽宗時如宋公明盧俊義之徒，他們會徒衆三十六人於梁山泊的忠義堂，「父天母地，喫血誓盟」，這各種的儀式也永爲後世

秘密結社的師法。

不過在宋明以來的民間秘密結社，志在打倒統治者，對內的政治作用較大，團結性也比較鬆懈。宋明兩朝的末季，一切民間結社的目的，不僅在推翻統治者，尤其驅逐統治者出境，自身脫離異族的統治。這是奪取政權與保護民族作用的合一。而且民族革命在團體中佔着主要領導的地位，如元朝末年的白蓮教，清朝初年的天理教，與中世以後的太平天國，及十九世紀末年的義和團運動，都是以驅逐異族光復漢族爲主要的工作。明之滅元，清末革命運動的成功，得力於此種社團之力甚多。於此就可知道秘密結社與民族革命運動關係的重要了。

(一) 白蓮教 白蓮教是佛教的支流，南宋亡於蒙古族的元，一般人便利利用這個團體爲反元復宋的組織。到了元朝的末年，白蓮教已公開的見於政治活動，這就是十四世紀中葉的漢民族反元的大暴動。劉福通利用「韓山童爲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正統君主」，含有民族意識的說法，號召羣衆，誓告天地，以推翻壓迫漢族的元人。在當時反元的鬥爭中還有布販徐壽輝，漁戶倪文俊，鹽徒方國珍，漁戶陳友諒，僧徒朱元璋衆位英雄，而韓林兒（韓山童子）的白蓮教徒衆，實爲一重要的主力。蒙古族的統治政權顛覆以後，明朝盛時二百餘年中，白蓮教沒有積極的活動。到了天啓年間，因朝政的日趨腐化，官僚地主的剝削日加殘酷，白蓮教徒遂又蜂起。黨首鉅野徐鴻儒衆至二百餘萬，一度起兵，雖不久即告

失敗，但他們的根株並未斷絕，仍遍布於黃河及川陝各省。及滿人入關，漢人感受異族壓迫的兇殘，反抗情緒到處瀰漫，於是白蓮教的組織又迅速擴大起來，到了乾隆時，他們的勢力已蔓延到黃河淮水兩流域，漸次地伸入長江流域了。

(二)三合會 哥老會 近世秘密結社的起源，其動力有二：一是民族意識，二是生活奮鬥。當時滿清入關之後，明末遺民悲明室之亡，痛漢族為奴，故組織三合哥老會，專作排滿復明的運動。這類民族意識，在清初已經有過多次革命運動，其後太平天國的興起，光復了半壁山河，就完全孕育於這類秘密結社的組織及意識。到來後國民黨出身的興中會，內中就包含三合哥老的成份，辛亥革命的成功，就很得力於這類秘密結社。至關於三合哥老這兩個會的起源，還有一共同的傳說，就是自從少林寺被清軍勾引奸僧陰謀焚燬之後，僅僅逃出了五僧五祖，圖謀復仇而結成的秘密團體，這是反清復明最初的組織。

三合會也叫做三點會，又名天地會，盛行於南洋及珠江流域的下層社會。這個會的支流，如鉢子會，告化會，紅旗會，小刀會，劍子會等。他的內部組織類似軍隊的編制，首領稱「大元帥」或稱「總理」，二頭目稱「香主」或「二哥」，第三稱「內扇」先生「三哥」，第四稱「先鋒」，第五稱「紅棍」，普通會員稱「草鞋」。

我們從他的這些名稱看來，可知他們會的組織極為秘密，用種種隱語隱詞或暗號掩蓋真像，以防外

人探得他們的秘密。再就三合會的「三十六誓」「二十一則」「十禁」「十刑」等誓詞及律則看來，可知他們爲完成其政治上的任務，且常實行共同的生活。會員入會後均姓洪，爲一家兄弟，在經濟及行動上都有彼此互助的義務。會員須絕對保守本會秘密，所謂「洪家之內事，父不能傳子，子不能傳父」。設若會員中有的被官兵捉獲，這乃是天降的橫禍，雖死也不得供出洪門兄弟的秘密，否則違反律則要遭天譴了。哥老會以「弟兄義氣」爲不易的箴言，以三國演義之中的劉關張桃園結義爲模範。首領稱「大爺」，依次「二爺」至「五爺」，入會的不分貧富貴賤，不過此會游俠的意味居多，似不及三合會政治色彩的濃厚了。

（三）上帝教 太平天國是中國近代的偉大民族革命運動，也是起源於秘密結社，而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物，如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等，亦都是鄉村中的智識青年。起先廣東人朱九濤，自稱是明室的遠裔，創立上帝教招收教徒，洪秀全和馮雲山都是他的徒弟。到朱九濤死，洪秀全覺着師說不足以結衆人之心，乃與馮雲山採取基督教義組織上帝教，凡奉教的都叫做「師徒」。男稱曰：「兄弟」，女稱曰：「姊妹」，稱天父曰：「耶和華」，說耶穌是耶和華的長子，稱之曰：「天兄」，洪自稱是天父的次子。在洪秀全舉兵金田的時候，三合會各頭目之有武器的都來依附，但後來因教義相異，都漸漸散去，只有廣東人羅大綱始終跟隨着，所以後世都誤以洪秀全爲三合會的首領，呼太平賊曰：「三合賊」，這完全和事實不對的。不用說他們所奉的教義不同，（三合所奉的是道教佛教，而上帝教所奉的是基督教）就是「反

「清復明」這一個最大的政治目的，洪秀全到後來也持了異議（見中國秘密社會史第三章）。

三 文字的鼓吹

文學是一個時代「時代精神」的滯點，文學是一個民族「民族魂」的結晶。一個時代一定有反映這一個時代，表現這一個時代，領導這一個時代的精神文學。一個民族，也一定有鞭策這一個民族，奮勵這一個民族，發揚這一個民族的民族魂的文學。偉大的足以稱為全民族之聲的文學，時代是「經」，民族或國家是「緯」，由時代和民族國家的經緯交織而成的文學作品，那纔是有意義有價值偉大的時代的號聲。

我們知道十七世紀漢滿兩民族的接觸，在武功方面，漢民族是完全失敗了，但那般志切恢復的民族志士們，他們並不灰心，並不失望，他們以為武力失敗了並不打緊，還可從學術思想方面戰勝敵人，制敵人的死命；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呂留良，閻爾梅等，便是應時而起的一羣，而且都是民族思想運動的的代表。他們都想把「反清復明」的思想灌注到民間，作轉移風氣砥柱中流的人物。

在這些人的著作中，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朱之瑜的致虜之山，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歸莊的高古齋曲，閻爾梅的帝統樂章，其目的無不在喚醒漢族與培養漢人之民族意識。閻爾梅詩云：「掃除寇種落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光復漢威儀」。顧炎武詩云：「流轉吳會間，何地爲吾土！登高望九州，潑陵盡戎虜」。朱之瑜詩云：「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據中原」。呂留良詩云：「醒便行吟理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張煌言詩云：「安得一劍掃天狼，重醜椒漿慰國殤」。這都是宣洩宗國沉淪河山易色的民族的慘痛，藉以來煽動復興宗社驅除異族的革命熱情。正因爲他們有這樣的熱情和毅力，所以他們的思想逼佈了每一個漢人的心中，清政府的威力，雖然能殺他們的頭，焚他們的書，但却不能毀滅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精神早已傳遞給當時一班民族戰士和下層社會的洪門會三合會了。也傳遞給一百五十年後石達開與二百七十年後的革命黨人。石達開詩云：「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宋教仁詩云：「有家歸未得，期待滅仇敵」。他們的「志」是什麼？就是復興宗社，驅除異族的志，他們的「仇讎」是誰？就是統治漢人的滿洲民族。

參考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清谷應泰撰 商務萬有文庫本

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 趙爾巽等撰 北平清史館印本

清史稿列傳 中華書局印本

東華錄（十一朝） 清王先謙編 光緒石印本八十八冊 北平來書閣代售

聖武記十四卷 清魏源撰 世界書局本

明季北時二十四卷 清計六奇撰 商務本

明季南略十八卷 清計六撰 商務本

明季稗史十六種 三十七卷 商務本 通行本

烈皇小識 聖安本紀 行在陽秋 嘉定紀略 幸存錄 續幸存錄 求野錄 也是錄 江南聞見錄 粵遊見聞

賜姓始末 兩廣紀略 東明聞見錄 青燐屑 四王合傳 揚州十日紀

社事始末一卷 杜登春撰 藝海珠塵本

清稗類鈔 徐珂輯 商務本 可看會黨類

中國秘密社會史 日人平山周撰 商務本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朗著 朱家清譯 光明書店出版

天地會研究 施列格著 薛澄清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李長傳中國殖民史註：天地會之秘密，在南洋最先洩漏於荷屬吧城。因有窮人在居留地聚衆鬧賭，夜深遣警察掩捕之，賭具之外，獲得天地會之文件，悉數送往荷署，研究之下，始發現天地會秘密。時漢學家施列格

(Schlegel) 在爪哇充政府之通譯，乃交之研究，施氏乃參考當時傳說，著書曰天地會 (Tian Ti Hwei)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中國民族文學史

二三〇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Earth League) 以英文出版 時一八六六年 按即韓譯所據本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 蔡雪村著 亞東圖書館本

清朝全史 日本稻葉山君著 中華書局出版

清代通史 蕭一山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通史 周谷城著 開明書店印

韓琦亭集三十八卷 外集五十卷 全祖望輯 四部叢刊本

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 後集四卷 詩歷一卷 黃宗鑑撰 四部叢刊本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謝國楨著 商務史地小叢書本

甯明忠烈傳（滄海同聲錄） 蘇雪林撰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第二章 護髮運動與民族文學

清人於佔領北京的翌日（崇禎十七年五月三日），即出佈告，凡投誠之官吏軍民，皆使薙髮，借以測順人心之順逆，並強令人民，一律薙髮，以表示服從。順治元年四月，開始頒佈薙髮令：

攝政睿親王證兵部曰：「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罷難軍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處城堡，著遣人招徠招撫。檄文到日，薙髮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軍民免其邊徒。其文武官員即將錢糧冊籍兵馬對目親齎來京朝覲。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是有狐疑觀望之意，宜嚴地方遠近，定爲限期；屆期至京，著量加恩。如過限不至，顯屬抗拒，定行問罪，發兵征勦。」（東華錄順治元年六月）

但此時黃河以北，大半尙未征服，一般人民雖歡迎清人爲其討平「流賊」，豁免「加派」，獨關於薙髮一事，因攸關種族存亡之象徵，不能不加以反對。馬爾特尼（Martin）韃靼職爭記說：「強制漢人薙髮，於是兵士市民皆起而執武器以相反抗。」當時滿清勢力的領導者睿親王多爾袞，深恐爲此瑣末事件，而阻礙漢人之歸向，又爲變通其辦法曰：

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憐民順，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兵到之處，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故耳。(同上)

然多爾袞此種寬大詔令，實爲一時的權宜。迨順治二年，南都既破，杭州迎降，南北大定，乃又有屢嚴厲之薙髮令，頒佈於京師內外，及各州府縣街廨城堡。

向來薙髮之制，不即令剃一，始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遠異？若不剃一，終屬二心，不幾爲異國之人乎？此事無俟臆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薙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違礙者同逆命之寇，必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辨，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嚴行察驗。若有復爲此事廢違章奏，欲將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同上)

是時檄下各縣，並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令薙髮匠，負擔遊行於市，見鬻髮即執而薙之。稍一抵抗，卽殺而懸其頭於擔之竿上以示衆。時孔子之裔孔文驥，爲其宗家衍聖公孔久植執行孔廟典禮，以新制不便，呈請蓄髮，用先王衣冠，奉旨切責，姑念聖裔免死，著革職永不敘用。(胡繩玉《髮史》)可見當時對於薙髮之執行，實極盡雷厲風行之能事。然滿清薙髮之命令雖嚴，而漢人之抵抗情緒却愈演愈烈。胡繩玉《髮史》序說：「薙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或埋屍出室，或遁跡深山，甚且削髮披緇，其百折不回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儲，身可碎，白刃可蹈，

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薙，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親上國之衣冠，淪於異族耳。」茲將當時反對薙髮而被禍之人名，列表於左：

姓	名	字號	籍貫	結	果	備	考
孔	文驃		曲阜	革職永不敘用			
周	齊會	思沂	浙江	遷入刻溪盡去其髮		作叢雲髮塚銘	
諸	士奇	平人	餘姚	入海流寓日本		曾組昌古社	
傅	冠	元甫	滄賢	被李成棟殺		明太子太保兼禮兵二部尚書	
常	太爺			薙髮爲僧		常開平後世襲定遠侯	
陳	箕南	枉奴	吉安	死			
陳	遴	二止		逃入深山		枉奴之弟	
姜	應甲	尊翁	盤上	居山林		著有名山四藏等書	
渾	融僧			僧		何雲從部曲	

范上石			入華山爲道士	
周志遠		吳江	被殺	
姜一洪	開初	餘姚	赴水死	萬歷進士
吳聞禮	去非	餘姚	爲亂兵所殺	
鄭爲虹	天玉	揚州	被殺	唐王御史
徐鑛	掌文	吳江	居前溪山中	
黃明邦	君亮	歙縣	自刎	
許士儉	季約	常熟	被害	
李撈機			作道士裝行乞	
王毓蕃	元趾	紹興	赴水死	
蔣允誠	汝立	無錫	被殺	
費禕祥	榮承	鄞縣	削髮爲僧	

沈光文	開文	浙江	入山	在台灣時曾組海外幾社
錢肅典	叶虞	鄞縣	死	肅樂第七弟
顧咸建	恕禮	崑山	被斬	
張洪乾	九臨	吳江	祝髮爲黃冠	
侯記原	稚園	嘉定	走吳山爲僧	侯嗣曾猶子
任民育	厚生	濟寧	被害	
蘇兆人	黃侯	蘇州	自盡於雪交亭	絕命詞云：保髮嚴胡夏，扶明一死生
邵瘋子			削髮爲僧	
左懋第	仲友	萊陽	就義	著有梅花詩草
麻三衡		宣城	就義	
畫網巾先生		福建	死	戴名世畫網巾先生傳
王興	稻花鏡		起兵被殺	鄭芝龍舊部

第三篇 治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袁繼威	季通	宜春	被殺	有六柳堂遺集
戴重	敬夫	和州	入山死	
羅賓王	季作	番禺		
葉天章	向高			虜令薙髮伴狂自免曾作馬革詩胡服詩

但是滿清既嚴令薙髮，漢族中雖有反抗者，然亦不免有投機份子，首先薙髮，表示敬順。此等人為傳取利祿，甘願認賊作父，因此在護髮運動的過程中，所受的報復，也極殘酷，可見當時民族情緒的高漲了。茲舉三例如左：

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如漢制，凡朝中臣子……分爲滿漢兩班。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謀計，薙髮迎降，以冀獨得歡心……至丁亥歲，山東有亂遷起，攻破州縣，入淄川城，首將之獬一家殺死，孫男四人，孫女孫婦三人，皆備極淫慘以斃。而之獬獨縛至十餘日，五毒備至，縫口支解。（研堂見聞雜錄）

有陸子馮者名京，以素封起家……會削髮令下，時縉紳在城者，皆俛首受薙。又有捐百餘石者，爲草竄用……子馮以不得與縉紳爲恥也，急去髮取米百石，得入城。既晤上臺，上臺以好言慰之，陷以大爵，便使入鄉諭諸民，無戀髮以干大戮。子馮揚揚歸，去城數里，天已黑，月漸皎，是時頑民蜂起，見一淨髮者，必殺

之。子馮一舟搖蕩，諸頑民颯舟中人皆淨髮，一哄而起，盡殺舟中人，子馮叩首許以千金，亦不免，身爲數段。（同上）

會其時城民思雜髮，有潛至鄉間者，鄉人指爲奸細，以殺爲快。於是盡夜守伺，每至月落星稀之際，呼聲四起，各執梃狂奔，如見鬼神者，使人睡夢不寧，一夕數驚。間指某家已雜髮，某家剪雜髮者，則千人持戈赴之，舉家鳥獸散，得以全性命爲幸。（同上）

一 左懋第

在明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上，奉使異國而殉節的共有三人，王文忠公禕，吳忠節公雲，和左懋第而已。但在他們三人之中，尤以左懋第的殉節，更爲壯烈。

左懋第字仲及，號蘆石，常州萊陽（今山東萊陽縣）人。著有梅花詩草。他是崇禎四年的進士，五年冬天，被任命爲韓城縣知縣。宏光元年，奉使往北京辦理營葬崇禎皇帝的使命，因被拘留。他客燕日曾有詩云：

鼎彝攀無及，親闈並莫依。豈堪哀子淚，時落客臣衣。

陵樹夢猶見，家山魂亦稀。人間忠孝事，意與鶴同歸。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被拘留在北京的左懋第等，當然清廷要強迫他們薙髮的，副將艾大選是個投機份子，他首先薙髮，表示恭順。懋第知道後漸憤極了，就用大杖將大選打了一百。大眾羞愧難當，自縊而死。這件事情後來眾滿人知道了，要將懋第逮捕下獄，懋第氣極了，抗聲言道：「我杖艾大選，是行我的法，殺我的人，與你們有什麼相干呢？」

他這種說法，當然會引起滿人的憤怒，立刻要強迫懋第薙髮，他當然是不肯的，同時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游擊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守備劉枕都，皆大呼不肯，於是他們六人就被逮下獄。

十六日被虜逼令剃頭，痛哭一日夜，自言奉命同來，事成好回南，今爲韃子，所以至死不忘國家等語。二十二日剛陵至寺，設你們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濟寧，就去通知你江南，我要發兵南來。三使云：「奉命而來，一爲致謝貴國，一爲祭告陸震，一爲請葬先帝，尙要往昌平祭告」。夷曰：「我朝已爲你們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你們哭什麼？祭什麼？葬什麼？先帝在時，賊來不發兵，先帝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洪範北使紀略）

他們既被捕入獄，也不投降，也不薙髮，於是便引起清人的殺機。將左懋第、張良佐、劉都統處決。當左懋第臨刑之前，曾作了一首絕命詩云：「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爐總不磨。」同時陳用極、王一斌、王廷佐，亦不肯薙髮，自縊而死。但馬紹愉，却率領所轄的將士

，統統薙髮投降清廷了。

一一 袁繼成

袁繼成字季通，號臨侯，一號袁山，江西宜春（今江西宜春縣）人。著有六柳堂遺集。天啟五年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當左夢庚投降清軍時，袁繼成也被清兵所執，護送燕京，誘之降順不肯，在途中作「自銘」以見志。

袁侍在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勿克，爲白雉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匪他，請殺我后。嗚呼，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從，則毀泣莫天，慙之不想。晉陽之甲，豈可謂哉。」既被獲，誓大勝，清將傳語袁編著隨行，與以大官俸。又自銘曰：「大官好俸，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師。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侍即自銘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他已經三年不到燕京了，這回來時，一切都改變了舊觀。民族鬥爭失敗之後的悲慘教訓，使他在心頭湧着，於是他放開了嗓子高吟了一首悲壯慷慨的詩：

族夢三年到舊京，車來馬首倍傷情。山河到處歸殊俗，日月何絲見大明。
淚盡愁空空自灑，歌庭夢秀向誰評？可憐敗國等閒事，却訝書生是姓名。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當清九王子初次與袁繼成會面之時，袁對九王子僅是一個長揖，不肯下拜。王子知道他是明朝的大臣，也不忍再難爲他，於是命他席地盤坐，九王子並設宴款待他。他說：「我齋素不吃葷。」九王子就爲他換了齋菜，他也是不肯吃。不吃也就罷了，九王子許他歸順之後，仍做九江總督，飽於是正色問道：「我歷事三朝，斷無再事二姓理！不忠不孝，何足爲人！若要我做官，除非解下這顆頭來！」九王子聽了大驚說：「不仕你將何願？」他答道：「願歸田力耕，奉養二親。」九王子笑道：「你歸踐何人土？食何人水？」他答云：「夷齊曾餓死於首陽山，難道我就不能？」最後九王子命他薙髮，他也不肯，並吟詩見志：「許身酬舊主，留髮表明臣。」王子見他實在不肯投降，便把他幽禁在牢獄裏。他有燕都懷古詩三首云：

丞相從容死燕市，萬古綱常獨負之。願捐手扶渾是歸，落暉戈挽不逢時。

麥炎孟頫骨何在？牧叟樵童名共知。浩氣西江流未歇，排燈呵穎續遺詩。

北風晨起征車促，南火傷心不再噉。三敗猶違仲母在，兩旬忍餓漢臣如。

歸降當日原無表，却聘留金只有書。天使先生沈下市，建陽橋亦首陽居。

八十鬢翁還首邱，節毛禿盡爲誰留。吳山風闕看巢鷁，舉海龍舟泛水鷗。

紀事編年書甲子，授徒感憤說春秋。莫從處士稱新號，舊國興亡淚未收。

三 戴 重

戴重字敬夫，和州（今安徽和縣）人。當他在少年的時候，國內發生了空前的大旱災，食糧價格，陡然增高，百姓們的生活陷於極度的困難。他是一位情感豐富的詩人，遭遇到這樣的境遇，他那愛民憂國的種種情緒，就一齊擦上他的心頭了。在他的不雨詩中，有着這種句子：

獨夜瞻雲漢，寒雲涕泫然。山東且羣盜，江北况無年。

母老危巢破，交貧舊帽穿。可憐今日事，但覺古人賢。

崇禎十七年三月，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北方就陷於極混亂的狀態，一切國事，無人過問，東北新興的滿族，覺得這是侵略中原的惟一的好時機，便由漢奸吳三桂的導引，而入山海關。他的南京客舍一詩，即係感時之作。詩云：

十載蕭條折角巾，只隨短髮走風塵。壯遊客散詩名廢，儉歲兒飢斗酒貧。

劍井江邊鴉聚散，瓦棺閣外柳迎春。閒愁已足消長夜，况說黃河廢陸頻。

戰事雖然是緊張，但敬夫抱定了抵抗主義，約好他們的朋友韓釋祖，王光社，金有嶸這般有志青年，帶領他們所募集來的幾千義軍，就在太湖起事。他後來軍事失敗，不肯降髮降清，便逃出城來，走入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鷹阿岩，爲的遮掩遜卒的耳目，他就削髮做了和尚。他在臨死前，還寫了三首絕命詞云：

河村柳樹碧如烟，父老留根三百年。也移幾椽發泉石，候到春深巢杜鵑。

前年三月十九日，與客登山披髮髻。選得山空人絕處，好挑山菜醉溪飄。

難言五月傷心事，九鼎云亡又未知。莫窮孝陵陵上柏，蒼童萬壑倚天枝。

四 羅賓王

羅賓王字季作，廣東番禺縣人。著有散木堂集，獄中草。他是萬歷四十三年舉人，初官南昌郡丞，他見着天下大亂了，乃罷官歸里，築哭斯堂於里門，集聚志同道合的朋友，寄情詩酒。然而他們不是消極，不是頹廢，他們是藉此作掩護來抒寫他們的悲憤不遇之情。所以他們做的詩，對於故國的興亡，更是倦倦於懷。他的寄懷黃逢永久客吳越詩云：

江南三月時，花發滿堂梨。故國開將遍，遊人多未知？

雲山何處盡，歲月自遷移。莫遣春風裏，年年馬首吹。

後來清兵自北而南，攻入廣州，這一羣詩酒結社的士子，大多變爲了殺敵滅仇的志士，死的死，亡的亡，羅賓王也就在這時被清兵逮捕繫獄。

但是他有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有浩然無比的氣度；他雖然身在獄中，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在深夜深人靜風雨蕭蕭之候，不禁會想起那些慷慨殉國的壯士的英靈。他的哭黃湘鄉諸義士詩云：

一笑驀門日又昏，英雄能有幾人存？誰云市井多亡額，自昔屠沽肯報恩。

藏血有時終化碧，漆身何處認歸魂。餘生漫復須臾死，泣向西風孰可論。

他是和他的兒子一同繫獄的，他們是順治三年（明唐王隆武二年）九月初九日入獄的，到了十一日之後，忽傳李成棟的命令，要他蓬髮，守牢的也對他們嚴禁起來。他於是篝燈獨坐，借着暗淡的燈光寫了一封遺囑，把自己所著的古書封裝好了，交付自己的兒子，決心自裁，並寫了一首五言律詩云：

傳是將軍令，雷牢擊柝頻。初時猶父子，今夜盡君臣。

待命臨殘滿，封書謝古人。離魂將有去，珍重莫迷津。

五 麻三衡

麻三衡字孟璿，實生，屯師姑山，反抗清兵，兵潰被執，死於市。他有西山詩云：「世亂忽如此，國恩誰與倫？徵兵到既脫，緝盜自重關。貧賤憤知己，弓裘忘至尊。中宵望北斗，不敢賦招魂。紅日如有失，相看何所求？一身隔江海，雙淚滿滄洲。父老疑猶在，東南渙不收。中原多李郭，早晚急同讎。」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髮事」時，溢於言表。再引他就義時一首紀事詩如左：

麻三衡江南宣城人，復社之後起也。清軍南下，三衡傾家募士，起事於宣城。後爲清兵所執，三衡殉義。

臨死作詩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謀。漫留千丈髮，笑棄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志未酬。清風吹宛轉，朝暮五湖秋。」（滿清野史第七種引胡魁玉髮史）

參考

明史三三六卷 清張廷玉等撰 四部備要本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谷應泰撰 商務本

明季北略二十四卷 南略十八卷 計六奇撰 商務本

明季稗史十六種 二十七卷 通行本

髮史 胡繩玉撰 滿清野史本

東華錄 毛先謙撰 光緒石印本

明紀六十卷 陳鶴撰 陳克家續 世界書局印本

清鑑 卞震章撰 世界書局印本

南明忠烈傳 蘇書於撰 國民圖書出版社發行

第三章 文字獄與民族文學

近世民族思想之發生，最初僅是民族激烈情緒的表現。我國文人，向來對於華夷之防的成見甚深，本部以外的民族，都一概視為夷狄蠻荒，非當加以鄙視，然而自從宋亡於元，明亡於清後，這般人在異族高壓之下，不能作公開的軍事反抗，於是民族的熱情，遂暗中滋長，轉向學術文化方面，藉文學以作反抗的工具，這是近世民族文化的產生。然同時，統治者亦時時刻刻對文人而加以戒備，惟恐文人傳播反對政府之思想，於是凡有著作，無論文學歷史，乃至小如考試題目，統治者認為涉有譏諷朝政或反對政府之嫌疑的，必興大獄，遂有所謂「文字之獄」。

但是在歷史上的文人，以文字沾禍的並不始於近世。隋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及「萬祖頌」而被誅，唐李白以「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之句而見貶，這是人所共知的。明太祖以遊丐起兵，目不知書，他即位之後，却往往憑一時的喜怒以文字殺人；如高啓以宮詞腰斬（錢謙益列朝詩集註），僧一初與止庵以作詩致禍（七修類稿），此外如陳蓬浩以寫反賊詩（國初事蹟），張信以教杜詩（皇明紀略），都是明代史上著名的詩獄。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明清之際漢滿兩民族的決鬥，在武功方面，漢族是完全失敗，然志切恢復的民族志士們，却並不灰心，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的力量薄弱去投降敵人，甚至遁入空門走上消極的道路，他們以為武力雖失敗，還可從學術思想方面去戰勝敵人，制敵人的死命。當時站在這條戰線上的人，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呂留良，孫夏峯，閻爾梅，戴名世，全祖望等。在滿清初入關之時，戎馬倉皇，根基未定，一切大政，俱取籠絡人心的手段，故於抱故國之思的一般文士，尙未施行高壓政策；及康熙莊戴之獄起，而清廷壓制漢人之猜惡的面目完全暴露，於是大興文字之獄。我們現在翻閱清代文字獄檔，見當時文士之罹禍多刑戮及無辜被株連的，其慘酷的情形，猶令人不寒而慄。茲將東華錄及他籍所載順康雍乾以來文字獄，列表如次：

興 獄 年 月	禍 源	肇禍者	肇禍者籍貫	告發人	備 考
順治四年十一月	應王答阮大鍼書及亦文記	僧留可	江寧	洪承疇	
康熙二年	明史	莊廷鑑	浙江歸安	吳之榮	
康熙六年四月	詩集	沈天甫 呂麟奇	江南	吳元棻	詭稱黃尊素等百七十人詩

康熙二十一年	密書	朱方旦	湖北漢陽	王鴻緒
康熙五十年	南山集 子遺錄 漢黔紀聞	戴名世	安徽桐城	趙申喬
雍正三年十二月	西征隨筆	汪景祺	浙江杭州	刑部衙門
雍正四年四月	上年羹堯詩	錢名世	江蘇武進	
雍正四年九月	試題日記	查嗣廷	浙江海寧	言官
雍正五年正月	河清頌	鄒汝魯		世宗
雍正七年五月	呂留良文集	曾靜	湖南	岳鍾琪
雍正七年六月	注釋大學	曾祥世	廣東全州	顧承部 王錫保
雍正七年七月	細書通鑑論	陸生楠	廣西	顧承部 王錫保
雍正八年十月	詩文	徐駿		刑部
乾隆八年二月	時務策	杭世駿	浙江仁和	高宗
乾隆十九年	詩稿	世臣	盛京	

「半編明初西沉後
應照長安附我象」

乾隆二十年	堅齋生駁鈔	胡中藻	江西廣信		胡為鄂爾泰門生有一記出西林第一門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	吳三桂檄文 明季野史	段昌緒 彭家屏	河南夏邑		
乾隆二十四年	白雲詩卷	張照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	書中隱語	賴宏典	秦州知州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	著作	齊周華	浙江天台	熊學鵬	並革禮部侍郎齊召南職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	所作詩	蔡顯	江蘇華亭	松江知府	
乾隆三十三年	梅莊雜著	謝濟世		宋邦綬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	偏行彙集	澹歸	韶州丹霞寺	李璜	澹歸和尚名金堡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	字貫	王錫侯	江西新昌	王隴南 呈於江 西巡撫 海成	改正康熙字典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	李範墓誌	王爾揚	山西	山西巡撫 巴延三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	呈詞	金從善	奉天錦縣	高宗	

在右表中，我們可見當時文網之密與文士無辜遭難之多了。茲更舉在民族文學史上有關的四例，呂留良，吳炎，屈大均，金堡，而加以敘述。

一 呂留良的文獄

呂留良字用晦，號晚村，原名光輪，因為他的出生地方是浙江崇德南陽村的東莊，故又號東莊。是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二四九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	一什樓詩	徐述夔	江蘇東台	劉塘	<small>詠正德詩一大明天子重相見比抱靈兒閣半邊一</small>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	黑牡丹詩	沈德潛	江蘇長洲	高宗	<small>黑牡丹詩一蘇秦者正色異種亦稱王</small>
乾隆四十三年	其父行述	韋玉振	江蘇贛榆	韋昭	
乾隆四十四年	大清天定運數	智天豹		高宗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	著作	尹嘉淦	直隸博野	高宗	<small>為其父請諡且乞祀孔廟指謂狂妄部議凌遲處死</small>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	鄧友誥壽文	程明禛	湖北孝感	鄧友誥	<small>一紹芳聲於湖北一語大業於河南一語</small>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	濤流亭詩	方國泰	安徽歙縣	譚尚忠	<small>一征衣淚博燕書恨林泉不其馬蹄新</small>

一位民族思想的宣傳者。但是他究竟用什麼方法作宣傳的工具呢？就是「尊朱」與「評選制藝」。他的尊朱，並不是像陳白沙之流的以「靜坐」爲尊朱。他的評選制藝，也不像馬二先生一樣「爲制藝而評選制藝」。

「尊朱」怎樣就可以達到他的目的呢？在他的答潘用敬書裏說：「因朱子而信周程，因周程而信孔孟」。這是一種歸納的說法；可見他的終極信仰，是在孔孟而不在程朱，程朱不過做個嚮導罷了。但他的尊信孔孟，不在倫理學方面的仁義禮智上和哲學方面的性理等，而他却在政治學方面的「夷夏之防」。這是他和人家「尊孔」不同的地方。

說到評選制藝，更足見他的巧妙手段與用心之苦。他要想將民族思想藉「制藝」作掩護普遍到一般青年的士子。他一生澈頭澈尾到死不衰，幹這「恢復民族思想」的工作。因爲他有這樣的毅力，這樣巧妙的方法，所以他的思想很快的就普遍天下了。清政府的權威，雖能夠戮他的屍，焚毀他的著作，却不能燬滅他的精神，因爲他的精神早已傳遞給唐孫鎬，齊周華等，和下層社會「反清復明」的洪門會三合會等，也傳遞給一百五十年後石達開了。石達開詩云：「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他的「志」是什麼呢？就是呂留良的「民族思想」。而且他是一個激進的民族思想者，這一點他和黃宗羲的意向各異。

按周有中國，至聖祖時文教大興，君子酌准春秋典故造於中國則中國之說，斧彈冠以登朝，一姓不私，世運爲治；然其法網則日密矣。世宗益以嚴爲政，乃會靜等不識時務，妄致顯戮，抑知夫先生之貽謀不臧也已。

顧可被遺民之氣，亦適張異族之威。然期待時而動，厥養彌長乎。南雷公詩云：「嘗到老來方可著，交從亂後不多人。」其識之遠，而爲先生發之歟？第先生苦節毅力，南雷公卒未忍遽絕之。大凡讀書必先養氣，作事必先識義，錢牧齋嘗贈先生字曰留良，且發抑所以名良之微意，殆取杞橋授書老人而銳疑先生之短也。南雷公集有題寄友人詩「書來相訂讀書期，不是吾儕太好奇，三代之治真可復，七篇以外豈無爲。雖然窟穴車輪礙，肯放高齋榻樣卑。一個乾坤方著脚，風風雨雨不能吹」。友人即先生也。亦含有民心厭亂，清可爲政，待時自伏，明哲保身意義。而先生集載有答太冲見寄次韻詩云：「且中覽藥殊可怪，晦木教書亦太奇，後世喜同高士傳，吾徒隱痛壯夫爲。乾坤定向人材轉，文字豈隨年代卑。誰向高峯深悔過，天風不斷紫雲吹」。若謂人力勝天，若僅以覽藥教書傳隱士之名，誠恐不爲後世原諒，且非涉險衝危，不足稱丈夫已。顯然趣尚各異。……

：全謝山曰：「先生欲求所以抗南雷者，以講朱子之學以屬陽明矣。（黃岡艾南雷舉案卷七呂晚村先生傳跋）呂留良嘗有「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句。又著論華夷之別說，風行一時。他在文化方面還有一個重要的供獻，就是「宋詩鈔」的編選。這是宋詩中一部最有系統的選本。這部書工作的開始，是在康熙二年，他和吳孟舉的姪子自牧，在水上草堂讀書時選的。呂留良還在宋詩鈔上做了八十二部書的作書小傳。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他的宗宋詩真編宋人造書，並不是他本來的意思。他是想借着宋道民中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激發當時一般人的民族思想。他最痛恨那班專在文字上做工夫的「假斯文」，因為他們是把古人實用的學問，當做了遊戲的玩具，忽略了治亂之源，故而演成了亡國的慘劇。他是親身嘗着這種亡國酸辣的滋味，所以對國家對族民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他決心負起這個救國家救民族的擔子；這擔子是什麼呢？就是在闡明「夷夏之防」的道理。

我們都知道施閏章是清初的一位大詩人，但呂留良却瞧不起他來。他們二人當在金陵相遇到，一天在廣座裏，呂留良與他討論學術提到「民族文學」問題。不知怎樣觸着了施閏章心底的創痕，感動得施閏章大哭起來，這個驚人的討論，竟使在座的客人嚇得統統逃避了。

在呂留良的文集卷一裏，載着給施閏章的一封信，曾提到「民族文學」這個問題。他以為詩的好不好，固然是和聲調，格律，氣骨，神理有關係，但這都是次要的問題。詩的真正重要的精神，不是在這些聲調，格律，氣骨，神理的上邊，而是在孟子說的「王述想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的上邊。簡單的說一句「詩的義就是春秋的義」。春秋的「義是什麼呢？春秋的義是完全集中在「夷夏之防」四個字上。所以詩的好不好，不專在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這些東西上面，而是在深一層意義的春秋褒貶上面。經過呂留良努力宣傳的結果，民族思想早已印進國人的頭腦，不用說愛國志士，就是一般窮鄉僻壤

的教書先生，受到他的感召而興起的就很多。革命的暴發，是有着時間性的，革命的種子已經呂留良種下了，到了曾靜就把這塊田地培養得益發的茂盛了。

曾靜是湖南永興人，號蒲潭。他應試時看到呂留良評詩文內有「夷夏之防」一類的議論，深為歡喜，他就派他的學生張熙（字敬卿，衡州人），到呂家訪求遺書。這時呂留良已死好久了，他的兒子毅中盡把他父親的遺書給了張熙，這些遺書裏是充滿了民族의思想和排滿的議論。張熙看着非常高興，遂與毅中和呂留良的學生嚴鴻遠，鴻遠的學生沈在寬交結，且常有詩文往還。同時曾靜又遣張熙往說四川總督岳鍾琪，勸岳排滿復漢，岳乃將張熙拘捕呈報，遂釀成清初一件殘酷的文字之獄。

丙戌諺內關浙江：逆賊呂留良，凶頑梗化，肆為誣謗，極盡悖逆。迨其逆徒嚴鴻遠者實為呂留良之羽翼，推導師法，備述遺言，又從而恢張揚厲以附益之，其詞有較呂留良為尤甚者。……茲擇其悖逆之語，一併宣示。日記有云：……又云：熱河大水，淹死滿州人二萬餘人。……何妄誕至於斯極。……

：至於嚴鴻遠之徒沈在寬……狂行已極……其所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其意欲將神州付之何人經理也。（滿清野史續編第二十種康雍乾間文字之獄）

雍正七年六月又諭：呂留良，嚴鴻遠，朕已將伊核惡大罪之處，宣示中外，公請治罪，至於嚴鴻遠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期數十年之後，亦復不逞，如程志內錄沈峴銅詩云：「那知隱索龍堆婦，翻補旃裘御榻旁。」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又云：「剩得鼓吹鳴鼙耳，蛙聲又是暮新年」。此詩係魏鑄作於本朝之初年，何沈在寬於作者已故七八十年之後，尙述爲美談乎。……文所錄杭純夫詩：「漫嗟却聘同君直。」又云：「痛哭錢塘原闕哀。」又錄黃補菴詩云：「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此雖非沈在寬詩，其手爲抄錄，必與已相見者同，其著詩集有云：「更無地著避秦人」。又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化理鄧陸，目爲神州陸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詞戾尤爲狂肆。……（東華錄卷三一）

二一 吳炎與莊氏史獄

吳炎字赤溟，又字如晦，號魏庵，他是吳翱的從子。明亡之後，他不肯去做異族的奴隸，隱遯湖州的亂山中，他同他的伯叔昆季組織了一個驚隱詩社（又名逃之盟）借以宣洩他們悵懷故國的抑鬱之情，這個社當時參加的有百餘人之多，是幾社而外松江最大的詩社。但後來吳炎罹了莊氏史之禍，驚隱詩社驟然遭了浩劫，然更爲世人所注目了。

我們提到吳炎之罹莊氏史獄，不可不先敘莊氏史案的原委。原來在明朝天啓年間，歸安（今浙江吳興縣）朱國禎作了一部明史概，又名明書，內容有明書大事記，大政記，大訓記，均係天啓時所刻。論贊稱「朱史氏」。其餘未刻的有列朝諸臣傳，開國遜國諸臣二傳。已刻的板上皆雕有「清美堂」三字

。那時廣州莊廷鑑得到朱氏未刻的稿子，請了許多名人替他編輯，改名爲「明史輯略」。所謂「纂參閱的，都是吳越的名士：歸安茅元銘，吳之銘，吳之銘，李昉壽，茅茨萊；烏程吳楚，唐元樓，嚴雲起，解麟徵，全祐；吳江張喬，董二酉，吳炎，潘檉章；仁和陸圻，海寧查繼佐，范驥。這書在順治十七年刊成，立刻就大行於世。

甬上餘處海濱，其鄉之遺老間參三萬公，松陵爲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於越中，而鵝隱詩社，又爲吳社之冠，紛湖葉桓奏，社中之領袖也。家唐湖北落之古楓莊，有煙水竹木之勝。歲於五月五日起三閩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徵士。同社樂至，咸紀以詩。……諸君子名教疊上廟二之節，樂志林泉，跌蕩文酒，角巾野服，嘯歌於五湖三泖之間，亦月泉吟社之流亞也。後之續遺民錄者，必取於斯也夫。……，（秋室集書南山草堂遺集後）

吳節士赤民先生者，吳江之滙溪人也。諱炎字赤漢，又字晦如，號鳩庵，以遺遂開華，繫心故國，不忍背棄，故更號赤民。少承家學，爲歸安諸生，有聲於時，未幾，鬪變，乃遁跡潤州山中，久之始出，則與其伯叔昆季爲逃之盟於溪上，一時吳越間高蹈能文之士，聞聲相應，而來者得數十百人，蓋彬彬乎有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遺風焉。（陳去病吳節士傳）

迹其（鵝隱詩社）始起，蓋在順治庚寅，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迹跡林泉，優遊文酒，而中六袍，時往來於五湖三泖之間，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權法者（吳炎），社集遂報。」（沈彤震澤縣志）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那時吳炎和潘耒章既然應了莊氏之約，並且他們兩人又共同著了一部明史記和今樂府，可惜書尚沒有完成，他們二人就遭了殺身的慘禍。

事情是這樣起來的。歸安知縣吳之榮以詐索不遂，他首先告密；把專信的原委告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但莊廷鑑都一一納以重賂，並改了書內指斥清人之語，把書又重刊了一部。吳之榮因為沒有達到目的，特購得明史輯略的初刊本，又秘密告了。

案發之後，除了在繼佐范驥陸圻以前自請檢舉，未及於難，陸圻入粵爲俗（陸華行老父雲漢始末）。是獄從順治十七年起，至康熙二年始決，這時莊廷鑑已死，雲漢尸，誅弟廷欽。舊禮部李令營作序亦被殺。令哲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子見父兄死，不忍獨生」。不易供而死。此外把全書編纂人和編纂人的昆弟子女年十五以上者都斬決，妻女配藩陽披甲爲奴，株連了不下二百餘人，是清初最慘酷的一件文字獄。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四陵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吝口。……先生與查繼佐范驥三人，於史固無涉。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棧擊按察司獄，久之事白，詔釋。既得出獄曰：「余自分定死，幸而保首領，家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遂往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蹤跡。」（全韻望齋詩集

陸麗京先生事略

吳媿庵名炎，潘力田名樺章，才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南簿莊氏史獄株連，逮繫虎林軍營。是歲五月五日，吳潘俱寢於杭之弱教坊，同死者七十幾人，遺戍者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藉，豈能辨諛，汝但視兩股上有火字者即我尸也」。聞者莫不流涕。（吳亦漢集附平望志）。

當吳炎和潘樺章被逮之後，他們曾賦有稱命詞。下列兩首七律，前一首是吳炎做的，後一首是潘樺章做的：

一載春光縹緲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鶻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

腕腕斜陽遠雉堞，陰陰短夢繞銀河。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

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

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鬻草同運沒，漫說雕蟲誤此生。

像潘吳諸人，他本沒有抗清急激的活動，但因為修史的事情，也遭了奇禍，在清初社盟的結局，驚隱詩社要算最慘的了。當時除了莊氏史獄之外，同時株連的還有閔聲嶺雲集詩獄。南雷文約卷二閔君墓誌銘云：「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彙校姓氏，有徵人范希曾着富室也。奸人遂居為奇貨，以逆案會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入獄」。後來閔聲得獲釋放，這也是不幸中之幸了。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二五七

三 屈大均的衣冠塚案

屈大均原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廣東番禺人。他的著作甚多，有翁山詩略，文外，廣東新語、四書補註，咸仁錄，道援堂詩集。他在明代沒有什麼功名，僅僅是個秀才而已。永曆三年，他父親死了，他的夫人華姜也死了，他痛憤之餘，就跑到杭州的雷墓，在函是門下削髮做了和尚。函是給他改名令種，字一靈，又字隨餘。他將自己所居的屋子名曰「死菴」；並取永曆錢一枚，用黃線繫起來，把他包裹在黃錦裏，佩於自己的身上，以示他不忘故國故主。（粵東遺民傳卷一）他的生平事蹟，道援堂集敍記載根詳。而對於甲申殉國諸公，尤致其惓惓之懷。

翁山少值流離，方袍圓巾，走燕齊晉諸地。所歷殘墟遺壘，軍閥古戍，有可資於中者，徘徊登弔，長歌當哭，觀者知其有託而述。有王將軍者奇其才，搜訪入幕，妻以妹，遂返初服理家室，借隱羅浮山中。……又性愛客，四方之鴻生鉅儒，莫不聞風而至，相與晨夕，猿聲伎爲樂。或酒酣耳熱，縱談古今興衰治亂忠孝節烈之事，往往吟情勃發，千言會赴，如泉湧出，極奔馳之狀，翁山誠足以豪耶。儂自辛丑渡翁山始至禾，隨竹垞同年，訪余南州草堂，論詩說賦，語及甲申來死事諸公，燭花紅淚，與目睫交映。……（道援堂集餘嘉炎跋）

那時侯天下平定已久，明裔及各地的義師，也漸漸爲清軍個個擊破，消滅；有志氣的青年，大都爲國犧牲了性命，頑廢的老者，也入山當了和尚。還有的退逃到荒江老屋之中，遇見幾位同志結起一個詩社，作楚囚對吟，或者作點秘密工作，以冀復興於萬一；「悲落葉，葉落漸歸期。縱得歸來花滿樹，新枝不是舊時枝。且逐水流邊。」（望江南）遺民的心事，也夠可憐的了。陳恭尹的秋郊讌集詩，活畫出這一羣遺民在暴力支配之下無可奈何的心事。

秦苗無際雁高飛，對酒心知此日稀。東海寺邊遊子合，玉門關外故人歸。

半生歲月看流水，百戰山河見落暉。欲酒新亭爲行淚，南朝風景已全非。

偉大的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無疑的是一種洋溢着反抗精神的健者之聲。屈大均本來是頗有恢復之志的詩人，到現在他也知道漢民族與滿族的決鬥武力是已經失敗了，只有從文化方面樹立起反抗的堡壘。他與同里諸子組織了一個西園詩社，他們所有的抑鬱不平無可告語之氣，統統流露於他們的唱和詩裏。而且這時他們所謳歌的不是朗空中的新月，不是畫舫中的美人，而是刀光劍影和戰士的血祖國的魂；總之他們的詩是內蘊着反抗，不斷的反抗，前仆後繼的反抗，慷慨悲歌的反抗，反抗精神就是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精神。

一笑無秦帝，豈能辨大難，不厭計奇功。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古成三秋雁，高森萬木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魯蓮臺）

萬歲山前樹，無春到海棠。宮雲空漠漠，溝水自泱泱。天地餘蒿里，龍蛇有白楊。關西霸歸在，何處問君王。冷雨煤山樹，君臣各一枝。內城吹角急，前殿擊鐘遲。玉輦還無路，珠邱幾幾時。可憐燕父老，弓劍至今悲。

（燕京述懷）

三關保障推賢武，苦憶當年禦賊才。百戰不終飛將失，九門何至內臣開？

夫妻力共山河盡，士馬魂隨風雨來。北望長城空酒淚，不堪斜日滿旗臺。（弔義武周穆軍）

羽翼秋高未奮飛，移家偏向帝王畿。文章總爲先朝作，涕淚私從舊內揮。

燕子湖邊芳草長，胭脂井畔落花肥。城邊也有陰山在，怪得風沙暗翠微。

內橋東去是長干，馬上春人擁幕寒。三月風光愁裏渡，六朝花柳夢中看。

江南衰後無辭賦，塞北歸來有羽翰。形勢只餘坯土在，鍾山何必更龍蟠。（舊京述懷）

他這種詩當然爲戰勝的民族所不喜，所以屈大均的詩集，後來就被清廷禁止流行。到了乾隆年間，還有發掘南京雨花臺屈大均的衣冠塚案（見清代文字獄檔）發生。

屈翁山大均詩集，在禁書中，世不獲讀其全集者久矣。頃在一選本中，藏其大都宮詞三首，得知禁毀之由，因其多紀故廷祕事也。其詩云：暖閣開春宴，才人賜錦袍。舞低吳越嬌，歌倚鄭深桃。學士調花曲，詞氏按鳳槽。只愁金漏短，日出未央高。貝帶盤龍鏡，垂鬟隨馬妝。漢宮丹鳳女，胡地白羊王。夜醉蒲桃酒，朝開闕

讀功；能窮諸小兒，蘇崇新筮箋，住服長筒履，中官錦字宣，紫霄雙鳳入，寔數百世然。……詩相印證者。（春沐室野乘）

四 金堡的偏行堂集案

屈大均師事的函是（本姓曾名起華字完師番禺人），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和尚。他雖說是出了家，但他並不忘心國事。對於明末的遺老和死節之士，他都特別注意，而對於故國的興亡，尤倦倦於懷。張家玉陳邦彥的死節，他都作詩哀悼他們。因此那一般名流像屈大均陸圻（初名法龍字誰菴函是爲改名今竟字與安）等，都投到他的門下，充當弟子。那時永曆朝的名臣仁和金堡，以直聲聞於時，他自從被陳邦傳排擠之後，廷杖幾孕折斷了脛骨，他也跑到函是門下皈依空門。那時函是偏偏不留他，後來叫他當了一名伙夫，使他燒飯滌器；到冬天把面手凍破，受盡了折磨，化除了他的燥氣，纔傳給大法，使他創立丹霞名利。這是在明季歷史上最有興趣的故事（粵東遺民傳）。金堡既得主持丹霞，他仍不忘懷故國，他所著的偏行堂集，記載勝國的史事很多。而詩尤多感慨。

挑燈說鬼亦無聊，飽食長眠未易消。雲臥江心天潭隱，巖居來背地宮饒。禍來只有膠投漆，病在生消蝶與蜂。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劣得狂朋爭一笑，處舟虛谷盡逍遙。金銜公（堡）譚燮後，足折臥舟中，余往省之，書此見示，時余手疏許草小怒，亦將謝酒入山矣。（王夫之菴齋詩話卷三南留漫記）

至乾隆時，南留連兵備道李璜。見丹霞寺書厨封鎖堅固，令寺僧啓視，得金堡偈行堂集，持之以歸，受其長子大翰之愆息，向總督撫舉發，遂有焚寺磨骸之令，而且寺僧死的有五百餘人，這是一件清代慘酷的文字獄。

五鄉李觀榮瑛字方玉，乾隆中官南留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厨，封鎖甚固，親察詢所磨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條，所磨何物實未悉。」親察命啓視，僧不能阻，啓厨得一冊，皆謗本朝語，則明臣金堡濟陰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愆息其父，謂方令書禁極嚴，此事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册旋行室中，適丙夜不寐，竟感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葉廷璋鳴波漁話卷二四記偈行堂集事）

清初文字之獄的繁興，已列前表，茲不過舉呂留良，吳炎，屈大均，金堡四案示例而已。至於文人學者的著作，在滿清統治之下遭受焚禁的，幾乎不可勝數；但相反的也可證明這時候民族文學的發達了。章炳麟云：

滿州乾隆三十九（公元一七七四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六年）江西巡撫海成請嚴發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他省備槩益急；自爾禁燬者蜂起。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

史，其後四庫館諸，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激尤甚者，一切擬毀。及隆慶以後，諸將相所著奏疏文錄：若高拱（邊略），張居正（太岳集），申時行（給犀簡牘），葉向高（四夷考選）若設草書設餘草若設尺牘，高攀龍（高子遺書），鄒元懷（鄒忠介奏疏），楊漣（楊忠烈文集），左光斗（左忠毅集），繆昌期（從野堂存稿），熊廷弼（按遼疏稿書牘熊芝閣詩稿），孫承宗（孫高陽集），倪元璐（倪文正遺稿密牘），盧象昇（宜雲奏議），孫傳庭（罪宥錄），姚希孟（清園全集）沈澐集公槐集公槐集中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馬世奇（鴻學居集）諸家，絲毫寸札，雖不然蕪。雖茅元儀武備志，不至於火！（武備志今存者終以抵斥尙少故弛之耳）厥在晚明，當弘光隆武，則袁繼咸（六柳堂集），黃道周（廣百將傳註），金聲（金太史集），當永歷及魯王監國，則錢肅樂（偶吟），張肯堂（富農初議），張國維（撫軍疏章），張煌言（北征紀略），自明之亡，一二代儒，孫氏則夏竦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皆以詆觸見疑。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國譜家，稍復入錄，而頗去其貶文。或曰：朱邵政君子實左右之。然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職臣所著，則僅予遺矣。其他遺文軼事，皆通臣所錄，非得於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勝數也！（章炳麟檢論其焚書）

參考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谷應泰撰 商務萬有文庫本

明季北略二十四卷 南略十八卷 計六奇撰 商務本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中國民族文學史

二六四

清史稿列傳 趙爾巽撰 中華書局出版

東莊詩存 呂留良撰 神州國光社本

吳赤溪集 吳炎撰 神州國光社本

道授堂詩集 屈大均撰 通行本

偏行堂集 金堡撰 神州國光社本

明末民族藝人傳 傅抱石著 商務本

國朝詩人徵略 張維屏輯 通行本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 卓爾堪輯 通行鉛印本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謝國楨撰 商務本

呂留良年譜 商務印書館出版

鷗波漁話 清葉廷瑄著 通行本

蕪齋先生詩集 王夫之撰 四部叢刊本

檢論 章炳麟著 章氏叢書本

康熙乾間文字之獄 滿清野史續編

(按此文記莊廷鑑 殿名世 查樹庭 陸生福 合著 呂留良 謝濟世 胡中藻諸獄)

捷德開野乘 滿清野史第五編第一種 在上卷有齊周顯救呂時村書 世臣以詩稿見斥 潘濶章之遺詩 吳林城

詩唱和詩諸則

嘴嘴漫記(記金堡) 滿清野史五編第八種

記桐城方戴兩家書案 滿清野史四編第二種

陸麗京雪罪雲游記(老父雲游始末) 陸莘行撰 滿清野史四編三種

第三篇 明清劇本的發展與中國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二六五

第四章 明裔恢復運動與民族文學的發展

崇禎死後，明裔福王先自立於南京。南京破後，又有魯王自稱監國於浙東，唐王自稱帝於福建；及唐王被執，魯王浮海而走，復有桂王稱帝於肇慶，唐王（爲在閩稱帝唐王之弟）稱帝於廣州，然各地之恢復運動，均未能成功，最後的桂王終於由廣西而奔雲南，由雲南而奔緬甸，輾轉於邊瘴瘴癘之區，卒被漢奸吳三桂挾滿清方輿之勢，脅緬人將桂王縛獻，明宗室恢復運動之最後的掙扎，於以勾滅。

一 南都破後民族文學家之崛起

崇禎十七年四月，莊烈帝殉難之消息傳到了南京。南京本爲陪都，設有宗人府以下十六部衙門；這時文武大臣聞此消息，以國家頓失主腦，乃議立帝，鳳陽總督馬士英與魏忠賢舊黨阮大誠，乃擁立福王；福王立，馬阮等以有擁立之功，只知霸佔朝廷，肆行無忌，並無爲明室報仇雪恥之心。而來輔南京的四鎮，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等，又擁重兵，爭地盤，鬧意氣。同時東林黨案，亦復活於此時。邪黨乃以馬阮爲首，東林黨自身則變成了復社幾社。這幾社員多爲有節操之人，分布在江浙一帶，那自然不能容於馬阮；於是福王之朝，祇有邪黨，不見清流。史可法原爲福王朝之首輔，爾思召集天下名

流，以收人心，然後馬阮排擠，不能不離開南京，出鎮揚州。在這種內竄的鬥爭之下，一切俱無前途可言。當時人的話語說：「都督多似狗，賊方滿街走，相公俱愛錢，將軍且喝酒」（明季遺聞）。是見當時南都景況了。因此清兵南下推倒南都之速，竟出北廷意外。所幸者南都雖破，而一般富有民族思想之孤忠孽子，尙能揭起反抗的旗幟與清兵奮鬥，爲民族保一線元氣；而民族主義的文學，也遂於此時呈蓬勃之氣象。茲舉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黃漳耀，吳易爲例。

（一）陳子龍

「共指西湖靈隱松，聲聲刻石記相逢。文章目小誇司馬，名字當今比臥龍。一死秦山於汝畢，再生苗地爲人備。悲歌奠酒沉江水，與淚東流到九峯。」這首七律是明方以智的哭臥子詩。「臥子」就是陳子龍。他是「幾社」的創始者，他是殘明一代詩的殿軍。他在當時文化界居着很崇高的地位，無論在文學史上，民族史上。如果用比喻來說，他像是天空的明月，若侯廟會，侯岐會，吳易，夏允彝，夏完淳諸人，不過是緊緊圍繞着他周邊的星星而已。

沈君與齊仲謀曰：「我兩人老困公車，不得一二時髦新采，共爲薰陶，恐舉業無動人處，遂教讀文會，並與歸明鑿樞氣求大法，昌晉書卷字，比親兄弟。時先祖涇燕文先生於館，始授諸君子大學頤才類，凡得五人，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同筆硯爲快。臥子先生甫弱冠，聞是舉也，奮然來歸。諸君子以年少訝之，乃其才學則已精造經史。落筆驚人，遂成六子之賢。（杜登春社事始末）

陳子龍爲華亭（今江蘇松江縣）人。他在崇禎十年中了進士，後被任紹興推官。他在任內因爲平定許都之亂有功，就升任兵科給事中。但他剛剛接到命令，北京就失陷了。北郡陷落，他曾以詩弔之云：

金闕珠樓瑞霧中，天門端拱萬方向。風殺南鎮黃河隘，鳥道西迴紫塞通。
三市銅駝愁夜月，五陵石馬泣秋風！玉泉不識朝宗意，依舊東流入漢營。

福王在南京卽位的時候，他仍以原官召用。至期疏請親征，又上防守要策，及備邊三策；這些都是當時急待舉辦的事情。但是被宵小所包圍着的福王，那會聽從他的話呢？他看見福王王府實不足以有爲了！他就藉詞奉養九十高齡的祖母，便毅然辭職回里。他這時曾做秋日雜感一詩，來抒寫他的憤抱：

經年顛悴客吳關，江草江花莫破顏。豈借徐生終蹈海，獨憐無力可移山。
八廚舊侶誰奔走？三戶遺民自往還。圯上陵中俱避地，側身懷古一追攀。

過了不久清兵渡江，南京失陷了。他乃於順治二年，在松江揭起反清的義旗。這時夏允彝寫完溥父子

也都跑來參加。他們三人，乃擇定的日子，在明倫堂開會，並掛起太祖的像來，歃血互爲盟約，起義抗戰。「事成則撐撐半壁，事敗則慷慨同死」。並推舉陳子龍爲監軍，他們計劃妥當之後，又請水師吳志葵也來參加他們固守松江的工作。但他終被清兵所獲，鎖置舟中。當解往南京時，舟過松江跨塘橋，他乃乘間斷索，跳入江中去了。屈大均詩云：「舟出吳江烟水遙，黃門帶石跨塘橋。」所言黃門，就是指的陳子龍。

他不但是個抗戰的民族英雄，同時也是偉大的民族詩人。他的詩情緒纏綿，詞氣遒盪。尤其是國變以後的作品，悲歌激烈，可動天地而泣鬼神。至於憂時感世之作，更是他所擅長。

清溪東下大江迴，立馬層崖極望哀。曉日四明霞氣重，春潮三浙浪雲開。

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依舊謝公樓伎處，紅泉碧樹待人來。（錢塘東望有感）

（二）夏允彝

明朝自中葉以後，士大夫多以空洞無實的學術，互相標榜，卽如文學一項，不是模仿漢魏，就是規復盛唐，結果流爲空虛，流爲偽體。自東林諸賢講學蘇州，始提倡氣節和經濟致用的學問。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諸人，又從而推波助瀾，一代的學風，到這時才有轉變；南明之所以多殉節的義士，抗戰

的英雄，不能不歸功於東林的提倡。

夏允彝字彝仲，華亭（今江蘇松江縣）人。他和陳子龍是同年的進士，又都是幾社的領導人物。他在京又組織燕臺十子之盟：

是時袁東張天如先生潯，金沙周介生先生鐘，並以明經貴入國學，而先君子登辛酉賢書，夏彝仲先生允彝，亦以同年擢寫儒游燕市，簞籩周交，日學醜類猖狂，絕籍喪息，愴然深結，計揚百年，於是乎先君（盛微）與都門王敬哉先生崇簡，信燕臺十子之盟，漸至二十餘人。（杜登春社事始末）

南京陷落之後，他的朋友徐石麟，侯嗣曾，黃淳耀，徐汧賸人，都起義賊敗作了壯烈的犧牲。他感到國破家亡的痛苦，他又想到朋友們的慷慨捐軀，他於是便決心也以身殉國，他預先做了篇沈痛的絕命詞，就在這一年八月，他的船泊在松澗的時候，他一人便悄悄地走到水邊投江死去。他的絕命詞云：

少承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誓以忠貞。南都既變，猶望中興。中興杳然，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虔求廣成。勿爾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乎九京。人孰無死，不泯此心。修身俟命，欲勵後人。

夏允彝還有一首黃進士淳耀哀詞，「淳耀」是以守嘉定城而得名的。他於嘉定被圍的時候，和他的兄弟，他的朋友，倡議固守城池，與清兵作頑強的抵抗，城破以後，慷慨殉節。也是明末一位民族戰士。

云：

黃子不偶生，大雅寡諧俗。羽儀乍高翥，結綬匪所欲。黃雲暗若梧，北風吹大陸。烽火瀟吳關，下邑勢彌盛。綽彼二三子，登陣自驚屬。城郭既已希，號秦又誰告。處死良獨難，苟生何能淑！吁嗟烈士心，伯仲互相勸。威風既在羅，恥與凡禽逐。未知沒者悲，但知存者辱。存歿兩茫茫，想君不可贖。（黃進士淳耀哀詞）

（三）夏完淳

在過去我們的史籍裏，的確產生了不少的民族戰士。但像夏完淳這種天才的人物：「十五從軍，十七受命，磨盾草檄，不異老生宿儒」，那還是很少見到的。尤其他一門忠義，一門風雅，那更是我們民族史上的一種奇葩。

夏完淳字存古，他是長樂知事夏允彝的幼子，他的家住在江蘇松江縣的曹涇。這地方是一個美麗的鄉村，竹籬茅舍，豆棚瓜架，山花野草，稻畦桑田，別饒風趣，人們生長在這樣一個美麗的環境裏，自然會發生愛國愛鄉的思想。

他好像是生來就賦着異稟的，也許是他家庭環境好的緣故，平居燕處的一切有形無形的耳聞目見，漸漸會變成他一種聰慧高尚的人格。他五歲就能誦讀五經，陳繼儒所做的童子講裏面有着幾句「包身膽，過眼眉。諷經義，五歲兒」。「五歲兒」就是指的夏完淳。他幼年時候，很歡喜看邸抄，而且看過後將

首尾連貫起來作有系統的報告，就這一點可以知道他決不是一個平凡的孩子。因為他出乎意外的聰明，所以他的父親，他的伯父和他老師陳子龍，都非常的愛他，盡心教他，終於使他成了一個在民族史上稱有的天才人物。我們都知道錢謙益是當時學術界的泰斗，他對於天才的夏完淳，也是非常歡喜。不但他這樣的聰明，就是他一家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超乎常人的天才。他的父親和伯父，都是文章老宿，詞林宗匠，那不用說了，他的母親也能作詩，他的姊妹淑淑青，妹妹蕙吉，也都有詩流傳人口，真當起「一門風雅」了。他曾作過一首詩叫做「與昭南女弟談懷荆隱女兒」云：

不堪春色盡，卜宅到江潭。空谷傳三隱，名園美二南。占風知少女，鬥草傾宜男。遙憶大姑處，天花動翠巖。

當陳子龍初次在松江起義的時候，他和他的父親就參預陳氏的軍事，不幸的很，他父親允祿就在這時殉了國。過後不久，陳子龍又在太湖軍行揭起民族解放的大旗，他又跑來過他的軍隊生活，他並遺着父親的遺囑，將家產捐來充作軍餉。陳子龍兵敗之後，他又走入吳淞軍中，在那裡擔在參謀，不幸又敗，他的伯父之旭，復因陳軍的連累，在文廟自縊死了。他只得躲到鄉間，以待時機再來。他慨歎兩都的陷落，乃作續幸存錄（夏允彝著幸存錄），對當時政治都有深刻的諷評。

阮圓海聲師江上，衣素纈圍碧玉，見者詫為梨樹裝束。錢謙益家妓為妻者穆靈，容攝雉羽，戎服跨入閨門，為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砲，皆堪優揆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

袁師諺曰：「郡督多俱狗，驍方滿得走，和公止愛錢，皇帝俱喫酒」，又有等瑤草（馬士英）之門曰：「爾朝丞相，此馬殺牛，同爲畜道。二黨完魁，出劉入阮，豈是侑宗」。復于兵部門署曰：「闔殿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充直入中原。」朝事微諳野，太史陳風事可知矣。（夏完淳積善存錄）

到了順治四年，唐王追念他父親的忠節，追諡他父親爲文忠，又授他爲中書舍人的官職。他便寫了一篇「謝恩表」託謝堯文帶去呈奏，不幸堯文在途中爲清軍邏卒所獲。搜出了完淳的表文，和同事者的名稱，巡撫士國寶按着表文和名稱便把他和錢樞及其他三吳知名之士數十人，統統一網打盡了。他被捕的時節，清軍怕他畏罪逃跑，對他監視很嚴，他乃慨然道：「天下那有怕死的夏存古呢！我這次到金陵，能夠葬在高皇帝的墓側，雖死無憾了！」說罷欣然就道，一路流覽風景，吟詩不絕。當他被捕離家時，曾賦詩云。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殺賊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嘗過虎邱時，他的好友杜登春與他沽酒爲別，他又提筆寫了一詩贈登春云：

竹馬交情十五年，飄零湖海更誰憐。知心獨弔要離墓，亡命難尋少伯船。

山鬼未回五更夢，楚囚一去草如煙。高堂弱息懸君在，極目鄉關思惘然。

他到了金陵以後，清兵便把他幽禁在皇城內瑤宅中，以便隨時傳審。他在獄中和他同繫的夥伴們天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天吟詩不絕。他有一首題爲被「羈待鞠在皇城故內階宅」云：

孤臣魂已歸，况復見長安。歌舞愆靈敵，池台落日寒。重來中貴宅，空得侍臣冠。一片傾鑄影，還同佩劍看。

他們的被逮，是在順治四年的七月，到了九月的某一天，清朝在南京的官吏，才把他們一千人傳出來審訊。他的「西華門與同難陪公待鞠」云：

同舟今日半南冠，魂斷雲山舊築壇。仁壽鏡移江月落，景陽鐘動曉風寒。

誰將杯酒消秦獄，卻向囊頭識漢官。相對銀鑄趨太液，夢中猶作侍臣看。

就在九月十九日晨，光熹微的黎明，將他們這一千「犯人」從監獄裏提出來，驗明正身，就要處決了。他的好友杜登春這時也從蘇州趕到金陵去探聽他的消息，正在街道上走着，忽聽見前面有鳴鑼喝道，聲音，杜登春就擠在人叢中去探望，他親見夏完淳，錢得，和蘇州同鄉，都上身縛綁着，穿着紅色的囚衣，完淳神色自若，抬頭望見鐘山，連聲喊道：「好山色！好山色！我今天能看到高皇帝的孝陵而死，死去了還有什麼遺憾呢？」說罷索紙筆寫了一首詩交付監斬的官。詩云：

城上鐘山色，松花落翠微。朝光鷺鳥散，暝色二龍飛。驀月沈銀海，金風颭玉衣。孤臣瞻拜近，泉路春恩微。

他們走到刑場之後，監斬官叫跪下，完淳不肯，劊子手從他的喉間砍了一刀，他立刻斃命了。他這樣壯烈的死。傳播到遠近，無論識與不識，沒有不痛哭流淚的。他著有玉樊堂集，夏內史墓，寄憲章

，獄中草等。顧人云：

存古父允彝以吏部考工郎事，不降避水死。母某氏棄家爲女冠，存古年十七，慨然有勤王之志，與詩豪俊相結，往來湖中，能觀天文，料軍事，草檄賦詩，授筆立成。及於江敗，與禮不諸君，陷義以死，豈匪忠臣之子，能放父志者哉！

(四) 黃淳耀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今江蘇嘉定縣）人。著有陶菴集二十二卷。他的詩文和平溫厚，渾雅天成，絕無矯響。他對於當時流行的王（世貞）李（攀龍）鍾（惺）譚（元春）詩派，是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他生平最喜歡陶潛，所以拿「陶菴」當他的筆名。他有野人一詩，藉這野人的說話，將當時政府官吏的黑暗腐敗情形，一一指摘出來。

野人歎息年茂惡，池中刺井井底瀉。飛蝗引子來蔽天，辛苦終身事田作。朝廷加派時時有，哭訴官司俱播乎。歸途更看淡路邊，輕裘快馬行素錢。野人歎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鱗。十官名對九官獄，箇中腹下掛黃銀。不知何人理陰陽，頻年日食四海荒。我欲上書詆朝士，又恐人呼妄男子。（野人）

嘉定鄉紳黃遠隆，破家結客，同侯爾會等率鄉民守城，城被大呼曰：「結髮讀書有年矣，死無以報明皇帝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烈皇帝。儲弟溥耀至清涼寺菴，溥耀榜壁題曰：「宏光元年七月初四日，遺臣竇溥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僧取正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溥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臣分內事。」同弟自經死。（自靖錄）

（五）吳易

吳易字日生，吳江（今江蘇吳江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他是一位儒士而具有超越的軍事天才家。他自從長白落屯兵以來，和敵人大小十餘戰，每戰都是能夠得到絕大的勝利。這不但是他作戰計劃的巧妙，也因為他忠義奮發之氣感動了他的部下，上下齊心，併力禦侮，雖說清人挾着很大的兵力，但終於對吳軍莫可奈何。後來雖然被漢奸所賣，軍事失敗了，但吳軍的英名，却永遠的存在天壤之間，是足與日月爭光的，他的詩多慷慨激昂之作，六公詠尤為傑作。

朱竹垞云：「啓禎之間，風雅陵替，古風猶避不講，因之齋跡松陵，誦六公詠（靖遠侯王忠毅公驥，威寧伯王襄敏公越，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定襄侯郭忠武公登，少保戚公繼光，都督俞公猷），原本老杜八哀之作。（靜志居詩話）

他殉國之後，夏完淳嘗哭以詩，題曰：「吳江夜哭」（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引）：

江甫三月鶯花嬌，東風緊繃證虹橋。美人意氣埋溘發，門前精柳風蕭蕭。有客扁舟淚成血，三千珠履音塵絕。

鶻氣平蕩，震澤雲，春風吹落吳江月。平陵一曲，鑿空然，霜旗慘淡歸荒煙。茫茫滄海填精衛，寂寞空山哭杜鵑。夢中細語曾聞得，蒼黃不辨公顏色。江上非無弔屈人，坐中猶是悲田客。感激當年授命時，哭公清夜長人知。空聞蔡女猶堪聞，使伴侯芭不敢辭。相將酒浪衝黃土，築公虛冢青松路。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離墓。

二 魯王監國時民族文學家之抗戰運動

南京既陷，漢民族的拒滿運動之重心，乃不得不更向南移，於是魯王唐王同時並立於浙江福建。魯王以海為太祖十世孫，世封兗州，北京陷後，移住浙江之台州。南京既破，潞王已在杭州投降，於是魯王由台州入紹興，為兵部尚書張國維朱大典，吏部員外錢肅樂，行人張煌言，諸生王翊等所擁立，寧波定海總兵王之仁，石浦游擊張名振等以海軍應，劃錢塘江東岸以為守。明年（順治三年）為魯王監國元年。魯王既立，各地起義拒滿者，多投其旗幟之下。於是浙東義士以及江蘇南部許多自動起來作拒滿運動者，除少數遙受福州唐王之命以外，天抵都受魯王節制，這時民族情緒之熱烈，可謂已達極點。而民族主義的文學，並隨之活躍。茲舉張國維，錢肅樂，劉宗周，黃宗炎，孫爽，閻爾梅，萬泰，張煌言為例。

（一）張國維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張國維字正憲，號玉箭，金華東陽（今浙江東陽縣）人。中天啓二年進士後，即任廣東番禺縣知縣。番禺縣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他運用自己的才能，更加以自己的努力，不到一年就將番禺縣治理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福王卽位南京，以張國維協理戎政，加太子太保銜。南京失守，他就任故鄉東陽募集了好幾千人，準備與敵人周旋，正好那時節魯王以海避難在台州，他便與陳兩輝、宋之普、柯夏仲、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等，定計擁立魯王監國，移躡紹興。魯王任他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當魯王初立時候，大家都很興奮。張國維就先帶兵收復了富陽。那時軍隊雖多，而軍令極不統一，他認爲這是對於作戰最不利的。於是他上書魯王云：「越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擄虛，人無接應之暇，此爲勝算。必連諸帥之心爲一心，然後使人人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魯王因是賜以尚方劍，使統率江上諸軍，從此分裂的軍權，也就歸於統一了。

然而事情是容易變化的，不久清兵偷渡錢塘江，王之仁戰敗而死，魯王入海逃到福建，張國維也回到他的故鄉東陽，想治兵再舉，而滿兵已追蹤到義烏了。他的部下遠想勸他逃往山中，徐國拔復，他執意不肯，作絕命詩三首（自述，念母，訓子）就投水而死。

題雜言戰後書君，拒敵誓唐氣凌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自述）

一粟纒屋不樹陶，惟其蠶母暮途窮。仁人鯁類能無意，存與銜忍結草同。（念慈）
夙訓詩書暫放鉦，而今緇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粟爾全身容所生。（訓子）

（一）錢肅樂

錢肅樂是集衆拒敵的一位民族英雄。他自從在鄞縣起兵以後，就擔任起艱鉅的民族革命運動。他領着義軍屢與侵略者作英勇的奮鬥，事雖不成，但他那種被艱履險含辛茹苦的精神，真不愧爲民族健兒。
全風聲結綺亭集卷七云：

世祖章皇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閏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大兵之下江浙也，同知寧波府寧宗之喪，通判孔開誥迎降，具勅即令之奏知府事，以開誥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咯血，聞信痛哭，絕粒誓死，諸弟已爲之治身後事。鄞之貢生董公志寧，首倡謀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勳，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燾，毛公聚奎和之。徧謁諸鄉老而莫敢應，即所云六狂生者也。……字煥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途中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義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臨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歡聲動地，有數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撫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營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纒視師。（護公神道第二碑銘）

他的詩和他的人一樣，是溢洋溢着浩然博大的正氣。茲擇錄數首如下：

天地正直氣，博此忠孝心。精神蔽幽室，挺拔凌羣陰。高者出雲漢，卑飛盡度沈。刀鐮徒肆虐，形象終難尋。齊王有義士，乃在田野間。頭顱扶故主，血氣歸荒山。淡泊堅氣節，富貴增其頑。誰知枯樹枝，萬古留生顏。

(三) 劉宗周

劉宗周字啓東，號念臺，世稱蕺山先生，浙江山陰縣（今浙江山陰縣）人。他是一位遺腹子，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他中進士，是在萬曆二十九年，已經二十四歲了。他在朝對東林黨人十分愛護，那時魏闡當權，對東林黨人，多所陷害，他因而上疏謂：「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這是他保護善類，開始與惡勢力衝突的第一次。他又數度的直諫，極端提倡「操守」。曾謂：「近來持論者，但論才學，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學，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以濟變言，愈宜先操守。卽如范志先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敢用命。卽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他的詩如「耐長安故人云」：

朔柳千羣鎖鳳樓，春風送客不勝愁。杜門事蹟十年病，京帳誰先天下憂。

錦標壯心吾自老，每從岐路子何求？卻教空谷傳驪唱，落日浮雲滿帝州。

南都失守，潞王在杭州暨國，不到幾天就投降了清廷。劉宗周那時正在家正張吃飯，聽到這傷消息，推案痛哭，立誓不與滿清並立，乃於六月絕食而死。他在臨死前曾賦絕命詞云：「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詩寫好後，拜辭祖墓。當舟過西洋范時，就躍入水中，水淺不死，舟人把他打撈起來，他仍不肯進餐，絕食二十餘日死。

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字啓東，號念索。六月十三日，北兵至杭；廿三日絕食；廿五日，乘舟入鳳林，投西洋港，救不死；遂詣海先墓，暫息靈素寺。北使以書幣聘，劉口授答書曰：「大明孤臣某啓：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業已絕食經旬；正在彌留之際，其敢尚事遷延，遺說名教，取玷將來？某驛不肖，竊嘗奉教於君子矣。若逢與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鉞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謹守正以俟，口授荒途，終言不再，原誓不啓，投還。」自此勺水不入口，作絕命詞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壘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率高，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閏六月初六日，先生命家人扶掖起，輻巾葛袍，蕭容端坐。有頃，北首臥，示北向對君之義。初七日，命取几上筆硯書「魯」字，初八：……危刻，氣絕，雙眸炯炯，蛙噉不暇。（徐芳烈浙東紀略見中國之亂外史歷史叢書第十一冊）

他是晚明詩壇上一個重要的詩人，他的詩往往於選辭擇語詠物言情之中，透露着孤臣的感喟。馮樹溥詩云：

張家渡口濁如織，綠水牛門望不極。夾岸枝枝楊柳垂，春煙猶帶五侯色。
畫船驚鼓自紛紛，得意歸來休論貧。回首張灘何處是？不堪新設李家村。

(四) 黃宗炎

黃宗炎，字立齋，號晦木，餘姚（今浙江餘姚縣）人。他們兄弟共五人，他和他的哥哥宗義，弟弟宗會，同受業劉宗周門下。宗義慷慨自喜，宗會清潔自好，而他自己則好奇負氣。「劄江之役」，錢謙益張煌言請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他曾被推作百姓們的代表，徒步趨魯王於甯塌。過後不幾年，魯王的兵被清軍擊潰了，魯王漂泊海島，他便和他的哥哥同到黃竹浦起義。糾合了鄉里的子弟四五百人，起來與清兵抵抗。他們練的軍隊非常勇敢，號曰「世忠營」。

但不久他兄弟們所帶的「世忠營」，也為清軍所破。宗炎和馮京第都被清廷所獲。幸虧高斗魁想出了計策，纔在法場把宗炎救回，他的「世忠營」只餘下五百多人，就歸到王翊的軍隊裏去了。不久王翊也為清兵所執被害。從此山寨義師，風雲四散。董沛鄞縣志人物十五云：

謝啟皋首勇之城關，宇樓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頭而去者，歸之，走入敗屋中。問其人，曰：吾前人毛明山也。曾以卒伍事王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宇樓相與流涕，詣江漢計之，漢者錢謙益之將

也。矢勢家居，會中秋競渡，游人簪香，淡紅笠揮刀，登城遊戲，至婁隱所，問守卒者頭爲誰？卒以劍對。漢
佗怒曰：「嘻！吾怨家也」。拔刀擊之，纔斷頭地，字燿已預立城下，以身蔽明山，始頭雜僂人而去。（黃宗
毅撰墓誌）字燿得首謝書櫃中，襲之以錦。（全祖望撰王翊墓碑）每年寒食，密出其首，以一炷祭之。（全獨
萃翁墓誌）越十二年，而家人無知者。（甯天痕）迨字燿以海上事起，述，其家綏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歸燿
，因棄之。既去，家人屏當書櫃，得一劍函，發之，則燿頭也。字燿弟字澄哭曰：「此王侍郎之首也」。乃東
浦爲身，葬之城北馬公橋下。（王翊墓碑）

黃宗炎於義軍失敗之後，變賣家產，提篋隨遊於海昌石門之間，有時爲人作畫，有時爲人製藥，有
時就謬學。他的詩於清新典雅之中，而時露家國之感。

散髮人間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慣掃鸞飛燕，孔雀偏逢蠟燭牛。

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客得封侯。神僧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

竹筏清溪帶水牽，魚遊常在鏡中看。夜深孤雁驚鷗尾，日落雙猿抱樹巖。

九里十灘尤懊惱，一程五舍尚遲延。湖藤赤米村村種，湖羨山家鑿石田。（屯溪空漁亭）

（五）孫 爽

孫爽字子度，崇德（今浙江崇德縣）人，他的性情豁達而機警，他家裏雖然很窮，然而圖書滿架，吟

第三篇 在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詠自若。他是黃宗義呂留良的好友，所以他對於民族思想的傳佈，抗清義軍的領導，也和黃宗義呂留良一樣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參加過「澄社」，組織過「微書社」，並藉教書展開他革命的工作。他和呂留良組織的徵書社，在表面上是一個砥礪氣節的學術機關，但竹子裏却是一個含有政治作用的秘密革命集團。

他是一個實踐民族運動的英雄，南都失陷之後，魯王在紹興暨國，黃宗義在黃竹浦練兵，他練的軍隊非常勇敢，叫做「世忠營」。正巧這個時候，熊伯霖，孫嘉績都率領他們自己練的軍隊趕來「勤王」，從此兩浙義勇軍的聲勢就漸漸大起來。那時孫爽也正在家鄉練兵，他並與兵部主事餘姚知縣王正中合起來總共有三千多人，於是會合太僕寺卿陳潛夫，職方查繼佐，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的軍隊，與黃宗義聯合起來，從海寧直下海鹽城。但不到幾天，清援兵大集，就開始反攻，戰爭的結果，海鹽城又告淪陷了。孫爽經過這次的失敗，他所練的軍隊統統潰散，他就跑到馮京第的軍隊裏去充當參謀。不久馮軍失敗了，他又被清兵逮捕下獄，多虧黃宗義費了很大的力量，總算把他從虎口裏救出來。

他雖數次起兵，數次失敗，但他對恢復的事業，仍不氣餒，他仍是東跑西跑去進行他的復國的工作。但不久義軍的領袖被清軍殺戮的殺戮，驅逐的驅逐，後來他聽到王雋庵馮京第諸人都殉了國，鄭成功兵敗之後，退保臺灣，張煌言也於永曆十八年秋作了殉國的英雄。他悲憤極了，他悲痛許多復國的英雄死的死，亡的亡，敵人的勢力一天鞏固起一天，他從此鬱鬱得病，不久就因憂國而死。

詩生自榜廝居曰墨兵窟。而篤菴（王翊）雙溪（馮京第）諸公相繼殉國，時事一變，鄭成功退營台灣，張蒼水於海上正朔永歷十八年甲辰秋正命，而時事又一變，先生憤鬱得病，翌年歿。南雷公過其殯宮詩云：「城西數里路三叉，信步行來自不差。瘴裏猶看爭坐位，冠餘誰識墨兵窟。乾科風颯和頭出，寒葉層層詩句埋。一自先生人去後，語溪風景不堪哀。」先生最愛誦南雷公雲木冰記書於扇。（南雷學案卷六同調下孫子虔先生）

他是晚明詩壇上一位知名的詩人。在甲申以前所作的詩名做容菴集。甲申以後的叫做辛卯集。茲錄一詩於下：

嘗讀眉山詩，雅羨魚鱉子。誰知五湖中，漁樂乃過此？寬如敦誠宮，曲房不見水。雙舫截湖東，橫網互數里。高眠狎波濤，天風聽所止。某魚幾人擗，尺許無足齒。鬻賣逐自然，適候富可擬。亦有童子師，晝晝到水市。衣食既鮮華，絃誦恆清美。雖有桑大夫，差科未擾是。人生老戈船，頭白何須恥？（太湖戈船）

（六）閻爾梅

閻爾梅也是一個民族運動的實踐者，他字用卿，號古古，江蘇沛縣人。他是崇禎十五年的舉人。他在少年時就有澄清天下的大志。他早知道天下將大亂，要財產是沒有多大的用處，於是把家的財產統統變賣了。除了一部分用給他鄰里的窮人外，他便挾資出外浪游。但他的浪游，是和普通一般遊山玩水不

固，他處於國家民族的危迫，是憑藉着遼闊的襟懷，參考天下山川險要，聯絡天下英雄豪傑，準備去做恢復祖國的大業。

像他這樣忠心於自己的民族，忠心於自己國家的人，很容易會引起一般漢奸的嫉視，所以他的仇家，就跑到馬（士英）阮（大誠）那裏去控告他，說他「將有反意」，馬阮就把他下了監獄。

他被釋出獄之後，知泚家想是不能夠久住了。他爲的表示斷絕了家庭的牽連，不惜親手殺了他的愛妾，他寧願自己殘忍些，也不願把自己所愛的拋棄在家庭，到後來受異族的侮辱與蹂躪。

他的足跡幾乎走遍了南北，他跑到齊，楚，蜀，粵，他跑到秦，晉，燕，他這樣的跑來跑去，是想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民族英雄，然結果呢？都是使他失望，他後來回到江南，康熙十七年八月，他游匡廬，在萬松坪遇到黃宗羲，兩人高興極了，跑到五老峯頂，各各訴說別後參加革命的經過。那一夜月光分外明亮，兩人興奮極了，約定限韻賦詩。

甯雷公於清康熙十七年庚子八月，遇匡廬下萬松坪，遇先生坐石上，翕如隔世。復邀往五老峯頂，各述衷曲，遙限韻賦詩，月色侵人，午夜始罷。先生論詩，一主聲調，紹王李餘習，詩云：「一畧眉上一畧危，峯到絳崖欣絕奇。白鹿非常難避世，青山依舊不逢時。三山習樹頭陀掌，五老星精殿女風。霜夜相隣頰樂府，漢宗魏阮有翁難。橫空五嶺見危危，燈火茅簷話數奇。海內歸吟如望歲，山中歸去是何時。朱絃冷落陶公指，青漆凋殘

豫子肌。曉起約君江上海，相逢原不是流離。聞雷雷公和之贈曰：「一身清士死不言，天下名山尚好奇，相遇青蓮飛瀑地，正當黃葉寄風時。聞雲書鶴常無定，箭鏃刀痕尚春肌。聞是天涯流落客，不須再與說分離。峯頭一一置身危，崑崙行人證太奇，話到三更清氣逼，呼來五老月明遲。試尋古剎潭龍舍，定看陶人冰雪肌。歷代應知無一事，與君約約盡黃離。南雷公詩每取精境，此所以與先生異者。故南雷公曰：「我未便與古古論詩相爭」。……（南雷學案卷六同調下閩古古先生）

(七) 萬泰

「月落楓林飛鬼車，音容忽見是非耶。鏡溪有骨隨流水，環堵無人泣裨花。剛得紫松留數暮，又驅亂犬逐天涯。存亡此夜來相聚，病榻蕭然兩臂華。」這首詩是黃宗羲的，題「三月十四夜夢萬廣安及亡友陸文虎馮濟仲」。「履安」就是萬泰的號。他是浙江鄞縣人。他的父親名邦字 宮左軍都督府僉事鎮守福建。當黃宗羲在黃竹浦起兵的時候，萬泰也在他的故鄉組織義軍。後來黃軍失敗了，把他所轄的世忠營統統交給侍郎馮京第大司馬王翊統帶。最後馮王兩軍也被清兵擊敗，馮京第王翊且都做了殉國的英雄。這時兩浙的義勇軍慢慢都被清軍個個擊破。那班義軍的領袖，殺戮的殺戮，逃亡的逃亡，萬泰這時悲

傷極了！他看到蓋世的英雄一個都得了這樣的下場，當然是很難過的。他便把自己的家產變賣了作失敗的民族英雄重整旗鼓的餉精。不幸事機不密，爲其剝親謝昌元所告發，遂使義軍反攻的計劃成了泡影。

然而他的復國的勇氣却並不因此銷沉。其時盟式船在桂林督師，朱天麟餞乘鉞往來湘粵，王夫之也從粵東跑回衡陽聯絡志士，徐謀復興的運動。孫奇逢暗中聯絡北方的豪傑，顧炎武逃出了明媚的江南，跑向沙漠的北地，給各地義軍辦理「滙券交通」的任務。而萬泰自己則在榆林，爲孫奇逢顧炎武作聯絡的線索。他們的同志不獨遍佈了南北各地，就是海外的安南和日本，也都成了他們的間諜活動的領域。

到後來鄭成功張煌言進攻江南失敗，各地義軍無力再起。萬泰在榆林不能久住，因從西北回到東南，回到災燹的故鄉鄞縣。母親死了，妻子死了，家中的房屋都被敵人燒了個乾乾淨淨。他真氣極了，就此得了重病（瘧疾），一直在床上躺了三年。黃宗羲的感齋詩云：「甬上風流盡雁行，履安今日魯靈光。兩年貧病存形骨，一夕西窗截瘧方。」黃萬的交情是很篤的，南雷文案卷四祭萬悔庵文云：

余之交先生與陸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余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後，其跡如掃，（劉）瑞嘗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覩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孀婦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之舟也。

他死後，埋葬在他的故鄉西山。他共有八個兒子，都是很有學問的，而斯大，斯同，因受業於黃

宗義，尤爲著名。他是一位關心國事的人，他起兵失敗之後，終日怒氣不樂，儼如蓬髮怒髯之氣，一一寄在他的詩裏。「三月十九日詩」二首云：

三月今當十九日，普天聲淚憤盈時。一屆時已非王土，七載人猶是漢思。
國士未聞酬豫讓，南冠惟見泣鐘儀。滄溟萬里頻回首，慘淡春風咽子規。
年年此日淚潸然，今日今年更可憐。帝子不歸猶望狩，禮槍未隕尚經天。
青萍但有沈沈氣，赤代徒聞嘖嘖傳。我欲排雲問閻闔，人間大恥幾時消。

(八)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人。他的父親名圭璋（字兩如），是一位積學之士，曾在黃宗義的家裏教過書，後來做到刑部員外郎。張煌言是最富於國家民族思想的，故其詩文，多愛時之作，讀其「書懷」一詩，即可知其抱負。詩云：

一劍橫磨近十載，端然搔首看天狼。勳名幾誤乘槎客，意氣全輕執戟郎。
把上書傳失捧腹，隆中策定起高光。山河縱破人猶在，試把興亡細校量。

我們如果詳細考察張煌言的抗清運動，有兩個時期是最重要的。前個時期是他和錢謙樂的擁立魯王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後一個時期便是他和鄭成功的聯合北伐。當南都失守之後，潞王在杭州監國，但不到三天，他就投降清廷。那時鄞縣城裏有董志寧，王家勳，張夢錫，華夏，陸宇燧，毛聚奎等，號稱六狂生，他們聽見清兵要渡錢塘江的話，就推錢謙益爲盟主，與兵起義。錢謙益會了方國安王之仁的軍隊封鎖了錢塘江。這時張煌言也從北地回來，他們議定就請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當時張煌言有北潁入浙詩云：

南浮北泛幾經春，死別生還總此身。湖海尚留奔寓客，山川應識輟輶人。

國從去後古興廢，家近歸時問假真。一寸丹心三寸劍，更無餘物答君親。

丙戌六月，江上兵潰，魯王漂泊海島，浙東不被清兵所攻下的，只有錢肅樂所佔的翁洲這彈丸之地了。然而張煌言等並不灰心，仍決意繼續抗戰。其追往一詩云：

長驅胡騎幾曾降？草不江南半帶腥。肝腦總應塗舊闕，髑髏誰復歎新亭。

摧飛博浪沙先起，鷲注錢塘潮亦停。回首河山空血戰，只留風雨響青萍。

這時清廷對浙江的鎮師，參用招撫的方法，這樣一來那些意志不堅定和一般無恥的人，就投降了清朝。義軍失去了勢力，黃宗羲宗炎的世忠營被清兵所破，他們兄弟幾乎喪了性命，世忠營就改歸王翊指揮。但不久王翊也爲清兵所殺，從此義師四散，張煌言同着魯王投奔鄭成功去了。

在鄭成功佔據福建沿海的時候，是年年出兵攻打閩越的。到了順治五年，他更以張煌言所統率的浙

江軍爲嚮導，率領着號稱十七萬的大軍進攻浙江，陷溫州台州等處。到了第二年爲總統派兵要大舉攻雲南了，他便乘虛進攻江南。六月由崇明渡江，攻瓜州，接着陷鎮江，直逼南京。張煌言，領軍由蘇湖攻入徽寧，太平，寧國，徽州等地，淮揚常蘇四府，亦將反正。這時張煌言很興奮，他有詩云：

千騎東方出上游，天聲今喜到宣州。威儀今日聽司隸，勳業何人愧後侯。

舊闕烽烟須早靖，新都版籍已全收。遺民莫道秦蘇好，猶恐瘡痍未可瘳。

可惜鄭成功的軍事行動太緩，功敗垂成。鄭成功自從南京失敗之後，就攻取台灣作長久的打算，這時張煌言主張急進，故寄鄭成功詩中有「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早朝亦徒然！」「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絕搖疑」之語。雖然這樣，但他還盼望鄭成功從速出兵，並託侍郎王忠孝，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等，去勸鄭成功乘機攻取閩南。且派羅子木親到台灣去見鄭成功，但這時候台灣剛剛平定，一切事情，尙待整理，鄭成功的意思，是在台灣沒有治好以前，不願離開這塊島國去向外發展的。但爲的敷衍張煌言的面子，他僅僅派遣職方郎吳錕挾帶帛書往隕陽山中去說「十三家」的義軍，使他們出兵相助而已。

所謂十三家軍就是當時結寨自保的民族武力集團。作戰雖然勇敢，但缺乏嚴格的訓練和密切的聯絡，所以終於被清兵威脅利誘，各個擊破，他們的勢力就漸呈瓦解了。張煌言看到這十三家的武力是不十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分靠得住，而鄭成功又不肯出兵，他痛憤極了，就獨自率領孤軍往來浙閩沿海各地與清兵作殊死的搏鬥。其時適值桂王殉國，魯王及鄭成功亦在台灣遺世。他哭之以詩云：

自分孤臣九死應，國仇家難轉相仍。埋名恨不同梟尉，誓旅知非擬駘承。

芳草王孫歸莫望，蒼梧帝子去無憑。挽戈此日將何待，仰視浮雲一掛膺。

中華正朝古相傳，永歷於今十四年。玉几南荒新日月，金戈北道舊山川。

春來水逐桃花澗，老去人憎柏髮先。猶幸此身仍健在，擬隨斗柄獨迴天。

鄭成功死後，鄭經耽於酒色，張煌言知大勢已去，終於離開自己的軍隊入海中隱居去了。而這時漢奸們已將張煌言的親朋族屬都一齊逮捕起來，他傷感之餘，發之爲詩云：

宗國旣飄搖，家門遂顛覆。感此多難心，欲泣不成哭。我生遭變奇，乾坤方百六。捩猿滿中原，赤髮社已屋。

通臣骨可糜，豈敢惜孳費？所悲諸父行，斑白擷三木。女兄共所天，株連遭程楛。幸或作沉人，否恐發鬼錄。

稚子竟何辜，十載尚淹獄！此誰有棄妻，最慘棄編綢。凶亡宗亦亡，我固甘洪族！適聞告密風，舊遊復被錄。

白虹慘欲垂，黃金貪莫顧。天地豈不寬，誰念忠義周？惟應千秋名，芬芳追王蠋。涕淚感親朋，安知此非福？

他隱居之南田孤處在海中，形勢險要荒涼，平常是不和外人相來往的。只有山南面的滌汶，可通舟楫，山北則峭壁巖巖，無論什麼人是不會攀登上去的。

公著髮鬢颯動靜，船在十里外，颯颯鳴樹杪，公得爲備矣。政校乃夜半繞羅嶽山背而入，暗中窺先生並子木房徽冠玉三人，時七月十七日夜也。越二日至寧波……出寧波城再拜曰：「某不肯，有負故鄉父老之望。」登舟危坐，夜半，簷下唱蘇武牧羊曲者，先生披衣起，扣舷和之，酌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渡錢塘舟中，拾一箋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先生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甫雷學案卷六尙書張蒼水先生）

張煌言就在這裏修蓋了幾間茅草小屋，他所同居的有他的參謀羅子木，門生王居敬，僕人楊冠玉，另外還有一個敵家，此外什麼人也不知道他住在這裏了。後來在他預備出家的普陀寺裏，有一個和尙，本來是他舊部的一個小卒，往寧波去見閩浙總督趙廷臣，將張煌言想要到普陀山做和尙的祕密統統報告給趙，趙就派兵前往普陀山將張煌言擒獲。

張文著先生遺跡海隅，爲寺僧所給，殉節抗城。慕友羅自牧（羅子木）、侍僕楊冠（楊冠玉）死之。所著詩文，散亡殆盡。間有一二留傳人世。有曰：「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傾松柏，此去清風爽蕙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湖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元人謂文山遇便即逃，疊山有髮即剃，先生落句其寓意深矣。……（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之二十一）

張煌言被擒之後，廷臣待之以禮，勸他降順。煌言不允，作詩見志，曾作答趙部院一詩云：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一九三

不堪百折弔孤臣，四顧蒼茫九死身。誰挽龍髯問空鼎，姑留螳臂強當輪。
謀同賣社非無鬼，哭罷秦庭獨有人？敢是天方從閔位，黃雲白草未生春。
擲榆一旅尚圖存，吞炭吞鉅可共論。敢望臣歸興夏祀，祇遺帝眷答湯孫。

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長懸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答趙都院）
義職縱橫二十年，豈知閔位在于闕！桐江空繫殿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

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八月辭別故里）

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東，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余獨生不辰，家園兩楚烟。
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遼東人，翻作楚囚憐。鬢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彷彿丁令威，魂歸華表巔。

有觀此面目，難爲父老言。知者哀我辱，愚者笑我頑。或有真達士，謂此勝錦旛。人生七尺軀，百歲善復延？
所費一寸丹，可喻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過故里）

他終以不降，被殺杭州，其臨刑前之絕命詞云：「我年四十五，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
事畢」。他死後萬斯大葬之西湖南屏山麓（醉倚亭集卷九都張公道碑銘）黃宗羲弔之以詩云：「荒草密樹
路三叉，下馬來尋日色斜，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開花。夜臺不教留異姓，萍梗還來醉晚鴉。壯

彌灘頭當日客，茫然隔世數年華。」（張尙馬墓）至乾隆三十一年，漢士吳乾陽修復墓道。全祖望作神道碑銘，並銘之以詩云：「我我而雷銘，光照長虹白。久久未開雕。貞珉眠荒陌。」至於張煌言一生奮鬥的價值，黃宗羲所撰墓誌銘有云：

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非以一身較週旋。有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未死，吾力一絲未盡，終不可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可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之移山，精衛之填海，常人藐爲說鈴，聖人指爲血路，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即非從容。嘗聞有以公與文山相提並論者，皆吹冷燄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之據，止憑此一絲未死之人心，爲之鼓蕩；而形勢昭然，人心不測，一旦昭然者不足制，而不測者亦從之轉移，惟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益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駢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從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渡閩疆，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之經營，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以虛喝中原，是公之所處難也。

二 唐王左右的民族詩人

唐王之立與魯王之立原係同時，但唐王被滿州兵消滅之時，却較魯王爲早。唐王聿鍵爲太祖子唐王

之裔孫。南京陷後，福王之朝廷瓦解，蘇觀生鄭鴻逵等奉之入閩，依鄭芝龍，於順治二年，閏六月稱帝於福州，建元隆武。但為時不久，鄭芝龍就投降了洪承疇，並撤退對滿州兵的一切防禦。福建與浙江境上之孔道，所謂仙霞關者，無人守備，滿州貝勒博格之軍，由此直入福建，如入無人之境。順治三年秋季，唐王逸建寧，本擬入湘假何騰蛟，時在八月，次於延平，竟被滿州兵所迫執，回到福建過害。但唐王雖死，而鄭成功則始終不變，效忠明室，作種族之鬥爭。茲舉陳邦彥，張家玉，鄭露為例。

(一) 陳邦彥

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今廣東順德縣）人。他是一個意氣豪邁的人物。當他少年的時候，他和黎遂球、歐必元、陳子壯組南園詩社，遙與復社聲氣相應，廣東雖說是一個僻遠的地方，但經他們這一班人努力的效果，這所謂「瘴癘之鄉」的荒原文化水準，也漸漸就高起來了。子壯字集生，號秋濤，南海人，萬曆己未進士，是明末極有名的文人。崇禎九年以與時相溫體仁不合，得罪歸家，就與黎遂球等重修南園社。

公（陳子壯）既歸，闢雲濠別墅於城北白雲山中，寄情詩酒，復修南園舊社。一時諸名流，區啓圖名懷端，曾息菴名道唯，高見菴名賈明，黃石簾名翠年，黎澗石名邦斌，謝寄航名長文，蘇裕祿名興裔，梁紀石名佑遠，區叔永名懷年，黎美周名遠球，及公季弟名子升共十二人，稱南園後勁，各有詩集行世。遠球番禺人，執

門下，師事惟謹，公亦雅愛重之，師第二人，往往於月夕花朝，談及時事，輒教獻流涕，人莫知之也。（九龍
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附陳文忠公行狀）

他對於異族的情惡與反抗，是時時表現在他的詩中。在他的崖山弔古詩云：

萬古烟波接渺冥，纓纒如闕控重溟。韋韜宗血還餘碧，浪洗胡塵尙帶腥。

魚腹有靈迎玉璽，龍髯無路樹冬青。中原極目今戎馬，憑弔先朝一涕零。

當清將李成棟圍桂林的時候，他便在廣東高州起兵，並約陳子壯起兵端州，張家玉起兵東莞，三路會合襲廣州，以圖牽制包圍桂林的清軍。其時海上英雄馬元生和白旗軍黃信林芳等，偵知廣州兵力單薄，亦聚集數萬人突向廣州進攻。這時清廣東總督修養甲，躬冒矢石，督兵守城，並急調李成棟回兵來援。當李成棟未到之前，城內的指揮官楊可觀原和陳邦彥等約奸將為內應，可惜事機不密，被養甲所殺。這時子壯邦彥正在圍攻廣東不克，他們聽到李成棟援軍快到了，乃伏兵迎擊李成棟於馮珠州。乘風高潮湧之時，利用火艇燒毀了敵人戰艦數艘。清兵正將退却，忽然風轉潮回，猛烈的火焰反向民軍方面焚燒起來了，於是剛才戰勝之局，乃為之一變。陳子壯也就在這一場惡戰中殉國了。子壯有題綠珠詞（梧州

傅白縣有綠珠井）詩云：

逝水徒傳金谷園，荒山誰識綠蘿村。生辭故井難消髓，命薄高樓敢負恩。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二九七

燕子頗來多戀年，杜鵑啼斷舊招魂。憑君一和快儂曲，自有人將孤笛翻。

他看到自己的火伴子壯已經戰死了，他就退保清遠，想藉一個據點與清兵作頑強的抵抗，但他還沒有佈置就緒，敵人就追蹤而至，他率領部下數十人和清兵開始激烈的巷戰，他的肩膀被鏢中了三刀，但他仍不肯退下，最後他的部下漸漸死完了，他躲避到城內的朱氏園中，這時已經夜了，他想到和自己共同起兵的英雄不知道那裏去了，在蕭蕭的風聲裏，遠遠傳來胡馬悲鳴之聲，於是萬緒千愁湧上心頭，他就提筆在亭壁上題：「無拳無勇，無餉無兵。聯絡山海，矢志山貞。天命不佐，禍患是嬰。千秋而下，鑒此孤貞」數語。題畢，將拔刀自殺，而清兵的邏卒已經趕到，把他拈去。清軍誘他降順，他始終不肯，他在獄中曾賦詩表明他的志願，和他起兵抵抗清兵的決心。其「獄中步文丞相韻」一詩云：

生涯少壯但傳經，通籍纔周兩茂星；鄉國愁看成隕籍，室家寧計問塵萍？

萬言舊賦恩誰乙，五木嚴刑伴備丁，泉路若逢文信國，不知雙眼可垂青？

去歲承恩桂海濱，何期國步信多迤，室中自起金戈獄，天外俄驚鐵騎塵。

入夢翠華頻想像，招攜烏合每逡巡，經年辛苦備何補，應識皇明有死臣。

他但不肯降，就是清軍送來的飲食，他也不肯受用。這樣他就和宋朝的謝枋得一樣活活的餓死在廣州。他的兒子恭尹字元孝，號獨渡子，當郭彥殺難時，恭尹剛十七歲，由父友灌梓，把恭尹藏在復壁

裏，纒絲索難。恭尹少有文名，頗有恢復之志，及至永曆帝被難，他看事無可爲，回到順德，與何釋，何衡，梁燾，陶璜同游；後來朱彝尊王士禛道執信先後游粵，俱與訂交，世以其詩與梁燾陶璜大均並稱嶺南三家。（廣東通志）

山河百劫鼎終分，歎息遼南日暮雲。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詞賦最誇君。

禦寇未敢歌笙夜，石馬先傳用木文。七十二項秋草遍，更無人表漢將軍。（鄭中慎古）

虎跡蒼茫鬪業沉，古時山色愈陰陰。半樓月影千家笛，萬里天涯一笛砧。

南國干戈壯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市中亦有吹簫客，乞食吳門秋更深。（虎節題壁）

評陳恭尹詩最精當的爲聽松廬詩話：「詩以沉爲極詣，沉不在貌，其骨高，其味厚，其氣蒼，其韻長，乃謂之沉。梅村獨醒之詩皆沉，梅村沉麗，獨濼沉鬱」。這是很穩當的見解。使他名動天下的是鄒九日登鎮海樓詩（當時王漁洋與諸名士同作，讀至額聯，羣爲闕筆）：

清尊擲罷尚欄前，高閣臨風一浩然。五嶺北來雲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

將開菊蕊黃如澗，欲到松風響似泉。白首重陽惟有笑，未堪懷古問神州。

一一 張家玉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今廣東東莞縣）人。中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甲申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他就被虜了。自成勸他投降，他很滑稽的要李自成允許他的條件：一，請旌己門爲「翰林院庶吉士張先生之宮」。二，褒恤殉國的大臣范景文周鳳翔。三，優禮劉宗周，黃道周。四，尊崇史可法魏學濂。五，自稱殷人從周，願學孔子，稱自成「大順皇帝」。他的要求，李自成當然是不同意的。他去見李自成，自成叫他跪，他那裏肯！僅長揖而已！自成大怒，將他縛在午門外繫繫三日三夜，威脅到誘，用盡種種方法，他仍不肯降，也不肯跪。南都陷後，他走依唐王於福州。唐王授翰林學士，使他去監鄭彩的軍隊，出兵杉關，謀襲江西，但那時的鄭彩已經老邁，沒有少壯軍人的朝氣，沒有勇往前進的精神，所以家玉不久便離開鄭彩的軍隊。他走到這裏，走到那裏，總想努力奮鬥，求得最後的勝利。他的「寓目愴懷」，他的「感懷」，他的「出師」，他的「述志」諸詩，都是他決心獻身國家之英勇的自誓。

三十無成荏苒過，眼前羞見舊山河。人民城郭皆非昔，怪得文山感傷多。（寓目愴懷）

顛倒蒼蒼亦可憐，江山何地是安然？宵行秣馬俱餐食，夜宿羶營抱費眠。

雪骨寒梅真我瘦，冰心皓月爲誰圓？從今一斗孤忠血，總化春山哭杜鵑。

奔走孤臣磨備嘗，死生誰復問蒼蒼。獸蹄鳥跡交中國，霧縹煙荒瀕戰場。

昔日人謀應有定，如今天命不平常。江山無限滄涼淚，試向西風灑夕陽。（感懷）

暨王著師陌上遊，村莊兒女盡潸然。請看我亦何曾異？畢竟人間不削頭。（出節）

赤帽曾被白日前，敢將然諾負初年。臣心一塊孤忠鏡，誓與新朝不共天。（述志）

他看到自己的錦繡山河，被胡蹄踏上了一層血腥，他眼看到父老子弟的流離顛沛，於是他憂國憂民的熱血又沸騰起來！他就單人獨馬的跑到新邊，徐圖恢復的大計。剛巧他到那裏，又遇到清兵來進攻了，他當然就馬上出陣應戰，雖然很英勇的砍殺幾個敵人，終於因着衆寡懸殊，被清兵射下馬來，將左臂折斷了。他雖然受傷，但他並不灰心，也不氣餒。他的營中晚坐云：

轅門坐冷夜悠悠！烟火低飛嘯鬼幽。萬里山河悲戰角，百年身世負虛舟。

羶腥我抱淪胥痛，冠履誰甘倒置羞？欲借朱雲當日劍，奮來先斬佞人頭。

他墜馬受傷的消息傳到福州以後，唐王嘉獎他的勇敢，命以右倉都御史巡撫廣信。不久廣信又告陷落了，他請命於唐王，往潮惠二州募兵。他到那裏，說除了綠林好漢數萬人，並將他們編起隊來，使成爲一有組織的隊伍，將由他帶領着去攻打江西，解贛州之圍（時楊廷麟守贛州），不幸正在緊急的關頭，而唐王在汀州兵敗殉國了。當他在博羅的時候，曾寫過一首很悲壯的詩，題做「夜走博羅」。詩云：

舉目烽煙暗自傷，胡笳吹處似邊方。鼠同衰狗生無賴，縱比流螢死有光。

力盡張良虛博浪，時窮許盡失隆陽。當存百鍊堅金志，捨土重來未可量。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他平素是一個任俠好義的人，又善於舞劍玩刀。他最喜歡與那些豪士們往來，所以他足跡每到一處，隨從他的非常之多。他將在龍門所收編的民衆武力，分爲龍，虎，犀，象，四營，又攻佔了堵城。不久清兵派步騎萬餘來攻，家玉將他的兵分爲三路出去應戰。他所指揮的軍隊是動的，此呼彼應，互爲犄角，同時更善利用地形，憑藉着高崖深谿，與敵人作頑強抵抗。這樣抗拒了十天，終因敵兵衆的太多了，將增城包圍了好幾層，守城諸將請立刻突圍，家玉歎道：「唉！現在砲已毀掉，矢已用完，拿什麼東西作戰具呢？我們的兵，傷的傷，死的死，馬也疲了，怎樣去抵禦呢？現在我主意已定，不必遲疑，我們寧願自殺，也不肯拿自己的頸血去濺敵人的手！」他說罷，就與諸將領作悲壯的訣別，他自己投到野塘殉國。鄭露曾弔之以詩。

三 鄭露

鄭露實算得上晚明詩壇上一位畸人。他的才奇文奇，而行爲又古怪；所以有人都說他是個「狂生」。他應試，他浪遊，他折節讀書，他慷慨殉國，無處不表示他的畸人的行徑。清王漁洋贈以詩云：「海雪畸人死抱琴，朱弦疏越有遺音。九疑淚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他死時祇有四十七歲，然而

他愛國的精神卻永在人間。他一生自以爲洗刷不去的污點，就是師事阮大誠，並爲阮氏的詠懷堂詩作序文。

他字漢若，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死於永曆四年庚寅。好談諧，大言汪洋自恣，或時清談緩態，效東晉人風旨，所至輒傾一座。（廣東新語卷十二）

鄭先生漢若，南海奇士也。以許邑令，棄家走粵西，因悉其山川風土僦物，及歌舞戲諷之制，撰爲此書，環奇藻麗，昔人方之山海經，西京雜記，非溢美也。（鮑廷博跋赤雅）

唐王左右實力湛蘇親生的收編盜匪，頂失策的，這雙盜首因爲打了一次勝仗，便都驕橫起來，白日殺了人，把肺勝懸於貴官門首；城內的居民，被這些盜匪擾亂的不能安居，蘇親生這時也沒有剋馭他們的能力，只好敷衍了事。鄭露的孤憤篇云：

誰握兵符駐六軍，橋山龍去挾浮雲。魯連一笑無秦帝，燕鼎重歸有樂君。

南峇真人初建極，玉門飛騎獨空竄。聞鷄試問素羅婦，千載牛衣望紫氛。

我們這位南海畸人是一個音樂的愛好家，他尤喜彈琴，他有古琴二，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二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武宗的御琴。他這兩個琴是時時不離身的；及廣州城破之後，他也就抱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琴而死。他死後「線綺臺」爲馬兵所得，拿到市上權賣，有人知是前明舊物，不忍這具歷盡滄桑的古琴淪爲敵手，因解百金贖歸，屈大均曾作長歌以紀之。中有云：

中書乃自劉家得，似捧烏號淚沾臆。珍重君王手澤餘，大絃小絃日拂拭。時飛纖指理南風，穿窬重華見顏色。……城陷中書義不辱，抱琴西向蒼梧哭。稽康既絕太平引，伯喈亦斷清溪曲。一樓楊蕊算女絲，三年血變鍾山玉。可憐此琴遂流落，龍唇鳳喙歸沙漠。蔡女胡笳相慘澹，王昭琵琶共蕭索。歎君高義贖此琴，……先朝法物不同沉。

他是一個琴家，又是一個詩家，只因爲他自己是一個不拘行跡的狂生，所以他的詩句中也每用誇大的語言，以寫其牢騷不平之志，而感今懷古之作，更是他所擅長。惟自亂喪以後，他便由蒼涼而轉爲沈鬱。他的過黃鶴樓和馮槐門話舊雨詩云：

漢陽芳樹古今情，送客南浮隴北征。天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
白雲依舊過全楚，黃鶴何年控大清。日暮數聲青似染，九疑無恙隔湘英。
先朝遺事老馮唐，白髮移家寄上方。看竹每過留客井，種松偏近讀書牀。
鼎湖雲去金顛缺，瑤砌秋歸玉樹傷。今雨昔鹽俱是夢，幾宵禪月照空廊。

四 桂王政府的「雙忠」

順治三年八月，唐王聿鍵遇害於福州，福州這小朝廷是沒有了。到了十一月，桂王之子永明王由榔即稱帝於肇慶。次年稱永曆元年。永明稱帝之初，勢亦頗孤；廣州方面，則有蘇觀生等擁唐王聿鍵稱帝。不受永明節制，同時清之李成棟亦正由潮州而惠州而進迫廣州。金聲桓南下策應，此時亦攻陷了江西之贛州。廣州被迫，肇慶震動，永明迫不得已走梧州，梧州後來又被陷了，仍走廣西之桂林。凡此皆順治三年之事。但在桂林之際，清兵陸續進來，勢仍危急。幸賴豐式耜之固守，始得轉危爲安。到順治五年，情勢大變，直接間接受永明王指揮之地，達七省之多，民族復興，幾有成功希望。然萌芽方生，牛羊隨之，一線曙光，不久即被摧毀無餘。清兵節節進迫，永明節節後退，順治九年（永曆六年）走貴州。十三年（永曆十年）走雲南。十六年（永曆十三年）走緬甸。在緬甸凡兩年，以清將吳三桂迫逼，緬人懼於兵威，執永明王交於吳三桂。次年被吳三桂絞死於雲南。這是明裔恢復運動之最後的慘局。

一 瞿式耜

瞿式耜是明大臣中死節最壯烈的一位，他一生的慷慨激昂忠勇奮發的精神，和勇邁無倫視死如歸的氣概，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他對於死是這樣的堅決從容，當他就義時，是沒有一點兒的張皇和遲疑。但他的偉大還不止此而已，他是一個最能夠博愛的人，他對愛是那樣的誠摯，那樣的博大，他無時無地不在熱烈愛着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姊妹，更無時無刻不在熱烈地愛着他的同胞，他的國家和民族，一直到了他最後的一息。相反的，他對於異族，尤其對於和他正在作戰的滿人，是抱着極端的憎惡與反抗。而對於仰人鼻息爲虎作倀的賣國醜類，更是痛心。「夷裝畢竟仍華語，漢字如教聽聖書」。他真把定南之孔有德攻擄得體無完膚。他字起田，常熟（今江蘇常熟）人，著有魏林漫錄及雲濤松九等集，禮部侍郎景淳之孫，湖廣參議汝說之子。他雖然是世家子弟，却毫無世家子弟的習氣。萬曆四十四年中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治績，奉命遷調江陵知縣時，永豐人民堅留，朝令准予免調。

他是一位很忠直的人。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他曾爲王之寀請恤，爲孫慎行訟冤，選錫鑄王化貞之誅，白楊漣左光斗之謗，他這許多的建白，朝廷都能夠密納施行，然因此却得罪了權貴和大吏。

福王卽位南京，進式耜爲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儒巡撫廣西；行抵梧州，南京已爲清軍攻破，其時靖江王亨嘉，欲僭號稱帝，迫式耜相從，式耜不但不肯爲他所利用，反揭起聲討的旗幟，亨嘉因囚之於桂林，並奪其信印，及唐王聿鍵稱帝福州，改隆武，式耜派人乞援於王，王就派兵來援助他，正好這時亨

嘉又被丁魁楚逼得無路可走，於是亨嘉才將他釋放。

順治三年九月，清兵破汀州，隆武帝殉國。式耜遂與宗室朱容藩及丁魁楚議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於梧州，就在十月十日即位於肇慶，改元永歷，式耜進任吏部右侍郎。不久清兵追迫，王坤又趨王西走，這樣無目的一味逃走，式耜本不贊同，他想留王在桂林，徐圖恢復，但跑去見王時，王已去梧州了。式耜還是趕上前去，見了永明王，詳陳桂林形勢，可以駐蹕，永明王執意不肯，並堅決的說：「先生不過想朕死社稷罷了。」他聽說大痛，鮮血從眼睛裏流出來，把戰袍也濕透了。他要求留守桂林，永明王許了他，並擢他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這時清軍已迫近桂林城了，一天突以騎兵數十，馳入文昌門，攀登城樓，窺探式耜所住公署，他乃急令參將焦範出城拒戰，自己並站在前線，身立矢石之中，與士卒共甘苦。這時正當暮春三月，積雨連宵，城牆被冲毀幾處，兵士冒雨忍餓，一連守了好幾十天，清兵見桂林城不能攻下，也就解圍遁去。

大兵已於三月（順治四年）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望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將焦範拒戰。初永明王爲賊執，璫率衆攀城，破械出之，王痛不能行，璫負王以行，王以此德璫，用破端江功命爲參將。及是戰守三月，璫功最多……式耜身在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入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捐庫不足，妻邵捐簪理助之。……會陳邦彥攻廣州，大兵行而東，桂林獲全。（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明史卷二八〇(舊式粗傳)

後來南雄肇慶，相繼失陷。而中湘王河騰蛟，豫國公金聲桓，寧夏王李成棟，又都相繼戰歿，清兵最後又迫近桂林。這時守城的將官，如胡一清，楊國棟，蒲繼寧，馬養麟等，有的按兵不動，有的盡室而逃，桂林簡直成座空城了，式粗見大勢已去，他抱着與城偕亡的決心，便踞坐府中，靜待天命。他的部將戚良勛聽說清兵馬上就進城了，勸他上馬逃去，他不肯，並厲聲叱道：「庸奴！速去，做臣子的這時就應該盡忠報國，爲國不成，惟死而已。」次晨清兵入城，式粗與張同儔同時被執。清帥孔有德見他們執意不降，孔有德便命將他們枷鎖起來，分別繫在牢獄裏。他們兩人雖隔舍住着，但是聲息還可聽到的。終日談笑唱和，最著名的浩氣吟八首，就是在這個環境中寫成的。茲選錄二首如下：

已拚薄命付危巖，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山河人共擲，四年精血我偏傷。

羞將顏面寄吾主，賸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真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

蕭草爲茵枕塊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絲節惟知淡，信國丹心上畫天。

九死自甘違借苦，千秋公論亦隨緣。殘燈一室冥塵繞，寧識孤臣夢坦然。

這樣囚繫了四十多天，仍不屈服，遂同時被殺於獨秀岩，經吳江橫藝之請，改葬於鳳洞山麓。

翟公授命時，門下吳江楊鶴字二蘇者，衣衾經號哭於營中，見文武將吏，即叩頭請改葬，凡三日，聞者感

動，令備棺殮殮焉。當熟萬瑣有過桂林伯墓下詩云：「馬鬣悠悠棺草新，賢人開道作神翁。昭君怨氣凝弘血，帝雨和烟又一春。」（崇禎忠節錄）

越三日，侍御姚端，留守門下士也。楊鶴入王邸，謀獄兩公，啓視留守公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兩入掩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斂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失所耶？」日猶視，鶴叩首曰：「我知師心事矣，天子已幸南單，師徒雲集，雋侯無恙。自始隕……」（東明聞見錄）

他言與張同做賦詩唱和，茲舉張詩四首七律如左：

仗節誰云有異同，此身此難正遭逢。書生恥效荷文若，夫子堪師信國公。
共看挺身當亂裏，可憐淩水入坡中。願隨君死非無意，烈烈天朝賴世忠。
當年竊幸識韓荆，已許今朝共死生。商粟勉餐貧可授，南冠未改庫中盟。
巨心何處誇談碣，胡語空勞說姓名。一線殘希師若友，有仁須殺此身成。
七尺那堪斗室蟠，禪關止靜好同觀。心維漢鼎千秋痛，目極堯封萬里酸。
胡語噴噴魂莫聽，飄風烈烈夢中寒。扶輿非大身非小，留得綱常宇宙寬。
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尙餘甘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
羸山欲附文山烈，燕武休思漢武緣。踏履綠衣談笑裏，何須魚淚更潸然。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孔有德殺式相同敞之後，就得了心忤病，因設雙忠神位，焚香叩拜，並厚禮式相之孫昌文。他殉國的消息傳到南寧之後，永明王非常悲悼，賜諡曰文忠，封臨桂伯。陸世儀挽以詩云：「砥柱乾坤賴老謀，那堪宰相盡風流。橫江已斷千尋鎖，懸國誰開萬里樓。南粵兵戈行殿恨，東臺花木故園愁。澹河只有宗留守，慟哭相從地下遊。」按陸世儀字道威有桴亭集。

有德疾，遣將禱于城隍廟，忽見宮詹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巒然，大將，拜歸以告，有德大駭，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方以智出家處），昌文適至，有德因厚禮之。……（東明聞見錄）

二 張同敞

張同敞字別山，江陵（湖北江陵縣）人，他是明大學士張居正的曾孫。當崇禎十三年，朝廷追卹江陵（張居正）相業的時候，他以功臣之後，賜官中書舍人，這時朝政紊亂，綱紀蕩然，他常常上疏痛陳國家危急的情形，和救時的大計，然而當道諱疾忌醫，不但不採納他的意見，反怪他「越職言事」。他不得已便「掛冠」回鄉。

然而他的才能崇禎總是忘不了的，所以不久就復了他的原官，並命到南方慰問湖廣諸王，只命他在

雲南訓練新兵；當他還沒有達到目的時，南京（北京，南京）就相繼失陷了。

他從湖南跑到福建，這時節鄭芝龍擁立唐王聿錕稱帝號，改元隆武，圖復明室，唐王念張居正參劾室的功臣，就授同儉錫衣指揮。不久他又奉命前往湖南募軍，一天他忽然聽到隆武帝在汀州被清兵捉去的消息，他大驚，頭觸石柱，血流滿身，隨即替隆武帝發了喪，他優跑到武崗依何騰蛟去了。瞿式耜丁魁楚擁立永明王於梧州，他因廷臣之薦，授侍讀學士，總督各路軍務，這才有發展他才能的機會。

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但能武，而且能文，他所作的詩慷慨激昂，熱血噴湧，可以警頑而振聵的，如夢傅大司馬忠烈公（諱作霖）云：

抗節如公有幾人，嵯峨今尚夢公身。應知同學談忠孝，決不偷生負鬼神。

視死如歸懷老友，有恩未報痛孤臣。敢將丹血分青史，與爾寒雲共結鄰。

到了順治七年，清兵破嚴關，馬上就逼近桂林了。守城的將士，有的逃跑了，有的按兵不動，只有瞿式耜一人獨自留在桂林，死守不去，這時同儉以督師諭川，兵敗潰散了，從江京泗水到桂林，瞿式耜說：「事情緊急了，怎麼辦呢。」式耜說：「我有守土之責，當然在這裏，你快去吧！」同儉正色答道：「古人恥獨爲君子，公乃不許同儉共死嗎？」式耜見他誠心要盡忠，喜歡極了，就約他乘獨共伙，到黎明時候，他二人就被清兵擄去。

太傅羅公（武肅）築別館於桂林東岸，宮詹張公（同敵）題春帖云：「當附古樹思瓊夏，簡景江山賞伏波。」桂林道上松，宋陳堯叟所種，桂林東門外有伏波試劍石故云。二公遺事，流傳人間，自有傳之者，此亦言光片羽。（王夫之雜錄詩話卷三南窗漫記）

清定南王孔有德很愛他的才氣，不願殺他，曾用這種種方法勸他投降，但那裏能夠搖動他的信念呢？他的詩有云：

命延一刻惜難負，論到千秋道益深。應知同學談忠孝，決不偷生負鬼魂。

他雖然這樣態度強硬，但是定南王還不肯殺他，最後他破口大罵，要求速死，才激怒了定南王，令士兵斷了他的臂，挖了他的眼。他有詩云：

異國凋零非故國，首山一死尚留商。舌存不信乾坤去，臂斷寧同兒女傷。

胡語可憐原漢語，帝鄉無路是愁鄉。悲魂幽變天邊月，照見孤臣墮石腸。

他的死真壯烈極了，他從獄裏被提出來，去見定南王孔有德，兵士要他下跪，他不肯，就坐在地上，肆口大罵，孔有德氣極了，命兵士用木頭堵住他的嘴，旋被殺。（東明聞見錄）

吳毅公云：「別山死事最烈，其未死也，受拷掠，兩臂俱折，目睛出，語不爲擾。陳軒有初六日記事一詩

云：「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疎。」別出和云：「臂先頭斷生華戰，身置坡亡計豈詳。衛不若知舌在否？聞亡自笑眼多餘。」此其被刑時詩也，若兩公者，真可謂殺身成仁者矣。」（胡才甫民族詩選註引）

熊岑溪云：「清定南王久耳公名，欲活之，勸諭百端，公不從，有「命延一刻慚難負，論到千秋慮益深。應知同學談忠孝，決不偷生負鬼神」之句。定南王召公諒之，公以死自誓，猶張空拳，將擊主，左右兵之，斷公臂、傷睛。有云：「舌存不信乾坤去，臂斷甫同兒女傷」。又臂先頭斷云云。左右曳公跪，公不肯屈地而已，猶謾罵，左右以木塞其口，有「腰膝尚存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又銜木嚥知云云。翟公贈詩有「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疎，張子已成千古事，知予結局定何如。」又有「斷臂傷睛木塞唇，猶存雙膝見忠臣，但將一死成今古，剩有丹心負鬼神」等句。聞者莫不哀之。」（胡才甫民族詩選註引）

參考

- 陳子諤 明史卷二七七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卷七上
夏允彝 明史卷二七七
夏完淳 明史卷二七七 陳子龍傳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二集卷八下
黃淳耀 明史卷二八二 舊林傳 楊鳳苞傳 侯元泓 黃公陶 菴行狀
吳、易 明季南略卷九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三一四

張國維 明史卷二七六 明季南略卷十

錢爾樂 明史卷二七六 南雷文案卷九 錢忠介公傳

劉宗周 明史卷二五五 明儒學案 劉宗周年譜

黃宗炎 全祖望歸琦亭集 朱彝尊竹垞詩話卷下

孫爽 昌留良明版文集卷六 孫子茂墓誌銘 黃宗燾南雷文案卷二 湯雲水水記跋

閻爾梅 黃宗燾南雷文案

萬泰 黃宗燾南雷文案卷六 萬悔庵先生墓誌銘卷四 祭萬悔庵文

張燁言 黃宗燾南雷文案後編兵部左侍郎張公墓誌銘

陳邦彥 粵東道民傳

張家玉 明史卷二七八 明季南略卷十二

鄭鏞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二集卷八上

瞿式耜 明史卷二八〇 明季南略卷十五

張同敬 明史卷二二三 張居正傳附 明季南略卷十五

明史三二六卷 清張廷玉等撰 四部備要本

明史紀事本末八〇卷 谷應泰撰 商務萬有文庫本

明紀六十卷 陳鶴纂 陳克家續 世界書局本

明季南路十八卷 北路二十四卷 計六卷撰 商務本

明史稿二〇八卷 王鴻緒撰 通行本

明季南都殉難記 屈大均撰 國學叢書社鉛印本

明詩記事 陳田撰 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

聖安皇帝本紀二卷 顧炎武撰 明季稗史彙編本

青燐屑二卷 應喜臣著 明季稗史彙編本

幸存錄二卷 (夏允彝) 續幸存錄 (夏完淳) 明季稗史彙編本

東明聞見錄一卷 逸史氏 明季稗史彙編本

也是錄一卷 蘭非逸史編 明季稗史彙編本

江南聞見錄一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粵游見聞一卷 翟共美編 明季稗史彙編本

南廣記略一卷 鮑復鑑著 明季稗史彙編本

行在陽秋二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嘉定屠城記略二卷 明季稗史彙編本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三二六

南明忠烈傳（滄海同深錄） 蘇雪林著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浙東紀略 徐芳烈著 中國歷代逸史叢書本

庚寅始安亭末 瞿元錫著 中國歷代逸史本

第五章 學風轉變中五位民族思想領導者

我國學術思想至清初發生一大的轉變，梁啟超在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清代學術的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蓋自明亡以後，一般有心學者，痛定思痛，遂對自宋以來，在學術思想上佔主潮的理學，發生絕大懷疑，對於明學，尤其深惡痛絕；他們以爲明朝的滅亡，一般無用的道學先生，須負相當責任。因此開清代學術思想之先聲的顧亭林，遂提出「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的主張，力矯宋明「談心說性」之空疏的學問；這對於民族意識的培養，厥功甚偉。現將賈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李塨詳述如左：

一 黃宗羲

賈宗羲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他的父親叫做魯素（字貞長號日安），是一位剛直而有氣節的大儒。他們兄弟一共五人，而宗炎（字之木）宗會（字澤望）和他最負異才，所以儒林有「浙東三賈」之目。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呂留良與他們兄弟私交甚篤。

東莊（晚於別號）有貧友四，爲四明鷓鴣黃二味，樹李樹農黃復仲，梅塢史山朱聲始，明州鼓嶺高且中；東莊貧或不舉農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嶺差與埒，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女六子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貧共一友，友爲鷓鴣也。鷓鴣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闊幾二十許步，床齋書癖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下，適攻其外，起火動及旬月；室中不能啼號，鼓嶺雖以醫佐之不給也。（呂留良臨村文集寶齋文）

北京陷落，福王在南京卽位，改號「宏光」。但福王是一個荒淫庸愚的風流天子。雖說是在困難的期間，然而福王還是忘不了逸樂，所以南都不久就重復繁華起來。秦淮河畔，熒熒燈影，粉飾得好像承平氣象；我們一讀余懷的「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國燈火從天降，萬戶瓊瑤覓海來。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面霞飛出銅龍館，幾對蛾眉一樣妝」（秦淮燈船曲）之句，就可想像其景況了。黃宗羲三月十九日聞杜鵑詩云：

江村漫漫竹枝雨，杜鵑上下聲啾啾！此鳥年年向寒食，何獨今聞擗肺時？

昔人云是古帝魂，吾舜不敢忘舊主。前年三月十九日，山岳崩頽哀下土。

雞花生樹鶯又飛，道首猶然遺管絃。南山橫霧吹高竈，江表良曾臥鐵鞭。

太王意及遼昌，與黎通誠各追救。金馬封事石渠書，怨毒猶然在門戶。靜聽嗚咽若有辭，個夫不敢安寢。何不疾呼自廟堂，徒令啼泣泣草莽。

後來清兵南下，南京，杭州，相繼失陷，魯王以海監國紹興。這時奮勇抵禦清軍的，就是各地的義軍。孫嘉楨、熊汝霖起兵餘姚，鄭遵謙、王穎起兵會稽，黃宗羲、宗炎和慈谿馮京第等，也在黃竹浦聚集子弟數百人起兵。黃竹浦是黃宗羲所屬之鄉，他們練的軍隊非常勇敢，外人都稱他的軍隊做「黃氏世忠營」。

不久孫嘉楨這一支軍隊也歸併到「世忠營」，黃宗羲又把王正中的軍隊也合攏來，共有三千多人，從此他的勢力更加大起來。王正中是王之仁的姪子，他非常敬佩黃宗羲，彼此友誼甚深，所以南雷集裏有很多與王正中有關係的文字，如王仲攜（正中）侍御過龍虎山草堂云：

十年有五鷲彈指，又復煩君入剡中。斜日風喧蕩麥路，斷雲犬吠瀑花東。

相看鬢髮都成雪，豈料乾坤尚在籠。應是未遑車馬債，枉教南北徧遊蹤。

查繼佐也是一個從事民族運動的志士，他所帶領的軍隊，被清軍擊敗了，他一個人披頭散髮，深夜裏往投黃宗羲去，哭拜床下，黃宗羲感動了，就把查繼佐的殘餘的隊伍收編起來，他就同查繼佐西行渡海，駐兵潭山。

這時候浙西可說是遍地烽火了，太僕司卿陳潛夫，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都率領人馬來與黃宗羲的軍隊會合，議定從海寧直取海鹽。他並派人到太湖召集吳中的健兒。「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他高興極了，一直到了午浦，約好崇德孫爽爲內應。可惜清兵早已戒嚴，不能前進，而這時王正中的軍隊忽然譁變了，黃宗羲所帶領的「世忠營」，因受了王正中失敗的影響，確已失去了戰鬥的能力。他就率領殘兵五百餘人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守。

海鹽守城失敗，那時「世忠營」中有兩個頭目，一個是婦安茅瀚（字飛卿），一個是梅溪汪涵（字叔度），這兩個人都不懂得軍民應當密切合作的道理。黃宗羲雖然常常告誡他二人，要與山中的百姓們，取得聯絡後，才可以打勝仗，可以抵抗得住侵入山寨的敵人，但他們不能了解黃宗羲的話，有時候還不受黃宗羲的節制，常常作擾民害民的勾當。而且不時向山寨的居民要柴要草，徵糧徵餉，鬧的山中居民朝夕驚，雞犬不安，這樣就漸漸兵民交惡起來了。

後來山民乘着黃宗羲外出，便鳴鑼擊鼓，嚇聚了好幾千人，襲擊黃氏山寨，放火燒了杖錫寺，兵士們從夢中醒來，看見火光冲天，煙霧瀾漫，倉皇中就爬起身來向外逃跑，結果凡逃出寺外的都被暴民擊斃，那兩個頭目茅瀚汪涵也葬身火窟了。這一個嚴厲的打擊，使得黃宗羲受到很深刻的刺激，從此他所擁有的義師就風雲四散了。

黃宗羲這時年歲也漸漸高了，他無可奈何，只有跑到語溪慈溪而上講學，他對於甬上人的感情，特別的好，所以他在甬上立了證人書院，萬履安的儿子斯大斯同兄弟都從他讀書，~~他~~的人物，從他讀書的很多，成了一時的風氣。

黃宗羲一生都是在努力於民族復興的運動，無論在思想上，行動上，都算是一個最英勇的民族戰士。所以清廷對他是極畏忌的，用種種的方法想把他逮捕來。他晚年曾自述云：「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墀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連陷無歲無之，可謂頻於十死者矣！」（南雷餘集怪說）我們看了這個自白，可知他奔走國難所歷的艱苦了。

他是清代浙東學派的開創者，他的學問本出於王陽明派的理學，而歸本於慎獨，致良知當從慎獨入手，故所作「明儒學案」特推重王陽明。但是他主張學問要能實踐，不尚空談，為學應治經史，求致用以救濟理學的空疏。他嘗說：「學者必先窮經，經術可以經世，乃不為迂儒。」他又說道：「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真，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為僞儒。」因此他對於王派末流的「援禪入儒」，表示極端的反對。他的弟子萬斯同萬斯大全祖望等，都是歷史學家，他們的著作大抵皆熱心傳播明亡後許多復國英雄們的英勇抗戰故事；這對於排滿情緒的刺激，及民族思想的培養，有着深切的關係。他的感舊詩十四首所記的人物，——陸文虎，劉瑞當，沈崑銅，高維斗，萬履安，麻三衡，陸麗京，孫嘉績，都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是和他曾共患難的義軍領袖。

高談不見陸文虎，深語難忘劉瑞當。豈料一時俱奪去，浙東清氣遂銷亡。
抄書結社自劉城，余與金圖許夢宏。好事於今仍舊否，煙雲過眼亦傷情。
敬亭三沈最交親，一別於今十二春。已脫從前鉤黨禍，如何猶作不歸人。
義月兩公昔舊游，一生一死已分頭。我亦同參竹笥子，徘徊未敢接源流。
寒江纔把一書開，耿耿此心不易灰。落日欲昏明月裏，不堪更到聖湖來。
劉門弟子祝王稱，亦爲捐生似近名。今日風波無畔岸，自慚不值一錢輕。
南都防亂急鳴皋，余亦連羣禍自邀。可怪江南黨業衆，只爲阮氏殺周儔。
維斗危身自丙寅，人中此日效靈均。於今名士皆生色，此是吾儕復社人。
甬上風流盡雁行，履安今日魯靈光。兩年貧病存形骨，一夕西窗截瘡方。
麻子妄將一木支，朗三祖武宛陵詩。郵筒寂寞人憔悴，疊足挨肩向市兒。
桑間隱跡憶孫爽，藥籠偷生憶陸圻。浙西人物真難得，屈指猶云某在斯。
鍾山夕照暮秋時，窮巷長過林茂之。兩目今盲需藥物，那能復度此流離。
邂逅詩文重二韓，當時倡和在長干。上桂談兵終不試，如瓊敷血未能乾。
虞淵事業已難憑，此意沈埋迄未曾。夢裏蘆花寒月上，誰人更復唱平陵。

二 顧炎武

顧炎武初名絳，字忠清，明亡之後，他就改名炎武字甯人（武炎兩字係合宋高宗建炎和漢光武建武兩年號而成），學者稱亭林先生。他住在江蘇崑山縣的花浦村，後來又移家于墩地方。當國變時，地方騷動，他由千墩避居常熟語濼。及南都又亡，崑山倡議拒清兵。城破日，他避省母在語濼，未罹於難。他這位嗣母聞崑山常熟失陷，便決計絕食，十五日而死。她臨死時囑咐亭林先生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我可瞑目於地下。」（見亭林餘集先妣玉頤人行狀）

唐王在福建卽帝位，改元隆武，遣使召炎武做職方司主事。他因母喪未葬，沒有去；適有仇家葉紹欲陷害他。他就將家產變賣，扮作商賈的模樣出遊去了。他的剪髮詩即係此時憤憤不平之作。詩云：

流轉吳會間，何地爲吾土。登高望九州，邊盡陵戎虜！

寒潮盈落日，雜遝魚銀舞。鷓鴣啼未棲，弦月陰猶吐。

晨上北固樓，愴然涕如雨。稍勸去蠻毛，改容作商賈。

却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讎在門戶。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故鄉不可宿，爾然去其宇。往往歷山澤，又不避城府。

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毋爲小人資，委肉投餒虎。

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他從前有一個世僕叫做陸恩，見他出遊家落，就叛投葉姓，受葉姓的囑使，欲告本主（炎武）通海（當時會和鄭成功通的那個通海）。被炎武捉住投下水去，葉姓就誦他擅自殺人，並以千金賄太守欲繩之以法。（孟羣孫先生云：「亭林所遇之里蒙即葉方恆，顧炎武仇，久而不釋，至方謁與徐氏兄弟同官相厚，轉敬亭林，其幕始已」）關於此案的經過，張穆題亭林年譜引亭林贈路光祿詩序云：

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梓日微，叛而投里蒙，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而擒之，殺其罪授諸水。其圻復投蒙，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置而繫諸蒙奴之家。兩人不平，爲代懇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蒙計不行，而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普明頭陀）（歸莊）歸玄恭集本記此事）

他覺着金陵這個地方實在不能再住了，便獨自回到他的故鄉崑山。那時他的「通海」嫌疑雖經路振飛的兒子澤浦爲他洗刷了，但他覺得長住崑山不能有所作爲，還是出去遊行比較有益些，他就浩然離開鄉里，北遊山東，河北，河南，山西一帶，到處察看形勢，交結豪傑，並在街裏的地方從事舉動，作俠

復的準備。當他離開家鄉時，曾寫了一首詩叫做別江南諸子。詩云：

絕塞飄零苦著書，胡來行李問何如？雲生岱北天多雨，水決淮潯地上魚。

濁酒不忘千載上，荒雞猶唱二更餘。諸公英效玉尼歎，隨處容身足草廬。

他這次的出遊，是抱着很大的志願，凡他的足跡所踏過的地方，無論是市古懷今，流覽風景，他每做詩做文，以寄託他耿耿之志，其目的無不在喚起漢族與培養漢人的民族意識。他曾五謁孝陵（南京明太祖墓），六謁思陵（河北昌平明懷宗墓），以寄悼念故國的心懷。他的重謁孝陵詩云：

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

他又曾至泰安，登泰山之高，至曲阜謁孔子廟，往洛陽謁周公廟孟子廟，至太原訪傅山（青主），至富平與李因篤（天生）訂交，由潼關遊西嶽太華，過訪華陰王宏撰（山史），又訪李頤（二曲）於懿匡。明宗室朱存杜（伯常）留居驪山，他亦常常訪問，這些人都是西北一帶最當於民族意識的學者，炎武與他們訂交當然是有深意的，名爲切磋學問，實則暗通聲氣。他在山西時曾與傅山規畫票莊制度，藉以掌握全國的金融。他的集中有一首酬傅處士次韻詩云：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常漢鼎遺臣祭，義激韓廳舊客家。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三二五

陔園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他最後便定居於陝西的華陰。他說：「秦人有三種長處，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在是別地方所不及的。況且華陰這個地方，又是關河的樞紐，雖足不出戶，就能夠見到天下的人，聽到天下的事，一旦天下有事，入山守險，也不過十幾里路，要想平定天下，志在四海，則華陰也有居高臨下的形勢，所以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地方再重要沒有了。」（見亭林文集）這時南方的黃宗羲，亦以恢復明室號召賢俊，但黃氏主建都南京，兩人因此曾起過一番辨論。

他這樣旅行很久，他的學問漸漸充實，名聲也就一天一天大了。清廷因為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在朝的大臣，屢欲推薦，他都以死堅拒。他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見亭林文集與葉叔華書）他尤不喜歡為人作序和墓誌碑銘，有人求他，他總是謝絕。他這樣飄流着，終於在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死在山西曲沃縣的韓句公家。

亭林先生在曲沃病故後，不久就由從弟麟北上，備他從子衍生曾撫爲嗣子隨侍左右者，扶柩歸於崑山，葬在尚書浦西鳴埭，就是他兩父母墓穴的左邊。那裏至今還保存着。墓前有亭一，爲梁鼎芬（節庵）所建，名曰「四梯」，取先生寄題貞孝墓後四梯詩之意。梯爲先生嗣母貞孝王夫人所植，先生在陝，曾作詩誌之。詩曰：「四梯先人種，旁臨一畝池，霜覆萱草色，日映女貞枝；舊業從飄蕩，非材得竊遺；清陰常不散，勿使衆禽

竊。「詩集載是詩作於重光作噩，爲清康熙二十年辛酉。蓋先生誓不帝清，不奉清正朔，故詩文中均以甲子紀年也。（秦瀚才開心集頌亭林先生）

三 王夫之

王夫之排除異族的政治主張，較之顧（炎武）黃（宗羲）尤爲激烈，他曾在讀通鑑論一書中謂：「卽使桓溫輩功成而篡，猶賢於戴異族以爲中國主」。他又自讀指南集詩云：「揚州不死空坑死，出使翠亭事未央。鳴鳩春催三月雨，丹楓秋忍一林霜。桐門鶴唳留朱序，文水魚書寄武陽。滄海金椎終寂寞，汗書猶在淚衣裳」。他對死於異族的文天祥是抱着如何懷念與沉痛。他字而農，號震齋。「易代」之後，隱居在湘西蒸左的石船山，所以又稱他船山先生。他的先世原是居住在江蘇的高郵，到了明永樂年間，才從高郵遷到湖南的衡陽。崇禎十六年冬天，李自成攻破潼關，張獻忠攻破衡州，曾下令搜求王夫之，他終以計脫去，隱居於南嶽之雙髻峯。

崇禎癸未，張獻忠陷衡州，鉤索諸人士，令下如猛火，購伯兄及夫之甚急。先君爲僞管所得，勒於郡城，僞吏敢爲輕語誘先君致夫之兄弟。先君張目直視，終不答。僞吏怒將戮先君，先君歎曰：「安能以七十年老人，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俯仰求活。」沐浴易衣，就親啟告別，終以是夕投繯。夫之聞先君在繫，乃殘毀支體，泉貨到郡，守儉徹夜，乃不果，明日乃以計脫遁。（王夫之靈寤文集卷十家世節錄）

後來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北京南京相繼陷落，他懷念着故國，痛心於宗社的覆亡，他不高蹈了，消極了。那時唐王事變已在福建縉帶，改元隆武，他覺着這是有爲的時候了，可惜唐王的督師何騰蛟宰相堵充錫不和，天天只管鬧黨爭，鬧意氣，反將國家大計，拋在腦後。果然不到一年，唐王就在汀州被清兵捉去，韋曠憂死，何堵殉國，唐王政府就此塌臺。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那時夫之年三十），到了第二年他和友人管嗣葵舉兵於衡州。不幸戰敗軍潰，他由耒陽永興桂陽柳州走桂林，遂至肇慶。不久復由肇慶回衡州。那時廣西巡撫瞿式耜等已擁立桂王於肇慶，王夫之這時正「丁艱」在家，他聽到桂王暨國的消息，就又從衡州跑到桂林，去見瞿式耜，瞿式耜很知道他的才能，上疏保薦他。但因他父親剛死了不久，他不願出來做官，堅請回家守制，這樣瞿式耜也答應了。他在家中住了一年，不能再住下去，他的意思說「現在不是高蹈的時候了！」於是決計往應桂王「行人」的官職。在桂王政府中有兩個臺柱就是瞿式耜和嚴起恆。他二人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去爲國家民族打算，眼看就有了恢復的曙光。可惜奸臣王化澄陳邦傳這般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在朝只知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於是剛露曙光的政府，又鬧的烏煙瘴氣了。這時政府內雖說還有一般正人君子像金堡，丁時魁，劉洵客，袁彭年，蒙正發諸

人想圖振作，但奸臣能容許他們這樣做嗎？王化澄給他們加了一個「五虎」的惡頭銜，硬將他們逮捕下獄。王化澄既將金堡諸人下了獄，非把他們處死不可，事情緊迫了，王夫之的好友管嗣襄往對嚴起恆說：「金堡這般人都是些忠耿的大臣，他們拋棄了祖宗墳墓，離開了兄弟妻子，交盡了千辛萬苦，跑到這裏來，不是爲的救國嗎？救國得罪，豈不令志士解體！」嚴起恆被他的話感動了，就跑去見王化澄，替金堡講情，王化澄說他是受了王夫之的蠱惑，不但不允許，連嚴起恆也有罪了。王夫之見這環境惡劣，重復回到桂林，去依瞿式耜。

他到桂林之後，接到母親去世的噩耗，非常悲痛，就立刻回家奔喪。不久，瞿式耜在桂林殉國，嚴起恆亦南寧被害，同事已到了不能挽救的地步，他遂決計歸老故鄉。桂王的殉國，使他更加傷心，他知前漢滿清民族間的決鬥，漢民族已完全失敗了。這時的民族掙扎舍了學術思想，再找不到更好的利器，他專心想在民族思想運動上用功。他的民族思想主要的理論有三：（一）以夷狄爲異類，（二）嚴種禁之防，（三）發揮民族主義。他想將這種種民族思想灌注到民間，灌注到漢民族每個人的心坎裏，他的讀通鑑論，黃書，就是他民族思想強烈的表露。

夷狄者殘之不爲不仁，祭之不爲不義，誇之不爲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與之道，非以種之異類者

也。（讀通鑑論卷四）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天下之大防二，華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宥別，而先王強爲之防也。夷狄之於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行蔑不異焉。……地異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變。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地也。（讀通鑑論卷十四）

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實，夷狄不能備其文。文之不備，漸至於無文，則前無與識，後無與俦，是非無恆，取舍無據。所謂飢則啣飽則棄餘者，亦惟植立之意而已矣。魏晉以降，……而人之道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又返乎太昊以前，而蔑不獸矣。……（崑崙錄外篇）

四 顏元與李塨

顏元（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在清初幾位樸學大師中是注重實行的。他的學說的基礎是一個「習」字，具體的說，就是力行主義——實用，躬行，克苦，耐勞。力行是一切事業的基礎，不能力行便涉於空談，什麼事情也不能夠成功。我們如果把顏元學說的真精神，加以分析，可以分做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破壞的消極的，一方面是建設的積極的。在破壞一方面，第一他要反對靜的修養（程朱之學是以靜坐爲修養心身的不二法門）。在積極建設一方面，可以分做三點，就是尙實學，尙實習，尙實行。

這學習行三者，是一貫的，其基礎就是在於動。能動則一切學問皆是爲我用。愈動而知識愈充足，知識愈多，則愈當動，這是顏學的基礎思想。

予未雨遊時，尙有將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雨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李恕谷習齋年譜）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語。曰：「請畫二堂，子親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纓袂，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于戲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戣齋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帶，垂目生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稱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笏裂裘。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矣。（年譜）

他不但是一位力行的學者，他還是一位富於民族意識的忠勇有爲之士。可惜他處在明祚已亡之時，環境已不容許他再起來從事民族革命，因此只得在他的著作中充分表現他的思想。

八月秋風凋白楊，覆挾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顰顰舞，變降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樽中有酒髮有榮，俯劍還歎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安琅玕。（贈陳封朱超

越千）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我們如果翻閱他的文集習書記餘，就可以看到許多有趣味有深意的文章。那時明室方亡，新興的清朝，正在旺盛，一般投機取巧的知識份子，毫無一些民族意識，都投身於當時的政府，甘心爲敵作鷹犬，作出賣民族的勾當。那一些勇義之士，只能在草莽中舉覺了。所以顏元的文集中，他決不爲當時的顯官立傳，却喜歡聲譽於民族意識的販夫，走卒，瘍醫，村夫，筆匠，傭工等傳神寫照，他的用意，極爲深遠。

顏元是富於民族意識的學者。因爲他生於明末清初正當異族入關之時，他眼看着滿人的暴橫和漢族的後蹄踏踐，而他父親又遭了胡人之擄，流落在關東。他對於滿族的反感自然是不少。李堪（字恕谷，遼寧人）是顏元學說的篤信者，當然受了他的民族意識的啓示。然而這時處在滿清壓迫之下，又有什麼辦法？他只有把他的民族意識寄託在他的詩裏，使讀者從字裏行間領略其弦外之音罷了。

顏元的「力行主義」，實爲當時一班紙上論兵和空談救國的藥石。他的多做事，少講話，多務實際，少談原理，也是針對着當時一班士大夫空疎迂闊的病症所下的鍼砭。李堪受了顏元學說的啓示，他的話更加透徹了，他說：「紙上的閱歷多，則世事的閱歷少；筆墨的精神多，則經濟的精神少」。這是在發揮顏學的真精神。

予自弱冠廷調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爲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學案綱目史和視，今大半皆之乎書訂者是也。而無暇清經義。經義大學宋儒所注今世通行者，即間及十三經

注疏以得漢儒諸書，忿忿未深考者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業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閱百詩，萬季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尚無逸爲傳注計。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墜，於是始爲傳注。（李恕谷後集詩經傳注題辭）

他是一位務實學的，所以在文章一方面，是非薄唐宋古文和當時的八股文，而想追蹤夏商三代的。至於認文章是雕蟲小技，是學者的末業，這和顏先生相似，所以他的文集每一篇文章，都是注疏發揮「四存」之道而不作空虛的言論。他的詩也不專注重辭章。例如：「說到焚書書可愛，吾身親受孔顏裁。若徒繙誦成何益，白面書生萬古災」。『識得吾身萬物身，此身雖死亦猶存。所欣聖道昭天壤，鼓腹長歌萬世人』諸語，都是藉詩見意之作。

他因爲出身於農村的緣故，所以他對於農村生活特別感覺興趣。他後來名聲漸漸大了，雖不能長期的住在鄉間，但他每當朔齋的前一天，在太陽剛要落山的時候，他便從城裏步行二十五里回鄉去省問父母的安康；等到次日晨光熹微，他就又從鄉村回到城裏去了。

他的詩有許多是描寫鄉村風景的，而且都具有一種瀟灑安閒不怨不尤的態度。「郊外看桃花」一借寓東莊」兩首，充分的表現了這種精神。

尋芳村畔古河西，桃香參差望欲迷。白白紅紅分日豔，疎疎密密入雲低。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梁塵寶客能乘興，谷口親朋自解襟。卻憶家中諸子弟，遙知高飲綠楊隄。

繁雨軒閣一書堂，樓頂更塗舊草房。虎澤新成梁作壁，龍鑄鋪好諾為床。

南山帆後窗雨潤，北野花風入蕙香。吾黨能興攻禮樂，便堪白日對羲皇。

三杯小臥起優游，倚杖堤邊看遠流。一帶雲天浮雪趙，滿牆風日自燕幽。

花園紅障長原上，客裏青清古渡頭。薄暮漁人肩網去，高歌半曲翠煙留。

李堪是重實行的，他的生活就是質樸而古茂的「卽事詩」。他愛好天然，愛好鄉村，愛好和那些不願歸順滿清而隱身在草莽的忠義之士做朋友。他替他們做傳記，做墓誌，做詩，想出種種方法來表揚他們。其「寄南方諸友」一詩，辭婉意深，雖對復國運動尙多期望之情，而對效忠清廷之漢奸，則抱着深惡痛絕的態度。

南方諸友近如何，霖雨瘋風此歲多。正夜捫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天和。

高皇長空掃暮煙，哀猿魚躍總新鮮。草萊知有雨風轉，提議毅然向北天。

他除了「力田」之外，還要習書，賣藥，弄幾佰錢來奉養自己的父母。他平日生活是刻苦的，但對父母却是「餅膏醴稻」，惟恐不周，而自己私下裏吃些粗米淡飯，不使父母知道，這實在是人所難能的。觀他的「卽事」詩，就可知道他生活的刻苦了。詩云：

改轍依壁作匡床，睡起搗瓶瀝野芳。餽饘不知何意味，衙門雖餓也清涼。

他從來是反對科舉的，更不喜歡作「八股文」。他說：「當我初學做八股文的時候，顏先生責我庸腐，趙錫之說我聰明退化了。到康熙三十九年我中了鄉試以後，趙錫之見了我說，你的聰明恢復過來了」

在他的朋友中王源和萬季野是兩位富有民族意識的英勇有爲之士。這兩位都是「力行主義」的篤信者。那時萬季野方負盛名，每開講會，列座都滿。一日會講於紹寧會館，李懋也在坐，衆方請季野講「郊社」之禮，季野說：「且慢講什麼郊社，請聽李先生講真正的聖學」。

他在五十一歲時，楊慎修做陝西富平縣長，請他佐政，他對楊慎修說：「富平縣這個地方太混亂了，應該用嚴法治理！」於是禁鬥爭，止賭博，勸聽訟，減催科，除強暴，扶怯懦，從此風俗就漸漸改變了！在積極方面，他又勵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這樣一來，不久富平簡直成個模範縣了。

參 考

黃宗羲 碑傳集二三四 清史列傳 梨洲年譜 梨洲學譜

顧炎武 碑傳集二三四 清史列傳 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卷七下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王夫之 碑傳集五三〇 清史列傳

顏 元 清史列傳 汪中述學 金梁如顏元與李鴻 顏習齋年譜

李 燾 碑傳集一四〇 清史列傳 李恕谷年譜

漢學師承記 江藩撰 萬有文庫本 世界書局四朝學案本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南雷文案 黃宗羲撰 四部叢刊本

亭林文集六卷 顧炎武撰 掃葉山房本

蘆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卷 王夫之撰 並雜著 合刻爲船山遺書三百二十四卷 有太平洋書店翻印本

霜紅齋集四〇卷 傅山撰 山陽丁氏刊本

清湖詩人徵略 初編六十卷 二編六十四卷 張維屏輯 自刻本

申報最近之五十年 按該書有近人張一麀（仲仁）道情一首 專詠顧亭林傳青主之稟賦制度者，此不獨有關民

族運動，亦金融史上之珍貴資料。那詞道「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因果歌。那李闖逼死崇禎帝，文武百

官一網羅。那國將同聲蔽夾烙，霎時金鑲堆積滿嚴阿。衝冠一怒吳三桂，借清兵餌贖出京都。賊兵捨不得金

銀走，馬上纓黃沒奈何。一踏追兵湧湧至，把金銀向山西境上掩埋過。賊兵一去不復返，農夫掘地雷翁多。

「三百年稟算難久，不成文法孰盛廢，相傳是亭林青主兩公筆，這一樁公案確無訛。」

清史列傳 趙爾巽等 中華書局印行

碑傳集（錢儀吉）續碑傳集（繆荃孫） 江蘇書局校刊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撰，四部備要本

顏李師承記 徐世昌撰天津徐氏刊本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支偉成著 泰東書局印行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第六章 太平天國大反抗中三位實踐的民族文學家

太平天國革命以狂風暴雨的一種姿態出現，實在給中華民族史上留一個最重大的紀念。這一次民族革命的開幕，其原因即由於漢民族對滿民族高壓政策之不平的反抗。我們知道自從滿民族以異族君臨中國之後，對於漢民族猜忌壓迫，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結果一般惟官祿是圖的士大夫，便肯捲舌綫口，嗜若寒蟬，紛紛墜入彀中，一味向他新的主人獻媚去了。

然而多數的民衆，尤其是那一股熱血的青年，則不但種見不泯，而復仇之念且與日俱增。所以官刑亡之後，革命的運動，祕密的結社，文字的鼓吹，都使滿清的統治者感覺頭痛。例如嘉道間的白蓮天理的大暴動，風靡五省，清廷竭海內之力，費時九載，耗帑二萬萬兩，始得蕩平，其力量之偉大可想像而知了。

白蓮三合哥老等，雖然具有偉大的潛伏力量，然而構成這祕密結社的素質，還不出釋道二宗的範圍。自嘉道以降，歐人東來者日衆，廣東地處南海，當東西交通的要衝，歐人的傳教徒最先到此，故此地感染基督教之影響也最早。於是社會下層原有祕密會黨之中，乃又加入基督教的成分。這實鴉片戰爭

中國慘敗。清廷兵力積弱，一旦羸蹙於外，而地方文武官吏，鉅於乾嘉以來承平之積習，類皆苟安恬嬉，玩視民瘼，至於巨商富室，則又酣醉歌舞，競以奢侈相尚，因此吏治日儉，民生日蹙，貧富之界也就一天天相隔太遠，於是民族鬥爭與經濟鬥爭合而為一，革命勢力遂如由涓澗而匯成之巨川，一瀉而莫之能禦。

我們知道，中國社會在十九世紀之初，因土地集中，官僚貪污，再加上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廣大失地失業的農民手工業者，為着自身的利益，為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已經是忍無可忍地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了。而在洪楊所領導下的太平天國革命，則是這些運動中最偉大的一幕。這個運動的基本羣衆是甚麼？是農民，手工業者，游牧無恆產者，紳土地主，而且多是蓬蓬勃勃富有朝氣的青年。我們可看下面的例證：

天王是廣東花縣人氏。花縣上到廣西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嘗在深山內設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背從，或十家背從，亦有誦書明白之士子不從，從者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衆。（李秀成供狀）

楊秀清原籍廣東嘉應州，遷居廣西桂平縣之大黃江，世以種山燒炭爲業。（平定粵匪紀略附記一）

秦日綱，廣西貴縣人，少從黃拔者游，精拳棒，二十歸里，入防營爲伍，長性敢猛，管釀酒滋事，營弁挾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之。日網不能堪，殺營弁，亡命至粵東，變易姓名，爲傭以自給。（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二）

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鳳陸兩入氏，在家耕田種山爲業。（李秀成供狀）

我家之清貧，促成我離家之原因，我家無可恃之物，生活艱難殊甚，自八歲至十歲，曾入塾求學，但此後被迫於生計，不得不治農以助我之父母。（李秀成供狀）

就中吾人所最宜注意者，太平諸王悉皆青年，占領南京之際，無一人過四十歲者，青年志銳氣剛，勝利不足喜，敗北不足憂，始終以忠誠從事……到南京後，時在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之末期。置辦太平軍者，有五十萬至六十萬之男子，女子在五十萬以上。……男女兩營有別，禁吸阿片飲酒，約法極嚴。軍中最初來者爲廣西人，其次爲廣東來者，類皆熱血膨脹之青年，當時西人見之，非常欽佩。（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當太平軍由金田起義，出發經道州，郴州，長沙，武昌，漢陽，安慶而至金陵。沿途的貧民加入太平軍的，男子有一百八十萬，婦女也有三十餘萬人。咸豐七年後，江北飢民歸陳玉成的達十萬人。咸豐十一年，湖北與閩，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一帶的民衆，加入李秀成部下的約三十萬人。童容海從廣西到浙江，沿途召集了二十萬人，亦歸於李秀成部下。所有這些都是掙扎在飢餓線上的貧民。當然歡迎太平軍來解他們的倒懸。我們可舉兩例證：

其由永安州至南京也，到處受人民之歡迎，多數人聚集於旗下。咸豐二年六月入湖南，席捲湖北安徽江蘇

，餉糧相銜以下揚子江，每至一處來討者甚衆。……（稻葉君山清朝全史）

我（秀成）得無錫之次日，行宮而下蘇郡。初到閩門，將分函各門。看閩門衙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
上舖店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國傑）和（泰）兩帥官兵。……（李秀成供狀）

至其戰爭的經過，我們可以分爲兩個戰略的階段。第一個階段，由一八五一年二月大黃山出發至一八五六年七月楊韋事變前，太平軍進行了戰略的進攻，清軍進行了戰略上的防禦。第二個階段由一八五六年七月楊韋事變後，至一八六四年南京失陷，清軍由戰略的防禦轉爲戰略的反攻，太平軍由戰略的進攻轉爲戰略的防禦，以致完全失敗。

在第一個階段又可以分爲三個作戰時期。第一期的作戰是從廣西出發到建都南京。第二期的作戰，是太平軍北伐部隊的進展與失敗，以及太平軍在長江上流之勝利與湘軍之失敗。第三期的作戰，是太平軍在長江下流的勝利及清軍江南江北兩大營的失陷。在這個階段內，太平軍在客觀條件上與力量對比上說，比清軍佔優勢。太平軍是向上發展的。可是，由於主觀上戰略上的錯誤，未能在攻克南京，立即派遺主力北上，猛撲北京和天津，以適應當時順利的客觀革命形勢，摧毀滿清中央政府，然後再回復掃蕩華中華南，甚爲可惜。至於清軍方面在這個階段內，雖然仍採取戰略防禦的姿態，雖擊敗了太平軍北伐軍，然而在長江上下游先後遭受了慘敗，舊軍潰不成軍，不能繼續作戰，而新軍（湘軍）又剛建立，實

最既差，數量又少，尙非太平軍的敵手。總之，在這個階段內，若未開始建立湘軍，則清軍就沒有造成由第二階段過渡到第三階段的主觀力量的基礎。

在第二階段上，亦可分爲三個作戰時期。第一期的作戰，是湘軍反攻武漢及九江，以及太平軍保衛武漢和九江的失利。第二期的作戰，是清軍在上游反攻安慶與下游反攻南京，以及太平軍在下游軍事的勝利與上游軍事的失利。第三期的作戰，是清軍三路圍攻南京與太平軍的完全失敗。在這個階段上，中外人士對清軍的關係，由過去中立轉爲對清軍直接幫助，當時滿清政府爲着維持他殘廢的統治階層的利益，不顧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竟於一八五八年三月與英、法訂天津條約，又於一八六〇年與英法訂北京條約，同年又與帝俄訂璦琿條約；清廷向英法俄屈服了，並准許英法在長江新開商埠的權利，以利誘外人，來共同鎮壓太平軍，共同打敗太平軍。至太平軍方面，由於李秀成兩次進攻上海，結果又重復了第一階段上的錯誤，即軍事沒有服從政治，使軍略與政略未能配合一致。在濠潰下游和張都隊以後，無論從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看來，都是不應進攻上海，而應是王韜所獻密策，先「和洋人以渡清，再坐困洋人取上海。」可是，當時王韜的這個正確政策，未爲太平天國所接受，遂致陷於失敗的慘境。

太平天國革命是失敗了，可是它在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是佔着光輝的一頁的。這裏得特別提出的是它的民族主義。然而我們須當注意太平天國的民族主義與清初明室孤臣孽子的民族主義是不同的：太平

英國從民衆利益出發而排斥異族的滿州統治階級，自然與首單的反清復明不可比擬。關於這一點，可以觀之於太平天國遺留下的最可寶貴的文獻。當時最著名的散文有三，即奉天誅妖檄文，諭救世太極文，奉天討胡檄文。而太平天國壬子二年頒行的奉天討胡檄文，表現民族主義最爲明顯：

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俯目滿州肆虐，滄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尙爲有人乎？妖虜虐燬焚穹，淫霖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虺邪怪也，惟讎親妖胡竇敬拜之，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虺也。帶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之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之罪孽。予謹略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州悉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州別頂戴，胡衣猴冠，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虺黑暗使鞭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州妖虺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羈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豎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污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州造爲妖虺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手足無所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州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是以胡言胡語惑申輿也；凡有水旱，毫不憐恤，坐視饑饉流離，暴露有如草莽，是欲我囚之人稀少也；蒲州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報仇，動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志也；蒲州之所以惡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滅其子襄使歸我中國；苻融胡種也，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今蒲州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國，極罪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之風化。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妖坐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擊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欺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手。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蹙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何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也。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覆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諸公所熟聞也。予總計滿州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水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主肅宗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又安中國，恭行天罰，言遠言邇，執無左袒之心，爲官爲民，應急揚節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以生色，夫婦男女，媿公憤以前驅，晉屠八旗，以安大有，特召四方之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秦州，擒安權於騰昌，與窮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綢帶。有搶狗韃子之威尊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或能擒斬一切滿州胡人之

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主治之（是徽爾穆秀清等名義頒布）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公等世居中國，孰非上帝之子女，尙能奉天誅妖，執發彌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則英雄無比，在天則榮耀無窮。若或執迷不悟，從僞拒真，將生爲胡人死作胡鬼矣。願遭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應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虜，何以對上帝也！予與義兵，上爲上帝報天之願，下爲天國解下首之苦，務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願天有厚福，隨天有顯靈。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太平天國詩文鈔）

全文都是痛斥滿族的人倫，婚姻，政制，言語，衣冠，風俗，習慣，而企圖恢復漢族的文化。在這個蒼茫浩瀚的巨流之中，我們舉出太平天國的三傑——民族主義文學家——洪秀全，石達開，李秀成爲例。

一 洪秀全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他在少年讀書時，就抱有很大的志向，他見到清廷政治實在腐化極了，他爲的要实现推翻滿清政權的素志，便借着宣傳耶穌教作掩護往廣西去了。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三四五

秀全本錢家子，嘉慶壬申，生於花縣，距廣州七十里，幼喪父母，於鄉呈授徒爲業。屢應省試，糧而稅實四方，陰結同志，賈卜江湖間，先是粵人朱九滯信上帝教，秀全及其鄉人馮雲山等師事之。九滯死，乃推秀全爲教主。丙申秀全雲山同至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交界之鷓化山創上帝教，初桂平有保良攻匪會，爲秀全雲山所設立教會，官吏已陰惡之，至是而秀全雲山與盧賢拔等造真寶誥諸書秘密傳播，蓄髮易服，潛伏山林，遣人遊說四方。會大疫，歲饑，人心所在傾動附從者日多。（清稗叢書會黨類三合會）

爲什麼上帝會會被清政府所嫉忌呢？就因爲這會的宗旨包涵着種族及經濟革命思想之理論的基礎，且其傳教時也漸有民族革命思想之故。洪秀全嘗語洪仁玕說：「上帝以大地分配各國，獨之乎做父親的財產分給諸子一樣，凡爲子弟的就應該俯首聽命就是了，那能自相推尊呢？中國屬漢族的子孫所有，豈得讓滿州人搶奪去呢？」從他這種話看起來，他們驅逐滿清乃是執行上帝的命令。

道光三十年，洪秀全曾一度被捕。但不久清廷又把他釋歸，於是他便揭起了義旗於金田村。石達開楊秀清秦日綱各率部來會，洪大全羅大綱林鳳翔等亦聞風響應。至道光三十一年閏八月，大凌廣西巡撫向榮軍於大黎，克復永安州，遂建立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立爲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馮雲山爲南王，蕭朝貴爲西王，韋昌輝爲北王，於是布告天下，討伐滿清。他們並以民族口號爲宣傳中心，於是博得漢民族極大的同情。可惜太平軍自攻陷南京之後，即將南京定爲「天京」。洪秀全從此未再出南京一步。

，於是革命勢力停頓了，革命幹部腐化了。加以東北兩王的自相殘殺，革命的元氣也漸漸被斲喪不成樣子。所以自咸豐六年以後的太平天國，就漸趨於日暮途窮之境，沒有當年旭日朝昇的氣象。

秀清威權日盛，國中惟知東王，不知有天主也。百官皆趨秀清府，天王深居，以時朝會而已，羣奏必先達秀清乃上，軍政概不以聞。秀清教令，稍金諭，每諭至，大吏將帥，於十里外列案跪迎，焚香誦，否則千重譴。閩外皆置監，喜石達開而惡韋昌輝，昌輝曲事之，秀清益驕。昌輝導以宮室聲妓之奉，窮極奢麗，妃妾數百，晝夜淫佚，執役皆婦女，造龍車置樓上，使侍妾裸曳之，久乃不能入。昌輝榜四方，爲求醫，能愈者得高官，秀清向昌輝道所苦，昌輝則泣下，秀清益德之。出入儀衛，擬於乘輿，輿置一榻，四寶至，二豎入侍，輿夫三十二，皆衣繡極麗，青白二龍前驅稱九千歲，日夜必演劇爲娛……（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引太平天國軼紀）

當洪氏所領導的太平軍初起的時候，原想驅逐胡虜，回復漢族的，可惜他們竟未能完成其歷史的使命就歸於消滅。但是太平軍雖然滅亡了，由太平軍所掀起的民族革命的怒潮，卻永不曾平息下去了。

洪秀全本不善詩，但偶有所作，字裏行間，熱忱洋溢，如他的「失題」一詩，無疑是一篇民族革命的宣言：

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衆共效和。搶奪妖魔投地網，摧殘奸宄入天羅。

東南西北歸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直搗黃龍須盡醉，太平一統樂如何。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三四七

一一 石達開

石達開是廣西桂平的白沙人，他在少年時就有救國救民族的大志願，他知道革命是離不開軍事的，所以他對於孫吳兵法有着極深遠的研究。當洪秀全在金田起義之後，他奮起相從，其感懷詩二首，是充溢着民族革命的熱情。詩云：

孤鼠縱橫俱嚇人，無端衝破一家春。夜闌試向城頭望，何處妖星若巨輪。

行行才過古昭關，千古同嗟好與頑。淚洒九泉收不得，白雲誰望太行山。

後來太平軍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他自己的地位也一天一天高起來了，他於是率領軍隊攻長沙，破岳州，復漢陽武昌；所過之地滿兵如摧枯拉朽，簡直失卻了抵抗的力量，於是太平軍順流東下，直取金陵。如果太平軍各領袖不發生內鬨，不使革命勢力停頓而趨於腐化，不給曾國藩等以從容組織消滅革命的武裝勢力的機會，那麼推倒滿清政權並不是件難事。可惜太平軍攻陷南京之後，即將南京定為天京，此後洪秀全即未再出南京一步。而東王楊秀清又與洪秀全發生衝突，洪氏竟藉北王韋昌輝之手把秀清殺掉，富於感情的石達開本會與聞此事，只以昌輝誅殺過甚，不直所為，結果昌輝又把石達開的家

辱殺掉，達開十分痛心，他的「亂離復亂離，到處心魂驚，飄風不異朝，長夜終有明。嬌眉怨詠詠，切訴平生。百草忽不芳，爲聞鷓鴣鳴。君王信謠言，爲聞蒼蠅聲。靜思三大息，衫袖涕縱橫。」一詩，卽其時憤慨之作。讀他的《洪秀全書》：「臣有老母，年已古稀，慘被殞隨。妻子無辜，並爲煎餓，東顧闔門，心碎已久。」之語，更爲沉痛！這時是「此黨彼率，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於是他不得已從南京跑到江西，要藉藉入四川了。（錢江樞爲反對，原文見太平天國詩文鈔）其入川題壁詩有云：「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胆硬如鐵。策馬渡懸崖，彎弓射胡月，人頭做酒杯，飲盡仇讎血。」這種浩然無匹的氣度，真當得起蓋世的民族英雄的稱號。下面是太平軍內閣的一幕：

秀清屢圖篡，欲迫秀全禪位，秀全微聞之。秀清僞疾亟，讓天王臨視，盛陳兵衛，秀全至，臨風內，秀清仰臥，旁侍四女子設小榻一以待天王，秀全言東王病苦可念，秀清作嚔語曰：「人言天無二日，秦時二日相鬥，何也？」秀全卽勃從官九叩首，三呼東王萬歲，秀清愕然。初秀清欲誘秀全正二日之誤，卽逼其遜位，不則殺之，秀全猝令從官呼萬歲，秀清反不能復言，瞑而息。秀全稱更衣，乘間逸去，秀清張目曰：「天王何在？」左右以告，秀清太息而止。秀全深自危，嚔血書詔，召北王韋昌輝入衛，昌輝與秦日昌領精卒五百，馳至，夜深扣水西門，衛卒不納，曰：「無東王令節，城不得啓。」昌輝怒曰：「吾奉東王密書，星馳來，汝輩敢阻，吾將不能殺汝耶？」衛士懼乃納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輝怒門，衛士殊死戰，昌輝大呼秦詔討賊，廟者聞勿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罪，潛散去，昌輝追秀清臥內，秀清懸伏水閣下，繫之以獻，族其家。秀全聞變閉宮，昌輝扣門稱獲賊，取中旨，秀全以昌輝族秀清家庶專橫雜制，欲殺秀清，昌輝怒，命左右殺秀清。勿勿多殺，亦不發昌輝功，昌輝益怒，慮秀清官屬爲己害，矯詔秀清當自誓者皆宥之，否則殺無赦，至者三千餘人，昌輝勅兵盡誅之，閉城火索旬日未止。達開在鄂聞變馳入，諫昌輝曰：「秀清爲逆，誅之足矣，餘黨治過峻，人人自危，亂將未已，徒快敵意。」昌輝以達開厚秀清，且負人望，復謀殺達開，機泄，達開脫走，繞城頹。昌輝以兵入達開家，老幼悉殺之。達開走安慶，召兵靖難，大軍抵寧國，寧國方被圍，乃先解寧國圍。昌輝聞達開將至，更日恣戮，秀全侍衛日戮數人，皆哀訴昌輝之暴，謂臣等身不自保，豈能復覲陛下。秀全曰：「俟機至恣爾等之便。」侍衛數十，約五鼓待械，會昌輝宿東朝房，衛卒皆倦，侍衛擁擁入，摔昌輝拉殺之，秀全命使首寧國，止靖兵。達開留寧國，從百人入見。或奏達開兵衆功多，懲難饜，請留之京師，解其兵柄，否則又一楊秀清也。秀全爲之動，乃詔達開勞苦功高，宜留輔弼，兵柄以付李秀成，政事一倚仁達仁發，秀全之見也。達開既聞居金陵，志不得申，其黨張遂謀飄之曰：「王得軍心，何鬱鬱受人制。中原不易圖爲入川，作劉玄德，成鼎足之業。」達開從之，疏求去，又榜城市告衆行，以煽衆心，從之者十餘萬人。……（中國近百年史料引太平天國戰紀）

他脫離了南京之後，即直趨湖南，入廣西，後來又繞道入川，他這樣的馳驅萬餘里，攻陷了數百城池，然而這都是無目的的衝撞。他的氣雖勇，但他的心也夠徬徨了。退在他的望家山感作和道路雨詩，也可以窺見他那時的寂寞和悵惘。

家山望不見，茅草促離憂。風雨連朝夕，楊花撲酒樓。

關山悄客夢，驛路暗離愁。悵悵安所逝，暮雲西北浮。（望家山）

對影意悽悽，塵埃眼欲迷。荒江煙魅囓，古木杜鵑啼。

口口山無語，孤行日漸西。飛鴻無伴侶，道路自栖栖。（道路）

當他踏入了四川邊境之時，却遭遇着清朝名將駱秉章的頑強抵抗。但他這時正兵強馬壯，意氣甚豪，所以還能夠把駱秉章的兵打敗，克復許多難關。我們讀他的「入劍門」和「寶劍」諸詩，可知他那時豪邁的雄闊：

拋撇妻孥藜藿盆，含冤難復叩天關。寶刀駿馬休韜却，好領雄師入劍門。（入劍門）

牀頭忽起老龍吟，影影胥生殺賊心。已到窮途猶結客，風塵相贈值千金。（寶劍）

吳山立馬十年衰，撐住蒼天一杵高。今日雄心銷欲盡，夕陽紅上歸連刀。（失題）

他與清兵最初在四川的幾次戰爭是很順利的，後來因為錯用了嚮導，把他的軍隊帶入邛部土司，行至大渡河便被清軍擊敗了，石達開也就在這裏被捕獲，就義於成都市。但有人說石氏並沒有死，死的是他的義女寶英之夫馬德良，石氏實已做了和尚，但這是一種謠傳。

四月十七日夜，翼王斯達土司嚮導者二百餘人祭旗，率眾分渡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擁一筏，人以槳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靡敢身，皆披髮銜刀，挺矛植立，衆後同時齊奮，爲清兵土司槍礮所擊，多墮窟溝中，翼王在圍中匝月，餓殍既罄，殺馬而食。清兵又與沐恩應元四面包抄，直至樂打地盡殺營壘。翼王見輜重已喪，乃率餘衆七八千人，奔至老鴉灘河，復爲夷兵所阻。翼王之妻妾五人，遂攜其二子自沉于河。翼王至此，退退無措。遙見清兵樹「投誠免死」大旗，願謂衆曰：「吾一人自赴妖軍，爾等可免死！」乃黃蓋服黃袍，從數人乘白馬而出。清兵將擊之，翼王曰：「吾求見爾制軍，速我報！」嶺沐恩等繼之營中。五月朔，翼王過河至唐友耕營。越二日，遂成都，明日，清兵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圍擊翼王遺衆二千餘人，一夕盡殺之。翼王至成都，入見駱秉章，長揖不拜。秉章曰：「爾欲降乎？」翼王曰：「吾來乞死，衆爲士卒請命，九原當拜公賜！」秉章曰：「吾成汝志！」翼王遂遇害。（莫伯強翼王石達開傳）

他的詩都是氣度蒼茫之作，而答曾國藩的詩第三首尤佳，至今猶爲人所傳誦。其詩云：

拍鞍慷慨滿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紙恨蒼天方噴噴，欲將赤手拯元元。
三年撓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三 李秀成

辛秀成實足以夠得上是一位偉大的民族偉人，他當失敗被擒之後，在滿清大吏和漢奸們嚴密警戒之下，他很從容地舉起天生強有力的右腕揮動着如椽之筆，寫成了長七萬言氣勢雄雋的供狀。其中所敘述的人物，有愛鄉愛國種橫強毅的民衆，有橫刀躍馬叱咤晴暗的英雄，有仗義疎財富於民族觀念的綠林豪傑。總之這供狀留下一些太平軍珍貴的史料，讓我們還有機會看到這一羣反抗異族的民族英雄的剪影。

他的文是這樣，他的詩也是這樣。他的詩風如狂飆掠海，如渴驥奔泉。「豈知劍氣升騰日，猶是胡塵擾攘秋。」是這位民族詩人留下來的名句。

他初名以文，廣西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他自幼長養在一個貧寒的農家。他的父親名世高，是一個終年勤苦的農夫。秀成生長在這樣一個質樸的環境裏面，所以就把他鍛鍊成一個勤苦忍耐堅毅沉默的習慣。他後來隨洪秀全實際來參加革命的工作，凡攻永安，入湖南，克武昌，下安慶，復金陵，他沒有一次不參加，爲太平天國政權建立堅固的基礎。設若不是東王楊秀清與北王韋昌輝的禍起蕭牆，自相殘殺，也許滿清政權老早就塌台了。這還不算，加以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在朝內專權自恣，與干王洪仁玕，邱王洪仁政，狼狽爲奸，時號「洪氏四王」。他們這些都是嫉賢害能的無恥小人，於是一班忠義的戰將如李秀成石達開之輩，便都成「四王」的眼中釘了。石氏在當時會做過一首叫做「我朝傷內禍」的長詩，描寫朝中自相殘殺的危機。詩云：

我朝傷內禍，嗟哉心中悲，僧青請靈流，丹寢案臨殿。

三尸不亡奏，祭運朝露危。相與建大策，用以張四維。

日月照中穴，重光會有時。天意詎易測，人事真難知。

一朝杯酒間，白刃集殿前。老夫自何辜，誰料丁亂離。

城中少人行，鷄犬無安棲。洵洵血中路，官禁其光輝。

雲淨黑慘澹，酸風向面吹。已突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到了太平十三年，洪秀全憂憤成疾。四月二十七日召李秀成入宮，執手而泣，並云：「朕憊於東王，感於四王，能任爾而不能信爾，所以到了這般地步。現在我決心殉社稷了，爾瑣可扶就扶他成立，爲我復仇！」說罷君臣相對哭泣。秀成剛出宮，洪秀全就仰藥死了。

洪氏遺命拜李秀成輔國軍師通天大主帥，並受「託孤」重任。他的官爵越大了，他越感着他責任的重大。這時金陵被圍已久，他每咨嗟歎息，其時有「感事」兩律抒寫他的胸懷，我們從他的詩中不但看不到他一點悲觀的色彩，而他那一種神采飛揚睥睨一世的雄圖，依然活躍紙上。詩云：

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鐵連刀。

英雄自古披肝胆，壯士何曾借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胸雲橫互斗牛高。

擊鼓聲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日，猶是胡塵擾攘秋。

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

洪秀全死後，福瑱即位，李秀成綜理政務，不論大小政治都取決於他，從此他更展布他的才能指揮太平天國的軍政了。然而太平軍已到了總崩潰的現象，李秀成無論有多大的才能，也不能挽救危亡的太平政權。就在這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城被清軍攻破。他不久也被清兵所執。

秀成日暮起事本未爲供辭，積十餘日，可數萬言，文氣浩瀚，字體雄偉。國藩以其詆觸清朝，匿其稿，命幕客別擬上之，七月六日國藩宴秀成既畢，對秀成太息曰：是誌別也。秀成曰：敢不惟命，退入別室，自刎死。國藩御其鬚髮，以礮開。城中居民設祭而哭者數萬戶，爲之罷市！初蕭孚泗既執秀成，欲殺陶姓以滅口。夫陰告陶，贈以良馬十，使乘夜遁去。其七人者，大憤，先殺陶，復以計誘孚泗親兵及火夫至村中，寸磔之，詣秀成靈祭告焉。國藩聞其事，拘七人至，詰之，皆愾然自述無隱，國藩感嘆，賞以白金七百兩，縱之，皆掉頭委金而去。（太平天國野史引忠王李秀成傳）

……李逆備極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宣擾民間，鄉民避而匿之。蕭孚泗身擒李逆之後，鄉民竟特親真王三消捉而殺之，投諸江中，若代李逆發私憤者。李秀成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偽松王陳德鳳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聞此二端，慮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即決計就地正法，以絕後患。（王安定會文正公史稿）

第三篇 明清劇烈的種族戰爭中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記卷三

參考

洪秀全 見朱九海洪秀全姓氏考 讀江南春卷筆記跋尾

石達開 見石達開與會同黨的關係

李秀成 見李秀成之死及其供詞辨偽

洪大全 見大德王洪大全傳

按洪傳附所作詞二首，其一云：「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窮不敵英雄，漫將金鎖鎖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馭長風。一事無成人濟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舒行不得，淚酒在隴紅」。其二云：「鬪身高臥日光紅，愁煞英雄，悶煞英雄，壯情都付碧荷筒，非是謀窮，非是途窮，仰天吁氣化長虹。萬籟皆空，萬籟皆空，多時受制綠林中，大命將終，大運將終。」（髮逆初記及李潢中興別記）

錢江 錢江傳見謝興壽太平天國史事論叢第五

按錢傳附詩數首，其丁未秋日伊江雜感七首，中二首云：「大荒落日旆悠悠，獨坐寒窗動九愁。一曲關山千里月，五更風雨萬家秋。窮邊羸旅悲兼武，市井功名哭馬周。卻憶故園金粉地，蒼茫柳絮滿南州。伊梁河水繞孤城，直送黃流漾帝京。天馬青牛呈御殿，胡笳新曲雜邊聲。九霄露灑園花發，萬騎風高細柳驚。寄語守

邊請將帥，承平武備要修明」。(陳其元庸閒齋筆記，梵天盛衰錄謂係洪仁玕詩)

中國秘密社會史 平山周撰 商務本

近世中國秘史 捫益齋尚容撰 通行本

天地會研究 施列格著 薛澤清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 (是書包含有太平天國欽定頒行之書二十三部) 蘇一山輯，商務印書館出版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謝興堯著 商務史地小叢書

該書共收有關太平天國史料文字十二篇，而本書所採用者計有天德王洪大全傳 錢江傳 忠王李秀成之死及

其供詞鈔疑 右建開與會國藩之關係等篇

太平天國革命戰史概論 陳安仁撰 商務本

太平天國詩文鈔 羅昌雨 商務印書館本

從民族意識形態上論太平天國的文藝 陳安仁著 見民族文化創刊號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洪楊軼聞 滿清野史四編第十一種

太平天國戰紀 羅澤敏撰 滿清野史四編第十種

復讐筆錄 王楨撰 滿清野史五編第十五種

第三卷 明清之際的國族戰爭中民族運動的發展

中國民族文學史

第一編 往古 滿清野史第三編第十種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
之民族文學

第一章 鴉片戰爭中所反映的民族文學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是國際資本主義第一次敲破中國門戶的戰爭。由於這次戰爭，一方面喪失了中國獨立自由的尊嚴，一方面使中國社會發生空前急劇的變化；前者使中國門戶洞開，領土破碎，主權割裂，招致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風狂的侵略；後者使中國由純封建的農業社會，降而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使中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以至一切社會形態上，都截然劃分出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的界線來。所以說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大變局，是近百年中國歷史的開端。

的確這是一個可紀念的國際恥辱，由於這一次的戰爭，不但撕破了古裝中國的龍袍補袂，紅纓大帽，同時也替中國披上了新式的外裳，一切中國固有的民族道德，同時被歐風美雨吹散了，而新的民族道德，從沒有建樹的希望；而民族意識，就跟着本國國際地位降落而消沉下去，終於釀成今日日本帝國主義夢想鯨吞獨佔東亞的戰局。

這一次鴉片戰爭的起因經過及其悲慘的結局說來話長，但導火線只是林則徐的焚燒鴉片而已。戰爭

的結果，自然只有妄自尊大而積弱已久之中國失敗，而英帝國因一戰反取得了無限利益；這些利益的保障，就是道光二十二年所締結的南京條約。清人有詠鴉片戰爭詩云。

江浙亂紛紛，鴉片起禍根，閩廣人向夷，賢哉林制軍。
設計燒烟土，智勇天下聞，不肖紳衿輩，違法律不遵。
鑿夜仍吸食，轉怨黃鄧林，外勾英夷國，內糾貪倭臣。
夷船紛紛至，掩飾請調兵，從未對過敵，聞風即逃生。
林公不怕死，竭力更忠心，邊詳施戰策，焚夷殆將盡。
豈料誤國賊，捏奏獻朝廷，欲掩裁兵罪，定議請和成。
兩軍通款曲，漢奸余保淳，饋送牛羊肉，割地又獻銀。
全不顧國體，甘心城下盟，忠佞不並立，譏謗起青蠅。
嗟乎林少穆，無辜坐充軍，廣省已難堪，浙江卒更甚。
勇者皆死節，怯者盡偷生，一敗寧波府，再敗乍浦城。
百姓人人怨，兵丁處處奔，不思破敵寇，誑君定功勳。
夷來速奔走，夷去漫探聽，忙煞伊里布，氣填胸中丞。
引軍牛總督，拒夷陳化成，一死一奔走，誰審果誰黨？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砲擊吳淞口，讓走上海城，陷去寶山縣，鎮江被火焚。

占住瓜州城，水陸圍江寧，直逼蕪湖界，太平不太平。

鎮江官兵散，未幾失儀徵，揚州早降伏，八十萬鹽銀。

鹽政豈無官？知幾但明倫，可憐要賂絕，破敵賴何人？

百姓遭塗炭，玉石皆不分，夷勢如破竹，中原無一能。

忠良俱不用，盡是賣國臣！……

自從南京條約訂立之後——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外國的廉價商品便可隨着大砲所開闢的道路，而暢行無阻的流入中國各個區域。然而中國農業恐慌，已經達到了異常劇烈的程度，南京條約的影響，更加促進了這一危機的潰裂，很顯明的二千一百萬元的賠款，直接間接的都是要由下層農民去負擔；同時戰爭中英國的強盜劫掠與清政府的畏怯腐敗，在在都予人民以異常的憤激。所以那般革命的下層民衆，一方面以直接的武裝行動答覆英國那些強盜，首先就於戰爭中出現了平英團。它的經過，據蕭一山清代通史說：

……而英軍顧以其間，遊行街市，大肆淫掠。於是粵民種種不平之感，一旦迸發。初十日，英兵千餘方自四方砲台回泥城，三元里民忽大樹「平英國」之旗幟，於是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一百有三鄉，頃刻間男

婦數千人，各處壯勇雲集，四面設伏，誓與決一死鬥，義律聞變馳救，陷重圍不得出。鄉民愈聚愈衆，頗至數萬，英人突圍不出，死者二百餘人。義律移書告急於知府余保純，保純以奔山命往解，竟日，始挾義律出圍。翌日，賞金授受已畢，英軍遂以十二日撤出廣州，其大船有擱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殺而火之，奪回償款之銀。義律懼，復移文總督，祁項出示賙諭，衆始解散。而佛山義勇從陸路攻英人於龜岡砲台，先從上風縱毒烟以眩敵目，殲敵數十，又擊破應援之船。……義律亦慚且憤，強出告示曰：「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容，後勿再犯！」粵民憤甚，復回檄討之曰：「爾自謂船砲無敵，何不於林制軍任內攻犯廣東？爾日前被圍時，何不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千萬衆，各出草筏沈沙石整槍砲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非大清國之子民！」……（案中四紀事卷六亦記此事）

自從「平英圍」之役，廣東的民衆就動起來了。佛山，番禺，南海各地民衆亦紛紛自動聚合，日夜操演，以謀抵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中國民衆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的第一聲。番禺張維屏（字甫山）著有《松山文鈔》，詩話，松山目錄，三元里歌云：

三元里前擊若雷，千衆萬衆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
家室田戶須保衛，不待鼓鑼羣作羣，婦女齊心亦健兒，鞏鑄在手皆兵器。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三六三

鄉分遂近旗斑爛，什隊百隊沿溪山，衆勇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

粵兵所恃惟槍砲，人心合處天心到，暗容驟雨忽傾盆，兇夷無所施其暴。

豈特火器無所施，夷足不慣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踣躅，高者岡阜愁顛擠。

中有夷酋貌尤醜，象皮作甲裹身厚，二戈已椿長狄喉，十日猶懸郢文首。

紛紛欲遁魂渠易，忽聞巨網忽然遶，秦人慷慨賦同仇，晉臣且作和戎語。

自一八四二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廣州闢爲商埠，英人來粵者愈衆，常恃戰勝之威與居民齟齬，民衆復集合萬餘人，圍攻英領館。雖然欽差大臣伊里布對民衆橫加鎮壓，殺爲首數人，以謝英國，然而粵民的反英運動並不因此而停止。這說明了中國民衆的民族觀念是非常濃厚，絕非帝國主義的武力所可得而征服的。「偉哉林文忠，勇義三元里，其奈仇法臣，不知國大計……」這是當時全國民衆普遍的正義的吶喊。現將廣東民衆的對英反抗的次數，列表於左：

國號	帝王年號	年數	月	西曆	地點	起事	情形
清	道光	二十二年	十二月	一八四二	廣州	焚希臘荷蘭英國工廠	
全	全	二十四年	六月	一八四四	全	美國捲入漩渦中國方面死許阿文	

全 咸豐

六年

九月 一八五六

廣州

在香港註冊之中國船亞羅號船上肇事

爲了要明白鴉片戰爭所反映的民族文藝，現將這次戰爭再作一次簡單的回敘。在戰爭初起的時候，因林則徐守禦有方，決心應戰，英軍在廣東頗不得志，遂由海軍司令率艦隊沿海北上。迭犯廈門，定海，寧波，乍浦，并直入渤海，竄擾白河。這一來北京震動了，英軍乃遣銜直隸總督琦善，提出媾和的要求六項，清廷乃以琦善代林則徐，馳赴廣東與英軍進行和議。琦善既至廣東，爲獻媚英人計，一反林氏所爲，盡撤守備，散壯丁，並允先賠償煙價銀七百萬兩。英人知琦善易與，益要求割香港，琦善不允，英軍遂襲擊虎門外大角沙角兩砲台，三江副將陳連升及子舉鵬戰死。明年二月續攻虎門，提督關天培力戰而死。清趙函（字良甫，震澤人，有樂濤堂詩集，菊潛庵賸藁）哀虎門詩云：

沙角已毀大角摧，陳安父子同飛灰。紅彝大砲破浪來，獅子洋外聲如雷。

虎門將軍壯繆裔，報國丹心指天誓。兵單乞援授不至，南八男兒空洒涕。

賊來蟻鎗親虎門，海水騰沸焚飄輪。揮刀赴敵催親軍，一死無地招忠魂。

賊勢嗚張楚兵哭，烏涌東西等破竹。吁嗟乎督師議和和不成，召冠親至蓮花城！

這時琦善已經被撤，更代以奕山。他是懼怯之人，他見英軍已進佔珠江入海各要塞，并進窺廣州，

他怕了，乃命廣州知府余葆純向英軍乞和，余葆純以三跪九叩首禮，謁英海軍司令臥烏古，允償英兵費六百萬元，將所有中國軍隊退駐廣州城外六十里，英軍雖退出虎門，但以清廷未接受六條件，及割讓香港爲藉口，又增調援軍，二次北犯，先後復佔領廈門，定海，寧波，鎮海，清將葛雲龍，鄭國鴻，王錫朋皆戰死，欽差大臣裕謙亦於鎮海攻陷之日投水自盡。提督余步雲乃乘舟私逃去了。葛雲龍妻，富有胆略，集他侍姬及殘卒數百人，乘夜入英壘奪葛屍歸葬，故里人以比明季的沈雲英。這是一個動人的戰爭故事。

舟山孤懸東海東，兵燹之後人烟空。逆夷再至稱報復，舍舟登陸環來攻。三鎮屯軍作犄角，屢出奇兵賊已驚。賊分三路轉戰來，抬鎗火箭如崩雷。百戰威名壽春鎮，浴血滿身還斬陳。噶崙嶺頭挫賊鋒，六日相持氣彌振。我軍下壓賊仰登，勢與鸚鵡同飛騰。一砲山前將星墮，奪屍竟去誰能爭？竹山門，東封宮，賊所到處煙焰紅。鄭葛三鎮同戰死，天勃鼎足成三忠。吁嗟乎，舟山之戰止此三鎮成三忠，從而死者壽春一旅悲沙蟲！（趙函真舟山詩）

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模糊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尙說張巡妾。共道名姝越國生，孀村畔早知名。自從嫁得浮雲婿，到處相隨卻月營。青油幕底紅燈下，綬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柳喜論兵，日暖長楸看馬走。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舫中。不問孤軍懸渤海，但思長劍倚蠻胸。新聲休唱丁都護，金盃牙旗多內助。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三六七

鹿糧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蚩尤霧。一軍如雪陣雲高，獨蹙鬼門入怒濤。誰使孝侯空按劍，可憐光弼竟抽刀。淒涼東嶽宮前路，消息傳來淚如注。三千鐵甲盡蒼黃，十二金釵齊縞素。繡旗素鏡著紛紛，報主從來豈願助。已誓此身拚一死，頓教作氣動三軍。馬蹄溼盡胭脂血，戰苦緣沉鎗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昭蟻心似蠶。一從巾幗戰場行，誰寬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腸斷軍門柳，壓鐵龍旗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尚留遺恨韓家婦。遺燹著取舊時裝，粉黛弓刀盡可傷，風雨曹娥江上住，夜深遶夢舊沙場。

（汪笑生寫將軍妾歌）

這一次戰爭中國雖然是失敗了，但在詩歌方面却表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在散文一方面，以這幾位民族英雄為題材的也很多。如魯一同闢忠節公家傳，李元度處州鎮總兵鄭公傳，梅曾亮王剛節公家傳，邵懿辰萬壯節公墓表，魯一同書裕靖節公死節事略，薛福成裕靖節公殉難，袁翼江南提督陳忠愍公殉節略，都是表現着極強烈的民族主義的色彩，而曹晟（字照寰號靜山上海人）的夷患備嘗記，描寫英夷攻陷上海後，官吏畏葸兵民混亂之狀，歷歷如繪，是一篇極珍貴的材料。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閩氏，山陽人也。……是年（清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攻大角沙角，填師船，而大帥（琦善）日以文書與往來，冀得少遣綏。夷不報而急戰，戰方交，則投書請和，書報復戰，晝夜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師撫關，兵不下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

帥所遣助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二百人，備策應，由是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五月，表進攻威遠鎮遠諸臺，守者巖兵數百，公遣將痛哭請師，無應者。初公之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必命，生當揚旗，死當與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而歎曰：「丈夫受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爲妻子計。」公老母年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滋參將，前卒，幼子先遠歸，及是乃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啓視，則墜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公既自度豪寡不敵而投絕，乃決自爲計往靖遠臺，晝夜督戰；已而夷大練奄至，公率游擊麥廷章奮勇登臺，大呼，督厲士卒，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濕。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已獨全，手持公衣不可開。公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負皇上，下負老母，死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走，比及山半，回顧公，隕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庸竄全集關忠節公家傳參東華錄瑋善奏語，淮南海縣志引夷艘寇海記作初五日）長慶既去，懸尸自縊下，下負水多蘆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臺，求公屍，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某以情告，吳某者嘗爲漢奸，公得之宥勿殺，給事左右，恆思所以報公，至是爲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屍，鼓交於胸，長慶隕行前，偏袒不得，卒詣公所立之處，舉他屍數十乃得之，半體焦焉。……（魯通甫關忠節公家傳）

初十日，天未曙，予假寐更舍，諱傳守備自初九日清晨出外，至今無蹤，遺臺亦於初九日下船，防堵局數十委員均陸續去；城中除知府封學師城外，無官矣。予知事急即回家支撈藥米，爲死守計。未畢，又有人告曰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城內外罷市矣！」又告曰：「防堵局紳董齊遁矣！」又告曰：「各保甲段董大半遁矣！」予窘甚，思毋一子於城而未宥屬；適是日爲楨兒十齡誕，予曰：「居者行者不知誰在劫外？然逃爲得，值此兒誕，楨兒宜去。」因將父母木主及家人年譜與之，命其往南放隊圍叔，又念岳家無子，岳母雖遷避，岳樞在家，倘遭焚燬，不忍也；亟馳至北門外，集人塚棺暫移於予家北塋丙舍之後。返遇土匪，將要予，告以移柩，非挾資遁也，匪乃舍。已刻入城，見土匪如蟻，塞街巷，爭毀縣署道署，及將憲行轅。逃兵等亦乘勢滋事。土匪手持械，遇兵與之爭，即受其擊，并有爲兵戮者，人頭快之。而民之逃生者，皆值，必棄所樹，否亦不免，呼號之聲遍地，慘不忍聞，將抵家，遇新添鄉勇數十，喧訴工食不繼董事無覓處，洵洵然勢甚可畏。矚其勿噪，即遍譴諸董，得遇金梅岑，告之故，梅岑揮楮以給之，鄉勇亦旋逃散。午刻學師姚四處安民，勸諭開店，有開張者。未刻有僑弁提故提憲令箭來調犒軍銀若干兩，火藥餉米若干斤石，勢甚猛。至防堵局，局中各項尙備，奈經手官長不在，紳董之未逃者又不敢與。此事後未細訪，不知究竟。土匪搶董事某姓，適東溝敗回鄉勇藏其家，敵之；匪有傷者，乃稍斂。申刻，聞紀中軍回，後有人見其昏夜同百餘兵役押裝駝扛出西門去；或曰，移局中儲也。至是愚民堅謂官長之棄吾民矣，逃悉益固。酉刻，某傳洋船即至，督憲有令關會城守，命西門竟夜不閉，放民逃命。此言一起，人恨身不生翅，又安計今宵之宿於何地，明日之食於何方也！城內之柵欄亦均直開，城守無一人。予以無寇之先亂也，益忙迫，因不計鋪甲地段，凡聽有人聲之戶，無不叩門曲相約以努力照料。約更許，二十鋪得二十餘人，因將城門巷柵，囑其分段看守，內有不識者一人，自言曰，予甲長也，予護託之。十九鋪

亦有人十一，遂將小南門一帶略分地段看守。予奔波四處約期放時，至城門，聞叫門聲，問之，門兵也。問何
以去？則曰：「夜深獨宿，懼有倉卒，故出外宿；今將曙，恐大老爺查問，故入耳。」遂入之，還以管鑰。返
巷口，則向之十一人無一在焉。踴門呼之，俱謝曰：「少舒足力，曉或有急，以便長行；守夜則不能矣！」仰
視星河耿耿，聞城外人心如沸，蓋浦中及沿浦呼救聲也。因欲泣回家，忿恨填胸，聞蕪齋飲，遂大醉。連日不
寐，是夜竟熟寢，彷彿小中山也。（曹巖夷惠備嘗記）

參考

東華錄 王先謙編 光緒石印本

中國通史 周谷城撰 開明書店出版

清代通史中 蕭一山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 蔡雪村著 上海亞東書局本

所聞錄 滿清野史第十八種

林文忠公年譜 魏應祺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按年譜道光十九年中秋夜，鄧廷柏招公及提督關天培飲沙角砲臺眺月 公賦長詩一首紀之，詩中所記，已是
戰爭之前夜矣。如「……鼓健健兒好身手，二十四葉可少休，轉眸已失大小虎，須臾沙角風飄收。是時戰艦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多貔貅，相隨大樹驅蝨蟻。砲臺裂山雜鼓角，橫彭巖水揚旌旂。樓船將軍肅鈴律，雲濠主帥精運籌；大宣皇威發四裔，彼伏其罪吾乃柔。軍中歡譁豈兒戲，此際正復參機謀。……」（詩鈔卷五中秋慶筵尚書督飲沙角砲臺有作）

又按嶺南尚書諱廷楨，江甯人，文忠由江督使學治鴉片，尚書實爲學督，兩公志同道合，齊濟沉災，櫛耨費忠文忠，因並及尚書，兩公先後成邊，而學事不可爲矣。尚書督學時有高陽臺一首，即詠文忠焚鴉片事也。詞云：「鴉度冥冥，花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烟。膏賦銅盤，枉猜繡榻閒眠。九微夜點星星火，誤瑤窗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去貸天錢。星查恰到牽牛渚，歎十三樓上，暝色凄然。望斷紅檣，青鸞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海細雨歸帆，明月空舷。」（春冰室野乘引）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 張孝若著 中華書局出版

曾文正公之生平與事業 蔣星德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曾國藩評傳 何貽焜編 正中書局出版

第二章 英法聯軍陷京後在文學上所反映之恥辱的烙印

鴉片戰爭給予中國的影響和損害，不僅在南京條約破碎了中國的主權，而尤在南京條約簽字以後，開列強侵略中國之端，使列強接二連三的共同以不平等的枷鎖，套上中國的頸項，使中國完全喪失獨立與自由。尤以一八五七至六〇年（咸豐七年至十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延續；其影響中國國力的衰落，加強列強對華的侵略關係，至爲重大。

鴉片戰爭之役，廣州人民多次發生反英運動，其民族意識，至爲堅強；南京條約簽字以後，實行五口開埠，廣州人民復發生反對英人入城風潮。這時兩廣總督爲徐廣縉廣東巡撫爲葉名琛，英人欲以兵艦入內河，威脅廣州開埠，廣縉告以民氣頑強不可侮，英人懼不敢入城。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太平軍興，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太平天國開府象州，翌年由桂林出湖南，清廷任廣縉爲湖廣總督，而以葉名琛擢兩廣總督，時葉以剿匪有功，名望日高，並非大學士，但葉爲人頗自負而又不審國際情形，不明外交手段，對外人常傲慢自尊，每接文書有時或批復數字，有時則置諸不理。未幾廣州陷落，葉亦被俘。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三七三

時人作歌以諷之曰：「不戰不和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將軍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故論者謂葉雖以尊國體雪國恥爲己任，實一剛愎無用的庸材。（胡鳳丹葉名琛傳薛福成著漢陽葉相廣州之變）會英香港總督包陵（Bowring）廣州領事巴夏禮（H. S. Parker）亦常以戰勝國使自居，屢與葉發生衝突，一八五八年遂由英法聯軍攻陷廣州，虜總督葉名琛同時發見北京政府致葉的一切文書，乃知葉的對外一切措置，都得了北京政府的許可；這時英伯爵葉爾景（Lord Elgin）法男爵格羅士（Baron Gros）會議將葉送至印度之孟加臘的鎮海樓。他在那裏吟詩，作畫，扶乩，不上一年，便於一八五九年四月十日，這位「活寶」就在該處結束了性命。他在印度時，曾賦詩見志云：

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

向成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繪，恨願愁容下筆難！

零丁洋泊數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

心驚鬪虎窟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徧木棉花！

廣州的處置告一段落，英政府遂借亞羅號商船事件，嗣又與法國聯軍佔據津沽，攻陷北京，除了飽掠中國一切公私財富，連所謂「萬園之王」的圓明園，也給縱火焚燒了。王闈運（字壬秋）圓明園詞云：

宜春苑中螢火飛；建章長樂柳十圍。陸宮從來奉海豫，皇曆那復在郊圻？

舊池滄綠流無盡，洗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鎮故元都，西山自擁興王氣。
九衢塵起暗連天，辰極星移北斗邊。游流環游成斥鹵，宮壁映帶覓泉原。
隋泓稍見丹樓泚，坡陀先起楊春樹。楊春風光秀南苑，霓旌扇蓋長游宴。
地靈不惜蕩山湖，天題更剏圓明殿。圓明拜賜本喬龍，因回邸第作郊宮。
十八羅門隨曲洞，七楹正殿倚喬松。齊堂四十皆倚水，山石參差盡亞風。
甘泉避暑因留蹕，長楊扈從已張弓。純皇繼業當全盛，江海無波得游幸。
行所留連賞四圍，畫師寫仿開雙境。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侯。
當時只擬成靈囿，小費何曾數露台。殷勤無逸幾屬念，豈意元皇失恭儉。
秋獨俄聞罷木蘭，妖氛暗已傳離坎。吏治陵遲民困痛，長鯨跋浪海波枯。
始聞計吏變財賦，欲賣行宮作轉輸。沈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邊然已至。
搗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見誅文吏。此時先帝見憂危，諸選三臣出視師。
宣室無人侍前席，郊壇有恨哭遺黎。年年葦路看春草，處處傷心對花鳥。
玉女投壺強笑歌，金杯擲地連昏曉。四時景物愛郊居，玄冬入內望春初。
稱壽四春隨以輦，沉沉五夜遲銅魚。內裝隨學崔家髻，諷諫初除姜后珥。
玉路旋驚車轂鳴，金鑿莫問殘燈事。鼎湖弓劍恨空遒，郊島風煙一炬間。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玉泉悲咽昆明落，惟有銅犀守剝棘。青芝岫裏狐夜啼，繡漪橋下魚空泣。
何人老監福慶門，會綴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闐厭朝貴，於今寂寞喜游人。
游人朝貴殊喧寂，偶來無復金閨客。賢良門閉有殘甌，光明殿燈誇頽壁。
文宗新構清輝堂，爲近前湖納曉光。妖夢林神辭二品，佛城舍衛散諸方。
湖中蒲釋依依長，階前蒿艾蕭蕭響。枯樹重抽盜作薪，游鱗暫躡鷗逢網。
別有開臺鑲月台，太平三聖昔同來。甯知亂竹侵苔出，不見春花泣露開。
平湖西去軒亭在，題筆銀鉤連到壘。金梯步步度蓮花，慈窗處處留瓊黛。
當時會卒動鈴駝，守宮上直餘賭娥。蘆笳短吹隨秋月，豈粥長飢望熱河。
東門且開胡籬過，正有王公駟道左。敵兵未盡雅門荻，牧童已見驪山火。
應憐蓬島一孤臣，欲持高潔比靈均。丞相避兵生取節，徒人拒寇死當門。
即今福海宛如海，誰信神洲尚有神？百年成毀何匆促？四海荒殘如在目。
丹城紫禁猶可歸，豈聞江鷺巢林木。廢宇傾基君好看，艱危始識中興難。
已憐御史重修復，休遣中官織錦絃。錦絃枉唱江南賦，慈文館爪新遺敵。
總歸結彩大宮門，何如舊日西湖路？西湖地滿比邱琅，武清驛住已傾家。
惟憶魚稻資民利，莫教鷓柳門宮花。詞臣詎解詔都賦？挽轡難移幸健車。

相如徒有上林頌，不過長時空自嘔。

這次英法聯兵之攻入北京，燒殺的慘象，吳可頤（號柳棠，蘭人）罔極篇中記載甚詳，尤其在篇中提
到懿貴妃（即後來之慈禧太后）之主戰和堅決的主張，殺死巴夏禮，實爲後來庚子開釁的先導。

八月二十二日 早間進城，到城門口，幾擁擠不能行矣。

八月二十三日 出門，見街上三五一堆，俱作耳語，街道慌亂之至。至午後，忽西北火光燭天而起。聞傳
夷人已撲海甸圓明園一帶矣。我兵數十萬，竟無一人敢當者，夷兵不過三四百馬隊耳，如入無人之境，最是怪
事！僧邸勝帥兵已退至德勝門外。

九月初二日 起程赴省，到劉醫藥舖，惟有推車數輛，每輛六金，可到保定。隨定四輛推車，裝載行李。
是日夷人已於午刻滿安定門，住居城樓，並城門河口，安大砲一，小砲四，口俱向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二
品大員，無一不於是日出城；在城內者，惟當事數人而已。是日大臣等，已將巴夏禮已禮送回夷營矣。洋人方
至營，而熱河急詔至，命恭親王盡殺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貴妃既主持殺洋人於前，則此次之詔或亦貴妃意也
。（吳可讀罔極篇）

參考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三七七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三七八

中國通史 周谷城著 開明書店本

近世中國秘史 捫蝨談虎客撰 通行本

湘綺樓詩集 王闈運撰 商務印書館本

葉名琛廣州之變 滿清野史續編第十一種

「葉名琛」 曹聚仁著 文筆散策一五頁

中國近百年史料續編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 張孝若著 中華書局出版

第三章 中法戰爭中民族文學的蓬勃

隨著東西海道交通的發展，歐洲大國之一的法蘭西，也跟蹤葡萄牙西班牙海盜之後，來到東方通商。法國勢力最初到達的地方，是東方落後農業國家的安南。

法國經營安南，自然也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是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蓄積，而中國歷史上對於屬國的關係，除了責成其照例幾年一貢，稱臣上表，此外對於藩屬的內政外交軍事財政不加過問，因此當法國資本主義的觸角伸入安南境內，而干涉安南內政的時候，滿清政府初亦未嘗加以制止，甚至還瞭然不知。等到法國勢力已伸入安南，植了牢固的根基，中國才想收回安南，而不幸中國自身已經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創痛。當國大臣，不敢言戰，無形中承認安南爲中法共同的保護國。到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戰事既起，清廷仍無作戰決心，最初幻想列強帝國主義出任調停，然而最後竟以戰勝國而向法蘭西乞和，將歷史上臣事中國前後達二千餘年之久的屬國安南，棄之若敝屣，承認爲法蘭西的保護國，這真開古今中外未有的先例。滿清政府的昏庸庸愚，簡直絕天下之倫事，所以一位「南交過客」作哀越南四首云：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三七九

南藩從古衝中斷，彈指興亡事可嗟！故國餘年猶有號，降王末路已無家。
族翻三色瀾濱遠，塔峙雙臺落日斜。野寺即今成野廢，小山空自喚梅花。
何堪先計問前因？藉口蹂田楚縣陳。無奈神翁方入夢，從來封豕慣甘人。
爵輪高麗侯封貴，字改佞檀國語新。歲歲俸錢三十萬，王孫差幸不憂貧。
錯成大錯實中朝，空把懷柔美號舉。九郡不謀交趾復，千年慣讓夜郎誣。
關珠神弩消沉久，路易斃刀宰割屠。嘉種已成穉穉賤，此中多是漢家苗。
王纒替盡老夫佗，銅柱摧殘馬伏波。入境已成新世界，問名猶是舊山河。
漢唐遺制衣冠在，虞舜相憐涕淚多。此地我來方是主，叩關稱客痛如何！

所謂「竟以戰勝國而向法蘭西乞和」的，是指中國當時在安南的陸地戰爭，廣西提督馮子材，雲貴總督岑毓英，黑旗軍劉永福等部先後疊挫法軍，尤以馮子材所部大破法軍於諒山并克服其謀，士氣極為振奮。岑毓英亦敗法軍於臨洮，克廣成承祥兩府，進逼興化，安南各地民衆亦先後起來武裝響應，馮子材并與諸將計劃收復安南北部（錢唐汪民振綺堂叢書第二集克復諒山大略）。可想見當時的軍威聲勢了。林繩武馮勇毅公神道碑，春冰室野乘記裕明，黃遵憲馮將軍歌三篇，是最富於民族色彩的篇章。

……公名子材，字雨舂，別號萃亭，……居欽城第一名勝鴻亭點翠之沙尾，……未幾，法軍已自諒山破

鎮南關，桂將楊玉科戰敗，諸軍多潰，惟蔭丞春，陳嘉兩部善完，而法屯重兵於文島，積糧重於護山，松關而出，守關外所築沿山堅壘，別謀以扣波兵，繞出南關北，以奪龍州，余桂髮發，鼎新潘之儼，方以守關籌策軍，公（馮）始忙勘陳地，得距關十里之關前隘，……踰隘築三里爭之長牆，半月成，又築五壘於左楨坡嶺，以當敵衝。……二月（光緒十一年）初五，先命勤軍攻文洞，命楚軍自油村會擊，……初七晨，……法已悉諒山之衆，二萬餘人，分三路來犯，萃，勤兩軍齊迎戰，法以開花砲隊，循東西兩嶺進，以鎗探中路，勢如潮湧，……元春（蘇）負督辦責，怯敵欲退，混公表兄黃雲高，嚙嚙向公言，公手拔指揮刀叱曰：「汝知此爲軍法地乎？」雲高退，元春夜來，曰：「我軍整頓恐不濟，暫退避祥何如？」公曰：「有此長牆不守，避祥何恃？我退，敵必尾追，左江即非我有矣！我老矣！誓與此牆共存亡！君年較富，請自行，勿亂軍心也！」……公令各軍，終夜更番食飯，不得收隊，惟息炊甕更柝，作作棄退之狀，以誘敵。初八黎明，敵果已猛攻……軍戰機鎗交擊，藥煙迷漫，至不辨旗別，彈積陣前逾寸，騎後大營且被燬，……法軍狂悍，已薄牆下，公乃帽首短衣草履，操倭刀，親領大刀隊千人，大呼，一躍出牆外，其子相榮相華隨之，全軍感奮奮勇出，肉搏衝突，縱橫決邊，關外游勇客民數千，遽見雲罩帥旗出牆，知公入陣，悉助戰，隨處狙擊，於是左右夾擊，火器短刀並進，刀光破爛，虜首紛紛落地如墮果，噉聲頓寂，橫屍枕藉，……法軍乃全潰，……公遂盡定掃蕩北圻之策，……之洞（張）亦令唐景崧軍由馬收規太原，莫善喜軍由欽州趨襲廣安。公遂決二十五日攻取北甯，清庭忽下停戰撤兵之旨。（林樞武馮勇毅公神道碑）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己酉昧爽，法軍進犯，裕明陣中嶺，身當前敵，分兵據左有二嶺，左嶺徐占魁當之，右嶺慮慮昌當之，王科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呈許，緩甫交，占魁傷足，遽回營，慮慮而奔，一軍隨之，獨裕明督所部力戰。法人分兵從右嶺入，王科見慮昌敗，慮裕明力單，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之，思河持馬刀來，裕明謂且置刀，亟躍而發槍。語未畢，敵彈已洞穿思河胸，王科亦負兩傷；一中頭太陽，一洞腹，裕明不知王科之傷且死也，猶遣紅旂，率王科諸營子黎，盡與我，我不收際矣。紅旂報王科陣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帥死，我須性命何爲！弟兄不能戰者，請逃死；不懼死者，請隨我，爲主帥復仇。」衆皆哭曰：「願從死。」裕明銜法軍，擊殺一五登金線者。或曰：「法總統之塔也。」是時礮聲如雷霆，子飛如風雨，鎗連環如數萬爆竹齊發，如倒岩牆，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須立也。裕明候中彈，洞右頰而出，血流滿身，裕明猶不知；但持刀督軍士前進，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中中礮之隱語也。爭扶掖入關，裕明不肯，謂死亦當在關外，左右給之，謂王科尙未死，乃強帶入關。王德榜督附裕明背而謂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胆大，汝胆乃大過我耶。」（春冰豎野乘甲中越南戰事雜記）

馮將軍，英名天下聞。將軍少小能殺賊，一出旌旗雲變色。江南十載戰功高，黃桂色映花翎額。中原蕩清更無事，每日摩挲腰下刀。何物烏夷橫割地，更索黃金要歲幣。北門管鑰賴將軍，虎節重臣親拜疏。將軍劍光初出匣，將軍謗書忽盈篋；「將軍鹵莽不好謀，小敵雖勇大敵怯。」將軍氣湧高於山；「看我長鬚出玉關，平生誓誓敢死止，不斬樓蘭今不還！」手執蛇矛長丈八，談笑欲吸匈奴血，左右橫排斷後刀，有進無退退則殺。

奮從大呼從如雲，同拚一死隨將軍。「將軍報國期死君，我輩忍死將軍恩？將軍威嚴若天神，將軍有命敢不隨？」負將軍者諒及身，將軍一叱人馬歸，從而往者五千人。五千人衆排牆進，綉綉延延相摩盪，轟雷巨礮欲發聲，旣發交胸刀在頸。敵軍披靡皆聲死，萬頭竄竄粉如礫，十邊十決無當前，一目橫馳三百里。吁嗟乎！馬江一敗軍心憊，龍州壓地駭氣壓，閃閃龍旗天上翻，道咸以來無此捷，得如將軍十數人，劍從能豨虎狼索，能興滅國吞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黃遜遠人境闢詩鈔馮將軍歌）

關於黑旗軍劉永福的抗法戰蹟，近見唐景崧請櫻日記，劉名譽越事備攷案略，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對於這位民族英雄增加更深的認識。當其在嘉榆關（按唐日記卷四作家嶺關）唐景崧曾爲劉永福約法人會戰，想見其當時慷慨激烈橫刀躍馬的氣魄。文云：

越南三宣提督義勇男劉，致書法蘭兵頭，爲約戰事：竊聞法蘭西海外最強之國也，本提督之十年前與汝兵頭安都接仗，一戰斬之，竊笑強國之將，不過如此。而李威利，尤汝國所共稱良將者，本提督一戰斬之，其餘頗斃大小兵頭，不堪悉數。計自去年四月以後，汝兵一敗於紙橋，再敗於懷德，三敗於丹鳳矣。君子不欲多上人，本提督因休息全軍，退駐興化，意請汝兵頭必知愧悔，不復尋釁，乃近日以來，又時以兵窺伺沱江，徘徊而不敢渡，可笑可憐，無賴已極！本提督細推其故，汝國所以屢與我戰者，實欲一勝而全據北圻耳。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以法蘭西海外最強之國，而汝兵頭率兵數千人鼠伏江干，施放鎗砲，阻小氣餒，不值一笑！何妨堂堂正正，渡江而來，決一勝負？汝勝則本提督即解師而去，讓汝全據北圻；則以汝國所最懼者獨本提督耳。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三八三

，我去則無人與汝爲難，一戰成功，豈不甚便；如汝不勝，諒亦無顏在此，勢必擄甲而歸，無勞本提督之剿逐矣。兩國成敗，在此一舉，何必多苦生靈，致負天地好生之德乎？今與汝兵頭約：三日不至，期以五日；五日不至，期以十日；十日不至，則本提督即當布告中外，四海九州，必羣起而笑之，法蘭西其何以爲國耶？夫本提督不過此數千人耳，爾有堅船，而我無之，汝有利砲，而我無之，戰其萬不及汝，遠約而來，有何不敢？竊料汝兵頭必不肯忍氣吞聲，猶願後瞻前而不敢至也。且勝負亦兵家之常耳，何必畏之過甚？汝畏不來，其恥更甚於敗！深望汝兵頭之熟思而審處也。勉旃旃旃，切切此約。」（詢求福歷史章引唐氏日記卷四）

諒山之戰，法軍慘敗，法國爲欲挽回頹勢，命海軍艦長孤拔（Godefrid）率艦隊陷福建馬尾，是時總督何璟，巡撫張先棟，欽差張佩綸，艦政大臣何如璋，都束手無策，坐視法人毀我砲台，沉我兵輪，殘殺我士卒，掉臂游行而去。閩諺云：「福州原無福，法人本無法，兩何沒奈何，兩眼沒主義。」（羅惇融中法兵事始末）清政府用這般人來主持對外的戰爭，那得不敗？

閩崎古巖盤，濱海誠天險。夫何鐵甲浮，草木皆血染。無乃持節臣，重寄殊叨忝。至今馬江頭，黃口知國玷。

（戰福州）

馬江未戰胆先寒，上相偏能刮目看。閩福奇緣消受易，大千世界立身難。

自臨委在鎮和戎，得失何須問漢翁。厭聽耳邊談將略，瘦顏辱國尙稱雄。（吳昌言口占）

吳詩官亦係佩給。趙瑋稱崑山文摘鈔意有「紀豐潤張學士馬江職事始末」，乃又爲其辨證。實則張佩給乃一新進少年，不曉兵事，馬江之敗，當然他担负很大的責任。始末謂：學士出京時，閻文介（教路）執其手曰：「子殆爲冕錯矣。」既取道赴閩，過津門，李文忠（鴻章）挽輿深談，具告以中法兵力堅脆懸殊，勢不侔必勿戰，且曰：「茲行也，全中西大局以報國恩。」這樣便搖動了張佩給的意志，所以他真的「沒主張了」。迨後張「視職遺戍」，曾有「夢所寄詩六絕依韻答之」六首，他乃是真想脫却誤國的責任了。詩云：

葡樹東枝密柳西，一封上谷獻青泥。壯夫肯恥長城窟，考牧猶肥馬萬蹄。
名聲輻輳誰纏絡，勳業彤瑤亦等閒。便借築巖成大隱，敕兒家享莫相關。
流傳巨亮衍亭表，天鑿春秋督管心。未學風雛輕一死，平生梁父恨孤吟。
悠侯不解結袁絲，綢柳從來善退之。恩怨一身何足校，羣公平賊是匡時。
璫蓋牙香典賜裘，椰冠學士配軍頭。故人書到渾無酒，寂寞溪山感獨遊。
枯幹已訝筆如神，夢教難分規與因。卻笑拾遺膠漆地，頻年關塞憶累臣。

參 考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三八六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中法兵事始末 羅惇齋撰 滿清野史第三編第三種

劉永福歷史章 羅香林輯校 正中書局出版

劉永福 李健兒撰述 商務印書館出版

劉永福傳 杜騫武撰 廣大欽縣學會刊第一卷第二期

春冰室野乘 李岳瑞著 滿清野史第三編第九種

鵝山文摘鈔 趙增璜著 滿清野史第五編第六種

馮勇毅公神道碑 林翰武撰 劉永福歷史章引

入境虛詩鈔 黃遵憲撰 萬有文庫簡讀本

南邇張李直先生傳記 張孝若著 中華書局出版

張季子九錄 張謇撰 中華書局出版

清稗瑣綴（紀馬江死事諸將） 滿清野史第五編第十一種

第四章 中日戰爭時代的民族文學

鴉片戰爭是列強壓迫中國的開端，英法聯軍攻中國逼出天津條約，是列強壓迫中國的延續。茲再敘日本之爭奪琉球朝鮮台灣，以見列強之壓迫中國者除英法德俄之外，又增了一個新的東方強盜。

琉球從明太祖的時候，受封爲中山王之後，代代服屬於中國，到清朝還是繼承勿衰，同治十一年琉球船遭風，漂到台灣，被牡丹社生番殺死五十四人，日人便來質問，中國官吏答以生番向在化外，不干清政府的事。光緒五年日本把琉球王廢掉，改做沖繩縣，清政府雖提出抗議，毫無效果，後來經美國總統格蘭德的調停，竟把琉球白白讓給日本，就算了事，這是放棄藩屬的第一次，以後就接二連三的來了。

朝鮮向來是中國的藩屬，咸同間與英法兩國，已經發生過糾葛，到同治十二年，日本對朝鮮借端興兵，叫人到中國來詢問，清政府說是「不干我事」，於是日本於光緒元年同朝鮮訂約，認朝鮮爲自主國，後來英法美也都向朝鮮要求通商，清朝李鴻章反而勸朝鮮與各國訂約，想用各國的力量，來互相牽制；然而對於朝鮮的宗主權，就因此斷送了。嗣後朝鮮內亂一次，日本就進逼一步，到得越南給法國管

屬的那一年，日本就叫伊藤博文同李鴻章在天津訂立條約，中日兩國駐在朝鮮的兵，同時撤退，以後如要派兵須互相照會，兩國對朝鮮竟立於同等地位，明明說朝鮮不是中國的藩屬了。光緒二十年，朝鮮因東學黨作亂，東學黨是忠清道人崔福述創的，他的目的是在與東學排西教，向中國求救，日本已派兵先到，等到中國兵到，亂事已平了。這時日本要求同中國改革朝鮮的內政，軍隊延不撤退，中國不答應，交涉破裂，日本人早想尋釁，以爲侵奪朝鮮的機緣，而清朝李鴻章只靠英俄調停，說可以無事，毫沒有準備日本的野心，不久日本擊沉中國船隻，兩方面遂開火，中國的陸軍經成歡驛退到公州，從公州而平壤而遼東而摩天嶺，一點戰鬥的能力都沒有，海軍上在大東溝的地方大敗，沒有再戰的能力。遼東山東的要地，都在日本人手裏，中國不得已，因美公使的調停，派張蔭桓邵友濂到日本去議和，被日本拒絕，再派李鴻章前往，在馬關的春帆樓訂立馬關條約，從此朝鮮就不屬於中國了。這一個恥辱的外交，在當時文學上留下不少的恥辱的烙印。

滾滾北來黑煙起，將台傳令「敵來矣」！神龍分行尾銜尾，倭來倭來漸趨前，綿綿翼翼一字連，倏忽旋轉成渾圓。我軍蹶敵潰飛砲，一彈轟雷百人掃，一彈流星藥不爆，敵軍四圍來環攻，伊船使馬旋如風，萬彈如錐爭擊空。地爐煮海海波湧，海島絕飛伏蛟恐，人聲鼓聲噪不動。漫漫昏黑飛刃次，兩軍各挾攻船雷，模糊不辨莫預來。此船桅折被釜破，萬億金錢紛雨墮，入水化水火化火。火光激水水能飛，紅日西斜無處時，兩軍各唱

號歌聲。從此華船匿不出，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黃遜還東濤行）

海水一泓燭九點，壯哉此地實天險！砲台屹立如虎闕，紅衣大將威豎儼。下有深池列鉅艦，晴天雷轟夜電閃。最高巔頭縱遠覽，龍旗百丈迎風颯。長城萬里此爲堊，鯨鵠相摩圖一瞰，昂頭側視視眈眈，伸手欲攫終不敢。謂海可填山易撼，萬鬼聚謀無此胆，一朝瓦解成劫灰，開道敵軍踏青來。……（黃遜還東濤行）

台南北，若臂齒；台東西，若首尾；劉公島，中間峙，嗟蹙圍，薄福請，龍偃屈，盤之中，海與陸，不相容。敵未來，路已窮；敵之來，又夾攻。敵大來，先拊背；榮城摧，齊師潰，南門開，犬不吠。金作台，須臾廢，萬鈞砲，棄則那，砲擊船，我奈何！船資敵，力猶可，砲資敵，我殺我！危乎危，北山嘴，距南台，不尺咫，十里驕，薄如紙，李公陸（李鴻章）殺公死（戴宗憲）寇深矣，事急矣，蹙海軍，急上台，雷轟轟，化爲灰，山號眺，海驚猜，擊者誰？我實來！南復北，台島有，船矛矛，東西口。天火嘗，雷忽發，船欲裂，龍見血。鬼夜哭，船又覆，地日震，龍局縮。填者撞，傷者鬥，破者沉，逃者走。噫吁嚱，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螻屈，不得申；如鬥雞，不能羣，毛中蟲，自戕身，絲不治，絲愈禁；火不戢，火自禁，遁無地，謀無人，矢盡高，天不聞。四援絕，莫能救；即能救，誰死守？砲未毀，人之咎；船幸存，付誰某？十重甲，顏何厚！海漫漫，風浩浩，龍之旗，望杳杳。大小李（李鴻章李秉衡）愁絕倒，歸然存，劉公島。（黃遜還東濤行）

南閩一舸來如飛，衆軍屬目停鼓聲；船頭立者持降旗，「都護遣我來致辭：我軍力竭勢不支，寧了絕島危乎危，甯噤小豎何能爲？島中殘卒皆瘡痍，其餘鬼妻兵家兒，鍋底無飯樹無衣，紇干凍雀寒復飢，五千人命懸

如絲。我今死戰彼安歸？此島如城海如池，橫排各艦珠疊疊，有砲百尊槍千枝，亦有彈藥如山齊。全軍旌鼓我所司，木願兩軍爭雌雄，化爲沙蟲爲肉糜，與船存亡死不辭。今日悉索供指麾，乃爲生命求恩慈。」指天爲正天鑒之，中將許諾信不欺。詰朝便爲受降期，兩軍雷動歡聲馳。綠青月黑陰風吹，鬼伯懼倖不得遲；濃霧芙蓉柳深危，前者開棺後輿尸，一將兩翼三參隨，兩軍雨泣咸潸疑，已降復死死爲誰？可憐將軍高骨時；白幡飄揚丹旆垂，中「丁」字懸高桅，迴視諸旗無才遺。海波索索悲風遞，悲復悲，噫！噫！噫！——（黃遵憲降將軍歌）

按降將軍歌爲丁汝昌作。蜀志顏嚴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題蓋本此。按丁汝昌中日甲午之戰，苦戰海上，奮勇殺敵，最後全軍在威海衛覆沒，乃以一死報國。人謂「丁汝昌平日訓練不力，士卒嬉游成性，臨戰不能調度，方伯諫輩，遇敵先逝，一戰而海軍燬焉。」實則中國海軍竄敗，由來已久，西太后移三十萬海軍費建頤和園，海軍更無改造希望。又扼於閩人不用命，大敵當前，仍各自爲謀，事不可爲，丁乃從容殉國。初官弁俱欲全降，丁拒之，迫丁死，牛昶昞等乃假汝昌名投降，世遂盛傳丁汝昌降日，咸誦其無恥背國。羅惇齋威海衛燬師記云：

旅順失後，威海衛孤危，陸海軍將不和，互相詆。日兵由成山龍鬚島登岸，犯榮成文登，提督丁汝昌慮南崖三台不守，砲臺敵爲軍艦思，欲毀龍廟嘴砲台。陸軍統將戴宗騫諷之，電告北洋大臣李鴻章，詆汝昌通敵謀

國，鴻章嚴電責汝昌，不果燬，時日兵已逼南岸，魚雷船管帶王登雲言於汝昌，謂趙北嘴台若失，全衝不守，台砲鉅利，若以資敵，害更大，請亟燬之，汝昌納之，以屬登雲，登雲乃選敢死隊往。而日兵已踞後山，以台砲擊趙北嘴台後，分兵製沿岸三台，軍艦猛擊之，乃退。登雲率雷艇三艘守近岸，備戰，俄而鹿角台陷，日兵蔽山而下，登雲方力戰，其僕李奎元以身翼登雲，不令受彈，旋中彈仆而死，靖遠懸旗令退，登雲不從，敢死隊方檄砲，而日兵逼之急，登雲砲擊日軍稍退，而台方檄，不復能近岸，艇亟退；而巨石墜空下，當消艇處，墜水激波，入空際，退稍緩，人艇并碎矣。登雲避敵兵，繞島北入口，調汝昌，覆命，汝昌獎之。正月十五日南台陷，戴宗憲棄台走，汝昌恨極，親追捕之，置諸劉公島，痛責之；宗憲畏罪，仰藥死。汝昌雖爲統帥，而扼於閩人不用命，汝昌已懷死志。事浸急，閩人相向泣，有先期乞病離島者。是夜大風雪，砲或凍裂。汝昌遂拘沿岸民船燬之，防資敵也。二月初八日，日軍艦悉攻東口，南北岸已爲敵據；軍艦殊危，仍悉力守東口，日艦屢以深夜竊進。第三夜，日艦猛攻定遠，受重傷，汝昌命駛東岸，俄沉焉。全軍大震，軍律鬆弛，兵士皆昌言向統帥乞生路，汝昌伴不聞，旣登岸，島民跪求息戰。汝昌拒之，自登靖遠巡海口，而日軍乘夜攻營來遠，咸遠二艦，餘軍益震恐。兵士環艦岸左丐餘生，官弁哀請罷戰，不可，則遙督汝昌，汝昌弗顧也。兵弁多思逃，汝昌命登雲監之，汝昌與護軍統領張文宣，皆主人船同盡之語，登雲主之尤力，而諸將相顧效死者。敵艦猛攻東北口，以五艦圍東口至鹿角嘴，諸艦紛逃，無遺礙者，福龍艦暨白旗乞降，蔡廷幹被虜，諸艦無一免者。登雲以雷艇奔烟台，日艦吉野追之急，乃繞艦兩島芝罘山外，西駛濰縣駛而逃。敵砲遙擊之，登雲欲自戕，

餘兵拽之奔岸，脫之海外。汝昌懲孤島，土無鬥心，仰藥以殉，諸將生降，滅海之師殫焉。——（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

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余昇？」將軍慷慨來渡遼，揮鞭躍馬誇人豪。平時蒐集得漢印，今作將印橫在腰。將軍瘦者會榮傳，高下句駁蹶跡遍，銅柱銘功白馬盟，鄰國傳聞猶胆顫。自從弭節駐雞林，所部精兵皆百鍊，人言骨相應封侯，恨不遇時逢一戰。雄鬪鸚鵡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風顛，歲朝大會召諸將，銅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盃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吞肩。自言「平生習槍法，銀月鏢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容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余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聘絲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烽燧。坐中黃會大手筆，爲我勒碑銘燕然。玄鑿原子乃敢爾，是何雞狗何蟲豸！會逢天幸總貪功，它它籍籍來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碑，敢抗顏行聊一試。待彼三戰三北餘，試我七縱七擒計。」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遶，塞冠脫劍無人惜，只幸腰中印未失。將軍終是察吏才，湖中一官復歸來，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風哀。暮僚士卒皆雲散，將軍歸來猶善飯，平章古玉鬪鼎鑄，搜篋價猶值千萬。叩道銅山東西傾，願以區區當芹獻，藉充歲幣少補償，毀家報國臣所願。烏雲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挲；勿憶遼東浪死歌，印兮印兮奈爾何！（黃遊憲度遼將軍歌）

黑雲草山山突兀，俯瞰一城炮齊發，火光所到露殘燄，肉雨騰飛飛血紅，翠翎鶴頂城頭墮，一將倉皇馬車滾。天跳地踉哭聲悲，南坡早已懸降旗。三十六計莫如走，人馬奔騰相踐蹂，駟之驅之速出城，尾追翻卸餘騎

聲。大東喜舞小東怨，每每倒戈飛暗箭，長矛短劍斷鐵鎗，不堪狼藉委道旁。一夕狂馳三百里，敵軍便渡鴨綠橋。一將因拘一將謀，萬五千人作降奴！（黃遠憲悲平壤）

按度遼將軍歌爲吳大澂作，黃友圖云：「中東事起，吳大澂方爲湖南巡撫，吳好金石，適購得漢印，其文曰：『度遼將軍』吳大澂以爲萬里封侯兆也，遂慷慨請纓出關。」「悲平壤」一詩爲左寶貴而作。

又張振鏞左寶貴死難記云：

左公寶貴時率孤軍三千人，扼平壤之西南隅，裂眦泣血，數晝夜未一合眼。左公之母夜召左公入室，撫其背曰：「汝父世受國祿，死時汝才四齡。汝父謂我，此子當爲國爭光榮，毋惜其一死。今事且急，汝父之言猶在吾耳。今日之事不以死力守者，非吾子也！」左公泣曰：「如老母何？」母怒曰：「國且不保，何有於我！人孰無父母，苟人人惜其父母而弗死，安有國家？汝行矣，天地祖宗必佑汝，我必樂觀汝之成功。」左公無言，哭曰：「今適母命矣。」入別其妻，稚子繞膝哭；左公乃慷慨拔劍起，謂其妻曰：「我且盡忠，稚子未必可保，然且勿死，迫我死訊至，然後汝與諸子同投後園之井而死，毋聽賊以指污汝軀身。縱祖宗血食，自我而斬，無恤也！」左夫人嚙指出血，裂帛書「赤心保國」四字予左公，哭曰：「天乎！吾夫且死，吾安聊生！然園事敗壞至此，安有兒女之情？君其行矣，誓毋相負！」於是相持哭。少頃，左公躍馬，遂馳驟出城外。賊八萬人怒呼如虎，堅甲銳兵，密如網布。左公誓師力戰，所部皆義憤填膺，必殲賊而後快，無不以一當百，呼力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之民族文學

戰。左公誓於衆曰：「如尙餘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一弓一矢，必戰至死，弗屈。」於是夜一盡夜，砲聲震天。賊爭趨上山，左公命士卒以大石擊之，死者紛紛，賊不得進，左公檢餘兵僅二千，半皆扶創，左公親調藥餌，勞劓卒，發軍糧以餉百姓。左公之妻若子皆赤足涉水，澆飯以勞軍。太夫人且扶杖爲助。衆無不感，若刎卒皆狂呼裹創起，鏖而戰。左公以二千人徧佈要隘，折餉彈輿之，或以必死誓，却退者非中將之男兒。越三日，兵士又死其半，援絕，彈亦盡罄，賊之來猶如潮湧。或執丈許之白旗，上書「招降」二字，飛揚示衆。左公大怒，拔箭顧左右曰：「且觀吾死此賊！」弦發，賊果應聲仆，於是無敢執旗招降者。再持三日，僅餘數百人矣。左公身被三創，披髮浴血，猶執刀督戰。至是左公右臂已斷，左目爲彈傷失明。返顧所部，無一存矣。遂奮呼起殺數賊，走入，抱太夫人而哭曰：「兒今日盡忠矣；吾妻吾子已得死所，然何以處老母也？」太夫人怒曰：「此何時？汝尙作兒女泣！汝今之死，可以報國家，可以慰父母，宜稱快歡樂，何哭爲？」拂袖入後堂。左夫人攜四子與弟妹僕婢十餘人先後投井，井爲之滿，最後投者不能即死，則以首觸井欄，顛裂而亡。左公拘土掩井，急入後堂，則太夫人已絕臺上，猶有笑容。左公大哭而暈，及醒，已爲賊兵所得。賊將高坐臺上，繫左公入，作鴛鴦笑，操華語曰：「汝以孤軍抗戰，殺我萬人，亦可謂好漢子。其如中原無人似汝何？今汝已就我籠，吾惜爾勇，知爾必不降，然我不忍死汝，汝其行乎？」左公怒髮盡立，嚼舌噴血唾賊之面，曰：「汝以爲我何人？乃受汝降！吾國以禮義之邦，甯汝夷狄所能及！國中忠勇之士有什百倍於我者，吾國民之衆且視汝千倍而不止；一旦敵愾同仇，集而戮爾，區區三島彈丸地，將齋粉矣！在昔我元太祖觀晉四方，武功震

於海內外，以迄於明清，歷代武功亦並世無兩，爾勿遂謂我無人。」賊棄大怒，趣衆前，斷左公之左臂，於是兩臂皆盡。又去其舌，罵聲含糊，然至死不絕。再去其一目。問曰：「汝今畏乎？」左公一躍而前，以足蹴賊。賊大驚曰：「此人乃同厲鬼，趣死之。」於是賊以巨刃剖公之腹，腸出乃死，然罵不絕口也。賊之稍具天良者皆墮淚，賊渠凶悍無似，亦頗有感嘆曰：「好男兒，不可多得。」出井中之尸十七具，并葬之於園中，豎碑爲志，下令勿殺諸難民，蓋亦有感於其忠烈也。

說到台灣的割讓，還不要忘記丘逢甲，台灣是海上的一個孤島，土地肥美，物產豐饒，而且又是琉球呂宋福建間的籠轡，倭寇垂涎已久，丘逢甲知道倭寇一定會來侵擾的，他便請命於台灣巡撫唐景崧願率士民共同守禦，就在光緒二十年的八月，奉旨「准許督辦團練」。於是他奔走呼號，并以「守土拒倭」四字去號召鄉里的子弟，捐款招募，凡兄弟子姪成年的均命入營，全台編册有一百六十餘營，特別編練的有三十二營，用誠信壯靖等十六字名營，每字二營。并對他們曉以大義，勸以利害，勤加訓練，成軍不久，就卓著成績。他的軍隊初名「團練」，到了十月便奉命改稱爲「義軍」。

在他的詩集中有一首重送頌臣之台灣詩，頌臣姓謝名道隆，是台灣的廩生，他曾擔任義軍壯字營的執帶，他這首詩中「海氛忽東來，義憤不可抑，出君篋中符，時艱共戮力。書生忽戎裝，誓保台南北，當時好意氣，滅虜期頃刻。何期漢公卿，師古多讓德，忽行割地議，志士氣爲寒。刺血三上書，呼天不

得直」之句。卽是敘述組織義軍的緣由。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倭寇攻陷山東的威海衛，清朝北洋海軍的根據地至是全被毀滅。二月牛莊營口，相繼陷落，接着倭寇又佔領了澎湖島。清廷不得已，乃於三月二十三日派遣李鴻章爲全權大使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中日和約十一款於日本的馬關，一，認朝鮮獨立，二，割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三，賠款二萬萬兩。這一種喪權辱國的條約，當然引起台灣人民的憤怒，遂由丘逢甲領銜，聯合全台紳士紳力爭，爭不得，繼以電罵，但終不能挽回已成之局。當時他曾有讀史書感一詩，藉以抒寫他的悲憤。詩云：

袞袞駑公翔扇謔，匡時偉略未全無。珠雖地突完鷲海，玉巖天迴罷徒都。

萬國冠裳嗟倒置，九州貨貝復中枯。空山獨抱遺書哭，牢落乾坤一腐儒。

當清廷「割台之議」初起時，中外諸臣奏章凡百十上，力爭台灣的不可放棄。而台灣的臣民抗爭尤力。那時節遠有台灣舉人會試在北京的，也聯名「伏闕上書」，涕泣力爭；但清廷這時真是欲罷不能了，國人的呼號奔走，也只好充耳不聞，於是命唐景崧率台灣的軍民內渡，又命李經芳爲「交割台灣使」。從此一轉移間，便把數百萬的人民，草草交割於倭寇，任倭寇去宰割了。

台灣終於入倭寇之手，於是丘逢甲奮然而起，倡議「台灣自主」之說，登高一呼，全台響應！全台的代表，一致推舉丘逢甲起草憲法，制定法度，並根據憲法，開議院，立政府，用「藍地黃虎」爲國旗，用「永清」爲軍號，從此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就在台灣誕生了。總統於五月一日公佈就職，當時以唐景崧有號召內外之力，故舉爲大總統，統原有官軍守台北，總兵劉永福爲幫辦，統黑旗軍舊部官軍守台南，丘逢甲爲義軍大將軍，統台民新編義軍守台中。這時全台灣的形勢在台北，物質精華，政令大權，也都在这裏；只因唐景崧劉永福兩人有夙嫌，不能協守，所以便把唐劉兩人分兵南北，本來這不是一種好的現象，但又有什麼好的辦法呢？

唐劉兩將軍之不能精誠團結協力禦侮，這是台灣被倭寇攻陷最大的原因。丘逢甲早預料到這裏了，他盡力調停，但都不聽從，他無可如何，只得在台中親率義軍，鼓勵訓練，想着以自己來感化他們，因此義軍的士氣非常旺盛，雖倭寇屢次來窺，都因爲防守嚴密不得登岸而去。

然而一地之得失，有時竟關乎全局的勝敗。倭寇進攻台中，既不得志，乃轉而進攻台北。台北雖然有天時地利之勝，但這裏的官兵驕蹇猜嫌，庸雜無鬥志，終於爲倭寇收買的漢奸作嚮導。儉在三貂嶺登岸，那時守三貂嶺的吳國華，起先還能勇猛抗敵，後來因爲與包幹臣爭功起了內鬨，便被倭寇攻陷。接着「雞籠」「八塔」相繼失陷，台北軍事就漸漸轉緊。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三九七

當台北軍事緊迫的時候，派人求救於丘逢甲，丘逢甲乃急抽調所部親往增援，但行至中途，就聽到官軍叛變，總統唐景崧逃亡的消息。台北既爲倭寇所佔，軍資糧藥盡失，倭寇乘勝沿鐵道南侵，直達新竹縣，丘逢甲所帶領的義軍與之極力抵抗，血戰二十餘晝夜，也終因餉盡糧絕，損失過重，全部潰敗。

倭寇知道義軍的成立，爲他所首倡，而他所帶領的義軍，又是抗戰最力的軍隊。這當然就激起倭寇的仇視了。於是出重賞六十萬金下令索丘逢甲及唐總統之頭，這時他部下有呂某者，是一位甘爲臣妾的漢奸，這時起爲內應。他看到事已不可爲，欲率部入山死守，與台灣共存亡，他的部將謝道隆（頤臣）謂「台灣雖亡，祖國如果能強盛，還可以復土雪恥，現在不如返國徐圖恢復。」丘逢甲然其言，即日佈告各地義軍，自由抗戰，他就痛哭流涕的離別了義軍，辭別了故鄉，奉着父母回國了。他在重送頤臣詩中：「北垣避中亂，滿地潛兵賊。此間非死所，能不變計亟？親在謀所安，况乃燔烽迫！乾坤已中變，萬怪競荒惡！人情易翻復，交舊成鬼蜮！君亦挈家來，航海期不忒。得君意中慰，歸粵途始卽。」諸語，即係敘述起兵失敗的經過。至關於劉永福在台之戰蹟，可看吳相林今生自述：

余赴台灣時，欽差辦台澳防務劉滙亭永福，獨力支撐，招納海內英俊。共理戎機，四方來歸者衆。余見滙帥談論移時，滙帥大喜曰：「余之留台，非有他也，爲感台民忠義，不忍去；今得先生，是天助我也。」

言次，即令人取余行李，留蔡中為預軍事。台南諸員陳鴻銜等，舉余總理外交，並稱外部大臣。余承乏外交，而拒外交大臣之名。又舉余著鳳山縣事，余亦辭之。閩人陳君開之，急入余室，勸勿辭。自言在鳳山久，深知此缺為台南著名最優之缺，能任一月，可獲金數萬，發財歸家，如操左券。余問從何取財！曰：「臺南舊例，新官到任，必饒金錢，鹽館二十餘家，約可得銀十萬零」云云。余曰：「嗟乎！此何時乎？前敵將士，不顧性命，日與倭戰，久之月餉，僅有火食，我甯忍需索民財耶？」遂言之灑然，改署專為軍餉，即日赴鳳山，勸各鹽商助餉，共集款十一萬有奇，得以濟濟軍需，往返二十日，幸告無罪。七月初旬，台中府我軍屢戰屢勝，倭以多金買內奸，繞道攻府城，浙人吳彭年字季纘，由文案統兵，督師前敵，戰死八卦山，台中失守，余見劉公，力舉營官皖人楊泗洪，可當大任，劉公聽之，授泗洪統五營，節制黑旗前敵諸軍，及各地義勇隊咸歸調遣。泗洪感泣曰：「我當以身報大將軍知遇之恩，（當時言地稱劉公為大將軍）庶不負先生牙齒力也！」儼儼誓師，整隊前進，發縱指使，所向無撓，速克廣林苗粟等縣，倭人大懼，屢戰敗北。大軍進擊，倭匿劉普開廟內，祖伏無聲，泗洪身先士卒，撲牆而上，倭發大砲，正中泗洪，全身粉碎，屍首不完。余與劉公於野外招其魂，哭以奠之，并厚卹其妻子，隨派王德標統七星隊，馳援前敵。七星隊者，劉公舊部多敢死士也。時軍餉告罄，無以應付，余與議會共商籌辦官銀號，行用紙幣，設士擔，以與郵政，嚴海關以廣收入，每月又得台民義捐，共計不下萬元，勉支軍前火食。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來書勸劉公降，公命余覆書，嚴詞拒絕，痛斥其非。去後，劉公夜半入余室，密談軍事，良久乃定議，命余內渡求援。翌晨余遂離台滯滬，先赴福州謁總理民團章實辰。

，隨赴廣州謁譚文卿制軍鎮麟，馬玉山撫軍丕瑤，赴煙台謁李鏡堂撫軍秉衡，山海關謁劉岷莊制軍坤一，天津謁王斐石制軍文韶，北京謁翁叔平師傅同蘇，南京謁張香濤制軍之洞，徧走海洋，無一不者。香帥以曾有東南督撫暗中助逆之說，言於我政府，關係外交，不能爲力，與余談論終夜，遂且不入，既而嘆息曰：「無已囑淵帥歸耳！」余於是電知淵帥，全歸內渡。……是秋余偕劉淵亭重門，馳馬出台南府城，赴安平海口，登大嶼台，見海面停泊兵艦三，一英艦，一德艦，一日籍，排列一字，日艦居中，不便施燬，恐誤傷英德二艦也。俄見日本兵艦起錨，勢將駛入海口，我砲台管帶柯士貴，以鏡測之，啓劉公曰：「彼艦可擊也。」急視量六尺，測準度數，發一砲，拂日艦而過，毀其船桅，及砲台，該船如飛駛去。余與劉公相視而笑。日將晡，余隨劉公，仍騎馬返城，順道巡視海岸各隘口，劉公笑謂余曰：「先生文人，亦能馳騁乎？」余笑應曰：「請試之！」策馬加鞭，飛馳而前，不料馬落暨坑，余幸頭戴草帽，爲坑上水濬所掛，得不死，起視馬已被竹鐵穿腹斃矣，險哉！……（劉永福歷史草引）

參考

- 中日兵事本末 羅惺齋撰 滿清野史第四編第四種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續編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劉永福歷史草 羅香林輯校 正中書局出版

劉永福 李健兒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丘逢甲先生傳 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二卷五期

丘逢甲傳 江川淵撰 滿清野史五編第十九種

李鴻章（中國近百年名人傳） 章息予著 中華書局出版

劉臺記 羅惇熹撰 滿清野史第三編第四種

入境廬詩鈔 黃遵憲撰 萬有文庫簡編本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張孝若著 中華書局出版

李文忠公事略第八章 滿清野史第四編第八種

台灣八日記 俞明震撰 見近百年史資料

此記詳述台灣被割後，我愛國健兒在台灣最後奮鬥之情形，歷歷如繪，不惟可作研究甲午中日戰爭史者最有價值之參考，且足以振起我民族禦侮愛國之精神。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第五章 維新運動中的愛國文學

一 維新運動之史的觀察

在戊戌政變以前，中國人對外認識，可分做四個時期。教士的譯著書籍，是從明朝末年起的，然而所譯的都是天文算學之類，很不能引起中國一般人的注意，甚而懷疑書的內容。例如鼎鼎大名的紀昀也要懷疑職方外紀裏所說的話。這是第一個時代。自五口通商之後，中國人纔有點知道外邊的事情，所以有海國圖志，中西記事這一類書出來。不過那時還抱了閉關思想，所講求的，只是把守口岸的法子而已。這是第二個時代。太平天國革命，上海太倉，崑山的平定，是靠了外國的兵力；李鴻章的克復蘇常，也靠外人的力量；中興諸將，看見外國兵的利害，於是平亂之後，就注意練兵。他如設船政局，製造局，開同文館，廣方言館，派遣學生，往各國學習海陸軍。以及興辦鐵路，汽船，電報等等，所注意的無非是船堅兵利。這是第三個時代。從同治二年到光緒二十年這三十年間，曾國藩李鴻章輩辛辛苦苦經營洋務，表面上看來非常熱鬧，江南機器製造局，福建輪船製造局，上海招商輪船製造局，南北洋電報局

，開平礦務局，武備學堂，北洋海軍，在堅甲利兵的條件之下，布置得花團錦繡；誰知甲午一戰，中國的堅甲利兵比紙糊的老虎還要脆弱，結果是一個慘敗。國人受了這樣一個重大的刺激，他們感覺到要救濟中國的貧弱，已不只是堅甲利兵與夫開辦學堂和創設實業問題，乃是由經濟問題轉到政治問題。康梁那般人就出來主張變法。這是第四個時代。

在變法的醞釀之中，第一個我們要說的是維新黨的領袖康有為。他是一個今文學家，他發明春秋三世之義——據亂，昇平，太平——說漢以來只有小康的說法，孔門只有大同之義，所以決然主張變法。光緒十五年，康有為伏闕上書，中日之戰，將要講和的時候，他就聯合赴試的舉子二千三百人上書，請遷都續戰，並陳變法的計劃。後來他又上書兩次，德占膠州又上書一次，四年之中，他上書七次，但是只有一次達到。正當這時北京文廷式，創設強學會，想聚集有志氣的人，講求實學籌畫變法。康有為也就加入。北京強學會，並發行中外記聞，上海強學分會亦發行強學報。後來中外記聞由朝廷改為官書局報，強學報亦改為時務報，由汪康年為經理，梁啟超為主筆。康有為梁啟超的議論，那時為全國青年的依歸，時務報便成為輿論的中心。

康梁的政論文字何以能得一般青年的愛好轉移一時的風氣呢？因為他們敢於抓着中國危亡的大問題來討論找答案，他們在一般人覺得沒有路走的時候，指出一條大路來。康有為強學會報序云：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〇三

「……夫物單則弱，衆則強，至累重什百千萬億兆京垓之則益強。荀子言物不能彊，惟人能彊，魯馬牛駝不能彊，故人得制焉。幼使能彊，則至微之蟻，羣飛蔽天，天下畏焉，况莫大象馬而能彊乎？故一人獨學，不如羣人共學，不如合百億兆人共學。學則強，羣則強；累萬億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吾中國地合歐洲民衆倍之，可謂龐大魁鉅矣，而吞割於日本。蓋散而不羣，愚而不學之過也。今者思自保之，在學羣之。……」

這裏他們在指示集團的力量。維新運動的人物，一般蓬蓬勃勃的少年活潑氣象，一面以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面以爲「天下無難事」敢於負責，所以他們的議論多偏於樂觀，他們的文章也以振發人心爲主。後來強學會雖被御史楊崇伊所奏封，然而他的弟子梁啟超在上海時務報却大聲疾呼，竭力宣傳，變法的空氣，便瀰漫於士大夫之間了。

自德宗他自己親政以後，碰到事體，內受孝欽后的箝制，外面還要受不懂事的大臣阻撓。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爲因翁同龢和徐致靖的推荐，才得召見，深受光緒讚許，決計變法，下詔說明變法的意思，並擢用康有爲的弟子梁啟超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許多人，參與新政。從五月到七月，變法的上諭一共幾十起，但是那班頑固的官僚，知道皇帝沒有實權，交來覆議的東西，起初則延擱，繼之以駁斥，所以改革的諭旨雖然連篇而下，實際上則一件事也沒有辦。太后聽那班頑固官僚的耳邊話，想把光緒廢掉，光緒知道事體緊急了，因爲袁世凱對於內外的情形很是清楚，就升爲候補侍郎，叫他暗中

竊祿的兵權。傅景翼世凱知道皇帝的勢力薄弱，反而把這許多話告訴竊祿，竊祿因此坐尊車到京，到太后面前，跪皇帝要同康有爲這班人謀害太后。太后震怒皇帝開在瀛台，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殺掉，康有爲乘夜逃去。趙王照宋伯魯已經一溜煙跑走了，沒有被殺。並把禮部尚書李端芬、戶部侍郎張蔭桓革職，充軍到新疆去。把禮部侍郎徐致靖，湖南學政徐仁鑄，編修徐仁鏡下獄。把湖南巡撫陳寶箴，吏部主事陳三立，署吏部侍郎王錫蕃，出使日本大臣黃遵憲革職。又遷怒於翁同龢，把他革職，趕回原籍，所有新政一概停止，恢復以前的老局面。

常熟之去國也，正當戊戌變法之初，彊村詞中有丹風吟一首，是寫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霽之作，即詠此事也。其詞云：「斷送園林如繡，雨濕朱幡，塵鬢芳開。黃昏獨立，依舊好風簾軟。分明俊侶，霎時乖阻，鏡風盟寒，彩鸞妝薄。漫託青禽寄語，細認銀鈎珠淚，潛透驂角。此後別腸寸寸，去魂懸快波浪盪。夜隕天寒處，拚鉛紅都洗，眉翠潛燦。舊情未訴，已是一江湖落。紅燭玉釵恩易斷，悔圓執事。影類鸞鴛，知甚時念著。」（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記翁協揆去國）

黃門半塘詞中，多鷓鴣天詞史之作，實皆風謠時事之什也。……卅載龍門誰共領，腐儒何意佔狂名。武安私第方稱壽，臨賀嚴妝早辦行。爵割席，憶橫經，天涯明日是春城。上尊未拜官家賜，頭白江湖號更生。羣彥英英祖國門，向來宏長屬平津。陽岐獨下蒼生淚，八百孤寒媿此君。傾別酒，促歸輪，壯懷枉自託風雲。朝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憐影鶴乘海鹿，親見蓬萊海上塵。」兩首皆指常熟去國事。（同書歸鶴天詠史）

這時太后私下有廢立皇帝的意思，然各處督撫，都不贊成，外國公使也表示反對。要想捉拿康梁，外國人不肯交去，康梁反在國外攻擊太后，租界上的報館，在那裏大罵特罵，又不能禁止，於是太后因恨外國人，便主張排外，朝廷又有榮祿，剛毅徐桐那班頑固的人。不到兩年的工夫，鬧成義和團的大禍，幾乎把中國的國家毀滅得乾乾淨淨。

二 康梁及其追蹤者的愛國文學

雖然維新運動完全失敗，光緒帝被幽，康有爲梁啓超出走海外，譚嗣同以及其他五個參與新政的大員一齊走上斷頭臺，短命的政治運動，以浪漫的氣分開幕，乃以嚴肅的氣分下場。然而中國的政治社會運動，從那以後轉向新的傾向。中國的刊物以及刊物上的文件，也從那以後轉向新的傾向，而帶有民族意識的愛國文學，也頓呈蓬蓬勃勃的氣象。

維新運動中的領袖康有爲（原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他自從上書變法被摺之後，便歸隱西樵山，鄉人目之爲「怪」。光緒十七年他在長興縣設壇講學著長興學記，即所謂萬本草堂者。時新

會與啓超，南海陳千秋曹泰皆往從之。他是一個狹義的愛國主義者，他有愛國歌（一作中國歌）云：「登地頂崑崙之墟，左望萬里，曰維神洲。東南襟滄海，西北枕崇邱。巖嶺環峙，川澤匯流。中開天府之奧區，萬國莫我侔……」。氣度蒼茫，真有披髮狂歌下大荒之概。至律詩如登萬里長城，過昌平城望居庸關，由明陵出居庸關，也有此種作風。錢基博云：「有爲不以詩名，然辭意非常，有詩家所不敢吟不能吟者。蓋詩如其文，糅雜經語，諸子語，史語，旁及外國佛語，耶教語，而出之以狂瀉豪逸之氣，寫之以倔強與衍之筆，如黃河千里九曲，渾灑流轉，挾泥沙俱下，崖激泊飛，跳踉嘯怒，不達海而不止，反慮入渾，積健爲雄，權奇魁壘，詩外常見有人也」。《現代中國文學史》梁啓超云：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格。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已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蒼海飛波百怪橫，康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禱。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二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栢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散巖壑留人閒。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田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桀悼室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適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是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〇七

夢金閨；千載憤發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真可恃，哀痛豈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策子魂。」（飲水室詩話）

他一生的政治生命，全寄託在維新運動，所以「六君子」之死，是他最爲慘痛的，他的六哀詩序謂：「戊戌之秋，維新啟難，堯臺幽囚，鈞黨起獄，四新泰楊銳叔嶠，劉光第妻村，譚嗣同復生，林旭啟谷，御史楊深秀潯川，及季弟廣仁幼博，不識途戡，天下冤之。海外志士，至歲爲設祭，停工持服，蓋中國新舊存亡所關也。六烈士者，非亡人之友生弟子，則亡人之肺腑骨肉，流離絕域，嘔血痛心。兩年執筆，哀不成文。辛丑八月十三日奠酒于檳榔嶼網頂，成五烈士詩，海波湧起，愁風飄來，哀紀亡弟，卒不成聲，蓋三年矣，須後補成之。」這是如何慘痛的悲語。詩列左：

山西楊夫子，霜毛燕羽鶴；神童擢卓秀，大師領膏鐸。瓊玉照蒼旻，勁翮刷秋鶻；嗜痴癖鄙言，論學起嶽嶽。瑣碎吞雅奧，繁蕪傳注博；山經與地志，佛典供史略。繁徵舉其詞，一字無遺落；吾能張其軍，見公生長却。尤能舉大義，行已無愧怍；清絕冠茲官，子病無醫藥。趨朝輒賃車，賈文乃款客；時經膠旅僻，慘憂同疢瘡。且夕論維新，密勿頻論駁；首請聯英日，次請拒俄約。櫛言廢八股，譯書遣遊學；涕泣請下詔，大變決一闕。御門擊擊臣，閉局讀制作；聖主感誠切，大號昭渙若。四月變法釀，永永新中國；大旱沛甘霖，羣生起作樂。奇功勳日月，節尊共斟酌；大蛇臥當道，神鷹擊一攫。憂甚武皇禍，情無束之略；忽登神鏡囚，赫矣金輪磨。

鸞鶴結愁雲，盈廷猶若縛；抗章請撤罷，碧血飛噴薄。董軍密入京，齋齋八月朔；吾時奉驢行，公來告窮屈。揮手作死別，吾擬委溝壑；豈知痛稽生，淒絕山陽笛。昔謂楫山宅，遺後隨瓜削；見公適適歸，骨鯁貌何若。故知是化人，來爲救世託；雖慘染市刑，能視權奸魄。大馬遊故鄉，剛毅死猶獄。

右楊公深秀

嶽嶷氣悽愴，精英起肅肅。楊君抱粹姿，溫溫潤如玉。稟問紛淵邃，神體竄渾穆；史學尤精研，胥書乎注錄。久遊諸公間，京華播名宿；謬密無少洩，謙讓似不足。平生憂國意，愀歎眉蹙蹙；代草諸公疏，補救強踈踈。異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公車始上晉，號召君鞠鞠。繼乃會強學，君肯同開局；豺虎磨牙食，駭士皆退縮。君首舉署名，抗章請議議；隱事吾去國，君爲推掖掖。後開保國會，被劾君猶陸；始疑謹厚姿，頗慮弱不足。豈知百鍊金，光芒深韜蓄；學術本少殊，行事乃相服。益知君子心，憂國至誠篤；聖心善鑒拔，大器備令僕。參政十七日，玄黃避瘴毒；帝座竟倚闕，衣帶帶傳讀。上言憂中國，變法救危辱；下言觸慈怒，大位將傾覆。設法籌營救，焦灼企望速；君密傳同志，失聲咸痛哭。顛危竟不救，萬死罪莫贖；董承以反誅，千秋傷冤獄。

右楊君鏡

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裴裴拒鷹頭，心感報無所。昔開保國會，千丈松磊砢；模糊一握手，未得親左右。君言讀我書，仰倒亦已頽；故人多石交，下石一何夥。故知交在神，面交多坎阻；京華聲利海，十年潛默坐。謝華學獨幼，靠交足頻蕪；閉門陳正字，直節無撓矧。小字作顏書，剛健少姍姍；研稽舊史學，維新乃最異。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鸞上切旁求，陳撫薦自楚；新為一朝拔，得人四濫賀。王相容登門，不投一刺過；密勿贊新鈔，氣象皆鼓舞。改元設為謀，明堂燦藻火；訐謔私畫策，君莫不盡可。奪門忽間變，投獄無少釋；竟從簡比遊，哀哉呂武哥。人才付一燼，邦國嗟長鎖；吁嗟孔遺子，覆巢卵何挫。側望蜀川雲，灑涕風悲楚。

右劉君光第

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長虹亘白日，紫瀾搖蒼溟。足跡徧西域，抵掌好談兵；橫屬志無前，虛公心能平。才明挺峻特，涉獵得其稟；于學無不窺，海涵而淵淨。文詞發瑰怪，火齊羅水晶；孤學既備嘗，德慧更纒纒。爾樛吳氏鼻，趨徒筐頻傾；歸心服大雄，悲智能長惺。開吾談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終于仁，乃服孔教精。貫串中外學，開通治教程；奇聞破官輿，華妙啓化城。大哉仁學書，率勃天爲驚；金翅未大騰，溟海掣長鯨。其力驚燭龍，雷霆吼大駭；吾道有譚生，大地放光明。師師陳義薄，撫楚救黎蒸；變法與民權，新政百務興。湘楚多奇材，君實主其盟；大開南學會，千萬萃才英。新法不嬗變，舊俗漸以清；聖主發維新，賢哲應求徵。奏詔來京師，翔鳳集紫庭；宣室前席問，帝心特簡膺。有命參新政，超階列羣卿；向以天下任，益爲救民楫。旅吾南海館，緯緯夜不寐；首商尊君權，次商救民萌。條理皆閤合，次第擬推行；煌煌十七日，新政煥庚庚。大猷未及告，奇變忽已形；衣帶忽飛傳，痛哭發精誠。大床方臥疾，揮涕起結纓；自任救聖主，揮吾出神京。橫力說袁紹，慷慨氣填膺；奇計文義俱，情哉皆不成。神竊遂強囚，王母宴飛瓊；綈騎捕黨人，黑雲散冥冥。吾時將蹈海，欲教鷲可營；東園哀良臣，接掖與東征。上言念望，下言念先生；兩者皆已矣，誓死延待刑。

慷慨厲氣猛，從容就義輕；竟無三字獄，遂以誅董承。殺醜請于天，神旗化長星。

右讀君爾同

賊谷挺天秀，對年富文史；波瀾盡老成，清妙紆練綺。文辭有漢聲，詩詞得宋體；下筆歷書檄，十八冠鄉舉。弱冠遊京師，名聲驟騰起；王粲詣蔡邕，陸機入洛濟。一時譽奇材，公卿爲倒屣；折節不自足，來問奉政旨。商榷三世義，講求維新理；論才薦大科，交章用處士。奏對稱師說，變法陳古始；前席承宣室，參政贊彤几。經論謨密勿，彰顯難逃紀；頗開罪己詔，敬與筆所擬。至今感人心，普天思聖主；齋齋雜既作，堯姦囚莫弭。宸衷顧從容，眷惜微臣死；密詔促出行，緣汝嫡弟子。造膝近御座，衣帶傳密旨；捧詔相抱泣，誓國同誓死。憫恨吾去國，綢繆汝救主；舍黃解玉璽，蕭颯走縶騎。非無西人哀，援手爲救止；慷慨乃捐軀，投身赴大理。嗚呼袁宏血，三年碧不止；娟娟沈公孫，令德儘才智。竟作墜樓人，長咽秦淮水；晚罕自名軒，完節無愧此。每見青琅玕，傷心淚瀾瀾；人間廿四年，英名滿天地。

右林君旭

在繼新運動中，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他的確是言論界的驕子，無論贊成他的或反對他的，都不能不被他的辭鋒所感動，都不能不受他的文體的影響。他自述寫文章的方法說：「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一一

至不檢束。學者多效之，號爲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多有一種魔力焉」。嚴復批評他說：「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積禍無窮。」梁氏的文章，都是篇幅很長，不能全引，姑引少年中國的一段，及台灣書牘一節以爲例：

日本人之稱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啓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取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行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潑爲淨；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

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啓超曰：人固有之，固亦宜然。

梁啓超曰：傷者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飯，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情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聞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右弄穉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選之盛事。拿破侖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困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咤，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拊髀，終而攬鏡。嗚呼！而鐵齒盡，白髮盈把，頽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鬱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頹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聲響，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衰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拳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扶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曠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郵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誇詡，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頽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註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乎！遷君莫話當年事，惟將韶光不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險，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梁啟超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果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舊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飲冰室文集）

編輯部諸君鑒：昨二十八日抵臺矣。沿途水波不興，雖深畏海行如明水先生者，亦飲駭勝常，致可喜也。前日舟掠溫囊界而南，遙望故國，青山一髮，神往久之，占一絕云：「滄波一去情何極，白鳥頻來意似傾。却指海雲紅盡處，招人應是浙東山！」舟中設備極新，娛樂之具畢陳，日本人航海事業之發達可驚也。已置無線電報，在舟中發行報紙。未至前一日，遺老林君靈堂即以無線電報歡迎，且祝海行安善，亦占一絕云：「邈遞西南有好風，故人相望意何窮。必勞青島傳消息，早有靈犀一點通。」舟次多暇，日以詩自遣，得數十章，當以入游記，不復抄呈矣。

舟入雞籠，韓吏來齋語，幾爲所窘；幸首塗先至東京乞取介紹書，否則將臨海而返矣。台灣乃禁止我國人上陸，其苛不讓美澳，吾居此十年而無所知，眞夢夢也。雞籠舟次，遺老歡迎者十數，乘汽車入臺北，迎於驛

者又數十，遺民之戀戀於故國乃如是耶！對之惟有增嘆。命館甫定，匆忽奉命，不盡萬一。甚願首臺北日之丸
「旅館發」

自從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康梁亡命海外，組織保皇黨。保皇黨的政治組織，就是憲政會；他們主張憑藉滿清朝廷勢力，以欽定的形式，組織君主立憲國家，換句話說，不必推翻滿清，而只要從憲法入手，像日本君主立憲派，就不難轉貧爲富，轉弱爲強；一方他們思想的核心，依然以舊有學術爲背景，主張「君臣父子之分，夫婦長幼之別」的有階級性的文化社會。而且憲政會的經濟背景，可說完全是屬於豪紳大地主，代表豪紳地主的憲政會自身，就是構成君主專制的主要因素，怎麼會有好的結果？所以自經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攻擊之後，他們這種不健全的理論，便成「捉襟見肘」之態。但是康梁等的政治主張雖然錯誤，而他們文字鼓吹愛國主義，在當時却發生了絕大的影響。像梁氏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羅蘭夫人傳，新羅馬傳奇……及白晝「東學界之一軍國民」的愛國女兒傳奇，都顯露很濃厚的愛國主義的色彩。

（生扮瑪志尼髭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萬卷撐陽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弔簪巾。（梁雲子）十年悔學雕蟲技，有其情懷，有其情懷？捲卷故開杜宇啼。千年故國今誰主？吟也淒迷，夢也淒迷，一髮中原日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一五

已西。

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擲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道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怙恃堂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研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屢龍伎倆，未遑遺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費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仇離，生民塗炭，痛離風之不義，爲大國羞；入豚笠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賢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衰，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掩淚，少年同學，相言甚是狂生，大夫先生，僉曰此子可惜。（歎介）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窳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攜僑前往天涯游要，以遺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爲歡笑，預備陪侍則箇。

（攔畫眉）忍淚吞聲俛箇詞人，零落鴛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作更衣修容介）（老旦上）

（前調）髮緯淒涼，歷劫風塵。臨晚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以吻接老旦額介）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著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老旦）你看這泱泱雄壯的中海，咱們意大利也曾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

介) (外扮巨人身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纓上)

(破齊陣) 戴著頭顱且住，嚼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竇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滿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爲禮介) 可憐意大利亡命流民則箇。(老旦揮淚襟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 (外點頭賠謝約入破帽介) (生注視作憐貽狀介) (外昂然下) (生目送良久介) (向老旦介) 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 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爲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 他甘心割慈愛，別井離羣。仗義幾似荆卿入秦，氣昂昂似霍義從中華……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一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囚犴獄……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昏昏，霎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窗裏雄鬼爲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遺志擲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凍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撇了鄉關，廢了孤身。

(淚介) 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樁案內一箇無名的英雄了。(生淚介) 不想咱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 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凜緊，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線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將俺個男兒本分，愛國精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神。

(向老旦介)母親啊？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這權權不辜負爲娘的敬

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梁啟超新羅馬傳奇第四

齣俠感)

(旦辮髮西裝上)

(踢毬球)沈沈春晷，日出蓬山道，驚離紗牕年少；病難痊，顏漸老，聽封姨駭母呼，起風潮。

江山錦繡儘紅女，家國存亡卜紫姑。傳家謝錦琴是也，霎時有淚，蹈海無緣；憶自幼稚以來，即受家庭之教，緯絲不恤，常懷憂國之誠，鍊石將成，獨抱補天之志，這也不消說了。今日早春天氣，園中移種泰西名花一株，名曰維多利亞，現已盛開，特請志士胡彥復，張枚叔，鄒公恪，女史于孟班，一同到家賞玩，早近亭午時候，諸君敢待來也。(淨扮胡彥復上)電達朝廷新奏疏。(生扮張枚叔上)風行中外小文籍。(小生扮鄒公恪上)聯邦政清無民黨。(小旦扮于孟班上)巾幗蕭條缺女權。(相見握手介)(小皮靴)積陰如暝，海天如罩，寒食清明將到；流光容易，却愁絲到芭蕉。粘蠟剪藥，帶雨薔薇，難作新詩料；招來海畔一羣鳥，種將天上幾枝桃，讓儂家，春色好。

今日諸君齊到，對契友，賞名花，已備濁酒一樽，開闌小飲，就請赴席則個。(衆赴席介)且

（前調）重葦花影，日光微照，華燭何須高燒？凡葩俗醜，任他帶醉扶嬌。綠珠俠骨，紅藕奇情，婢似夫人少。是將國色移三島，不比春深鎖二喬。這天香，非俗好。

（小旦拈花展問介）請教姊姊，這花十分醜陋，只是維多利亞，原乃英國女皇之名，緣何這花有此名目呢？（旦）賢妹有所不知，這花本是西種，祇因架大枝高，不比尋常之品，所以一時人士，愛慕英皇功德，命名這花，以誌不忘的意思。（小旦）原來如此，我想英皇即位以來，把區區三島，整頓得隆隆日上，近人曾有詩云：「旂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爲歌泣時」。可謂贊美得體。所可恨的，咱們帝大中華，愈趨愈下，黃河以北，既入俄國範圍，揚子江以南，又要爲他家殖民地了！可見國無論大小，人無論女男，南越未必不如漢家，漢家又何必不如南越麼？（旦）雖如此，只是你看二百兆女兒是何氣象啊！

（四門泥）只有這四百餘州堪弔，莫說黃金剛男子，更無個弱女苗條。金蓮款步柳枝腰，雙棲深鎖如花貌。珍珠露悄，人兒怨遙，銀荷燈小，繡兒懶挑，抱琵琶那知道捧向誰家抱？

（淨）女史一腔血淚，痛哭裙釵，吾輩男兒，更當愧死！真個精神獨立，言論自由，欽佩欽佩！（旦）豈敢。（小旦）我想女教大昌，民權不振，國勢一定不强，姊姊以爲何如？（旦）

（前調）更說甚謝女班姬陰教，早知是無才是德，還只怕詩思文妖。五言八句便稱豪，寫憲二字都顛倒。秋思豈開，塞外衣刀，春情銅道，樓上箏簫，縱千種聰明，也只合堅守中郎簫。

大凡國勢愈衰，壓力愈重，壓力所施，每於女兒愈甚；印度羅馬諸國史，班班可考。只是吾輩適當其衝，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的民族文學

卻如何是好呢？我只怕的：

（金剛石）怕只怕金戈鐵馬期將到，怕只怕槍林劍樹聲風騰，怕只怕小島翻難住穩危巖，怕只怕異鄉這流落青青草。風又飄飄，雨又蕭蕭，商女不知亡國恨，到秦淮猶自停櫈。則索耍劫次保護着弟兄，則索耍太平先打個清黃醮。愁也誰熬，怨也誰熬，自家斟酌，算只有千鈞重任，肩上輕挑。

（小旦）姊姊寄懷俠抱，愚妹不及了！看看天色將晚，我們就此告退罷。（生）今日一番盛會，領教多多，何妨分付耀華寫真店，同拍一照，以記盛情呢。（淨）我們照好之後，即名為中國四少年圖，就請救叔公陪兩位，各題小詩，互相傳誦罷。（旦）

（尾聲）海大精衝原礁島，要博得寰球家家拜女豪。願素手繼續扶得江山好。

（衆下）（愛國女兒傳奇，第一齣宴花）

在維新派中思想較為急進，打破一切傳統的思想，建設思想新體系者為譚嗣同。譚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戊戌之變，康有為逃日本，譚等六人慘死，即所謂「戊戌六君子」者。當時譚決心就義，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氏以「仁」心為根據，討論一切有關社會人類，政治，道德，宗教諸問題，而更參以孔子之大同精神，佛耶之慈悲仁愛，孟子之民本思想，莊子之絕對自由，乃至法國大革命之精神，皆認為「仁」心

之體現。他所著的仁學一書，對於「仁」字之義，極力闡發，時時借科學所得，以證其說。他的目的在「衝決網羅」，打破一切傳統的思想及束縛，是晚清政治思想史上一部權威的著作。他亦能詩，且多充滿蓬勃的朝氣。茲錄其和友人除夕感懷四首云：

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醜酒又迎年。誰知羲仲宣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

桐待風鳴心不死，澤因龍起腹難堅。裘衣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鬥火田。

我輩蟲吟鼠齧，高歌商飢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丹心鏡不塵。

揮黛琴堂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乾坤劍氣雙龍歎，喚起幽潛共好春。

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籌議才終隱，即較文詞勢已雄。

逃酒人隨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擬將三十，山簡生來寢思中。

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誓教佳句壓通眉。

無端歎哭因長夜，婪尾陰陽曆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燈前轉恨灑聲遲。

追蹤康有爲而與梁啟超相頡頏的「萬木草堂」人物，有南海曹泰字著偉，陳千秋字通甫，是兩位踴躍奮發的少年。曹氏二十二歲會題柱云：「我輩耐十年寒，供斯民煖席；朝廷具一副淚，聞天下笑聲。」陳千秋屢見於梁啟超的書中，梁氏辛卯入京，陳千秋贈詩有句云：「非無江湖志，跌宕恣遊嬉，蒼生慘流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的民族文學

四二二

血，敵席安能援。」可見他們的相知了。不幸曹陳兩氏早亡，所以康氏集蘊萬木草堂，且撰筆記時會題詩云：「萬木森森散萬花，珠垂連璧照紅霞。好將渣寶同珍護，勿使播殘毀瓦沙。春華秋實各爲賢，幾年傷逝化風煙。偶登秦玉山頂望，八萬珠璣總可憐。萬木森森萬木鳴，隻鱗片語萬人驚。更將散布人前世，化身萬億發光明。」末一首詩就是爲曹陳兩氏而發的。

參考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錢穆著 可看第十四章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其博撰，世界書局出版

康南海詩集 康有爲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飲冰室全集 梁啟超著 中華書局出版

大同書 康有爲著，中華書局出版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編 北平杏巖書局出版

所資材料，頗多參考，二十家者爲王闈運，吳昌碩，沈曾植，柯劭忞，廖平，林紓，嚴復，康有爲，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李大釗，羅振玉，章炳麟，陳獨秀，周樹人，章士釗，胡適，郭沫若，李泰芬。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附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張孝若著 中華書局出版

戊戌政變始末記 滿清野史三編 第六種

戊壬錄（改政之變） 宋玉卿編 滿清野史第六種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三三

第六章 義和團事變在文學上的反映

一 義和團之史的發展

在近代民族革命史上義和團的起來，可說是中國民族不堪外力壓迫之重要的反抗。這次運動的發生，純是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壓迫的結果。因為自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境內的經濟侵略，使中國的農民手工業者失業，農村經濟完全陷於混亂的地位；加以英法聯軍與中日戰爭兩役，中國割地賠款，人民受帝國主義的剝奪，已經不堪；洋貨充斥，物價飛漲，政府又徵辦學校、輪船、槍砲，增加租稅；於是北方農民與失業的遊民，在這種嚴重的經濟壓迫之下，反抗起來，就是義和團所領導的「扶清滅洋」的運動。

義和團（亦稱義和拳）在源流上與白蓮教有深切關係，本為一種領導民族革命的祕密團體。白蓮教的始祖是韓山童，而韓山童是仇視胡元的中堅份子。他們假教為名，以逃避當時的法網。所以白蓮教的來源，是當時反抗民族壓迫的大結合。自從朱元璋將胡元趕出中國以後，恢復漢族的統治權，白蓮教反抗

外族壓迫的目的已達，因而在明朝已經是消滅了。到滿州統一中國，漢族的統治權又落在外族的手裏；於是明末的遺老與不願屈服於滿族統治下的志士，起而結合，再借白蓮教的名義，實行恢復漢族統治權的工作；在乾嘉的時候，曾經喊着「反清復明」的口號，起義過兩次，政府禁之極嚴，犯者凌遲處死。所以白蓮教就分化爲天理八卦等教。迨至清代中葉後，外人步步深入，中國國勢極端危急，使一般民衆漸次認識誰是中國民族的主要敵人，因而「滅洋」之說，蔓延極速，而這個口號的領導，就是八卦教的一派——和團。

義和拳起嘉慶時，民間私相傳習，其時禁令嚴切，犯者凌遲死，燕齊之間，猶有祕傳其術者。光緒庚子，毓賢爲山東巡撫，民間傳習義和拳，以扶清滅洋爲幟。時各省多鬧教案，外人逼我益甚，民情益憤，聞「滅洋」說，爭鼓吹之。……（羅惇菴庚子國變記）

毓賢以山東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繼李秉衡爲巡撫，山東大刀會，仇視西教，毓賢獎勵之，匪首朱紅燈倡亂，以滅教爲名，毓賢命濟南府盧昌詒查辦，匪擊殺官兵數十人，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旗，掠教民數十家，毓賢庇之，出示改爲義和團，匪樹毓字黃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屢函乞申理，總署令保護，毓賢均置不問，匪勢愈熾，法使屢責總署，乃召之來京，以今總統袁公代爲巡撫，時拳匪出沒於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之間，勢甚盛，袁公至，力剿拳匪，獲朱紅燈戮之，數月而匪勢大衰，山東挽不能容，乃竄入直隸境，庚子三四月間，蔓延各屬矣。（羅惇菴拳變餘聞）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我們從上引兩段文字看來，可知當時「反帝」運動（即所謂「滅洋」）已普遍發展於北方各省了。據薛暮山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在義和團總名之下，尚包含多數不同的小組織。茲列表如左：

名稱	教義	源流	備註
在禮教	主旨：誓不吸食外來的鴉片及飲酒等，所崇拜之神為「觀音老母」。在北方一帶聲勢甚壯。		即所謂「禮門」
保國會	主要任務 為「扶清滅洋」		
殺鬼會	除外國人為「洋鬼子」「洋鬼子」危害中國 民衆必須加以殺盡		
沙鍋照	人挾一鍋 遇拳民戰時 析薪浙米 炊飯饗之 沙鍋僅如瓦鉢 自言飯白人不盡		此函皆乞丐沿門索米濟軍 無敢拒者
紅燈照	相傳習練既成 則能飛行空際 縱火焚西人之樓 又謂道成之後 即能步行水上 鞋底不濡 手執一燈 騰身漸高 燈亦漸多 至數步外燈影可至數十 據云習成此術 可遠赴東洋索還地賠款		少女之入團者 曰「紅燈照」
藍燈照	紅燈照皆十餘歲幼女 若婦人則習藍燈照		
大刀會	為義和團的正統 源於八卦教 起自山東堂邑縣 舊名義和會 東撫捕之急 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 縣 乾字拳先發 扶字拳繼之 乾字拳蔓延於滄州 靜海間 白溝河之張德成為之魁 乾字拳蔓延於深		

州又有靈芝地，字拳，靈芝拳，諸永定河南岸，地存拳見諸西京，從者不多，推位字，字拳勢力最大。

但此等組織名稱雖異，實皆以「西洋」為急務，婦女乞丐俱行加入，可以想見當時民情的激昂了。此等物質文化條件，俱屬落後的農民天業，要負起抗敵的積極任務，只能利用他們僅有的落後的靈論與思想，去組織並鼓勵大家。因此三觀演義，對神榜，西遊記，綠牡丹，七俠五義等流行小說中的主人翁，如孫悟空，豬八戒，黃三太，關雲長，玉皇大帝，趙子龍，黃漢昇，秦叔寶，楊繼業，常遇春，姜太公，殷遂成爲彼輩宣傳并相信必能幫助伊等作戰勝利的神靈。他們相信，念過咒語，即能請來神將天兵。

錢和學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遷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縣。

後於京津，京師從授法者，教師附其耳說之。詞曰：「請請志心皈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朝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白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諸仙某，隨靈呼「古人，則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鵬等也。又一咒云：「伏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勳，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云：「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僧孫悟空，三請二那來顯靈，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許顯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手冰，九請趙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陀來治病，十爵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祀小唐者，則小說之年羹羹；最奇者山西祁相國，則祁文端也。大約祀神無規定，意中所欲奉，則祀之耳。自乾隆時高宗恆以小故殺人，詩詞戲劇，皆足殺身，供奉者乃雜取封神傳西遊記諸小說，點綴神權，以求殉燭而免禍也。浸淫百年，蒸為民俗，愚民受戲劇之教育，馴至庚子，乃釀此巨變，豈得曰非人為哉。（羅惇齋拳變餘聞）

他們亦知道武器遠不如外人，然既相信有神將天兵相助，形式的武器，自不能視為重要的條件。天津拳首曹福田臨陣手執二尺許棘楮，告人曰：「衆視吾所執棘楮，其實乃玉皇所賜之寶劍也。吾在陣前，對敵一指，敵首紛紛自墜矣。」即敵人槍砲亦可用「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臺，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砲火不能來」的咒語，槍砲便成爲無用的長物。

津郡拳匪，始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以河東民居鄰租界，謂蕪軒細，焚殆盡，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錢首五枚，青銅錢數枚，家置一棘楮，粘紅紙，供五日，持以擲敵，首自落。匪紛集餐轅求槍砲，裕祿命赴軍械所自擇焉，密擄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勝以助威。有閉火門神咒，揭張通衢，其詞曰：「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臺，鐵盔鐵甲鐵壁寨，閉住砲火不能來。」既而洋兵槍彈屢及，神咒不驗，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時，以拇滑指中指，男左女右，力稍不放，曰：「避火訣也」。已而又不驗，匪

揚言海口起沙，橫亘百里外，阻夷船，圍中海乾神師爲之也。既而一僮來，自稱海乾，衆虔奉之，著黃縵服，手念珠，持禪杖，受衆供養，城陷落，不知所終。復有一道士來謁大府，自號天滅，謂天滅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壇，團匪與語不合，斬之，懸首西門，曰：「此爲天滅也」。匪劫掠無虛日，富戶一空。及城陷，匪首德成挾重資遁。……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祿所會奏保也。德成白灣河人，業操舟，往來至河西河間；時義和拳已傳至滄海縣之獨流鎮，有意數舉，方習拳，德成視之而笑，衆詰之，德成曰：「此爲神拳也。」衆叩其術，德成乃取一椀楮以黃紙擲地上，令衆拾之，壯夫數人不能舉，羸大膽，羅拜曰：「真神師也。」擁之入巨宅，設壇焉，遠近拳匪爭來附，遙受節制，德成居獨流，聲勢甚雄。曹福田爲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門榜曰：「署理靜津一帶義和神團曹」，蓋以本任屬德成也。德成語其衆曰：「頃歷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割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爲壓神國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砲機管，砲不得然矣！」更率衆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即來，無能越者。……」（羅惇菴拳變餘聞）

總之，義和團此種無稽的咒語和無稽的信念，其不能成功，自不待言。然以物質文化條件俱屬落後的農民的大衆，如得訓練有素，武器精良，方起而作抗敵運動，其要待至何時？義和團的偉大處，即在能不顧一切，起而與帝國主義拚命；中國農民大衆的英勇，於此亦可見出。有識者只要善於組織運用，實不難使平時馴順如綿羊者，一旦奮起搏噬如猛虎。

二 反帝運動展開後所反映的詩歌小說

滿清政府於戊戌政變間已分爲新舊兩派，新派對於資本主義感受較深，對於中外形式亦較有理解，舊派乃極端頑固，對於外來人之事理，概以拚棄排斥的態度。然資本主義勢力方如波濤奔放，初不因舊派之固拒，而有所讓退。舊派於絕望之下，忽見「扶清滅洋」的旗幟，其欣喜心情當可想見。於是舊派首腦，慈禧太后，載漪，載勳，載瀅，剛毅，徐桐，崇綺，啟秀，趙舒頌，徐承煜，王培佑等大加利用；一以對付敵黨或維新派，一以對付列強或洋人。光緒二十六年竟把義和團人引到北京，於是僕隸享夫，步蟾菴加入，宮中侍女，亦習習拳，親貴爭相信從，而這般頑固大臣竟鼓動對外來傳教之人與中國信教之人以及教堂各國使館，外人財產，乃至無辜百姓，盡量蹂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被董福祥部兵殺死，同月二十四日德使克林德又爲載漪所統率之虎神營兵槍斃，情勢已成騎虎，同時羣衆運動的勢力與情緒之高漲，亦不容許再事敷衍；於是頑固的當局，遂於同月二十五日向各國宣佈開戰。

拳匪之入京師，剛毅實導之，剛毅識字不多，以清正自詡，由部曹外任巡撫，內召爲尙書，入樞府，言辭

甚盛。奉命江南查案，稟之廣東，歛浮賦，括四百萬，賑東南諸省，括千萬歸於京師。得梁啟超所得清議報，適於孝欽后，后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辱，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瀛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將於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贊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后命榮祿告李鴻章，私以廢立意詢各國公使，皆不協，后益大恨。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爲漢奸。過金陵，見劉坤一所立之德才學堂，立命閉之。董福祥以殺洋人自任，剛毅力譽於后前，恩寵日渥。及拳匪據涿州，朝議剿撫不決，乃命發管順天府事尙書趙舒翹，偕府尹何乃瑩，馳往解散；剛毅慮舒翹或戻己意，自請繼往。舒翹至，召縣首諭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堅謂糧盡土成職，舒翹難之；剛毅至，許以先退緝軍。及復命，方言圍民忠勇有神術，若倚以滅夷，夷必無幸。舒翹本以剛毅力貴顯，益附拳匪說，后乃命剛毅導拳匪入京，旬日，至數萬人，壇場徧城內外，王公貴人，爭崇奉之，漸出入宮禁，莫敢究詰；剛毅與載漪合疏，請用圍民，乃奉統率圍民之命。董福祥率武衛軍攻使館，剛毅日坐城樓觀戰，曰：「使館破，夷人無噍類矣！天下自此當太平」。舒翹起爲壽曰：「自康有爲倡亂，天下擾擾，公起而變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賴就有人，定策之功，公爲第一。剛毅大喜。……」

釋悼慈拳變餘聞)

反帝戰爭既經展開，京師除屠殺教士教民焚燬西人房屋外，主要目標爲圍攻使館。義和團披髮跣足，界廬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粵西復僱民，青村祀廬氏，同善都門紀變百詠云：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三一

中國民族文學史

馬路鬆開四達衢，太平時節帝王都。無端三月咸陽火，鵝嶺塗山玉帛圍。初起山東號義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驚轡下紛紛得，真似神仙會鶴雲。洋氣須教一例除，先燒電線火輪車。琉璃河接長辛店，此是屬程發轍初。使相巡行歷保陽，空名墨敕散千張。城鄉一夕標黃蠶，奉旨圍民字幾行。頤和園裏鬧神仙，疑有疑無鼎沸傳。衛士倉皇宮監走，大家跪奏佛爺前。燒香供水喊連天，白混青皮一氣聯。嚇殺人家小兒女，紛紛羅拜大門前。王府門前大纛高，黃巾夾路怒提刀。神仙符籙無憑準，說把京官當二毛。鼻鼻香煙捲禁城，登壇焚表迓神明。滿朝紆紫拖青者，低首齊呼大世兄。閉目揮拳咒有靈，洋人槍砲噤無聲。陣前只作婆娑舞，殺敵原來不用兵。八戒沙僧與悟空，不教口角透微風。東南三叩喃喃語，瞥見封神姜太公。枯木登場呪語同，鐵眉鐵眼鐵肩胸。羽林龍武爐如虎，輸與香村五尺童。包頭粗布色鮮紅，怒目斷牙氣象雄。素日蠢愚如鹿豕，偶憑神力便威風。黃乾紅坎滿城圍，統率新增王大臣。昔日八旂今八卦，不妨名目略翻新。舉刀割壁饒光青，都道神仙救勒靈。一事真無思諸處，四圍焦土擁官廳。轆轤街頭碾水車，神旗映出字鼈蛇。一瓢分解炎天渴，都道壇中不飲茶。

不須轉離更齋祠，口袋新備辟穀方。却怪街坊太多事，手持黃簿寫村忙。
尺方絲布挂門前，這是仙壇教令宣。入夜紅燈齊照眼，依稀萬壽太平年。
抹十愁分改十歡，玉皇把筆坐雲端。由來天上人情重，大帝猶將佛面看。
鍊氣三年導靈動，槍刀難入火難焚。自言術是金鈴子，不勸奇門與易筋。
洪鈞老祖降從天，一日燕齊去復旋。宮錦袈裟月牙鏡，非僧非佛亦非仙。
青年高弟術通神，飛過黃河一葉身。三角黑旂兩丸彈，好憑法寶殺洋人。
軍中有女氣難揚，天使神兵便不妨。寡婦嬌娃齊奮勇，紅燈揭後黑燈張。
古貌銀鬃二百秋，新來八老說甘州。自攜五百田橫士，飛過重瀛蹴墨歐。
但願尋仇不願封，山東閻首親深宮。一龍二虎羊三百，隱語參詳七字中。
黃色肩輿力士扶，轅門投詞競傳呼。將軍攜客今重見，俄注翻新會典無。
西方佛子大神通，統率兵團奏戰功。立馬陣前紅斗笠，隨身還有四金童。
夫人統率復糧兵，來自齊州越禁城。粉黛兜鍪一佳話，白圍三萬擁銀旌。
竹筒寶抵大竿莊，拳法相師總姓黃。兄弟六人分領袖，麥花山下是家鄉。
一般裝束兩般情，假假真真辨未明。放火殺人神不管，仙家亦是假神盲。
虎詣鄆鄆語靈神，深宮總爲小民禱。窮鄉自有歸耕處，好雨聲中散爾貧。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飛龍當年用楚材，遠人恭順敢生猜。而今臨道同辛亥，疑是晴天霹靂來。
摩西十誡守屍傳，駢首衝符命不延。到死猶呼天主護，可能呵護盡昇天。
天主堂高獨地燒，無如西什庫堅牢。訛言中有人皮障，破法須將狗血漂。
機血塗門事有無，狐鳴篝火夜驚呼。可憐丐婦無名氏，到死猶疑作鬼奴。
東後書記德欽差，途遇無端白刃加。一發橫堤全局壞，重貽夢想到天家。
西兵矯健捷如猿，右手擎鎗左劈刀。劍鞘聲靴紅蘇鞋，幾人扼守御河橋。
鎗作彈丸布作錢，積沙四壁坐中央。如何不識軍謀狹，不見人兒只放鎗。
蟹邸峨峨十一邦，半無牆壁半無窗。鎗林彈雨相持苦，白晝曾無一卒降。
繞過楊村半日程，一千精銳盡西兵。赴援無計通前路，陷入重圍不敢行。
戛烏西匿障雲開，上將旄旄擁衆來。可惜甘涼諸健卒，枉將血肉委塵埃。
使館沉沉墜地營，往來傳命屬章京。雷池一步君休擺，認取前途闕百旌。
夷中捉磴覺能逃，公使全權氣節消。不信長房能縮地，溟鴻海外已逍遙。
不堪忍辱再圖存，天語嗔容國體尊。率土人民齊下淚，幾行明詔比興元。
據著夜半到甘泉，百萬僂頰內府錢。前敵兵民齊感奮，溟綸賫自九重天。
徵調紛紛亂若麻，軍符四出捉官車。行人嗟嘆窮官樂，十日關門不上衙。

霹靂飛騰大沽台，砲火雷轟擊庫災。兵士未能當一面，兩三敵艦上壘來。
靴刀首鞘出京門，健將如飛馬玉峴。行近大沽三百里，可能奪得舊營屯。
津沽南北灑沙龍，千里煙台一線通。鐵甲魚雷齊擁住，回颯難敵巨鯨風。
趕造鐵鎗與背鎗，軍營火急匠工忙。舊佈利器稱無敵，洋式翻鑄仿後監。
守城專屬大金吾，啓閉重門設虎符。白塔安排傳信砲，誤公校尉敢枝梧。
大官廷議面圍圍，一字音和便漢奸。且莫當前爭意氣，可知收拾劫棋難。
電召疆臣李合肥，繪音重疊出軍機。要他水路發程進，一柱擎天合仗伊。
奉詔勸王首灌鞞，錚錚俊傑定興賢。如何忽作偷安計，不賦同仇但議遷。
膺狄懲荆李海城，忽持和議衆穴驚。老臣自解忠君困，不是窮黎節不貞。
強弱相懸實漫生，諸臣痛哭上書爭。錯疑湖北唐藩鎮，中葉朝廷令不行。
巨艦飛來瞬息中，未從江海取腥風。全虧諸老能調護，半壁東南保障功。
羽檄飛馳召將才，曾無外省一兵來。老成全力持和議，恐把生靈付劫灰。
北門鎖鑰寇萊公，幕府英才一夕空。夜草軍書朝視事，兩旬三疏太匆匆。
兀兀金湯山海關，將軍猿臂月弧彎。朝廷自重干城寄，莫把嚴嚴看等閒。
乍聞三晉驚端開，又見遼陽驕禍胎。惟有山東袁撫院，清風千里淨塵埃。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羈族戰爭之民族文學

鄂英騎日又聯俄，電旨飛傳一剎那。爲問國音呈遞日，使臣能否力調和。
窄窄衣襟短短鎗，少年內監易戎裝。分班西苑門前立，擁衛慈輿出上陽。
肘腋何堪有寇氛，中涓逃避忽紛紛。禁中大索虜如虎，龍準王孫將北軍。
巍巍肅邸富收積，切火銷爲瓦碎場。骨董圖書盡拋却，密金千萬賸空坑。
常朝老道任洋場，愛借門前土一方。第宅園亭無片瓦，中堂還是舊中堂。
軍機堂上覆丸飛，禁禦沈沈盡掩扉。多病可憐樞密使，白頭留值不能歸。
乞遣漁船鑄鐵甲，謠拋井水滾城堦。料稟謀國憂勤日，異想天開首獨搔。
沙場蕩革此身輕，枉練前軍三十營。死敵死民同一死，可憐到底未分明。
驢唱會傳第一聲，嶺南冠冕擢芳名。募苗也作勤王計，弱寇終軍自請櫻。
文士終輸市儈姦，無端囚服辱清班。多財更比多才惡，日下何人救對山。
銀刀簇擁大司徒，複壁殺人事有無。大獄全憑禍語定，豈知神語總模糊。
貴介匆匆走急裝，身棲場使乞投章。潞河義士搜衣得，一夕喧傳滿帝鄉。
巨億俄金普款候，就中漁利善張羅。一朝投首邊疆外，帶到泉台有幾多。
津頭百里近相望，轉運千艘日夜忙。糧道忽然無下落，朝廷有詔問會場。
健兒擁護出京都，抱子梅妻又摘奴。都道相公移眷屬，原來小事不糊塗。

選人新自八關來，未謂金門已釀災。飛落彈丸齊洞窟，燦然一僕不生回。
苦行焚修淨六根，忽驚明詔下禪門。笑渠參透蒲團後，也會和南學謝恩。
中堂令箭滿街飛，武衛軍中脫號衣。只要錢財不要命，馬馱車載幾羣歸。
華俄西去隱豐存，雪白紋銀百萬屯。想發洋財人似蠟，崇文門接正陽門。
第宅連雲美無輪，貴官氣象過駁倫。不聞暴客垂涎久，白晝揮刀不避人。
故家傑苟祕奇珍，發現無端墮劫塵。翡翠朝珠貂裘桂，寶來不值幾多銀。
戶部衙門積蒂多，甘軍大隊作巢窠。堂司官屬紛紛散，銀庫郎中沒奈何。
宮殿巍峨雲重開，洛陽王氣影住誰。而今不似東周樣，少個元公割策來。
崩分八面下秦州，揜背國中一語留。緝字琳宮清淨地，大興土木待巡遊。
競粟飛鴉絡繹過，神倉玉粒積多多。如何直待兵爭歲，始發緡錢治漢河。
稅司妾習聘歐西，卅載勤勞未可訛。一自紅羊同墮劫，冤禽夜夜上林啼。
宏規大起首英才，學貫中西馬張開。猛吹一聲絃誦歇，諸生雲散講堂裁。
撥文寄武兩懸兼，那箇薪停舉孝廉。多少星軺馳驛路，批驛枕下夢初甜。
曹部郎官散如雲，誰將案牘理紛紛。漫云請假循常例，嚴旨全教予處分。
紙人豆馬舞漫天，又見林清閣白蓮。六十餘人齊就縛，一朝解首禁城邊。

第四稿：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交民兩字改鷄鳴，共說今名勝舊名。試把六書參經例，居然尊註與論聲。
大柵欄前熱鬧場，無端一炬幾成陽。間渠閉火多奇術，爲底頑強誤主張。
祝融虐餓上千零，金店銀樓一例燒。百萬商民齊束手，市廛景燄太蕭條。
深宮不忍苦吾民，百萬新頒內帑銀。傳諭四街齊復業，大家借給要均勻。
發菜乞請充豎臣，紅票源源指百圍。門抄大書平驛局，禁城內外避河濱。
輝煌金碧店懸牌，洋字洋名一律措。歐墨新書千百種，滿授溝井自沈埋。
避閭鎖和始密堯，春秋冬夏四時調。如何八月成妖孽，人與黃楊兀共遭。
家家寒食問何爲，一紙紛傳禁火期。七夕中秋與重九，古來幾個介之推。
積屍積氣上千雲，亂後須防疫癘熏。黑豆花痘蓋一片，沿街黃紙送紛紛。
勁颯驚心三十天，鎗聲不響砲聲連。阿儂日日閒無事，百首新詩次第編。

義和團反帝運動開始時，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報紙，都異口同聲的說，這是「野蠻的中國」企圖破壞全世界人類幸福和平的嚴重事變，非加以痛創不可。英，美，德，法，俄，日，奧，義八國聯軍，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佔領大沽口，六月二十四日陷天津，八月四日自天津出發，十二日到蘆州，十四日英兵首先入使館，十五日美兵入紫禁城，以蕭清殘兵爲言，是後聯軍一面圍北京，一面迫電清帝西奔，而當時滿州異族所遭遇的厄運尤爲慘。

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敵兵自廣渠門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儀門，隨兵大搖而歸，輜重相屬於道，彭述方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於道，敵人尙謂同部救兵來也。是日百官無入朝者，徐會淪授工部尙書，謝恩至神武門，聞哭聲，宮中人紛紛竄出，知城破乃走避。二十二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驢車，從者載滿薄糜，駭動駭淵附殿等。妃主皆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寵，而太后惡之，既不及從駕，乃投井死。（朱彥村聲慢詞詠珍妃殉國云「鳴鑿頽城，吹螺空枝，飄蓬人意相憐。一片離魂，斜陽搖夢成煙。香溝舊題紅處，拚禁花薄倖年年。寒信急，又神宮淒爽，分付哀絃。終古巢冠無分，正飛霜金井，拋斷繚綿。起霧迴風，縷知怨思無端。天陰洞庭波闊，夜沈沈流恨湘絃。搖落事，向空山休問杜鵑。」）宮人自裁者無數，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劫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城中火起，一夕數驚，滿洲婦女懼夷兵見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塞出，向之摩肩接踵者，如行墟墓間矣！是日駕出西直門，馬玉嫕以兵從，藉至貫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掬食之，殫與而盡。時天霽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濡猶未乾也。岑春煊爲甘肅布政使，率兵來勤王，奉命往察導防俄，至於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貫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鏢爲業，北道行旅，均藉之，從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驪輪而行。太后倉皇出走，駭慘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勸護從，一夕宿破廟，春煊趨刀立廟門外徹夜，太后夢中忽呼，春煊則朗應曰「臣春煊在此保護。」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

，太后深感之，汝謂春暄，若得復園，必無敢忘德也。次日行至登道，上延慶州知州秦重良進食，從者不能得，重良憐，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重良轎行，暮至懷來，縣令與永俱張筵備，左右皆有餽遺，窗外已嚴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進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洵水道。王文韶與其子追報出西直門，及於懷來，乃入見，太后輒涕勞之，趙舒輔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轎行。」……（羅惇菴《字子園變記》）

五月二十九日，今日爲內務大臣文年值日，告予有義和團約六十八，由端王莊王謙貝勒瀛貝勒領帝，於六時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后尚未起床。彼等大聲呼噪，詔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此言乃端王所說。其時端王粗莽之狀，甚可駭異，或酒醉而發狂乎！老佛正吃早茶聞外面喧聒之聲，就呼「殺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階上，諸王公及孝民聚於階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覺得是皇帝嗎？敢於這樣胡鬧！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廢立的權柄，現在雖立汝子爲大阿哥，稍刻就可廢之。你以爲當國事紛亂的時候，可以隨便胡鬧，就錯打主意了。趕快帶人出走，沒有奉旨召見，不許隨便進來，並須叩頭請罪。」端王乃大慚，叩頭不已。太后命備俸一年，以示寬宥。

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匆匆裝飾，穿一藍布衣服，如梅間癡婦，蓋太后先預備者。梳一漢頭，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誰料今天到這樣地步！」用三輛平常驢車，帶爐宮中，車夫亦無官帽，妃嬪等皆於三點半鐘齊集。太后先下一諭，此朝一人不令隨行。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此時亦隨衆來集，膽敢進背於太后，謂「皇帝應該留京。」太后不發一言，立命大驛謂太監曰：「把他扔在井裏去！」

「皇帝哀痛已極，跪下懇求。太后怒曰：『起來，這不是講情的時候，讓他就死罷，好後派那不孝的孩子們，並教那鴉鳥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蓮英等遂將珍妃推於寧壽宮外之大井中。皇帝怒憤之極，至於戰慄。太后曰：『上你的車子，把簾子放下，免得有人認識！』皇帝穿藍紗長袍，藍布袴。老佛又傳諭溥儀曰：『你掛皇帝車浴，好招呼。我坐的那輛車教溥儀掛浴。』謂李蓮英曰：『我知道你不大會騎馬，總要儘力趕上，跟我走。』當此危急之時，唯老佛一人心曠不亂，指揮一切。又謂車夫曰：『儘力趕，要有洋鬼子攔阻，你不要說話，我跟他說我們是鄉下苦人，逃回家去。我們此時先到頤和園。』於是兩宮遂發程出宮北門而去。（景善庚子拳變日記）

這裏我們可述兩件在這恥辱的戰爭中，比較堪以自慰的兩個故事：一爲聶士成的戰死，一爲傅彩雲的勸止外兵屠城。樊增祥後彩雲（即聶金花）曲序云：「……庚子拳黃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燹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歎，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茲將黃遵憲聶將軍歌及樊曲錄後：

聶將軍，名高天下聞，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將帥無人不要君。燕南忽報妖民起，白雲橫刀走都市，欲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是何虜子乃敢爾？將軍令解大小圍，公然張拳出相抵，空拳冒刀口喃喃，砲聲一倒駢頭死！忽來總督文，戒「汝貪功勳」，復傳親王令，責「汝何憂橫」；明晨太后詔，「不許無理鬧」，又得相公書，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何訊「事如何」？皆言「此國忠義民，志滅番鬼扶清人。」復言「神拳不死，自天下降天之神」。國人爭遣天降，將軍默淚如雨，呼天欲訴天不聞，「此身未知死誰手，又復死何所！」大沽昨報砲臺失，詔令海軍作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義字軍旗入復出。雷聲喧喧起，起處無處覺？一砲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砲足底踏，敵人繞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捲鎗雲黑，白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動色。敵軍方說「督戰誰」？中旨翻疑戰不力。此時蒙國民，方與將軍仇，阿師黃馬褂，軍前鳴八關，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亦有紅燈照，巾幗灑兜盔，昨日拜賜金，滿軍高麗裝，京中大官來，神前叩頭：「懿旨五六行，許我爲同仇，裝我與甲兵，勉我修戈矛，將軍願輕我，將軍知此否？」軍中流言各譁議：「作官不如作賊好！」諸將竊講心阻委：「從賊容易從軍難」，人人趨叩將軍轅：「不願操兵願打拳」。將軍氣湧遍傳檄：「從此殺敵先殺賊」，將軍日午驅戰騎，紅塵一騎乘風馳，跪稱「將軍出戰時，開門衆多儘羅兒，排牆擊案拖旌旗，嘈嘈雜雜紛指揮，將軍之母將軍妻，芒鞋細縛兼鞭笞，驅追泥行如犬鷄。此時生死未可知，恐遺毒手不可遲，將軍將軍宜急退！」將軍追賊正馳電，道旁一軍路橫貫，齊聲大呼「義軍反」；火光已射將軍面，將軍左足方中箭，將軍右臂幾化彈，是兵是賊紛莫辨，黃塵滾滾酣野戰。將軍麾軍方寸亂，將軍部曲已雲散，將軍仰天泣數行：「衆狂仇我謂我狂，十年訓練求自強，連珠之砲後門鎗，衮衮小袖覆覆裝，番身漢心庸何傷？孰此誣我纔口張，通天之罪死難償，我何面目對我皇？外有虎豹內豺狼，警警犬吠牙強梁，一身衆敵何可當？今日除死無可望，非戰之罪乃天亡。」天蒼蒼，野茫茫，八里合作戰場，赤日行空飛沙黃，今日被

歸太荒，左右搥扶出囊道，一彈拉肩血湧湧，一彈胸胸流腸腸。將軍危坐死不低，白衣素冠黑帽，幾人泣送將軍喪。從此津城無人防。將軍母，年八十，白髮蒼髭何處放？將軍妻，身對君，共吞其淚家莫問。麻衣草履色憔悴，路人道是將軍子，欲將馬革與父屍，高骨如山堆異骨。（黃道憲編將軍歌）

納蘭香御倭營敗，曾以宰官三召見，莽撞珠簾謁御香，金床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八丈，桂樹遺塵委劫灰，虜騎亂穿靜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官監近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蒙，柏梁宮的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使使董福祥。憤兵入城恣淫掠，董適不復池魚殃。瓦窗入據儀鸞殿，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蹇人，能操筭語工雜文。狀元裴諱曾相假，英后珠冠拜寫真。柏梁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船越蓬山十二年，瓊華島畔遙相見。海外影隨銀漢槎，仙舟西渡掃人箭。彩雲此際泥秋食，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白荼花下問青筠。徐娘老猶風豔，巧手西窗掃人意。百瓊環帶滿簪花，全匹蛟綃長拂地。雍娘催上七香車，豹尾銀輪兩行侍。細馬遙奔碧路來，綠羅衫贈金囊至。勝亂官樵飛野鴨，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擲手瑤碧下，未上迷樓意已迷。黑龍嶺廣毛精骨，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掉縱夷法在纖手。燄管休排赤側鏡，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暫婦言，強於辯士假秦口。後來虜婢如應頰，此日能言寒鴉鷓。較量功罪相折除，權倖他年引線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間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觀鹿顏，不隨紫氣臥花草，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搖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甌駭齧燼燭

樹。此時錦標雙鴛鴦，暗艣離起無襪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渡娘尋擊環處。撞破鏡樓閃電雷，釜魚繡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捲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簾和譜成。一聞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也有遠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遙織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捐國威，金符鐵券極消滅。太息聯邦虎將才，終爲舊院蛾眉累。蛾眉重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鄭里，綠草依稀且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遂，明明禍水裏裝沙。玉堂鸚鵡憊羽骸，碧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騎吹不掃傷門閉。樂府沐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遠事情，寧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堯增祥後彩雲曲）

聯軍既入北京，那個敗家的太后，只好帶了光緒從居庸關逃到宣化，太原，西安。（胡繩有萬安宮詞百首紀事）同時派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和慶親王奕劻爲全權大臣，向各國議和；因爲聯軍要求懲辦罪魁——載漪，載勳，載瀾，剛毅，趙舒翹——纔肯開議，只好把大臣殺的殺，誣戍的誣戍，革職的革職。和約簽定最重要的條款是：一，賠償四萬五千萬兩，二，許各國在北京駐兵，三，毀天津大沽口等守禦，由北京通海口的交通勿得阻塞。這便叫做「辛丑條約」，中國地位，一落千丈。我這裏且引張春庚子時事雜詠二十二首，對這一次空前歷史上的恥辱烙印，作一個總的結束。

運籌時危出怪民，荒唐說部演封神。揮刀白戰仇毛子，妖箴紅燈煽婦人。

野方愛論黑種，烽煙况又起黃巾。燎原未甚猶堪諒，忍令貽殃到紫宸。
津沽失守

鼎沸滄溟鐵纜屯，黑雲遮蔽日全昏。兵戈劫選起東亞，管鑰何人失北門。
望斷河流空戰骨，紛飛彈雨掃殘魂。杜鵑橋上應啼血，太息無端惹禍根。

編剛縱匪

甘爲禍首實離奇，大局奚堪快雨私。舉國若狂稱義勇，設壇無恥拜仙師。

前明已事滋流寇，東漢何曾墮赤眉。剗掛兩難誰任咎，釐溝烽火不勝悲。
耶第習拳

白晝相逢百鬼殽，薰天氣篋鏖公卿。王侯第宅爲巢窟，官府旌旗耀甲兵。

心法爭傳新咒錄，頭銜自署老師兄。罪誠堪斬惡迷恨，祇爲擲檢洩不平。

總使被戕

行人慘發背春秋，噩耗遙傳駭亞歐。敢犯國旌誠身俗，竟違公法快私仇。

魂歸西海收秦骨，身是南冠泣楚囚。已布刑書頻罪已，望碑紀念更何求。

矯詔宣戰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誰攜兵權歸虎符，生髮塗炭竟何辜？元戎莫制三軍命，孤注輕爲一擲輸。
紛見羽書馳絕塞，幾曾詔令出中樞。至今罪孽分明甚，無補君王血淚枯。

圍攻使館

鞏轅何堪作戰場，外臣無罪客他鄉。可憐周道成荆棘，敢向秦廷乞水漿。
巨砲雷鳴將魄散，授師路陷經心傷。死生性命存呼吸，况復量沙告絕糧。

聶軍死後

一似柳軍成建節旄，橫囊快馬人之豪。岳飛有恨戈空枕，李廣無功劍怒號。
壯士突圍猶盡血，男兒報國只橫刀。誅奸獨惜奇謀少，頓失戎機愧六韜。

京南立約

北海鯨鯨跋怒潮，奔騰殺氣直冲霄。聯盟豈第全商務，抗命方能報聖朝。
半壁河山資保障，滿天風雨幾漂搖。倭教協力支殘局，雞犬無驚靜斗刁。

陪都敗時

漫捲燕雲壓甲寒，那堪又起一波瀾。將軍失計寒雲箭，老卒無能笑據鞍。
鬩食陰謀多狡滑，滄吳舊業金艱難。城隍浦自荒涼甚，廢殿西風夕照殘。

袁世凱

浮雲慘淡日無光，冤憤填胸鬱不諱。三疏有痕皆血淚，雙魂無路即天西。
未除冠帶先駢首，即斷頭顱勝熟腸。地下相逢應一笑，寧好斷髮懷王章。

某公督師

聞闕北上起霓旌，如此鱗才竟典兵。節制四軍空失律，倉皇一死實無名。
聯袂狐鼠聲相和，當道豺狼禍已成。累及君親齊切齒，殘屍定獄有公評。

詭傳勝仗

十萬雄師盡水淹，爭誇大帥妙輜鈴。南邦俗悍為仇敵，北闕兵屯尙戒嚴。
電訊曾聞安渴息，風波愁說起瀛寰。民愚易惑真堪哂，舉國沈酣在黑甜。

傳旨議和

元氣凋殘殿又遷，垂危忍見病重侵。橫挑鯁虎揮身禍，駭若羣鷗起陸沈。
急召宰衡紆國難，還勞玉帛降綸音。紛紜前事非朝旨，羞幸環球識帝心。

李相奉調

被馬介皇仗我公，頽然八十已衰翁。九州歸餽誰爲饋，三輔登臺豈挂弓。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宋起李綱重定國，晉芬魏絳在和戎。黃花晚節由來重，勉濟時艱且效忠。
各路勤王

河上道遙擡節旆，東南傳檄亦何裨。軍書火速悲王導，露布星馳愧子儀。
豈有臨淮新豎齒，空餘灑上舊旌旗。紛紛萬馬西行急，北地淪亡失健兒。
聯軍入京

痛煞諸王弄太阿，慨然八國擅稱戈。心驚君子爲猿鶴，眼看雄心盡鵝鴉。
叱咤風雲馳鐵馬，淒涼荆棘泣銅駝。不堪城上悲猿起，四面軍聲唱楚歌。
六龍西狩

萬駿雲屯羣翠華，狂飈摧散上林花。塵蒙遠逐天邊雁，日暮愁聞漢苑鴉。
痛哭幽巖廢廟社，傷心甲士化蟲沙。爭傳黃壤禪詩在，預說秦中是帝家。
陝撫謔駕

崎嶇關上走燕雲，慷慨從王掃妖氛。賊道軍旗呼萬歲，如山號令慮三軍。
西行深爲閭閻苦，北望頻驚玉石焚。自是將門真有種，中興事業續靈勳。

秦中大鏡

六龍臨幸向秦州，倖意新添萬戶愁。同省並難資管轄，移民無計爲秦謀。
漢廷納粟空糜爵，道許黃沙在唱酬。從古救荒無善策，培元端在法歐洲。

下詔定罪

持議陰謀見日星，九天霹靂下雷霆。金箱未服圖鄰國，釜鉞由來隲朔廷。
不爲懿親授譴責，非因媚敵始明刑。請聖何事多要素，又遣藩王赴柏靈。

願請回鑾

誰云百二壯河山，大地曾無戶可關。天生李晟爲社稷，宋留宗澤爰艱難。

維新待看培基礎，害恥從今洗野蠻。四萬萬人齊企踵，呼鑾爭盼舊都還。

庚子義和團的反帝運動，對於中國的影響極大，它一方面暴露了清室的不足與治，促進一般知識份子走向革命之路，同時亦揭穿各國文明的假面具。我們祇要看看庚子事變後，所產生的大量刊物，就能以知道大家是如何的希望中國日臻於獨立與富強。在文藝方面的反映也是一樣，黃遵憲的詩歌，羅惇儀的散文，頗留了不少關於庚子事變之恥辱的烙印。在小說方面李伯元首先作庚子國變彈詞於繁華報，以喚醒國人。繼之就有雜誌新小說，樹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的產生，但大多數是攻擊當時政治的黑暗，官僚的媚外，及外交人物的種種笑柄等等。至於系統的具有時代性的小說，當推憂患餘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四九

生的鄰女語、吳野人的恨海、林紓的京華碧血錄、曾樸的壁海花（共六十回，在清末紙成二十四回，此書用傅彩雲與金靈卿做貫穿史料的線索，但未寫到庚子事變，僅初刊有全書回目而已）數種而已。此外像良廬居士的救劫傳十二回，黃小配的宦海升沉，八寶玉郎的冷眼說，旅生的痴人說夢等，也多涉及關於庚子事變的故事。在傳奇一方面，有林紓的蜀啼鵲，陳季衡的武陵春二種。筆記方面這類的著作最多，不下千百種，如平等閣筆記及鄭渭三（亦風凌發岳子亭）的榆關記事，其中都有極重要的歷史資料。

鄰女語共十二回，內容是寫一個有志青年金堅（不磨）憤於聯軍入京，北方大局糜爛，想努力於救濟，變賣家產，僱一僕由陸路北上，他所通過的路程，是從鎮江出發到清江浦，由那裏的東大道，經王家營，入山東的境界，然後到郟城、沂州、蒙陰、新泰、泰安，達濟南。再由濟南到天津。所敘的事情，以兵馬倉皇的混亂情形為主線，以民間所受官吏的迫害及其他疾苦副之。尤其第六回寫走到山東境界，作者目擊梅統領的屠殺義和團，真和山西毓賢的殺外國教士，以及各國在天津的施放綠氣砲，可說是當時異曲同工的「三絕」。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引清代軼聞云：「鄰女語一書，記庚子國變頗詳確，文筆清澗可喜，實近日歷史小說之別開生面者。」下面一段，可作我們的佐證：

……已到東光縣城地界，只見樹林子裏面，搗了無數人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有閉眼睛的，有閉眼睛的，有有頭髮的，有無頭髮的，有磨磨空空對磨的，有陷了眼睛腦子的，高高下下，大大小小，鄰

在樹林子上，沒有一株樹上沒有掛人頭，沒有一顆人頭上沒有紅布包頭，沒有一個紅布包頭上沒有「佛」字。
……這樹林子約有一里方圓，卻無處不是人頭。（第六回）

這是怎麼殘暴酷虐的場面！誰能相信這還是人間？又同回寫天津城破後的慘狀，是與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無差異的。在彈詞裏「……拋男撇女各逃命，露宿風餐不餓人，遇到官兵恣擄掠，若逢匪類即奸淫，洋兵蓄憤將仇報，碰着之時命亦傾。棘地荆天無路走，每從溝壑了殘生，死屍拋棄如山積，血水成河舟不行。」（破天津總督退兵）我們試與鄰女語作一個對比：

洋兵既破天津城後，北洋大臣早已不知去向。惟見各城守城的兵丁，個個死在城上。依然手托快槍，立而不仆，怒目外向，大有滅此朝食之意，洋兵看了不覺大驚。……當由各國代爲收屍，埋在一處，封爲一大京窟，至今天津城外有個小山，即是掩埋此輩之處。（第六回）

在陸樹德的教育日記（庚子拳亂後京津之慘狀）載有陳敬如天津感事詩云：「盈虛消長亦前因，滄海幾井過析津；華屋不留三片瓦，良民盡作九州人。彌天烈火茫茫劫，捲地愁風浩浩塵；莫謂河山尚無恙，往來胡馬正頻頻。」這正如作者所謂「滿目皆現一種淒涼之色」。可知民族戰爭失敗後，則戰敗的人民簡直是牛馬也不如了。

恨海是二十年目擊之怪現狀的作者吳趸人作的。趸人名沃堯，字小元，又字蘭人，後改趸人廣東南海人。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五二

海人。因居佛山鎮故別號我佛山人。本書的故事是：一個廣東的京官陳戟隨有兩個兒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張家的女兒棣華；小的仲藹，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兒娟娟。後來「拳匪」之亂，陳戟隨一家被殺，伯和因讒送張氏母女出京，中途衝散，仲藹逃難出京。伯和在河上發了一筆橫財，就狂嫖賭博，吃上了鴉片煙，後來淪落做了叫化子。張家把他訪着，領回家養活；伯和不肯戒煙，負氣出門，仍病死在一個小館。伯和死後，棣華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藹到南方，訪尋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後來在席上遇見娟娟，原來他已做了妓女了。（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書中，主要的，是寫伯和與棣華母女衝散，棣華一路奉母南下，經過種種的艱苦，母親因驚嚇致病死在途中的情形。就在這過程中，與辦人不斷的寫了庚子事變聯軍入京後的南來途中的混亂狀況。尤其寫天津的大火和一路上的虛驚，謠言，恐怖，槍聲，搶劫，義和團，外國兵，也都歷歷寫盡，無往而不反映了一種亂世的狀態。且看他寫天津的大火道：

棣華出到船頭，站起來，抬頭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遠遠的起了七八火頭，照得滿天通紅，直通到船上的人臉上也火光影子。人聲嘈雜之中，還隱隱聽得遠遠哭喊之聲，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忙問李富：「是那裏走火？」李富道：「還不得確實消息。聽說是七八處教堂同時起火，都是義和團幹的事。」棣華再抬頭望時，只見岸上樹林中依鴉雀之類，都被火光驚起，滿天飛舞，火光之中歷歷可數。天上月落，映的也變了嚴

紅之色。

林紆關於庚子事變的著作，蜀囀鵲傳奇外，就是小說京華夢血錄。這是以敘述庚子事變為主，用關係關係貫串全部事實的小說。這部小說和羅惇巖的庚子國變記，拳變餘聞一樣保存了義和團的史料很多。作者對於義和團所採取的完全是一種憎惡的態度。於其法術則一一拆穿其偽，於其人物則時時加以醜化。我們看他描寫黃蓮聖母到天津的一段，就可知道了：

明日黃蓮聖母至津，直督頂禮如禮張德成。聖母年三十許，龍裳莊嚴，傲然徑入，衆皆譁駭，稱爲仙真。時某弁侍側，少年也，善浪遊，竊告人曰：「此吾所善倡也。數日之間，何由證仙如此之迅？」然無學，卒不信其詐，亦隨人拜跪擗下。直督問天津休咎，聖母曰：「天津不要緊也！」聲如梨園中且角，尙有數語亦均效且角所言者言之，醜態百出。（第二十六章）

參考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輯編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庚子國變記 羅惇巖撰 滿清野史第七種

拳變餘聞 羅惇巖撰 滿清野史第七種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中國民族文學史

四五四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朗著 朱家清譯 光明書局出版

中國秘密社會史 平山周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南游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 張孝若著 中華書局出版

清華集 汪詩儂輯 滿清野史第十九種

春冰室野乘(庚子拳亂軼聞) 李岳璫著 滿清野史第九種

敘拳亂的兩部傳奇(蜀啼鵬武陵春) 鄭振鐸著 見開明本中國文學論集

晚清小說史 阿英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拳匪史料輯目(載人文月刊七卷七期) 趙與國輯 人文月刊社

編者就國內各圖書館所藏之書 輯錄關於拳匪(義和團)問題之書約八九十種 分總記 各省分記 附會

公牘 傳記 贈款 其他等類排列 每書著錄其書名 作者 刻本各項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 勞乃宣撰 見近百年史資料

庚子拳變後津京間之慘狀 陸樹德撰 見近百年史資料

中國近百年名人傳李鴻章 章息予著 中華書局出版

庚子拳變始末記 滿清野史三編第八種

景華日記 滿清野史三編第七種

梅逸齋筆乘 滿清野史五編第三種

戊壬錄 宋玉卿輯 滿清野史第六種 可看義和團之亂 辛丑和約 兩宮回鑾三稿

長安宮詞百首（附自註） 胡延撰 滿清野史五編第十九種

按此百詞乃紀庚子七月兩宮西狩及辛丑八月回鑾路途經過與駐蹕長安時情形亦國難詩也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第七章 辛亥革命時代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

我們中國人之種族思想，本來很淡薄的，但自從五胡亂華以至宋朝，屢次受外族之慘酷的壓迫，始儼然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加以一班民族主義文學家的鼓吹，於是民族的思想，就慢慢濃厚起來。到了清朝，虐待漢族的舉動，較之契丹，女真，蒙古之入據中原，更加利害，所以明末的志士仁人，謀恢復的，更是此仆彼起，而遍佈各處的秘密會黨，也都是爲這個目的而組織的。這種運動，自清初的各種反抗以至太平天國，雖然屢次失敗，似乎已經消滅，然而這個洪闊的洪流仍舊是動盪着過機而沒。

庚子義和團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已陷於半殖民地地位，有志氣的人，眼看政府的無用同帝國主義之慘酷的壓迫，便起來做救國運動。那時政治上有兩種主張：一主張君主立憲，皇帝仍舊可以存在，即康梁的維新運動。一主張民族革命，這是要澈底改造，推翻滿清的。就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清政府對於這兩種主張，當然都不願贊成，可是自己既然沒有實力，頗着輿論，只好揀了君主立憲來敷衍一下。這種沒有誠意的改革，自然沒有痛快的事幹出來，民衆那裏會滿意。不久光緒同太后死了，清朝的天下，也快要到最後的命運了。

這時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溥生三歲）做了皇帝，第二年爲宣統元年。到宣統元年，各省的請議

局已成立，直隸諮議局議員孫洪伊就聯合了各省的諮議員與民衆的代表，向北京進發，要求趕速開國會。第二年資政院成立，各省代表再到北京去請求，同時資政院也有這種決議。可是這班糊塗而想攪懂的王親，一面說縮短籌備年限，一面令民政部同各省督撫促代表回去，東三省的代表，被民政部同步軍統領衙門強迫送回，不久天津溫世霖動手組織第四次請願團，就把溫趕到新疆去。這時民衆眼睛裏都充滿了立憲的希望，而政府做的事情偏同立憲相反，於是政府的假意被民衆看透了。況且那時朝廷上都專親貴專權，官場的腐敗，又達於極點，因此革命的空氣，傳播得非常之快，由宣傳而進入於實踐的階段。

革命黨的起來，從光緒二十二年，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的廣州之役起，此後到處起事，而以宣統三年黃花崗的犧牲爲最利害。剛好那時清廷要把各省的鐵路收歸國有，民衆的憤怒已達極點，於是國民黨在武昌起義，各處響應，清朝命運，就告終止。而在中國歷史上佔主流的種族戰爭的浪花，便永匯於三民主義之民族的洪流而且歸於消滅。

我在本書第三篇裏曾經指出民族革命運動的三個共同方式：一，革命的運動，二，祕密的結合，三，文字的鼓吹。而在國民黨領導下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不外乎這三種方式。茲依次分述如次：

一 在國民黨之實踐的反滿運動中所見到的民族文學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五七

康梁等所發動的變法維新失敗之日，正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進入實踐階段之時。孫先生自乙酉（公元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失敗之年起，就決定了傾覆滿清建立民國之志；最初他以自己所入之學堂，爲鼓吹革命之地，以行醫於澳門羊城兩地，爲實行革命的護符。數十年的活動，於理論於實際都有成就。他的理論當然是以三民主義爲其核心。當孫先生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在歐洲吸收留學生爲革命同志時，便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相號召。其言有曰：「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予於是乃揭髮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孫文學說有志竟成）孫先生以有主義有計劃之革命領袖，領導各級社會份子進行革命，終於造成中華民國，其所領導之人，卽我中華民國建國的先進先烈。

假若我們翻開中國國民黨史看，可以知道活躍於這個民族革命洪濤中大多數的革命黨人，都是熱情蓬勃的青年。唐才常死時三十四歲，鍾明光死時三十五歲，徐錫麟死時三十五歲，秋瑾死時三十三歲，馬宗漢死時二十四歲，熊成基死時二十三歲，陳天華死時三十一歲，吳樾北上謀炸五大臣時，不過二十三歲，鄒容因蘇報之案而病死獄中，僅二十一歲，尤其參加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這一次大革命的更多是熱血青年，李晚就義時三十八歲，李炳輝二十餘歲，羅仲霍三十歲，陳更新二十二歲，林覺民二十五歲，方聲濤二十六歲，林文二十五歲，他們雖然年紀小，但都是完成了他們最偉大的責任之後而長眠的，

茲據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將這時期的革命運動，列表如左：

主謀者	所在地	時		事	實	備	考
		清帝年號	民國紀元前				
孫中山	廣州	光緒乙未	一七·九·九	陸皓東死			
鄭士良	惠州	光緒庚子	一二·八·一五	炸清廣州巡撫德壽不中被			
史堅如	廣州	光緒庚子	一二·九·五	事			
洪福全	廣州	光緒壬寅	一〇·一二·三〇	事			
李杞堂	長沙	光緒甲辰	八·一〇	馬福益死			
黃福益	上海	光緒甲辰	八·一〇·一三	槍王之王於四馬路金谷			
萬福華	北京	光緒乙巳	七·九·二六	炸英			
吳樾	北京	光緒乙巳	七·九·二六	炸英			
李經其等	滄州	光緒丙午	六·一〇·一九	炸英			
余通等	黃岡	光緒丁未	五·四·一二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五九

劉思復	廣州	光緒丁未	五·五·一	炸李準
鄧子瑜	惠州	光緒丁未	五·四·二二	舉義於惠州之七女湖
徐錫麟	安慶	光緒丁未	五·五·二六	刺皖撫恩銘
黃興	防城	光緒丁未	五·七·二七	舉義於欽州之王光山
黃明堂等	鎮南關	光緒丁未	五·一〇·二六	
謝持等	四川	光緒丁未	五·一〇·一〇	
黃興	欽廉	光緒丁未	五·冬	
胡漢民	河口	光緒戊申	四·三·二九	舉義雲南河口擒黃玉蔭
熊成基	安慶	光緒戊申	四·一〇	
趙聲	廣州	光緒戊申	四·一·一四	譚龍葛謙嚴圍香死之
熊成基	哈爾濱	宣統己酉	三·	謀殺載洵等
朱執信	廣州	宣統庚戌	二·一·三	廣州粵軍舉義敗後頭章死之

汪精衛	北京	光緒庚戌	二·二	謀炸清攝政王載灃
黃復生	廣州	宣統辛亥	一·三·一〇	槍擊清廣東將軍岑琦於廣州
黃興	廣州	宣統辛亥	一·三·二九	攻兩廣督署失敗得尸葬黃花崗者七十二人
林冠慈	廣州	宣統辛亥	一·六·一七	炸李準於廣州歸門底
李沛基	廣州	宣統辛亥	辛亥·九·四	在倉邊街炸斃清將軍鳳山

上表乃就孫中山先生直接或間接指揮之下的革命運動而製成的。這種集團的或個別的向滿清統治進行的壯烈的暴動，來刺激社會各界人士的情緒，革命勢力乃愈易造成，終至於傾覆滿清的統治。關於這幾十次的革命，孫先生自己在有志竟成一文裏記載的很詳。更於中國之革命一文中述其大要，而於黃花崗烈士事略一序中致其感想。茲將這幾篇文字節錄出來，這種橫刀躍馬激昂慷慨的文章，就是民族主義文學的頂點。

予自乙酉（公元一八八五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鄉士良號勇而者，其爲人戴佩尚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即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西地以開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觀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由乙未（公元一八九五年）初敗以至於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尙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孫文學說存意成）

乙未之秋，余集同志舉事於廣州不克，陸皓東死之，被株連而死者，有丘四朱貴全誼三人，被捕者七十餘人，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遂復死獄中，此爲中國革命草舉義之始。庚子再舉事於惠州，所向皆捷，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有衆萬餘人，鄭士良率之，以接濟不到而敗。同時史堅如在廣州，以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謀殲其衆。事敗，被執遇害。自後革命風潮，遂由廣東漸及於全國。湖南黃克強馬關益之舉事，其最著者也。及同盟會成立之翌年，歲次丙午，會員舉事於萍鄉醴陵。於是革命草起，連年不絕。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以舉事者，則有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蓋丁未戊申兩歲之間，舉事六次，前仆後繼，意氣彌厲。革命黨之志節與能力，遂漸爲國人所重，

而徐錫麟孤瑾熊成基之舉事於長江，亦與兩廣遙相響應焉。其奮不顧身以繼執政之魄，則有劉恩復之擊李準，吳棫之擊五大臣，徐錫麟之擊恩銘，熊成基之擊龍洵，汪精衛黃復生等之擊攝政王，溥秀才之擊李琦，陳敬岳林冠慈之擊李準，李沛基等之擊鳳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氣所激發，不特敵人爲之膽寒，亦足使天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矣。事勢相接，庚戌之歲，革命軍再挫於廣州。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克強率同志朝兩廣督署，死者七十二人，皆國之俊良也，革命黨之氣勢，遂昭著於世界。是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而革命之功，於以告成。總計諸役，革命黨人以一往直前之氣，忘身殉國，其慷慨助餉，多爲籌餉，熱心宣傳，多爲學界，衝鋒破敵，則在軍際與會黨。踴躍奮發，各盡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中國之革命）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嶺，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衆相搏，蹈陪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高，吾黨誓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聳之人心，乃大興奮，怒憤所積，勿怒而排擊，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孫中山先生黃花崗烈士事略序）

二 在秘密結社下所反映的民族文學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文人對異族的仇恨，始則發而為武力的抗拒，繼因武力的抗拒失敗，乃轉而潛藏於各種社盟會黨之中，想藉這些團體作掩護，一方面借詩文以寄其故國的情緒，一方面借組織以堅其革命之志，於是歷史中各種社局會黨便担負起革命的大業，幾乎變成了民族意識的堡壘，在宋元之際的月泉吟社，汐社，明亡以後的三吳詩社，西湖八子，西湖七子，南湖九子，南湖五子詩社，及全美間的秦蘊社，沈光文的福臺新詠社等，及白蓮三合哥老天地等會，都是民族意識結晶之處，關於會黨，我將在後文敘述，這裏先說辛亥革命時代的社局。

在光緒的季年，孫中山先生既已領導一班革命志士屢次武裝反抗，同時一般有民族意識的文人，乃創設社局藉文字的掩護而從事於秘密的革命運動，當時社局雖多，而南社實為其翹楚。南社的創始者，為吳江陳去病柳棄疾及松江高旭天梅，而柳棄疾為之魁。南社社員，不但是革命的中堅，即就文學的修養上說，亦皆一時之彥。錢基博云：

南社者創始遜清光緒己酉，為東南革命巨子所組合，雖衝政好言革命，而文字依然篤古。詩唱唐晉，不尚江西，文貴揆藻，亦非桐城；無一定宗派，初以推倒滿清為主，故多叫囂亢厲之音，又一派則喜教為矜自珍之體，徒為貌似而不失其為勝概。其下者更辭無消選，殊足為玷；但就其鉅錄而論，亦足自成一家。其尤著者慈利吳恭亨梅庵，醴陵傅滄湘鮑根，成都吳虞又陵，吳江陳去病佩忍，柳棄疾亞子，涇縣胡蘊玉棧庵以詩文名，嘗

山蘇玄瑛曼殊，山陰諸宗元貞壯，顧德黃節晦明，番禺沈宗畸太侔，潘飛聲蘭史以詩；淳安邵瑞彭次公，餘杭徐珂仲可，無錫王蘊章西神以詞；顧德榮有守哲夫，以金石書畫；而吳梅以曲。各以所能，擅聞於世，稱爲矯矯者；亦文章之淵藪，而儒者之林園也。始發起者爲陳去病，柳棄疾，及江松高旭天梅，而柳棄疾連被推爲亂長。癸秋佳日，必爲文酒之會，其地則在上海之愚園者爲多，葑淩所著，出南社叢刊兩巨帙，分詩文詞選三種，已刊至二十餘集；其中多情世疾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也。他如善化黃與克強，桃源宋教仁漁父，三原于右任，廣東汪兆銘精衛之徒，皆一時政難，而楚籍南社焜耀斯世者。……（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與梅傳附）

吾友高子鈍劍，柳子亞盧等，既以詩名海內，復創南社，以網羅當世騷人奇士之作，蔚爲巨觀，鍾儀操南音不忘本也。普啓頑之際，太倉二張，賞池剡城和之爲廣應社，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講藝，而復社乃興，由是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歷亭有序社，岷陽有雲鶴社，而吳門有羽朋社，匡社，武陵有讀書記，山左有大社，流派墜別，大都以詩詞古文相砥礪，而統歸於復社，山鳴谷應，風起水響，於斯爲盛。……然則斯篇何所取乎？曰：辭詩非選詩也，於先王之書，樂記道之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故哀樂感夫心，而詠歎發於聲，斯謝何音，斯世何世，海內士夫，庶幾嚮然感之，而雨聲十愷也夫！嗟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子夏序詩，是以君子謂之知言。（南詞元南社集序）

我們看了上面所舉的兩段記載，可知南社的創立，是帶政治意味的，他一方面是將民族的悲哀寄於文史，而作喚醒民衆反抗滿清的號聲，他一方面則是集合同情於種族革命的文士，準備作實踐的革命

運動。同時我們又知道這一個運動的主流，還是繼承於由宋明以來的社局。茲將南楚詩壇列於下，以見一時風會。（據胡懷安南社文選）

姓	名	字	別號	籍貫	著	作	考
寧	闕元	太一	仙霞	湖南長沙	朗吟詩草三卷 朋交詩鈔二卷 太一文存一卷	民國二年避武昌之變死	
鄭	澤	叔瀛 叔容	蘿庵	湖南長沙	蘿庵遺稿	民國九年卒	
傅	熊湘	君劍	鈍根 鈍安	湖南醴陵	京錫游草		
劉	澤湘	今希		湖南醴陵			
劉	謙	約真		湖南醴陵			
黃	鈞	夢蓮		湖南醴陵			
宋	敦仁	鈍初	漁父	湖南桃源		民國二年被政敵暗殺	
張	通典	伯純		湖南湘鄉		張賦君先考伯純公行略	
張	昭遠	默君		湖南湘鄉			

吳恭亨	悔晦		湖南慈利	歐戰雜事詩一卷	
李德羣	經輿		湖南湘陰		
仇亮	冥鴻		湖南湘陰		
蘇玄瑛	子毅	曼殊	廣東香山	燕子館遺集	
汪兆銘	精衛		廣東番禺	健照樓詩詞	
潘飛聲	老圃	謝史 水晶庵 道士	廣東番禺		
沈厚慈	孝則		廣東番禺		民國二年死於廣州獄中
沈厚和	蕊蕩		廣東番禺		孝則之弟
黃節	晦聞		廣東順德		
蔡有守	晉夫	寒瓊	廣東順德		
黃懌華	風兮		廣東順德		
馬駿聲	小漁		廣東新寧		

林景行	亮奇	塞碧	福建閩侯	被汽車碾斃于上海馬霍路
陳子範	勒生		福建閩侯	炸藥爆發死于上海獅子路
吳沛霖	澤庵		廣東揭陽	
周張帆	破浪		廣東開平	
周明	亮夫		廣東開平	
周	伯嚴		廣東開平	
謝華國	抱香		廣東梅縣	
李才	小白		廣東梅縣	
鍾勳	辭生		廣東梅縣	
林百翠	一厂		廣東梅縣	
古直	公愚		廣東梅縣	
李霞榮	霜懷		廣東借直	

附	呂志伊	馬和	雷昭性	任鴻雋	謝无量	曾延年	趙世鈺	景耀月	李息	邱復	林學衡
收	天民	君武	鐵厓	叔永		孝毅	相其	秋陸	息霜	荷公	凌南
伯蓀								帝召			衆驥
了小 靈柳	雲南思茅	廣西桂林	四川富順	四川巴縣	四川樂至	四川成都	陝西三原	山西河東	直隸天津	福建上杭	福建閩侯
江西南昌										後漢書校補二十二卷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粵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徐自華	寄塵	懺冠	浙江崇德
邵瑞彭	次公		浙江淳安
諸宗元	貞壯	大至	浙江紹興
邵庸舒	元冲		浙江紹興
陳訓思	布雷		浙江慈谿
周斌	芷畦		浙江嘉善
沈暉	勉後	道非	浙江嘉善
孫鵬	翼雲		浙江嘉善
周亮	亮才	天石	浙江嘉興
譚天	天風		浙江嘉興
鄭之章	折三		浙江桐鄉
王文濡	均卿		浙江吳興

吳清庠	葉玉森	徐天復	陳世宜	楊銓	阮式一	周偉	周實	周祥駿	錢貽厚	王葆貞	章開
眉孫	中冷	血兒	匪石	杏佛		八菊	寶丹	仲穆	頑石	漱巖	巨摩
							無盡				
江蘇丹徒	江蘇丹徒	江蘇金壇	江蘇江寧	江蘇清江	江蘇山陽	江蘇山陽	江蘇山陽	江蘇睢寧	江蘇常州	浙江黃巖	浙江麗水
					阮夢桃之弟柳亞子阮夢桃烈士傳		柳亞子周寶丹烈士傳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馮	俞	蕭	龐	黃	吳	王	蔣	汪	陳	孫	姜
平	錫	蛻	樹柏	人	梅	蘊章	同超	文溥	蛻	素	可生
心俠	劍華	蛻公	藥子	摩西	耀齋	尊農	萬里	蘭翠	蛻庵	揮絲	杏齋
		退閣				西神					
江蘇太倉	江蘇太倉	江蘇常熟	江蘇常熟	江蘇常熟	江蘇吳縣	江蘇無錫	江蘇無錫	江蘇武進	江蘇陽湖		江蘇丹陽

沈昌直	蔡寅	陳去病	姚光	高燮	高旭	萬以培	姚錫鈞	費硯	楊錫章	余疚儂	胡縉
穎若	治民	佩忍	石子	吹萬	天梅	懋長	雄伯	龍了	了公	天遂	石子
		巢南					鵝翁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金山	江蘇金山	江蘇金山	江蘇清浦	江蘇華亭	江蘇華亭	江蘇華亭	江蘇崑山	江蘇崑山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沈昌眉	錢祖憲	葉葉	王德鍾	顧先啓	凌景堅	朱慕家	柳棄疾	范光啟	王鍾麟	李光	黃質
眉若	叔度	楚僧	大覺	悼秋	莘子	劍芒	安如	孤鴻	先生	少華	朴存
		小鳳					亞子				顧虹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江蘇吳江	安徽合肥	安徽廬縣	安徽太湖	安徽歙縣

程善之		安徵歙縣
方廷楷	坡瘦	安徽太平
胡懷琛	寄巖	安徽涇縣

望於南社文章的作風，誠如錢氏所云「初以推函滿清爲主，故多叫囂元厲之音。」然而這正是南社的特色，是南社民族主義的文藝政策。茲以黃節一文爲例：

宋史成於脫脫之手，其間守義死國之士，記載有闕矣。明興宜與補拾，而遺缺至今，不託于太史，則明初諸老，有史才乏絕之歎。滿洲豈明祚，猶蒙古於宋，故宋史之失，非正於明，曷望於滿洲。晚明遺烈，視宋不特，胡騎蹂躪朔方，南下牧馬，有龍之背，盛國嶺表，其事亦視宋彷彿也。爾來諸夏光復，陳兵建業，薦哲孝陵，南方將校，時酒郊原，亦有紹武君王之祭，若夫金節祠祀，則罔聞焉。人情懷近而忽遠，詎不然耶？是故修史者姝姝近季，傳當世之榮而止矣，悲夫！予嘗有志修宋迄明之史，以峻彝夏大防，亦既見諸胡學傳，若宋遺儒兩論，補拾萬一，大業未遑，已垂千秋，每念野乘，義雅禁燬，則鈔采而祖錄之，以俟後賢，謂職志應爾。民困建元，寧陽趙並汀遺予匡山志五卷，以跋尾見屬，將重謀刊，此予且晚所求者。校原書闕序及圖，又有脫簡，則管燬于滿洲，燬得而補也。案新會縣志，匡山志許炯撰，重修匡山志黃淳熙，匡山志小稿黃士欽撰。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七五

靈炯賢先，淳修炯賢，是劉爲淳賢，士歛歸於淳，故淳賢遠炯賢，不及士歛，然則炯賢其淳而傳，士歛賢於靈。三子皆邑人，其眷眷於廬山，誼以其遠邪！黃濬紀念惠曰：「死節諸臣，多不在廬山，視死廬山者，惡得無紀？於學！誼以其近邪？夫華夷之思，自宋而烈，大義不韋，史職戶答。於今斷除泥索，發續復之厲，宜標宏而編明，是在皇史，若予未迴製，則是眷於我，其猶視晉之竹與？（廬山志跋）

會黨在近世民族革命運動史上所表現的偉績，在第三篇中已經說過，他是剛未傳下來的老革命黨；其中農商學分子都有，而尤以失業的工農分子爲多。他們的目的原在反滿復明，故於領袖滿清的革命黨勳上最爲可用。雷民門紀元前八年，孫中山先生與保皇黨鬥爭之時，他想要在檀香山建立黨前基礎，但各時各地尙多保皇的勢力，中華僑胞屬洪門中人，故欲充實革命力量，非聯絡官黨不可。雖然與中會在己亥年與三合哥老合併，但不過一部分的特殊關係，仍未可號爲同盟手足，同時又鑒於丙申遊美的失敗，更覺非聯絡洪門全部，不足增加力量，使爲已助，乃毅然加入洪門最大的致公堂團體，得主盟者封爲「洪棍」，呼之曰：「大哥」（即黨的首領），從此孫先生便與洪門發生組織的關係。不數日孫先生赴美，致公堂人爲先電美國舊金山致公堂總堂的首領黃三德及唐瓊昌等，所以這次孫先生到美國，便大受洪門歡迎，而保皇黨則無所施其伎倆。孫先生以旅美致公堂會員至衆，惟團結疏故，主張紛歧，不能爲祖國革命之助，乃倡議訂定新章，改組致公堂。茲爲明瞭該會先後情狀，特節錄其改組要旨如下：

原夫致公堂之設，由來已久，本愛國保種之心，立興漢復仇之志，聯羣結義，摩厲氣求，民族主義，賴之而昌，秘密社會，因之日盛，早已遍布於十八省與九洲各屬，凡華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以美國爲隆盛。蓋居於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結會聯盟，皆無所禁，此洪門之發達，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衛，每每不合時宜，維持乏人，間有未愜衆意，故有散漫四方之未能聯絡一氣，以成一極強大之團體，誠爲憾事，近且有背盟負義，趨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則更爲痛恨也；若不亟圖振作，發奮有爲，則洪門大義，必將淪喪矣！有心人愛之，於是謀議改良，力圖進步，重訂新章，選舉賢能，以整頓堂務而維繫人心。……今幸遇愛國志士孫逸仙先生，來遊美洲，本堂請同黃三德大德，往遊各埠，演說洪門宗旨，發揮中國時事；各埠同人，始如大夢初覺，因知中國前途，吾黨實有其責；先生更代訂立章程，指示辦法，以爲津導，我族美同人，可以乘時而興矣。……今特聯絡團體，舉行新章，必當先行註冊，統計本堂人數之多少，以俾公舉人員，接理堂務，必註冊者然後公舉之權，有應享之利，此乃本黨苦心，爲大眾謀公益起見，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爲謠言所惑，遲疑觀望，自失利權可也……（胡去非總理事務改組致公堂）

孫先生既將會黨置於與中會革命旗幟之下，於是革命力量大增。且會黨分子類屬華僑，他們最大的目的，在圖祖國的富強，以解脫列強的壓迫，這與會黨以漢族的資格反滿族一樣爲民族主義有力的中堅。此兩者孫先生完全領導，於是革命陣容，爲之一變。我們可引孫文學說有志竟成及太平天國職史序爲例證：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庚子失敗之後，……適各省派留學生赴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東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勳在學生青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戴元戎、沈虬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晁復於先，內地學生簡和於後；各省風潮，從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情態最以鼓吹革命，爲清廷所察，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爭訟之始，清朝以衆所未奇也。清廷雖勝，而歸者不過償得因難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爲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雖僞報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壬寅癸卯之交（公元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轉島而赴歐美。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寬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托以在東物語有志學生，結爲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年）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護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尙無留學生到日本，故缺之也。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孫文學說有志竟成）

朱允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

而皇紀忽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敗論豪傑也。胡元亡漢，邊不及百年，去古未遠，衣冠制度，仍用漢官儀，加以當時士君子，爭師承趙江漢劉因諸賢學說，華之之辨，多能道者。故李思齊等擁兵不出，劉基徐達常遇春胡深諸人，皆徒步從明祖，羣起亡胡，則大事易舉也。清竊國二百餘年，明遺老之流風餘韻，蕩然無存。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廉恥道喪，莫此爲甚，雖以羅曾劉郭，號稱學者，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屈於亡。豈天未厭胡運歟？抑漢子孫不肯歟？其當時戰略失宜有以致之歟？洪朝立國，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俸散，楮付焚如，即洪門子弟，亦不詳其實質，是可歎也！漢公搜輯東南太平遺書，不下數十種。凡遺世見聞，可記者錄之，題曰太平天國戰史，洵洪朝十三年代信史也！太平一勳，與殷相終始，其他文藝官制諸典，不能蔚然成帙。然近時僑本流行，關於太平蹤跡，每多隱諱，漢公是篇，可謂揚皇漢之武功，舉從前穢史一澆清之，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於宋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洪門子弟，手此一篇，亦足徵高僧短棹之遺，當世守其志而勿替，予亦有光榮焉。（太平天國戰史序）

三 活躍於辛亥時代的民族文學運動

活躍於辛亥時代文壇上之最激急最進步的支流，爲伴着民族革命運動而起的民族主義的文學。這些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的民族文學

四七九

文學（包括詩歌，戲劇，小說）是以鼓勵作者感情，使他們來同情參加以完成中國的革命為任務，當然屬於浪漫之流。作品往往說教多於描寫，完全反映了一種新藝術的形式，還不夠把自己要發表的思想形式化起來。但可以斷言，這些作品，在藝術雖未臻完善，在對讀者的影響方面，一定是很巨大的。這個主張的領導人物，當然還是民族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及其追隨者。一方面用文字來攻敵立意派認識的錯誤，同時更積極的向腐敗的滿清政府進攻，這個在下面分開敘述。

戊戌變以後，中國政治社會，都走向反動的道路。朝廷以慈禧太后為中心，集合守舊的大臣和嚴夷夏之辨的士大夫，陰符咒學打拳的義和團，來醞釀大規模的排外運動，乃造成庚子義和團變的大事件。辛丑和約更替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侵略計劃加上嚴重保障，使它進行更為順利，於是北京東郊民巷的公使團，或為中國的「太上政府」銀行團成為中國的「太上財部」海關成為推銷外債摧殘國貨的「虎口」。

然而農村經濟愈破產，社會危機愈顯露；帝國主義侵略的勢力愈大，民族意識的覺醒愈深刻；朝廷的壓迫愈利害，在野的政治活動愈普遍；就在這個時期，產生了兩派有力量的政治運動。一派是容康梁領導下的繼續維新變法的舊運動，一派是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驅逐胡漢復中國的革命運動，在這兩派明顯的政治活動之下，國內外各種刊物儼然分成兩個壁壘，正式引起民主共和君主立憲的論戰。民主共和派以張繼于右任章炳麟所主持的民報為根據，君主立憲以梁啟超所主持的新民叢報為根據。自王

年康有爲發布「與南北美洲華僑辦革命書」後，遂成兩派論戰的導火線。自康氏之書出後，引起民主共和派人猛烈的攻擊，而以上海蘇報所載章炳麟的駁康有爲書最爲精澈。從此愈辨愈烈，繼續了二三年。君主立憲派說：「國體無善惡，視乎政治，就原有之基礎以謀改良，其事較根本改造爲易。」民主共和派說：「清政府絕無立憲之望，不能立憲，惟有亡國，故以根本改革爲宜。」茲將兩派主要的論文，列表於左：

民主共和派	君主立憲派
駁康有爲書	與南北美洲華僑辦革命書
民族的國家	開明專制論
駁新民叢刊最近之非革命論	由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希望滿州立憲者蓋明諸	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
駁革命可以遭瓜分論	中國不亡論
雜駁新民叢報	雜答某報
駁革命可以遭內亂說	暴動與外國干涉

辦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本報之答論
作為滿洲辨護者之無恥	最近之非革命論
告非難民主主義者	

這兩派的論戰，除日本東京的民報與新民叢報（清即讀報）針鋒相對外，而各地兩派言論機關，更成對抗的形式。在國內共和派有中國日報，神州日報，大公報，全京日報，中華日報，立憲派則有聞事報，羊城日報，七十二行報，時報，天津日日新聞，北京時報，京都時報。在海外共和派的報紙，有香港中國日報，日本民報，緬甸光華日報，檀香山英文自由新報（The Liberty News）舊金山少年中西報。立憲派則有黃遵憲在日本創辦的時務報，涼庶繁在峴里拉創辦的益友新報（後改為鐵益報）康之弟子在澳門創辦的知新報，檳榔嶼的檳城新報，新加坡的星羅新報。茲再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所列兩派報紙如左：

地 點	民 主 共 和 派	君 主 立 憲 派
廣 州		國事報 羊城日報 七十二行商報

西	暹	日	紐	墨	舊	爪	新	北	天	上	香
貢	滌	本	約	西	金	哇	加	京	津	海	港
光興日報	華暹新報						中興日報 湯明報	全京日報 中華日報	大公報	神州日報	中國日報
	啓南報	新民叢報	紐約日報	墨西哥朝報	金港日報	烏島日報	南洋總匯新報	北京時報 京都時報	天津日日新聞	時報	香港商報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之民族文學

溫哥華	華英日報
巴黎	新世紀

兩派理論鬥爭雖然激烈，但其所爭之焦點，歸納言之，不外兩類：（一）「擁護一統」與「非滿」康梁所領導的立憲派，以擁護滿洲政府爲其中心的主張。康氏以爲滿洲種族出於夏禹，因倡滿漢一體而難排滿之說。梁氏更於新民報上以理論的律則，爲辯論的依據。他以爲種族問題由政治問題而起，故根據此義，惟有君主立憲可以弭除種族之情感，他並作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作爲理想的立憲運動之依據。梁氏持論反對排滿的種族革命論，認爲滿人在入關前爲中國的臣民，對於舊王統內亂，譟篡奪而繼成功，不得謂之滅亡中國，故彼力言種族革命（即排滿運動）爲政治革命之障礙，足以召瓜分之禍。凡此均見於新民叢報「由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及「最近之非革命」論各文中，是爲保皇派之第一種反民主革命派之理論的基點。但民主派則痛斥立憲派認設的錯誤，以爲持一種妥協的態度，做一種局部的改革，便能挽回頹運，殊不知清廷的腐敗，已不能再有作爲，苟非種族革命，必無以起中國的沉痾。孫中山先生看清了這個大勢所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決不能補救大局，故力主堅持排除異人種（滿人）建設漢族之共同政府，對於康梁「漢滿同一」之主張力與駁斥。（二）「革命」與「開明專制」立憲派

主張，約而言之：一擁護滿清政權，反對民主革命，二，勸告政府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不可遽有急激的行動；關於前者，康氏持之最力，關於後者，梁氏閉之最詳，梁氏在新民叢報著開明專制一文反對共和立憲制，且推論排滿革命後之不能共和，反而得專制之法理上的論據，則一以遞渡命哈克之學說，一以嚴肅後國民總意說，與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說，而歸結於開明專制之重要，此爲立憲派之政治上的基本理論。而孫中山先生則對於立憲派的政治理論，特著論分三段駁之：一，駁革命召瓜分說，二，主張民主政體，三，立憲問題之答辯。

彼又曰：「中國之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照會政府不得讓於別人」云云。曾不知瓜分之原因，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奮發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宜其，外人不敢伺也；人民能奮發，則後小如巴拿拿（今譯巴拿馬），激烈如塞成亞，列強向之承認也。蓋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也。滿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區盡失，發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數城，終歸於盡而已，尚有一些生機之可望者，惟人心奮發耳，若人心日醒，發奮爲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方歛我救我之不暇，尙有何窺伺瓜分之事哉。」……（駁革命召瓜分說）

彼既曰：「革命之結果，爲民主政體」也，胡又曰：「有建設者謂之有意識破壞，彼等是否有建設，則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者，破壞也；民主政體者，建設也。說明明於革命之先，定爲民主政體矣。非意論而何？曰救日體，非建設而何？該主筆以一手之筆，一時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夕書謂中國人無自由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民權之性質，俟會力斥其謬，引中國憲之自治，如自行斷訴，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埋道路等事，雖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性質也。又中國之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婦孺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雖註於冊，甚至二起稅門，富商欲寫，此不於自由性質也。彼乃反唇相稽曰：「此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贅言。德蘭云：性質矣，夫天生自然之謂「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此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之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體異，發現於外謂之事體，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餘不紊，界限秩然。然何得概謂之無自由民權性質乎。惟中國今日當於如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倘無此性質，何由而變易，猶琢玉，必其有玉質，乃能琢之成玉器；若無其性質，瓊瑤無成也。彼又曰：「中國人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而非富於服從法律之性質。」試問特權勢何以行法律乎？今如程島，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於犯法之人，其法律尙成爲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體也，權勢者，治之用也，體用相因不相割也。今該筆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二事，是可知敏於政治之軀毫無知也。（張民政體）

彼又曰：「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爲何物，而索強附會也。夫憲法者，西語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Transition）乃變更之謂也。此二名詞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筆強不知以爲知，而妄曰：（Constitution Transi）時代，一何可笑也。播彼之語，必當去疑立憲者，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事，

此爲破天荒者則然耳；若其間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則吾可以取法而爲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前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則中國今日爲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數十年前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終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間有如是之惡乎？今彼以君主立憲爲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爲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如何行一次之爲便耶？夫破壞者非得意之專也，一次已壞其多矣，又何必故意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民主之立憲也。臣有以破壞之，則民主隨我而擇，如過渡焉，以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棹直登彼岸，爲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三輩若不知民爲最終之結果，其倡君主立憲猶可說也。若乃既知爲失敗而又釀最終之結果，胡爲此矯強支離，多端勞怨也，得勿以此事雖善，誠爲救中國之良劑；但其始不借於吾師，其終也不成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讓他人爲之，故必竭力阻之以致不成而後已，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立憲問題之答辯）

這篇文章不僅給予立憲派以有力的駁斥，且於此可見當時孫中山先生對於立憲的主張。至於站在種族革命的觀點上，或人的觀點上反對康梁立憲的，在小說一方面有黃小配的宦海升沉錄，六馬扁，康梁演說，新黨發財記，上海之雜薪黨，一字不顧之雜薪黨，立憲鏡，以及各種反對維新的現形記之類。總之都是同情於種族革命共和派的。這是當時文壇上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對於滿清統治者文字誅伐，民報

是反滿的先鋒，而第十二期臨時增刊「天討」，尤明顯的提出反滿的旗幟。該增刊一為過去之漢奸變相圖，二為現在漢奸之真相圖。至其內容，則有討滿州檄，警告漢人，四川革命書，四川討滿州啟文，江蘇革命書，河南討滿州檄，安徽討滿州檄，山東討滿州檄，廣東人對於光復前途之責，雲南討滿州檄，蒙保皇官，諭旨憲派，吳越遺書。天討書中雜有圖畫四幅：（一）岳鄂王遊池州翠微亭書，（二）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三）陳元孝題石壁圖（四）太平天國翼王夜賭圖。從這個看來，當時排滿急劇宣傳可見一斑了。這時除民報外，宣傳力之大，應數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獅子吼，託名猶太遺民萬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譯的自由結晶，署漢國獄世者著，冷情女史述的洗恥記，署名懷仁的盧梭魂，靜觀子著六月霜（寫私運革命傳）章炳麟之逐滿歌，革命歌，以及秋瑾，羅仲素，黃興，宋教仁，吳祿貞，陳天華，林天羽，林述夔，林文，陳更新，林覺民之詩文……都是站在種族革命立場上風行一時的讀物。關於這時期的詩文歌詞，可閱汪詩儂清華集，及革命先烈文藝集，不再錄，僅舉兩節戲劇作例：

掃三百年狼穴，揚九萬里獅旗，知聲聲許男兒血騰來，到今日才稱快！

翻二十世紀舞台，光五千秋種界，全從一部黃帝魂演出，願同胞各自思！

樂聲忽動，塵霧揚開，舞動的舞伶，正在那裏演戲，只聽唱道——

（小生軍服佩刀上）

(臨江仙)十萬鎗排龍陣地，那堪立馬臨燕，精奴何處且流連。銜龍潭落照，鎖穴銷殘燭；收拾金羅遠漢
船，重聽舜日啼天。國基三色最莊嚴，亂離明月影，翻入白雲邊。

(鷓鴣天)鐵騎橫橫渴大千，當時虜境氣如船；十年龍戰玄黃色，一旦那堪望廢天。思往事，感流年，大江東去水涓涓。風雲掃盡英雄在，休向重洋歎逝川。

小生新中國之少年是也。門承通德；家不中貧；六尺微軀，一腔熱血。憤胡兒之涓跡，傷漢族之險夷，百計號呼，喚醒羣衆，十年茹苦，造就新邦。重開湯武之天，淨洗犬羊之窟，其時瀚海內外，同宜獨立，都解自由。增四千年歷史光榮，幾九萬里環球觀瞻。內修武備，外慎邦交，挫匈奴不道之師，杜回紇結厭之計。金湯永奠鋒鏑濟餉。到於今文明清步，幾加歐美而上之，迴想當年，好不愉快！(笑指介)你看遼東千里，明月依然；那滿政府二百年之威風，五百萬之異類，都歸何處去也？今日萬國平和，聞暇無事，待我將當年動績，表表出來，以告天下後世之爲黃帝子孫者。正是：英雄心事循瑣理，留與他人樹榭看。(唱)

(仙呂點絳脣)錦繡中原，淪桑幾變。腸千轉，迴首當年，天際浮雲捲。(混江龍)笑處堂燕雀，紛糾顏
眉鬢寒噴，昨夜西山雨妬，今朝南浦春妍。放着他血海冤讎三百載，鬼混了漢家驛宇十餘傳，魚鱗沸釜漫胡纏，龍潭滄海終顛變。看一日風雲起陸，波浪掀天。

相當年俺一班同志對付滿洲政府手段呵！(唱)

(蒲湖度)十萬橫磨如雪閃，一霎入幽燕。秋秋霜，揮落日，掃浮煙。烽火斷神州，血浪貫河遠，蟲豸走胡羣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八九

，落葉四風捲。一個是千年老大無雙國，一個是萬里馳驅第一鞭。算不了鴉蚌相持漁父垂涎。

當時歐亞各國，見我輩革命軍起，也有好幾國想出來干涉。（笑介）哈哈！入虎穴，得虎子，正我輩之素志，區區干涉，其奈我何！（唱）

（四門子）是英雄自有英雄面，怕甚麼代庖越俎，還他個一矢雙穿。人生一世幾幾年！男兒六尺誰軀賤？積金百鍊，磨礪時賢，將軍三箭，恢復利權。便封豕長蛇也不過再趕豨龍駝。

自古道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當此競爭時代，萬無捨著進取而能立國之理。（呼介）同胞呀！同胞呀！請看我輩處此，究竟如何？

（寄生草）從今後外交策，緊完我獨立權！休教碧眼胡兒污了唐山面。任他在繁蕪蜂戀，還他鑽血神窮變。我定亟削一聲霹靂走春還，他虛擲了十年肝腦如秋扇。

你看今日三色國旗，雄飛海外，好不光耀！所謂「百志者寧竟成」，古人誠不我欺也！（驚呼介）哎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同胞同胞，還要大家猛省個！（唱）

（沉醉東風）你看昔日呵，黑沉沉鬼泣神消，你看今日呵，碧澄澄璧合珠聯。如此山河幾變遷，而今天地還旋轉。剩多少新愁舊恨，都付與梨園菊部，唱幾聲嚴。水晶簾捲，聽深深激越，靈深思遠。

（作喚醒介）同胞呵！來日方長，競爭未已。倦想二十世紀以後之舞台，必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活劇發現於世。那時候，再願黃帝子孫，一齊登場，轟轟烈烈，現萬丈光芒於世界，這才算不負俺今日之苦心了。（唱）

（尾聲）英雄如許尋常見，須知道雲閣樓判後先，竹看多少風雲留與男兒淚。（下）……（陳天華獅子吼楔子）

「革命軍」的作者鄒容字蔚丹，四川巴縣人。他是一位富有熱情而抱負遠大的革命青年。他因蘇報案於清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一日入獄（有獄中答西狩和西狩語詩），到次年二月二十九日瘐死，年僅二十一歲。（章炳麟鄒烈士墓表）那時因為他是革命黨人，所以一般同鄉朋友，怕遭清吏注目，不敢出面收葬，靈柩暫停四川會館，也不敢標明姓字，改用周姓。後得劉季平（三）慨然開華涇鄉地收而葬之，一時稱為義士。張溥泉先生在民國十三年謁烈士墓詩中有云：「威丹死後無人葬，上賴劉三記姓名」。于右任先生的詩也有：「威丹死後誰收葬，驛得劉三作主人。」就是指這件事。陳去病當劉氏收葬烈士時，即貽詩稱道：「生經滄海求雄駿，死爲冥離脫左騶；莽莽風塵論俠客，大江南北兩劉三。」這是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話。像這樣一位有為青年之死，在革命史上是不亞於黃花崗諸先烈的，當然也會引起文人的歌詠贊歎。在許多作品中，而浴血生的革命魂傳奇，可說是這些作品中的白眉。

（生啟服愁客上）

第四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九一

(點絳脣)斜陽回首，往日雄心在否？詞源倒流，且筆屠龍手。澆胸冷鷄酒，拍手短唱歌。小生都答，以鼓吹革命，致觸滿清政府之忌，日前與章君太炎同時被逐，身陷縲絏。(笑介)哈哈！我若回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湯，火湯自粘塌；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消滅。此等境遇，正可爲我練智練心練胆之助，那裏能損英雄豪傑的一足指。但是風潮日急，中原已將陸沉，流血無人，自由之鐐不振，上研下始，純是一派亡國氣象，這卻如何是好呢？

(混江龍)白雲蒼狗，幾閱滄桑到盡頭。相公醒醒，天子莫愁。下邊是，只知道臥吟鸞管到揚州。上邊是，還宮中羯鼓吹花柳。若講傳烽火逼長安，便一片降幡出石頭。……咳！看禾黍離離，淚濕衫兒袖。

甘心異族欺陵債，可有男兒憤不平。咄！咄！難道我們四百兆同胞裏面，竟沒有一個是男兒嗎？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同胞同胞，各自努力！

(滾繡球)拚頭顱拋却，把精神抖擻，際遇這鐵血關頭，好準備健兒身手，祝往車有轍，來軫方遒。

(作室介)看日漸西沉，又早黃昏後。

感事唏噓，不覺又將日暮。(指介)……咳！你看那白光沉沉作死色，便是我們中國的現象了。生斯亂世，觸甚傷懷，天呵！你難道真個要廢殺英雄嗎？關何年匣劍龍吟，斬盡此么麼草寇。

呵嗚風起了！你看氣象萬千，倏忽變幻，這又是外界風潮的樣子。

(耍孩兒)看滾風亂颭半殘燈，暗夜雨聲沉三轉漏；好一似風潮澎湃吼。……咳！……嗚嗚風翻革命

旗，可憐披髮伊川走。岳陽樓，怕聽這歸舟欸乃，盡疾趨避。

（內作巡夜聲柝聲介）（復鼓傳三更介）（生淚介）深夜聽此，發人猛省。

（上馬燭）聲徹晨鐘，聲寒刁斗，愴沉沉往事淚長流。

（翔步介）一竿打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怎能殺把這十丈蠻犴登時破壞了，偶也乾淨。咳！咳！我國民屈服在這蠻族的專制之下，也就與這黑暗地獄差不多。（唱內聲介）我鄉客不用這座地獄則已，苟得復見天日，不把你這蠻族殺盡，也不成了我中國的偉大的國民。激得俺無明火直衝霄斗，誰不殺盡胡人誓不休。

（南園林好）軒沉沉長夜昏昏，亂紛紛花落水流。

（笑介）哈哈！說來說去，還是要歸罪異族，究竟這異族的王氣，不久也要黯然全消了。你看那有明初與的時候。

飛旌旗胡元曉走，破題兒今番又，破題兒今番又。

徒向空言，何補於事。常言道驚鳥將擊，先修羽翮，索性在此枯坐數年，以待他日脫穎而出龍哩。正是：天下山川吞八九，眼中人物容千百，任諸君拍手笑狂生，乾坤窄。

（尾）翻手拍翻祀吳鉤，一聲長嘯群獅吼。你看俺起陸龍蛇的捧日迴瀾手。

（下）

我國金甌本無缺，亂之初生自夷孽。

第四篇 田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九三

中國民族文學史

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四九四

參考

- 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說成 戴建國方略
孫中山先生文集 孫文主義研究會編
中國國民黨史稿 鄒魯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孫總理專略 胡去非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 鄒魯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辛亥四川路事紀略 滿清野史四編第二十四種
南社文選 詩選 胡漢安編 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發行
中國秘密社會史 日本平山周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革命與宗教 張振之著 民智書局出版
中國社會組織 日本長野助著 光明書局出版
革命先烈文獻集 中央黨部宣傳部印行

(革命軍傳奇第二折錄概)

正氣集 耀嗣輯 建國月刊第九卷第四期

內有鄒容詩一首，和西狩云：「中原久陸沉，英雄出隱淪。舉世呼不應，扶照隱荆門。目瞶負多淚，長歌召國魂。頭顱當自抵，誰爲墨新墳。」獄中答西狩云：「我兄章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身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革命逸史 馮自由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族正氣文鈔 邵元冲選輯 建國月刊社印行

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幼炯著 中國文化史叢書本

晚清小說史 阿英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彙編 左舜生輯 中華書局出版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 張孝若著 中華書局出版

武昌記事 陳後晉著 滿清野史五編第十六種

清華集 汪詩儉輯 滿清野史第十九種本

按此集所選清代各家詩，多屬富有民族思想之作，惟所選毫無系統，而體例亦極不一律。比較可讀的爲王國維，吳祿貞，嚴復，張春，黃公度，江春霖，申祖蔭，丘倉海，張蒼水，李蕙客……及辛亥時期孫中山先生居覺生先生之詩。茲錄孫中山先生瑣道一詩云：「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鄩死去關闕空。尙餘遺孽觀難第回篇 由對外戰爭到最後的國內種族戰爭間之民族文學 四九五

中國民族文學史

四九六

黃，誰與斯人懷僑同。宗上秋風嘶駉馬，神州寒月泣蛟鴻。邊陲痛飲黃龍酒，鐵嶺狂疏白髮翁。
秋壘遺集 王燦芝編 中華書局出版

本店最近出版新書

- 民族英雄百人傳……………梁乙真著
- 滿清十年之聯俄政策……………劉熊祥著
- 滿清四十年之外交與國防……………劉熊祥著
- 革命的人牛劍……………程超著
- 文化學之能學的發展……………德國 W. Ostwald 著 馮 伯 譯
- 經濟統計……………郭 頌譯
- 眼耳喉鼻病……………余仲德著
- 法音符號概論……………王汝行著

本書著者其他撰著：

- 清代婦女文學史……………中華書局
- 中國婦女文學史綱……………開明書局
- 中國文學史話……………元新書局
- 花間詞人研究……………元新書局
- 元明散曲小史……………商務印書館
- 民族英雄百人傳……………重慶三友書店
- 熊廷弼評傳……………東方書社
- 蜀道散記……………商務印書館
- 中國青年運動史……………青年出版社
- 兩千年來中日關係年譜……………重慶三友書店
- 民族氣節新論(並附註釋)

本店出版新書預告

兩千年來中日關係年譜

梁樹森編 梁乙真補註

本書係從秦始皇廿八年(日本孝靈天皇七十二年公元前二二九年)五月(秦徐福率男嬰三千人至日本)起，直至「七七」抗戰後五年兩千年來中日關係之大專，按年記入，同時并參考中日史籍上的記載，摘錄附入，藉以增加讀者興趣，本書不但可供隨時參考，并可使國人瞭解於中國民族文化過去怎樣地培植了日本。

中國民族文獻史

每册實價
外埠加寄費
元

著作者 梁 乙 真

發行人 莊 馨 庵

發行所 三友書店

重慶中二路二二八號

總發行所 上海

印刷者 政治部印刷所

專事委員會

版權所有 認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三〇八三號



熟紙本

120-00